

哈利·波特 与魔法石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http://hpmor.com/>

作者：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按章节顺序）：王婆的一千零一夜，猩猩，浮世戏言，潜水艇君，游灵，Bobby Liu，Fiammanda，你说，三丁包，雪糕喵，Arcturus，Dr. Ø，老火鸭汤，pkuworm，林海雪原，大大糖，La Nieve，Ravens，Lily Lu，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潜水艇君，Lily Lu

电子书封面：Lily Lu

总编辑：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为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目录

第一百章 预防措施，第一部分	7
第一百零一章 预防措施，第二部分	25
第一百零二章 在乎	35
第一百零三章 考试	47
第一百零四章 真相，第一部分，谜语与答案	55
第一百零五章 真相，第二部分	85
第一百零六章 真相，第三部分	95
第一百零七章 真相，第四部分	101
第一百零八章 真相，第五部分，答案和谜题	113
第一百零九章 镜像	151
第一百一十章 镜像，第二部分	165
第一百一十一章 失败，第一部分	171
第一百一十二章 失败，第二部分	195
第一百一十三章 最终考试	199
第一百一十四章 绝地反转	211
第一百一十五章 绝地反转，第二部份	219
第一百一十六章 值得守护之物，第零部分	229

第一百一十七章 值得守护之物，米勒娃·麦格	237
第一百一十八章 值得守护之物，奇洛教授	245
第一百一十九章 值得守护之物，阿不思·邓布利多	249
第一百二十章 值得守护之物，德拉科·马尔福	279
第一百二十一章 值得守护之物，西弗勒斯·斯内普	287
第一百二十二章 值得守护之物，赫敏·格兰杰	293
完结后作者访谈记录	327
题外话	335

第一百章 预防措施，第一部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

阿格斯·费尔奇的脸在他提着的油灯下扭曲着，阴影在他的脸上晃动。在他们身后，霍格沃茨的门很快退去，而黑色的陆地移近了。他们现在走的小径又泥泞，又模糊。

树木的枝桠之前因为冬季都变得光秃秃的，还没有完全被春意覆盖；枝桠像纤瘦的手指般伸向天空，透过稀疏的枝叶还可以看见主干。月光十分明亮，但经常被掠过的飞云所覆盖，让他们全都陷入黑暗当中，只剩下费尔奇油灯发出的黯淡烛光。

德拉科一直紧紧握着魔杖。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特蕾西·戴维斯说。她在宵禁后和德拉科一起前往银之斯莱特林的聚会途中被费尔奇抓住了，两人一齐被罚劳动服务。

“跟着我就是了。”阿格斯·费尔奇说。

德拉科对整件事都感到十分不悦。银之斯莱特林应该是公认的学校事务。如果是为了霍格沃茨的大局，完全没有理由不允许一个秘密阴谋会在宵禁后见面。要是这种事再多发生一次，他就要和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谈谈，然后达芙妮会和她的父亲谈谈，之后费尔奇就会学聪明点，对涉及到马尔福的事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霍格沃茨城堡的灯光消失在远处后，费尔奇再次开口了。“我打赌你们在再次违反校规前会再三考虑了，是吧，恩？”费尔奇转过头，脸偏离了油灯，不怀好意地看了一眼跟着他的四个学生。“哦，没错……如果要问我的话，苦活和疼痛是最好的老师……他们让古老的惩罚逐渐消失了，真可惜……把你们的手腕拴在天花板吊上几天，我的办公室里还留着锁链，一直上着油，以防哪天还需要用到……”

“嘿！”特蕾西说，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愤慨，“我还太小了，不应该听见这——这种——你知道的！尤其是锁链还好好上着油的话！”

德拉科心不在焉。费尔奇和阿米库斯·卡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他们身后是两个大一点的斯莱特林，其中一个在窃笑，虽然她什么都没说。她身边的另一个斯莱特林是一个高高的男孩，斯拉夫人的长相，说话还带着口音。他们因为另一种无关的违纪被抓住了，差不多就是特蕾西一直在絮絮叨叨的那类事，而且这两个人看上去已经是三到四年级了。“呸，”高一点的男孩说，“在德姆斯特朗，他们会拴着你的脚趾把你倒挂起来。只吊一只脚趾，如果你表现得无礼的话。霍格沃茨即使在以前也挺温和的。”

阿格斯·费尔奇沉默了约半分钟，好像是在试着想出合适的反驳，随后咯咯笑了起来。“你说的那些话我们走着瞧……等你知道你今晚要做什么之后！哈！”

“我说过了，我还太小，不能做这种事！”特蕾西·戴维斯说。“必须等到我长大一点再来！”

他们的前面是一间小屋，窗户亮着，虽然比例似乎不太对。

费尔奇吹了个口哨，发出了又高又尖锐的声音，然后一只狗开始叫了起来。

有一个人影从小屋中踏出，与之相比，周围的树都显得矮了一截。这个身影身后跟着一条狗，相较之下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小小狗，直到你把这条狗和身影分开看，就会发现这是条巨犬，更像是头狼。

德拉科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然后控制住了自己。作为银之斯莱特林的一员，他不应该对任何智慧生物带有偏见，尤其是有其他人看着他的时候。

“这啥？”那个人影用半巨人洪亮的粗犷嗓音说。他的雨伞发出了白色的光，比费尔奇黯淡的油灯要亮。他的另一只手拿着十字弓，前臂上绑着装有短箭的箭筒。

“学生们的劳动惩罚。”费尔奇大声地说。“他们会帮助你寻找森林里

的那些……随便什么吃了它们的东西。”

“森林？”特蕾西倒抽了一口气，“我们晚上不能进去！”

“没错，”费尔奇说，从海格那里转回头，瞪向他们，“你们要进森林，我可不觉你们能毫发无伤地出来。”

“但是——”特蕾西说，“我听说那里有狼人，还有吸血鬼，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当一个女孩和一只狼人和一个吸血鬼同时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¹

身型巨大的半巨人皱了皱眉，“阿格斯，俺想的是你要带几个七年级的学生过来。如果俺还要一直照顾他们，这算个啥子帮忙。”

阿格斯一脸残忍的愉悦。“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吗？他们在卷入麻烦前就该想起狼人的，不是吗？把他们单独派出去。要是我就不会对他们那么友好，海格。毕竟他们是来这里受罚的。”

半巨人重重地叹了口气（听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在打击咒的作用下把所有的空气都从肺里吐出来一样）。“你完活了，打这儿起俺来管。”

“我凌晨的时候回来，”费尔奇说，“来接他们剩下的人。”他恶毒地加上一句，然后转过身，启程回城堡。他的油灯在黑暗中上下晃动着，逐渐远去了。

“那好吧，”海格说，“现在，听到起，因为俺们今儿晚上要整点贼危险的事儿，俺不想有人冒险。跟到俺过来一哈。”

他把他们领到了森林的边缘。他高高地举起油灯，然后指向地上一条向前延伸、狭窄蜿蜒的痕迹，痕迹消失在了黝黑的密林里。当德拉科看向森林时，一阵微风从德拉科的头顶上吹过。

“这儿有些东西在吃独角兽。”身型巨大的男人说。

德拉科点点头；他隐隐约约想起自己在几周前，快四月底的时候听说过

¹ 影射《暮光之城》。

相关谣言。

“你要叫我们顺着银色的血迹找到受伤的独角兽吗？”特蕾西兴奋地说。

“不，”德拉科说，虽然他设法控制住了条件反射式的讥笑，“费尔奇是今天午饭时给我们劳动惩罚的纸条的，那是在中午。海格先生不会等那么久才去找一只受了伤的独角兽，而且，要是我们寻找的是这种东西，我们会在白天，在天亮的时候找。所以，”德拉科竖起一根手指，就像他在戏剧里看见里昂警官²所做的那样，“我推测，我们要找的东西只会在晚上出来。”

“对咯，”半巨人说，听上去若有所思，“你跟俺想的不一样嘛，德拉科·马尔福。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就是特蕾西·戴维斯了。俺听到过你。可怜的格兰杰小姐的一个朋友。”鲁伯·海格看向两个大一点的斯莱特林，在伞发出的灯光下仔细端详。“再说一遍你们是哪两个？你很眼生啊，娃儿。”

“柯妮丽娅·沃尔特。”女巫说，“这位是尤里·尤林。”她指向那个斯拉夫面孔、刚才提起德姆斯特朗的男孩。“他的家人从乌克兰岛过来观光，所以他只在霍格沃茨呆一年。”大一点的男孩点点头，脸上隐隐带着轻蔑。

“这是牙牙。”海格指向那条狗说。

他们五个人动身前往树林。

“是什么东西在杀死独角兽？”在他们走了几分钟后，德拉科说。德拉科知道一点有关黑暗生物的事，但他想不起有什么据说是会捕食独角兽的。“有人知道哪种生物会做这种事吗？”

“狼人！”特蕾西说。

“戴维斯小姐？”德拉科说，然后，当她看向他时，他默默地用一根手指指了指月亮。现在是盈凸月，不是满月。

“哦，好吧。”特蕾西说。

2 出自戏剧《Madame Edward and Inspector Leon》：<http://en.unifrance.org/movie/23074/madame-edward-and-inspector-leon>

“森林里莫得狼人。”海格说，“记到起，大多数时候，狼人都是完完全全的巫师。也不可能是狼，狼不够快，抓不到独角兽。独角兽是强大的魔法生物，俺以前都不晓得有哪只独角兽遭伤到过。”

德拉科听着，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了这个谜题。“那有什么东西是快得能抓住独角兽的呢？”

“跟速度莫得关系，”海格说，给了德拉科一个捉摸不透的眼神。“捕猎有无数种方法。下毒，黑暗，陷阱。比如小顽童就是，它们不能被看见、听见或是记住，就算它们正在吃你的脸。总有一些嘿人的新东西要学。”

一朵云遮住了月亮，森林陷入了阴影之中，只剩下海格雨伞发出的光。

“至于俺嘞，”海格接着说，“俺想的是，可能有一条巴黎九头蛇³跑到俺们地盘上来了。对巫师来说不是威胁，只要坚持抵挡得够久，就肯定不得输。俺是说字面意义上的，只要还在战斗，那就不可能输。问题是，对上巴黎九头蛇，大多数生物轻易就放弃了。要砍掉所有的头要磨点时间，你要晓得。”

“哈，”外国男孩说，“在德姆斯特朗我们学过和巴克霍尔兹九头蛇⁴战斗。那简直麻烦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我是说，字面意义上的无法想象。我们告诉一年级有可能获胜的时候他们都不信！讲师必须下两遍命令，重复到他们理解为止。”

他们走了将近半小时，深入森林，直到树木太密，几乎无法再跟着痕迹走。

随后德拉科看见了树根下浓稠的飞溅痕迹，在月光下显得越发明亮。“这是——？”

“独角兽的血。”海格说。这个身形巨大的男人声音很悲伤。

在前方，透过大橡树纠缠的枝桠，他们看见了那匹倒下的生灵瘫在地上，又美丽，又悲伤，她周围的土地上有一摊血，闪烁着月光般的银色。独角兽不

3 巴黎九头蛇 (Parisian hydra)：疑似梗自 Kirby - Paris Hydra，一种算法游戏。详见：http://googology.wikia.com/wiki/Kirby-Paris_hydra

4 巴克霍尔兹九头蛇 (Buchholz hydra)：同上，梗自一种算法游戏。详见：http://googology.wikia.com/wiki/Buchholz_hydra

是白色的，而是淡蓝色，或者是在月色和夜空下呈现出这种颜色。她纤长的腿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向外歪曲，明显是断了，她散落在深色落叶上的鬃毛是黑绿色，却带着珍珠般的光泽。在她的腹部有一道白色的、像是星群爆发般的形状，一个被八道光线包围的中心。她的半边身子被撕裂了，边缘的形状像是牙印，骨头和内脏都露了出来。⁵

德拉科的喉头涌起一种奇异的哽塞感。

“是她。”海格说，他悲伤的低语就和正常人说话的声音一般大，“还在今天早上俺看到她的地方，死得透透的。她是——以前是——俺在这片树林里遇到的第一匹独角兽。俺叫她空角，俺觉得这对她来说再也莫得意义了。”

“你把一只独角兽命名为空角。”大一点的女孩说，她的声音有些冷淡。

“但她没有翅膀。”特蕾西说。

“空角就是独角兽的角。”海格说，他的声音大了点。“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想的，觉得这个名字就该是一匹长翅膀的独角兽，俺从来没听说过这回事。这就像把狗叫成牙牙一样。”他示意了一下那只几乎到他膝盖，巨大的、像狼一样的狗。“你们又要哪个子叫她？汉娜，或者之类的？俺给她取的名字对她来说还有些意义。要俺说，这是起码的礼貌。”

没人对此说一句话，然后，又过了一会儿，身形巨大的男人猛地点点头。“俺们从这里开始搜查，它最后袭击的地方。俺们要分成两队，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追踪痕迹。对的，两队，沃尔特和尤林——你们走那条路，带到牙牙。只要把牙牙带到起，住到森林里头的东西就不得整你们。如果有撒子发现，发射绿光，如果有人出事了，发射红光。戴维斯，马尔福，跟到俺。”

森林又黑暗，又寂静。鲁伯·海格在启程后将他伞上的亮光调暗了，所以德拉科和特蕾西得借着月光稳住自己，时不时磕磕绊绊。他们走过爬满青苔的树墩，流水声指明这附近有一条小溪。月光时不时照耀出小路落叶上银蓝色的血；他们跟着血迹，朝着一定是那个生物第一次袭击独角兽的地方走去。

5 本章死去的独角兽全部出自《小马宝丽》，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对号入座。

“有些跟你有关的传言。”在他们走了一会儿之后，海格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吧，都是真的。”特蕾西说，“所有的都是。”

“不是你，”海格说，“你当真在吐真剂的效用下作证，说你以前三次试到起帮格兰杰小姐？”

德拉科权衡了一会儿措辞，最后说，“是的。”要是表现得太热情，就会显得像是在邀功一样。

身形巨大的男人摇了摇头，他巨大的脚依然静静地踱在地上，穿过树林。“说老实话，俺遭嘿了一跳。你也是，戴维斯，试到起恢复学校秩序。你们确认分院帽把你们分对院了吗？所有人都说只要不在斯莱特林，男巫女巫就不得变坏。”

“这不对。”特蕾西说，“黑鸦童晓楠，山岗的斯宾瑟，还有凯文大师怎么算？”

“哪个？”海格问。

“前两个世纪最强大的黑巫师而已。”特蕾西说，“也许是出自霍格沃兹、但不是出自斯莱特林中的黑巫师里最强大的。”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失去了热情，“格兰杰小姐总是告诉我，我应该好好学习任何我——”

“总而言之，”德拉科快速地说，“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联系，海格先生。就算——”德拉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试着把“给定条件为黑巫师，问其属于斯莱特林的条件概率”和“给定条件为斯莱特林，问其会变成黑巫师的条件概率”之间的区别用非科学术语讲出来。⁶“就算大部分黑巫师都是出自斯莱特林，很少有斯莱特林是黑巫师。黑巫师本来就不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斯莱特林都可以变成黑巫师。”或者就像是父亲所说的，虽然任何马尔福都肯定应该知道许多秘密的传说，那些……代价更大的仪式最好还是留给像阿米库斯·卡罗这种有利用价值的笨蛋使用。

6 条件概率：条件概率的算法在第六章和八十六章中已有详细解释。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1%E4%BB%B6%E6%A6%82%E7%8E%87>

“所以你的意思是，”海格说，“大部分黑巫师都是斯莱特林……但是……”

“但是大部分的斯莱特林都不是黑巫师。”德拉科说。他有一种疲倦的感觉，觉得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绕一阵子，但就像和九头蛇战斗一样，重要的是不要放弃。

“俺从来没这个样子想过，”身形巨大的男人说，听上去很惊叹，“但是，好嘛，要是你们学院的人不都是毒蛇，那为撒子——到树背后去！”

海格抓住德拉科和特蕾西，把他们提离了高耸橡木下的小径。他打开箭桶，上上箭，架起十字弓，准备开火。他们三个人倾听着。有什么东西正在附近的枯叶上滑行：听上去就像是斗篷划过地面的声音。海格眯眼看向黑暗中的痕迹，但几秒后，声音逐渐消失了。

“俺就晓得，”海格喃喃道，“这个地方有些不该有的东西。”

他们跟着刚刚发出摩擦声的地方，海格走在前面，特蕾西和德拉科都抓紧了魔杖，做好准备，但是尽管他们加大了搜索圈，竖起耳朵搜寻哪怕是最微小的声音，也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他们穿过浓密、黑暗的树林。德拉科一直在回头看，有一种感觉一直纠缠着他，让他觉得他们正在被注视着。他们刚刚拐过小径，特蕾西就尖叫了起来，指向前方。

远远地，一束红色的火花在空中亮了起来。

“你们两个在这里等到起！”海格吼道。“呆到这里，俺一会儿回来找你们！”

在德拉科来得及开口前，海格转过身，撞开灌木丛离开了。

德拉科和特蕾西站在原地，面面相觑，直到他们听见周遭只剩下落叶摩擦的声音。特蕾西看上去有些害怕，但在试着掩饰。德拉科只觉得烦躁。很明显，鲁伯·海格在制定他今晚的计划时都没用五秒钟想想，如果真的出了什么

事，那会是什么后果。

“现在怎么办？”特蕾西说，她的声音有点高。

“我们等着海格先生回来。”

几分钟拖沓而过。德拉科的耳朵似乎比平时还要敏锐，抓住了每一丝风的叹息，每一声树枝折裂的声音。特蕾西一直抬头看着月亮，好像在借由月亮并非满月这件事得到慰藉。

“我——”特蕾西低声说，“我有点紧张，马尔福先生。”

德拉科想了一下。说实话，确实有些……好吧，不是说他是个胆小鬼，或者甚至说他在害怕。但是霍格沃茨里有一个杀手，而他觉得如果看到自己在这么一部戏剧里，被一个半巨人扔在禁林，他会立马向舞台上的那个男孩大喊，他应该……

德拉科把手伸进袍子里，叩了叩镜子。镜面上显示出了一个穿着红袍的男人，几乎是立刻皱起了眉。

“傲罗队长厄尼斯·波思奇，”男人清楚地说，在寂静的森林里，这声音大得让特蕾西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德拉科·马尔福？”

“每十分钟检查我一次，”德拉科说，他决定不要直接抱怨他的劳动惩罚。他不想被看成是个被宠坏了的毛孩子。“如果我没有回答，过来找我。我在禁林。”

镜子里的傲罗抬起了眉。“你在禁林里做什么，马尔福先生？”

“和海格先生一起找吃独角兽的东西。”德拉科说，然后关掉了镜子，在傲罗问起任何关于劳动惩罚或者说出任何“做劳动惩罚时别抱怨”之类的话前把镜子放回了袍子。

特蕾西的头转向他，虽然这里太暗了，看不清她的表情。“呃，谢谢。”她低声说。

几片树叶在枝头沙沙作响，吹过森林的风更冷了。

特蕾西再次开口时声音要大些了，“你用不着——”她说，现在听起来有点害羞。

“不客气，戴维斯女士。”

特蕾西的黑色轮廓把手放在脸上，就好像在掩饰脸上的红晕——虽然反正也看不到。“我的意思是，不用为了我——”

“不，真的，”德拉科说，“不客气。完全不用。”他原本会威胁说要把镜子拿出来，命令波思奇傲罗队长不用救她，但他害怕她会把这当做调情。

特蕾西脑袋的轮廓从他的方向别开，看向其它地方。最后她说，声音小了些，“太快了，是不是——”

一声高声尖叫回荡在树林里，不太像人类的声音，听起来像马发出的声音；特蕾西尖叫了起来，开始逃跑。

“别跑，你这白痴！”德拉科大叫，猛地追向她。声音太诡异了，德拉科都无法确定声音是从哪来的——但是他想，特蕾西·戴维斯也许在直直地跑向那声诡异尖叫的源头。

荆棘扫过德拉科的眼睛，他必须拿一只手挡在脸前面，护着脸，试着不要丢失特蕾西的踪迹，因为这似乎很明显，如果这是一场戏剧，然后他们走散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就会死掉。德拉科想到了被好好保存在袍子里的镜子，但是不知为何，他就是知道，要是自己一边跑，一边试图用一只手把镜子拿出来，镜子就会不可避免地坠落丢失——

在他们前方，特蕾西停住了，德拉科放松了一瞬，然后他看见了。

又一只独角兽躺在地上，周围是一滩缓缓蔓延的银色血泊，血的边缘在地上慢慢地蠕动着，像是泄露的水银。她紫色的皮毛和夜空的颜色相似，她的角和她皮肤的暮色一模一样，可以看见她的侧腹标记着粉红色的星型斑纹，周围是白色的小片。这景象在撕扯德拉科的心，比另一只独角兽更甚，因为这只

独角兽琉璃似的眼睛正盯着他，还因为这里有一个——

——模糊的，扭曲的形状——

——正在吮吸独角兽侧面的伤口，就好像在从中啜饮——

——德拉科无法理解，不知为何，他无法辨识出自己所看到的——

——它在看着他们。

模糊，躁动，无法识别的黑暗似乎转向了他们。它发出了一声嘶声，就好像是曾经存在过的最致命的蛇所发出的嘶嘶声，比任何一条印度环蛇都要危险的多得多。

随后它蹲回了独角兽伤口的位置，继续啜饮。

镜子在德拉科的手里，毫无生气，他的手指机械式地敲打着镜面，一遍又一遍。

特蕾西现在已经拿起了魔杖，说了些像是“虹光护体”和“昏昏倒地”之类的话，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随后躁动的轮廓升了起来，就像一个人站了起来，只是并非如此；它看起来像是在向前小跑，用一种奇怪的半跳跨过了独角兽的脚，向他们俩接近。

特蕾西拽了拽他的袖子，随后转身就逃，逃离那个能捕猎独角兽的东西。在她能够跨出三步之前，传来了又一声可怕的嘶嘶声，炙烤着他的耳朵，然后特蕾西倒在地上，不动了。

在德拉科的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就算傲罗现在立刻检查镜子，也没有人有机会及时赶到这里。没有时间。

逃跑不管用。

魔法不管用。

躁动的轮廓接近了，与此同时，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德拉科还在尝试着

解开这个谜题。

随后，一个闪闪发光的银色球体突然出现在了夜空中，悬在那里，将森林照耀得像是白昼一般，然后躁动的轮廓向后跳了一下，好像是在害怕那道光。

四把扫帚突然出现在了天空中，三个傲罗带着多重颜色的护盾，而哈利·波特高高地举着魔杖，坐在麦格教授身后一个更大的护盾里。

“滚出去！”麦格教授咆哮道——

——瞬间，在那个躁动的东西向前发出另一声恐怖的嘶嘶声之前，所有的护盾咒语都中断了。三个傲罗和麦格教授从扫帚上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森林的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

德拉科无法呼吸，他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恐惧抓住了他的整个胸腔，恐惧的触须包围了他的心脏。

只剩下哈利·波特还毫发无伤，他默默地引导着扫帚向地面飞去——

——随后跳了下来，站在了德拉科和躁动的轮廓之间，像是肉盾一样挡在中间。

“跑！”哈利·波特说，半扭着头，看向德拉科。银色的月光照耀在他的脸上。“快跑，德拉科！我会拖住它！”

“你不可能一个人和它战斗！”德拉科大声叫喊道。他的腹部一阵恶心，一阵翻滚，从记忆中回首，这感觉似乎是愧疚，又似乎不是，就好像他是有这种感觉，但并非全都是感情所引起的。

“我必须这么做，”哈利·波特肃穆地说，“快走！”

“哈利，我——我很抱歉，为所有这一切——我”虽然来回首，德拉科不太记得清他在道什么歉了，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经计划要推翻哈利的阴谋会的事。

躁动的人影看起来更黑暗，更可怕了，它升到空中，飘离了地面。

“跑！”哈利大吼道。

德拉科转身，一头逃进树林里，灌木扫过他的脸。在他身后，德拉科听到了又一阵可怕的嘶嘶声，哈利的声音提高了，叫出了一些德拉科在这个距离听不出来的东西；德拉科只转过头的一瞬间，看向身后，就在这一瞬间他撞上了什么东西，他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上面，然后眼前一黑。

哈利紧紧地握着魔杖，虹光弧盾在他的周围闪耀着。他冷静地盯着面前躁动、模糊的形状，然后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躁动的模糊身影解除，重塑，松弛回了一个兜帽的形状。无论刚才起作用的是什么隐藏手段——哈利猜更可能是仪器，而不是咒语，因为魔法能够影响他——阻止了他的意识识别出那个形状，甚至阻止他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形状。但是这阻止不了哈利识别出这种强烈的大难临头的感觉。

奇洛教授站起身——盖在他面前的黑色斗篷沾满了银色的血——然后叹了口气，看向三个傲罗、特蕾西·戴维斯、德拉科·马尔福和麦格教授倒下的身影。“我是真的以为，”奇洛教授喃喃道，“我在没有触动警报的情况下堵住了那面镜子。两个一年级的斯莱特林独自在禁林里做什么？马尔福先生应该更明智些才对……真是何等可耻的失败。”

哈利没有回答。在哈利的记忆里，大难临头的感觉从没有那么强过，空气中力量的感觉之强几乎已经到了成形的地步。他的一部分还在深深震惊于环绕在傲罗身遭的盾牌被撕裂的速度。他几乎看不见那道像撕裂纸巾一样撕裂层层护盾的光束。这让奇洛教授在阿兹卡班和傲罗的那场决斗看上去就是一个笑话，形同儿戏——虽然奇洛教授之后曾经申明过，要是他真心要打，那个傲罗几秒就死了；而哈利现在知道了这也是真的。

力量的阶梯到底有多高？

“我将其视之为，”哈利说，设法让声音保持平稳，“你在吃独角兽这件事，和你为什么会被从防御术教授的职位上开除有关。我猜你不打算详详细细地解释这件事？”

奇洛教授看向他。空气中几乎成形的力量的感觉似乎减弱了，回到了奇洛教授体内。“我的确应该好好解释，”防御术教授说，“我需要先施展几个记忆咒，随后我们也许得离开，再来讨论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留在这里并不明智。据我所知，你会晚一点回到这个时间。”

哈利用意志让自己能够看见他所掌控的隐身衣；然后知道了另一个哈利正站在他身后，被他自己的死亡圣器隐藏了起来。哈利随后告诉隐形衣再次将他从他自己那里隐藏起来；能够观察到未来的自己意味着他需要之后将记忆匹配起来。

随后，哈利自己的声音说，在现在的哈利听来非常奇怪，“他有一个好得惊人的解释。”

现在的哈利尽力记住了这些词句。他们之间再没有多说什么。

奇洛教授走到德拉科的身形前，然后吟唱起了伪造记忆咒。防御术教授在那里站了约一分钟，似乎是把整个世界都忘在了脑后。

哈利已经学过了一忘皆空，就在几个星期前——虽然他无法帮忙施展咒语，除非他想几乎完全榨干自己，并且因为某些原因，他们想让傲罗失去人生中所有关于蓝色的记忆。⁷但是哈利现在对更加困难的伪造记忆咒所需要的专注程度有些概念了。至少，如果你希望制造出来的假记忆不至于因为你必须分别制造十六条主要记忆线而放慢十六倍的话，那你必须试着将其他人的一生在自己的脑袋里活一遍。过程也许很安静，没有外露的痕迹；但是哈利现在知道其中的一些难度了，他也知道这很让人惊叹。

奇洛教授结束了施法，然后走向特蕾西·戴维斯，随后是三个傲罗，最后是麦格教授。哈利等待着，但未来的哈利没有抗议。就算麦格教授醒着，也

7 关于失去一生中所有关于蓝色的记忆是电影《无痛失恋》的梗。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7%97%9B%E5%A4%B1%E6%88%80>

有可能不会抗议。现在还不是五月中旬，而且显然会有一个好得惊人的解释。

伴随着一个手势，德拉科被击晕的身体升了起来，然后被送进了不远处的树林，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地上。然后，奇洛教授最后的最后一个手势从独角兽的身躯上撕了一大块肉下来，裂口参差不齐；生肉漂浮在空中，随后在瞬即消逝这个咒语中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搞定了。”奇洛教授说，“我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了，波特先生。跟我来，以及留在这里。”

奇洛教授大步离去，一个哈利跟上了他，另一个则留在了原地。

他们在树林中默默地穿梭了一段时间，然后哈利听到了远处一丝微弱的声音。想必是下一队傲罗在第一队失联后过来了。至于未来的自己在说什么，哈利并不知道。

“他们不会发现我们，也不会听见我们讲话。”奇洛教授说。防御术教授身遭的力量与大难临头的感觉依然很强。这个男人坐在了树桩上，几乎盈满了的月亮把光洋洋洒洒地撒在了他身上。“首先我得说，在你未来和傲罗说话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们你吓退了躁动的黑暗，就像你吓退了摄魂怪一样。这也是马尔福先生记得自己所看见的。”奇洛教授轻轻叹了口气。“如果他们得出结论，觉得是有什么和摄魂怪同宗，并且强大到能够打破傲罗护盾的可怕东西在禁林中游荡，也许会触发一些警戒。但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做的了。如果森林的警备在之后加强——但是运气好的话，我已经吸收了我所需要的。你介意告诉我你怎么能到得那么快吗？你怎么知道马尔福先生出事了？”

在波思奇队长知道德拉科·马尔福身在禁林，似乎和鲁伯特·海格一起之后，他开始询问到底是谁授权这么做的，而在德拉科·马尔福失去回应时，他还没能查出来。尽管哈利一再坚持，傲罗队长——他有权知晓关于时间转换器的利用——还是拒绝允许在失去回应的时间之前就展开部署。涉及到时间的问题是有常规处理程序的。但是波思奇给了哈利书面指示，允许他穿越时间，调配一支傲罗三人小队，在失去回应的第一时间就赶到。哈利用守护神咒定位了德拉科，他成功地使用意志将守护神的形状变成了一个银色的小光球，于是

飞行的傲罗们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

“恐怕我不能说。”哈利平静地回答。奇洛教授依然是主要嫌疑人，他还是不要知道细节为妙。“现在，你为什么要吃独角兽？”

“啊，”奇洛教授说，“关于这件事……”他犹豫了一下，“我是在喝独角兽的血，不是在吃它们。消失的肉，躯体上破碎的痕迹——那是为了模糊情况，让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另一只捕食者。独角兽的血的用途太有名了。”

“我不知道。”哈利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奇洛教授严厉地说，“否则你就不会来纠缠我了。独角兽血的力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生命，就算是在濒临死亡的情况下。”

有一瞬间，哈利的大脑宣称拒绝处理这些话。当然，这是个谎言；因为不允许处理的话，他就不可能理解这些话，除非他已经处理了。

一种奇怪的空白感压倒了哈利，缺乏反应，也许这就是当有人不按剧本行动时其他人的感受，他们说不出话，也想不到要做什么。

奇洛教授当然是要死了，不止是偶尔生病。

奇洛教授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毕竟志愿担当了霍格沃茨黑魔法防御术一职。

这整个学年他的身体当然会越来越糟。持续恶化的病情尽头当然是意料之中的终点。

哈利的大脑肯定已经知道了，在他的意识的背后；在那里，他可以拒绝处理这些已经被处理过的东西。

这当然就是奇洛教授明年无法再教授战斗魔法的原因。麦格教授甚至都不用开除他。他会就这么——

——死去。

“不，”哈利说，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肯定有什么办法——”

“我既不蠢，也不是特别想死。我已经在找了。仅仅是为了支撑完我的课程计划，我都不得不走到这一步，我的时间比我想的还要少，而且——”月光下黑暗身影的头撇了过去。“我觉得我不想听你说话了，波特先生。”

哈利的呼吸凝滞了。有太多的感情在他的体内一齐涌出。根据某个人仅仅是编造出来的程序，否认之后是愤怒。然而这看上去合适得令人惊奇。⁸

“那为什么——”哈利的呼吸又停滞了，“为什么独角兽的血没有被作为常规设备放在治疗师的急救箱里？就算人们的腿被吃掉了，濒临死亡，也可以以此维持他们的生命？”

“因为有永久性的副作用。”奇洛教授轻声说。

“副作用？副作用？有什么副作用在医学上比死还糟糕？”哈利的声音在不断提高，直到吼出最后一个字。

“不是所有人的思考方式都和我们一样，波特先生。虽然，公平起见，血必须是从活着的独角兽身上来，而且独角兽必须在啜饮途中死去。否则我还会在这里吗？”

哈利转过身，看向周围的树林。“在圣戈芒养一群独角兽。用飞路网把病人送过去，或者用门钥匙。”

“是啊，这是管用。”

哈利的脸绷紧了，这是在他颤抖的手背后、内心喷涌而出的一切里唯一外漏的迹象。他需要尖叫，需要发泄，需要一些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最后，哈利抬起魔杖，指向一棵树，然后吼道“四分五裂！”

一阵锐利的撕裂声，然后树木上出现了一个伤口。

“四分五裂！”

⁸ 丧恸 (grief) 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目前已公认为传播范围虽广然而并不靠谱的理论的典范。理论本身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A%E6%85%9F>；驳斥详见：<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627/>

又是一个伤口。哈利十天前才学了这个咒语，在他开始认真地对待自我防卫之后。理论上来说这是二年级的咒语，但是从他身上涌出的愤怒似乎不知止境，他现在知道得足够多了，不会让自己精疲力尽，他还留有余力。

“四分五裂！”哈利这次指向了树枝，伴随着树叶和枝桠的声音，树枝跌坠到了地上。

他的体内似乎没有泪水，只有找不到出口的压力。

“我先离开一下吧。”奇洛教授轻声道。防御术教授从树桩站了起来，接着把兜帽罩回脑袋，沾在他黑色斗篷上的独角兽的血依然被月光照亮着。

第一百零一章 预防措施，第二部分

哈利气喘吁吁地站在森林中一个仓促间形成的破坏圈里，这已经比一个一年级学生理论上能独自造成的破坏大得多了。切割咒无法让树木倒下，于是他开始部分变形树木的横截面。这无法发泄他的内心，弄倒一圈树无法让他觉得好一些，他所有的感情还存在着，但在摧毁树木时，至少他不用去想自己是如何无法发泄这些感觉。

在哈利用光了能用的魔力之后，他赤手撕起了数枝，将它们折断。他的手在流血，但等到早上这些伤口都能被庞弗雷夫人治愈。只有黑魔法会给巫师留下永久性伤疤。

传来了什么东西在树林里移动的声音，像是马的马蹄声。哈利转过身，再次举起魔杖；他一部分的魔力在他赤手折断树枝时恢复了。他头一次想起自己是独自一个人在禁林里，而且还弄出了声响。

出现在月光下的东西不是哈利预期的独角兽，而是一个下半身是马——月光下白棕色的皮毛闪闪发光——上半身是赤裸着胸膛的男性人类，长着一头长长的白发。月光照亮了半人马的脸，哈利看见了那双眼睛，几乎和邓布利多一样蓝，呈半宝蓝色。

半人马一只手拿着长长的木制标枪，上面是特大的金属刀刃，刀锋没有在月光下发光；哈利曾读到过，闪闪发光的刀锋是钝刀的标志。

“所以，”半人马说。他的声音低沉，充满了力量和阳刚。“你站在这里，被废墟环绕。我可以闻到空气中独角兽血的气味，无辜者的血，有什么东西为了自救杀了它。”

哈利这个时候突然害怕了起来，他快速地说，“这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

“我知道。星星自身已经宣告了你的无辜，有够讽刺。”半人马在一小片空地地向哈利跨了一步，手里还竖着标枪。“很奇怪的词，无辜。意味着知

识的欠缺，就像一个孩子的无辜，同时也意味着无罪。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可以不用为他们行为的后果负任何责任。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绝无恶意；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低沉的声音在树林里没有激起回声。

哈利瞅了瞅刀刃尖，然后意识到自己应该在看见半人马的瞬间就抓住时间转换器。现在，即使哈利试图把手放到袍子下面，刀刃都可以在那之前刺穿他，如果半人马速度够快的话。“我曾读到过，”哈利说，声音在他试着用深奥词句回应深奥词句时有点不稳，“认为小孩子无辜是错误的，因为无知并不等于没有做出选择。那些孩子在学校打架时几乎不会造成伤害，是因为他们没有造成重伤的能力。有些成年人会造成重伤。但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成年人难道不应该比小孩子更清白，而不是相反？”

“巫师的智慧。”半人马说。

“实际上，是傻瓜的智慧。”

“没有魔法的种族我都不甚了解。火星曾经黯淡了一段时间，但它在变亮。”半人马又向前走了一步，他几乎已经走到了能够刺到哈利的范围之内。

哈利不敢抬头看天。“这意味着在火星和地球都绕着太阳转时，两个星球靠得更近了。火星反射日光的总量和以前一样，只是离我们更近了。你什么意思，星星宣告了我的无辜？”

“夜空会对半人马说话。这就是我们如何知晓我们所知晓的一切的方法。又或者它们在最近这些日子里连这么一点点都没告诉巫师了？”半人马的脸上闪过一丝蔑视。

“我……在研究占卜术的时候，曾经试着调查过半人马。大多数作者只是不加解释地嘲笑半人马的占卜，巫师不理解辩论标准¹，对他们来说，嘲笑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人，感觉就和用证据反对打压一个想法一样……我以为半人马使用占星术的那部分只有更多的嘲笑……”

“为什么？”半人马咏叹道。他好奇地抬起了头。

1 辩论标准 (argumentative norms)：引自辩论道德 (Argumentation ethics)，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rgumentation_ethics

“因为行星的轨迹在几千年前就可以预见。如果我和懂行的麻瓜讨论过后，就可以给你一张指示图，精确标明星星从现在起的十年后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根据这个预言吗？”

半人马摇了摇头。“根据指示图？不。行星的光芒，彗星，星星自身微妙的移动，这些我都看不到。”

“彗星的轨道也是几千年前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它们应该和现在发生的事没有太大关系。星星的光芒要花很多年才能到达地球，而星星并没有怎么在可见范围内移动。所以最明显的假设是，半人马有着一种原生的占卜术魔法天赋，而你们只是，好吧，将之投射到了夜空中。”

“也许吧。”半人马若有所思地说。他低下头。“其他人会因为你口出狂言而刺穿你，但我曾经寻求过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为什么夜空能够预言未来——这一点我肯定不知道。要精通这一技巧本身已经够难了。我只能说，莉莉之子，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似乎也没什么用。”

哈利让自己放松了一些；被称为“莉莉之子”代表半人马不觉得他仅仅是某个侵入森林的无名氏而已。而且，攻击一个霍格沃茨的学生很可能会给森林里非巫师的半人马部落招来巨大报复，这个半人马多半也清楚这一点……“麻瓜所学到的是，在真相里、在所有那些互相作用的真相的碎片里有一种力量，要获得这种力量，你只能寻找尽可能多的真相。要做到这点，你不能以任何形式维护错误的信念，就算说错误的信念有用也不行。你的预言是真的建立在星星之上，或只是把与生俱来的天赋投射在了天空上，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你真的想理解占卜术，或者就此而言，理解星星，半人马预言的真相将会成为影响探索其它真相的一个现实因素。”

半人马缓缓点头。“所以没有魔杖的人变得比巫师还聪明了。真是笑话！告诉我，莉莉之子，麻瓜的智慧有没有说很快天空就会变得空空荡荡？”

“空空荡荡？”哈利说，“呃……没有？”

“这个森林里其它的半人马都没有在你的面前露面，因为我们发过誓，不会反对苍穹的旨意。因为，一旦卷入你的命运，我们也许就会在即将到来的

事件之中变得不那么无辜。只有我一个人敢于接近你。”

“我……不明白。”

“是啊。你是无辜的，正如星星所说。杀死无辜者以挽救自身是残暴的行径。从这一天开始，这个人的生命会被诅咒，变得半死半活。因为任何杀死了幼崽的半人马都必定会被驱逐。”

标枪快如闪电，哈利的眼睛根本跟不上，然后他手里的魔杖被打落了。

又是一次强力打击，打到了哈利的心口，哈利倒在了林地上，喘不过气，直犯恶心。

哈利的手伸进袍子找时间转换器，标枪柄把他的手拍开了，力道几乎折断了他的手指，他用另一只手去摸索，也被拍开了——

“我很抱歉，哈利·波特，”半人马说，随后抬起头，睁大了眼睛。标枪旋转着竖了起来，挡下了一道红色的咒语光芒。随后半人马丢下了标枪，拼命向一边跳开，一道绿光擦过了他，又一道绿光追了过来，随后第三道绿光直直击中了半人马。

半人马倒下不动了。

哈利花了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挣扎着站起身，捡起魔杖，发出低沉嘶哑的声音，“什么？”

这个时候，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在空气中几乎成型的力量，再次接近了。

“教授——奇洛教授？你在这里做什么？”

“好吧，”穿着黑斗篷的男人若有所思地说，“你需要半夜三更在禁林里暴跳如雷，大发脾气，而我需要去到你刚好探测不到我的地方，继续看守。不能把一个学生独自留在禁林里。回头看来，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事。”

哈利盯着倒下的半人马。

马形的身躯没有在呼吸。

“你——你杀了他，是死咒——”

“我并不总是理解在其他人的想象里道德是怎么运作的，波特先生。但就连我都知道，在常规道德中，杀掉要杀死一个巫师孩子的非人类生物是可以接受的。也许你不关心非人类的那部分，但他要杀你。他不能说是无辜——”

防御术教授停住了，他看向哈利，后者颤抖的手按在了嘴上。

“好吧，”于是防御术教授说，“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想想。半人马的标枪可以挡下很多咒语，但如果他们看见咒语是某种特定的绿色，便不会试着去挡。因此，知道一些绿色的昏迷咒是很有用的。真的，波特先生，你现在应该理解我是怎么操作的了。”

防御术教授走近半人马的身体，哈利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随后又是一步，他的心里升起一种可怕的感觉，**停下，不要——**

防御术教授跪了下来，魔杖放到了半人马的脑袋上。

魔杖在脑袋上停留了一会儿。

半人马站了起来，眼神空洞，再次呼吸了起来。

“忘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防御术教授命令道，“到别处去，忘记今晚所有的一切。”

半人马走开了，四条马腿以一种奇怪的步调运动着。

“满意了？”防御术教授说，听上去对此十分不屑。

哈利的大脑感觉还处在失灵状态。“他试图杀我。”

“哦，看在梅林的份上——是的，他试图杀你。习惯吧。只有无聊的人才不会有这种经历。”

哈利发出嘶哑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他想——”

“随便哪个理由。要是我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杀了你，那都是在撒谎。”

哈利盯着半人马走进树林的地方。

他的大脑感觉还是半失灵状态，就像打不着火的引擎，但哈利不觉得这有可能是个好征兆。

德拉科·马尔福差点被一个恐怖之物吃掉，这个消息足以将邓布利多从任何地方召回，唤醒马尔福大人和格林格拉斯女士帅气的丈夫，并唤来阿米莉亚·博恩斯。所谓恐怖之物的出现激起了甚至是邓布利多的怀疑，于是伪造记忆咒的可能性被提了出来。哈利说（在内心斗争了一会儿关于人们相信有一只恶魔在外逍遥的后果之后）他并不是真的记得自己是不是用了吓退摄魂怪的伎俩，黑暗之物只是就这么走了而已；这正像是人们预期中的伪造记忆。如果施咒人其实不知道哈利是怎么吓退摄魂怪的话，就会制造出这种记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西弗勒斯·斯内普，奎利纳斯·奇洛这几个名字被提了出来，这些都是有能力制服那时在场的所有人、并施展伪造记忆咒的相关巫师，而哈利知道卢修斯想的是邓布利多。傲罗们的作证，绕圈子似的讨论，谴责的怒视，这一切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有行动，有投票，有后果。

“你觉得，”在所有的一切都搞定，两人独处之后，校长邓布利多轻声对哈利说，“你对霍格沃茨所做的一切使它进步了？”

现在其他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会议室，哈利的手肘支撑在膝盖上，脸埋在手心里。麦格教授不像他们俩那样家常便饭似的使用时间转换器，她已经迅速离开，上床睡觉了。

“是的，”在犹豫了太久之后，哈利回答道，“以我的观点，校长，在霍格沃茨的一切终于，终于正常了。当四个孩子在晚上被送进禁林后，这就是应该发生的事。应该会有巨大的骚动，有警员出席，然后责任方应该被免职。”

“你觉得，”邓布利多轻声说，“被你称之为责任人的那个男人，像你提出的，被免职，是一件好事。”

“是啊，实际上，我是这么觉得的。”

“阿格斯·费尔奇已经为这个机构服务了好几十年。”

“而在吐真剂的作用下，”哈利疲惫地说，“阿格斯·费尔奇所吐露的是，他把一个十一岁的男孩送进禁林，希望这个男孩身上发生一些可怕的事，就因为他觉得男孩的父亲得为他的猫的死负责。其他三个和德拉科在一起的学生似乎并没有招惹过他。我本来会力主刑期，但在这个国家，你们对于监狱的概念是阿兹卡班。我也得指出，费尔奇对霍格沃茨里的孩子们很不好，我期望他的离开会提高这所学校的享乐指数²，虽然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想。”

校长的双眼藏在半月型眼镜背后，无法琢磨。“阿格斯·费尔奇是一个哑炮。他在霍格沃茨的工作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曾经拥有过。”

“学校的宗旨不是为员工提供工作。我知道你和费尔奇度过的时间也许比你 and 任何一个学生度过的时间都要长，但这不应该让费尔奇的内心经历在你的考量中显得更突出。学生们也是有内心生活的。”

“你一点都不在乎对吗，哈利？”邓布利多的声音很轻。“那些你伤害的人。”

“我关心无辜的人。”哈利说。“比如海格先生，你会注意到，我力主他不应该被当做是心怀恶意，他只是浑然不觉而已。只要海格先生再不把什么人带进禁林，他在这里工作多久我都没意见。”

“我曾经想过，在鲁伯被证明无罪后，他也许会继任西拉的位子，教授保护神奇生物课。但大多数的教授课程都是在禁林里完成的。所以这应该不在你所说的范围内。”

哈利缓缓地说，“但是——你告诉过我们，海格先生对魔法生物威胁到巫师这件事有盲点。也就是说，海格先生有认知障碍，无法想象德拉科和特蕾茜会受伤，这也是为什么海格先生不觉得把他们单独留在禁林里有什么不对。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² 享乐指数：一种由享乐函数推算出来的价格指数，用于表示产品价格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产品性质决定。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donic_index

“是真的。”

“那么，海格先生难道不是神奇生物教师最糟糕人选吗？”

老巫师透过半月型的眼镜看向哈利。他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马尔福先生自己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阿格斯玩的把戏不是那么不合情理，哈利·波特。鲁伯也许会在这个位置上成长。这本会是——鲁伯所希望的一切，他最大的愿望——”

“你的错误，”哈利说，看向自己的膝盖，感觉至少达到了他人生经历过最大脱力程度的十分之一，“是一种认知偏差，用专业术语来说，我们会称之为范围麻木。无法乘积。你想的是海格先生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会有多高兴。想想在接下来的十年，有一千名学生学了神奇生物，他们之中有百分之十被火灰蛇烧伤了。没有一个学生受伤的程度会和海格先生高兴的程度媲美，但有一百名受伤的学生，而快乐的教师只有一个。”

“也许吧，”老巫师说，“而你自己的错误，哈利，是你一旦完成乘积之后，你就无法感受到那些被你伤害的人的痛苦。”

“可能吧。”哈利继续盯着自己的膝盖。“或者可能更糟。校长，如果一个半人马不喜欢我，这意味着什么？”以占卜术闻名的魔法生物中的一员给你做了一通关于不知后果的人们的演讲，向你道歉，随后试着用标枪刺穿你，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半人马？”校长说，“你什么时候——啊，时间转换器。你就是我无法在事件发生之前回到过去的原因，否则会发生悖论。”

“是我吗？我猜应该是我。”哈利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对不起。”

“除了极少的例外，”邓布利多说，“半人马们一点都不喜欢巫师。”

“要比那更特别一点。”

“半人马对你说了什么？”

哈利没有回答。

“啊，”校长犹豫道，“半人马错了很多次，而要是世界上有什么人可以混淆星星本身，那便是你了。”

哈利抬起头，看见半圆形眼镜下的蓝色双眼再次和蔼了起来。

“不要太为此烦恼。”阿不思·邓布利多说。

第一百零二章 在乎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

奇洛教授病得很重。

在五月份喝过独角兽的血后，他似乎好一些了，但之后在他身遭环绕的力量气场甚至没有撑过一天。到了五月中旬，奇洛教授的手再次颤抖了起来，虽然很轻微。看上去防御术教授的治疗方案被打断得太早了。

六天前，奇洛教授在晚餐时间倒下了。

庞弗雷夫人试图禁止奇洛教授上课，而奇洛教授当着所有人的面朝她大吼大叫。防御术教授大吼道，反正他都要死了，他要自己决定如何使用他余下的时间。

于是庞弗雷夫人，用力眨着眼睛，禁止了防御术教授做除了上课之外的任何事。她征求一名志愿者帮她将奇洛教授带进霍格沃茨医疗室的房间里。有上百名学生站了起来，其中只有一半穿的是绿袍。

进餐时间，防御术教授不再出现在主宴席上。他上课时不再施展咒语。拥有最多奇洛点、最年长的七年级学生帮他授课，他们在五月份已经通过 N.E.W.T.s 防御术考试。他们轮流将他从他在医疗室的房间飘移到教室，在吃饭时间给他送食物。奇洛教授从椅子上监看他的战斗魔法课程，自始至终坐着。

眼睁睁地看着赫敏死去比这要痛苦，但那痛楚结束得快得多。

这就是真正的敌人。

在赫敏死后，哈利已经想过了。而被迫看着奇洛教授死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想法。

这就是我必须面对的真正敌人，哈利在星期三的防御术课堂上想，他看

着奇洛教授慢慢向椅子的一边倒去，然后那天助教的七年级助手扶住了他。其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阴影和干扰。

哈利曾经在脑子里盘算过特里劳妮的预言，怀疑真正的黑魔王也许和伏地魔根本就没有关系。出生于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似乎是在强烈地暗示佩弗利尔兄弟和三件死亡圣器——虽然哈利并不太清楚死亡要如何才能将他标志为同等，这似乎暗示了死亡一方某种刻意的行为。

只有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敌人，哈利想。之后，这还会发生在麦格教授身上，在妈妈和爸爸身上，甚至是纳威身上，在他的时间来临之时；除非世界的创口在那之前能够被治愈。

哈利什么都做不了。庞弗雷夫人已经为奇洛教授做了魔法能做的一切，而在治疗方面，魔法似乎确实要比麻瓜技术高端许多。

哈利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他无能为力。

完全无能为力。

哈利抬起手，敲了敲门，以防在里面的人已经无法再探测到他。

“什么事？”医疗室里传来憔悴的声音。

“是我。”

一阵长长的停顿。“进来吧。”那个声音说。

哈利溜了进去，关上身后的门，然后施展起了悄无声息咒。他站得离奇洛教授尽可能的远，只是以防自己的魔力会令奇洛教授感到不适。

然而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正在消失，日渐消失。

奇洛教授躺在医疗床上，只有头被枕头垫了起来。一张红黑相间的棉质毯子盖到他的胸口。一本书悬在他眼前；床上还有一个黑色方块，正发出柔和的灯光，照亮了书。所以这不是防御术教授自己的魔法，而是某种设备。

这本书是艾普斯坦的《思维物理》¹，和哈利几个月前借给德拉科的是同一本书。哈利在几周前已经不再烦恼关于这本书被滥用的可能了。

“这——”奇洛教授说，然后咳嗽了起来，咳嗽声听上去不太妙，“这本书太迷人了……如果我以前意识到……”一阵笑声，又混杂着几声咳嗽，“为什么我觉得麻瓜的技艺……一定不属于我？觉得它们……对我没有用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试着……用你的话来说……实验测试一下？以防万一……我的假设……是错的？回头来看……我似乎就是在犯蠢……”

比起奇洛教授，哈利更难开口说话。他无言地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条手绢放在地上；他打开手绢，里面是一颗又光滑又圆润的白色卵石。

“这是什么？”防御术教授说。

“这是，这是，变形后的，独角兽。”

哈利查了书，得知因为自己还小，不会有关于性的想法，所以可以接近独角兽，不会害怕。这本书上没有写独角兽是否有智慧。哈利已经注意到了，所有智慧的魔法种族至少都有一部分是人形，从人鱼到半人马再到巨人，从精灵到妖精再到媚娃。所有这些种族都有像人类一样的感情，其中很多都可以和人类杂交。哈利已经推论出，魔法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智慧种族，只是改变了基因上属于人类的生物的形态而已。独角兽是马形生物，没有哪个部分是人形的，不说话，不使用工具，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就是魔法马而已。如果吃掉奶牛以临时喂饱自己是正确的，那么，为了延缓死亡几周而喝独角兽的血也必须是正确的。你不可能认为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不能。

于是哈利穿着隐身衣去了禁林。他寻找了独角兽群，直到看见她——

1 在 35 章出现过。《思维物理》：<http://www.amazon.com/Thinking-Physics-Practical-Lessons-Critical/dp/0935218068>

只有着纯白表皮，紫罗兰毛发的骄傲生灵，肋腹上有三块蓝色的斑点²。哈利仔细打量了她，她宝蓝色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哈利按1-2-3的顺序用脚拍打了几次地面。独角兽没有用相同方式回应的迹象。哈利走过去，把她的蹄子握在手里，然后在独角兽的蹄子上以相同的顺序敲了敲。独角兽只是好奇地看着他。

而喂独角兽下了睡眠魔药的方糖这种事感觉依然像是谋杀。

魔法所给予它们存在意义的份量不是区区动物可以拥有的……杀死无辜者以挽救自身，这是非常深重的罪孽。这两句话，麦格教授的话，半人马的话，都曾在哈利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滚，与此同时，白色的独角兽打了个哈欠，躺在地上，最后一次闭上双眼。变形术持续了一个小时，哈利的双眼在工作时一次又一次地湿润。也许独角兽不会现在就死，但是很快就会了，而以任何形式推诿责任都和哈利的本性不符。哈利只能希望，如果杀独角兽不是为了自救，如果这么做是为了救一个朋友，这件事最终会被接受。

奇洛教授的眉毛挑到了发际线上。他的声音不那么轻柔了，带了些平时的那种尖锐，他说，“不准再干这种事了。”

“我想过你会这么说，”哈利说，他又吞咽了一下，“但是这只独角兽已经，已经死定了，所以你还不如接受它，教授……”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防御术教授是真的没理解，那他就是哈利见过的最迟钝的人。“我一直在想我什么都做不了。”哈利说，“我已经厌倦像这样思考下去了。”

奇洛教授闭上眼。他的头倚回了枕头。“你很幸运，”防御术教授用轻柔的声音说，“变形后的独角兽形态……没有被霍格沃茨的结界当成是神奇生物……要用的话，我必须……把它带出城堡……但可以做到。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想看看湖……我会让你在走之前续一次变形术，之后应该就能坚持足够久……然后，用我最后的力量，消除兽群的死亡警报……因为独角兽还没有死，只是被变形了，所以尚未触发……你非常幸运，波特先生。”

2 同样出自《小马宝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对号入座。

哈利点点头。他张了张嘴，又停下了。话语似乎又一次卡在了他的喉咙里。

你已经计算过预期效用了，如果成功了会如何，如果出错了会如何。你分配了概率，做了乘积，然后你把答案甩到一边，跟着你崭新的直觉走了，这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吧。

“你还知道，”哈利犹豫着说，“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挽救你的生命吗？”

防御术教授睁开眼。“为什么……要这么问，孩子？”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一个咒语，一个仪式——”

“安静。”防御术教授说。

一瞬后，一条蛇躺在了床上。

就连蛇的眼睛都黯淡无光。

蛇没有抬起身子。

“『说吧。』”蛇嘶声道，它唯一的动作只有晃动的舌头。

“有一种……『有一种仪式，我从校长那里听说的，他觉得黑魔王也许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名字叫——』”哈利停下了，他发现自己知道这个词在蛇语里怎么说，“『魂器。我听说需要死亡。但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死了，也许可以试着改良一下——哪怕新咒语的风险很大——设法用其它的牺牲完成它。如果你成功的话，这会改变整个世界——虽然我对这个咒语一无所知——校长觉得仪式会撕裂一片灵魂，虽然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蛇嘶嘶地笑了起来，笑声奇异的尖锐，几乎歇斯底里。“『你告诉我这个咒语？我？你在未来必须学会更谨慎一点，孩子。但无所谓。我在很久以前学过魂器的咒语。这个咒语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哈利惊讶地大声说道。

“『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咒语，如果灵魂存在的话。撕裂一片灵魂？

那是谎言。是为了隐藏真正秘密而设下的误导。只有那些不相信普遍谎言的人才能做出进一步推断，看穿障眼法背后的真相，发现如何施展咒语。所需要的谋杀完全不是牺牲仪式。突如其来的死亡有时会创造出幽灵；魔法爆发，印到附近的东​​西上。魂器的咒语将死亡时的爆发转移到施咒者身上，创造出你一个自己的幽灵以代替受害者，将幽灵印到特殊的仪器上。第二个受害者拿起仪器，仪器将你自己的记忆印到他们身上。但创造出的只有截止到制造仪器时的记忆。发现破绽了吗？】”

哈利的喉头又灼热了起来。“【不再连续的——】”蛇语里没有意识这个词，“【——自我，制造魂器后你还会继续思考，于是那个拥有新记忆的自我会死去，无法恢复——】”

“【是的，你发现了。而且梅林禁令也阻止了强大的咒语通过这种仪器传承，因为仪器并非真正活着。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来的黑巫师们都被削弱，很容易被干掉。没人长久地以这种方式维持过。人格会变化，和受害者混合。没有真正地否定死亡。真实的自我遗失了，正如你所说。不合我目前的口味。我承认我很久以前想过。】”

一个男人再次躺回了医疗床上。防御术教授吸了口气，随后发出一声难受的咳嗽声。

“能给我这个咒语的完整方法吗？”哈利深思了一会儿后说，“也许在做过足够多的研究后，能有什么办法改进瑕疵。有什么符合道德并且能够起作用的方法。”比如将记忆转移到一具大脑空白的克隆体身上，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或许也能提高人格转移的保真度……虽然还有其它一些问题。

奇洛教授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声音，声音很小，也许是笑声。“你知道吗，孩子，”奇洛教授喃喃道，“我曾经想过……教你所有……所有我所知道的秘密的种子……从一个活着的意识到另一个……这样在之后，当你找对了书，你就能够理解……我本会将我的知识都传授给你，我的继承人……只要你问我，我们会开始……但你从来没有问过。”

即使是环绕在哈利身遭像水一般浓稠的哀伤，也为他所错失机会的绝对

重要性让道了。“我应该——？我不知道我应该——！”

又是一阵带着咳嗽的嗤笑。“啊，没错……无知的麻瓜种……和血统无关的继承者……这便是你了。但我又……改变了念头……你不应该走我的路……到最后，这不是什么好路。”

“还不算太晚，教授！”哈利说。哈利的一部分叫了起来，说他自私，随后被其它部分的叫喊声压倒了；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不，太晚了……而你也不要……说服我这么做……我已经……改变了念头……就像我之前所说……我知道太多……最好不要为人知晓的秘密……看着我。”

哈利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他看见的是一张尚未出现皱纹的脸，但看上去又苍老，又痛苦，一颗正在迅速脱发的脑袋底下，就连双鬓现在都变成一缕一缕的了；哈利看向那张他一直觉得是轮廓分明的脸，现在显现出的是**消瘦**，肌肉和脂肪都从脸上消失了，下面的手臂也一样，看上去就像他在阿兹卡班里看到的贝拉特里克斯骨瘦如柴的样子——

哈利的头未加思考，就撇到了一边。

“你看，”教授喃喃道，“我不想说些陈词滥调……波特先生……但事实就是……被称为黑暗的技艺……到最后……真的对人不好。”

奇洛教授吸气，呼气。医疗室里一阵寂静，注视着他们的只有精心装饰的石墙。

“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没说的话吗？”奇洛教授说，“我不是今天就会死……提醒你……不是现在……但我不知道我有能力交谈的时间……还剩下多久。”

“有，”哈利说，又吞咽了一下，“有很多事，有太多太多的事，但是……也许问起这件事是错的，但我不想——让这个问题遗留下来——蛇？”

蛇躺在了床上。

“『我知道死咒是怎么起作用的了。需要货真价实的恨意才能施展，不需要太深切，但必须想让目标死亡，他们是这么说的。在监狱和噬命者一起的时候，你对守卫施展了死咒——说你并不是想让他死——这是谎言吗？在这里，现在，到了这一步——你也许可以说实话了——就算你害怕这样会损害你的形象——现在应该也无关紧要了，老师。我想知道。必须知道。无论真相如何，都不会抛弃你。』”

一个男人躺在了床上。

“仔细听着，”奇洛教授喃喃道，“我会告诉你一个谜语……一个危险咒语的谜题……当你明白这个谜题的答案时……你也就知道……你问题的答案了……听着吗？”

哈利点点头。

“死咒……有一个限制。在战斗中……施展一次……你必须有足够的恨意……想让对方死亡。施展阿瓦达……索命两次……你必须恨得足以……杀上两次……亲手割开他们的喉咙……看着他们死……然后再来一次。很少有人……有足够多的恨意……杀某人……五次……他们会……觉得无聊。”防御术教授呼吸了几次，然后继续。“但如果你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有些黑巫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施展死咒。一位十九世纪的女巫……自称是黑暗福音……傲罗们称呼她为 A·K·麦道威尔³。她可以在一场战斗中……施展十二次……死咒。问问你自己……正如我的自问……她所知晓的……是什么秘密？是什么比恨意更致命……并可以无止境地输出？”

阿瓦达索命咒的第二层，就像守护神咒的第二层……

“我完全不在乎了。”哈利回答道。

防御术教授嗤笑了一下，带着痰音。“很好。你在……学习。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变形的停顿。“『毕竟我并不是希望守卫死。施展了死咒，但

3 依文洁琳·A·K·麦道威尔：梗自《魔法老师涅吉》

没有恨意。J”随后又变回了人。

哈利重重地吞咽着。这个答案比哈利所怀疑的更好，同时也更坏；而且充满了奇洛教授的风格。一个破碎的灵魂，确实；但奇洛教授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完整的。

“还有其它话……要说吗？”躺在床上的男人说。

“你真的确定，”哈利说，“没有听说过也许能救到你的方法了吗，教授？所有你所听说过的传闻？找到并联合所有三件死亡圣器，一件被梅林用谜语封印的古老神器，至今尚未有人解开谜底？你已经见过我能做到的事了。我很擅长解密。你知道我有时候可以弄清其他巫师弄不清的东西。我——”哈利的声音沙哑了起来，“我对你活着的偏好远远超过你的死，奇洛教授。”

一阵长长的停顿。

“有一样东西，”奇洛教授喃喃道，“有一样东西……也许做得到……也许做不到……但要拿到它……已经超出了你我的能力……”

哦，这只是支线任务设定而已，哈利内心的批评家说。

所有其它的组成部分都尖叫着要它闭嘴。人生不是这样运转的。古老的神器可以被找到，不是在一个月内，也不是在你不能离开霍格沃茨，而且还在读一年级的時候。

奇洛教授深深吸了口气。呼气。“我很抱歉……这样搞得……太戏剧性了。不要……抱有太大希望……波特先生。你问的是……任何东西……无论可能性有多低。有一个……特定的物件……叫作……”

蛇躺在了床上。

“『魔法石。J”蛇嘶声道。

如果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量产安全永生的方法，却一直没人理会，哈利就要失去控制，把所有人都杀掉了。

“『我在书里读到过，』”哈利嘶声道，“『结论是，很明显是虚构出来的东西。同一件仪器完全没有理由同时提供永生和无尽的金币。除非只是有人想虚构快乐的故事。更不用提，所有神志清醒的人都应该寻找制造更多石头的方式，或者把制作者绑架，让他创造更多的石头。尤其考虑到还有你，老师。』”

一阵嘶嘶的冷笑。“『推论挺机灵，但还不够机灵。就像魂器的咒语，荒谬的故事掩盖了真实的秘密。真正的石头并非传说所述。真正的力量并非故事所讲。被认为创造出石头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制造者。现在石头持有人的名字和出生时的名字不一样。然而石头确实是强大的治疗仪器。你听说过这件东西被提起过吗？』”

“『只在书里。』”

“『拿着石头的人知道许多传说。传授了校长许多秘密。校长没有提过石头的持有者和石头吗？没有暗示？』”

“『没有我立刻能想起来的。』”哈利诚实地回答道。

“『啊，』”蛇嘶声道，“『啊，好吧。』”

“『可以去问校长——』”

“『不！不要问他，孩子。他不会把这个问题当作好意的。』”

“『但要是只是用石头治疗——』”

“『校长不相信，也不会相信。有太多人在寻找石头，或者寻找持有者的传闻。不要问。绝对不要问。不要试着自己去拿石头。我禁止了。』”

男人又出现在了床上。“我……到了极限了……”奇洛教授说，“我必须恢复一下……我的力量……在我去……森林之前……带着你的礼物。现在走吧……但在你走之前……续一下变形术。”

哈利伸出手，触碰到躺在手绢里的白色卵石，更新了上面的变形术。“之后应该会再持续一小时零五十三分钟。”哈利说。

“你……学得很好。”

这比哈利在学年一开始所维持的变形术时间长多了。二年级的咒语现在对他来说变得简单了，不会再有压力；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他还有两个月就满十二岁了。哈利甚至可以施展记忆咒，如果叫某个人失去关于他们左臂的全部记忆是一件好事的话。他正在从遥远的低端，缓缓攀爬力量的阶梯。

这个念头里潜在着悲伤，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又打开了；哈利也拒绝了这个念头。

哈利身后医疗室的门关上了，大难不死的男孩步伐迅速且充满决意，在移动时披上了隐身衣。很快，据推测，奇洛教授会呼叫帮助；然后一支由年长一点的学生组成的三人小队会把防御术教授领到到某个安静的地方，也许是森林，用看湖或是类似的借口。某个防御术教授可以在哈利的变形术失效后，不被探测到地吃独角兽的地方。

随后奇洛教授会健康一点，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力量会像以前一样强大，在一段短得多的时间里。

这样是坚持不下去的。

哈利的拳头在他大步前进时握紧了，压力从手臂上的肌肉扩散开来。如果防御术教授的治疗仪式没有被打断，被哈利和被**他**带进霍格沃茨的傲罗们……

自责很愚蠢，哈利知道这很愚蠢，而不知为何，他的大脑还是这么做了。就好像他的大脑在搜索，仔细地寻找，然后选择一个方式，让这件事成为他的过错，无论要联想到多远。

就好像让这件事成为他的过错是他的大脑唯一知道的悲伤方式。

一支七年级的斯莱特林三人小队走过走廊里哈利隐形的身躯，走向教授等着的医疗办公室；他们的表情带着深切的严肃和关心。这就是其他人悲伤的

方式吗？

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真的在乎，就像奇洛教授所想的那样？

死咒还有第二级别。

哈利的大脑在听到的瞬间，立刻解开了这个谜语；就好像答案一直就存在于他的内心，等待着自己被知晓。

哈利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快乐的反面不是悲伤，而是无聊；作者接着说，在生活中寻找快乐的时候，你向自己所要求的不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快乐”，而是“是什么让你觉得激动”。同理，恨并非爱真正的反面。即使是恨意，也是某种你对某人的存在表示敬意的方式。如果你对什么人在乎到更喜欢他们死去而不是活着，这也意味着你有在想他们。

这个念头要早得多，在审判前，和赫敏对话时；当她表示英国魔法界持有偏见，并以大量的近期实例佐证时，这个念头就冒出来了。而哈利那时在想——但没有说出来——至少她还被放进了霍格沃茨，有被唾骂的资格。

不像某些生活在特定国家的特定的人，这些人，**据称**，就和其他人一样是人类；这些人**据称**是智慧生物，比任何一只区区独角兽都要来得有分量。尽管如此，这些人都不被允许住在英国麻瓜界。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哪个麻瓜有权力正视巫师。英国魔法界也许歧视麻瓜出生的巫师，但至少允许他们进来，这样就能让他们亲耳听到唾骂。

是什么比恨意更致命，并可以无止境地输出？

“冷漠。”哈利大声地自语道，这就是那个他永远无法施展出的咒语所蕴含的秘密；然后接着大步走向图书馆，去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魔法石的一切。

第一百零三章 考试

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

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正在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里给她的母亲大人写信（虽然她的母亲大人根本不在霍格沃茨内实行控制，但却惊人固执地拒绝分享权力）。就在这时，她看见德拉科·马尔福踉踉跄跄地穿过了肖像画门，怀里抱着差不多有十几本书，文森特和格雷戈里紧跟在后，每人也捧着十几本书。负责护送他们的傲罗把头探进来张望了一下，就消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德拉科环视了一周，似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踉跄地走向她，身后的文森特与格雷戈里跟了上来。

“你能帮我读这些书吗？”马尔福一边走近一边问道，声音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课程已经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就是考试了，而且马尔福家的人什么时候向格林格拉斯家的人请教起作业了？

“这些，”马尔福郑重其事地说，“是4月1日到4月16日之间格兰杰小姐从图书馆借出的书本。我想把它们检查一遍，以防遗漏任何线索，直到刚才我才想起来：既然你更了解格兰杰小姐，也许你能帮得上忙。”

达芙妮瞪着那些书本，“将军在两个星期内把这些书全都读完了？”她感到心中一阵刺痛，但她抑制住了。

“啊，我不知道格兰杰小姐是否把它们都读完了。”德拉科说道，举起一根手指以示谨慎，“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有否读过这里的任何一本书，或是她是否真正借走了它们。我是说，我们只是观察到图书馆记录上写着她借出了这些——”

达芙妮忍住了一声哀嚎。马尔福已经连着几个星期像这样说话了。有些

人明显就不应该涉足到神秘谋杀案之中，因为它会给他们的头脑带来奇怪的影响。“马尔福先生，就算我一整个暑假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法把这么多书全部读完。”

“那就略翻一遍吧，行吗？”马尔福说，“特别是那些，你懂的，用她的笔迹写下的神秘语句，或是书里夹的书签，或是——”

“我也看过那样的戏剧，马尔福先生。”达芙妮翻了个白眼，“我们现在不是有傲罗来处理——”

“我们完蛋了！”米里森·伯斯德尖叫着，从下层的房间冲入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

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事，转向她。

“是奇洛教授！”

气氛一下子因大家集中的注意力紧张起来，因为存在已久的争议终于要尘埃落定了。“啊，总算来了，”在米里森正试着平复呼吸时，有人说道，“他还剩下几天，十天吧，就该变坏了？”

“十一天。”开赌盘的七年级学生说。

“他身体突然好转了一点然后他准备召集所有一年级学生进行防御术期末考试！突击测试！就在50分钟后！”

“防御术期末？”潘西茫然地说，“但是奇洛教授从不给我们考试。”

“是魔法部防御术统考！”米里森尖叫道。

“但是魔法部教程上的内容奇洛教授一点都没有教啊！”潘西抗议道。

达芙妮已经逃进了她的房间，奔向9月以来从未碰过的一年级防御术课本，脑中尖叫着各种诅咒。

在她身后的一张课桌上，有人正在哭泣，他们低声的抽噎成为了教室中背景般绝望的吟唱。达芙妮向后看了一眼，做好看到一个赫奇帕奇的准备，并希望那不是汉娜，结果发现那是一个拉文克劳，这让她一开始有些诧异（尽管思考片刻后便不再如此）。

他们身前放着羊皮纸试卷，背面向上，等待着铃声。

五十分钟对于准备时间来说根本不够，但至少比没有强。达芙妮此时觉得很羞愧，因为她没有想到给赫奇帕奇，拉文克劳和格兰芬多学院送信警告他们。三天前，即6月初，他们重新开始向各学院奖励学院分，但是辅助护卫特别委员会仍应当继续促进学院间的团结。

另一个拉文克劳，在她左边隔着四张课桌，也哭了起来。那是飞龙战队的凯瑟琳·董——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曾见过她以一敌三个阳光士兵，毫不退缩。

在起初几分钟抓狂般地阅读之后，达芙妮冷静了下来。这只是一场考试，又不是一场谋杀或是别的什么。要是所有一年级学生交上的都是近乎白卷，那没人会感到羞耻也就合乎情理了。但是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们也许不会这样看——达芙妮能够理解他们，虽然还没有上升到同情的程度。

“他是个邪恶的人，”另一个拉文克劳女巫用颤抖的声音说，“黑到骨子里的百分之百的黑巫师。黑魔王格林德沃也不会对孩子们做这种事。他比神秘人还要可怕。”

达芙妮条件反射般看向奇洛教授坐着的地方，他的身体瘫向一边，但目光警觉；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刹那间看到了防御术教授的笑容。不，那只可能是她的想象，防御术教授没有可能听到刚才那些话。

铃声响起。

达芙妮把羊皮纸翻了个面。

顶上盖着魔法部、霍格沃茨董事会和魔法教育司的印章，以及侦测作弊的符文。往下是一条用来写她名字的横线，考试规章的列表以及琳赛·加尼翁——魔法教育司司长的照片，对每个人摇着告诫的食指。

试卷中间是第一道考试题目。

题目是：为什么让儿童远离奇怪的生物至关重要？

停顿了一下。

一个学生开始大笑起来，她觉得应该是从格兰芬多那一块传来的。奇洛教授没有制止，于是笑声传了开来。

没有人出声说话，但学生们都面面相觑，随着笑声渐渐减弱交换着眼神。好像达成了某种无声的协议一般，他们一起看向奇洛教授，他正向他们仁慈地微笑着。

达芙妮俯向她的试卷，脸上挑衅的邪恶笑容一定会让戈德里克·格兰芬多或是格林德沃感到自豪。她写道：因为我的昏迷咒，我的上古之剑和我的守护神咒不是什么都能抵抗的。

哈利·波特翻到了他防御术试卷的最后一页。

在读完第一道真正的问题(“你该如何让一条尖啸鳗鱼¹安静下来?”)后，就算是哈利也需要压下一丝紧张感，遗留自他童年的一点点恐惧。对于某些蠢货想象出的“防御术课”应该教的一些令人吃惊、然而一文不值的琐事，奇洛教授的课程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几乎为零。理论上说，哈利本可以在得知突击考试这一消息后利用时间转换器通读一遍一年级防御课本，但那也许会很不公平地改变别人成绩曲线的偏度²。在盯了题目几秒后，哈利写下了“静音咒”，然后又添上了施咒手法，以防魔法部的评分员不相信哈利能够施展它。

1 尖啸鳗鱼，出自《公主新娘》，1986年拍成电影。

2 一种打分体制，学生的成绩用相对分数算，而不是绝对分数，所以HP才担心自己要是考得太好可能会给别的学生的分数造成不良影响。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ding_on_a_curve
偏度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1%8F%E5%BA%A6>

当哈利决定仅仅把每个问题都答对后，考试便进行得快多了。一大半问题最实际的答案都是“昏迷咒”，其他很多问题的最优解差不多都是“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或是“把奶酪扔掉，然后买一双新鞋”之类的答案。

考试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怀疑你的床下有一条妖怪蛇³，你该怎么做？”魔法部赞成的答案，哈利还记得是在年初时第一次通读课时看到的，是告诉你的父母。哈利一看到答案就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哈利现在还能记得的原因。

一番斟酌之后，哈利写下了：

尊敬的魔法部评分员：恐怕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一个秘密，但请放心：一条妖怪蛇会给我带来的麻烦不会大于一个巨怪、一个摄魂怪，或是神秘人。请通知您的上司，我认为你们的标准答案对麻瓜出生的巫师有失偏颇，我希望这一错误可以在我进一步直接介入前被改正。

真诚地，大难不死的男孩。

哈利在最后一张羊皮纸上用粗花体签下了名字，把反面朝上，放下羽毛笔，然后坐直了。

环视四周，哈利看到奇洛教授似乎正看向他的大概方向，尽管防御术教授的头已经垂向了一侧。其他的学生还在奋笔疾书。有一些人正在无声哭泣，但他们仍在写着。**不断抗争**也是奇洛教授教过他们的一课。

过了似乎无限漫长的时间之后，正式考试时间结束了。一个七年级学生代替奇洛教授从一桌走向另一桌收集考卷。

当最后一份羊皮纸试卷被收上后，奇洛教授坐直了。

“我年轻的学生们，”他轻声说。那位七年级学生把她的魔杖指向防御术教授的嘴，这样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好像是在学生们的耳边发出的，“我知道……那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十分可怕……不同于面对敌人的魔杖……你们

3 梗自 Bogeyman，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ogeyman>

必须分别克服这二种恐惧。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们。霍格沃茨的惯例……是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批改出成绩。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觉得，他们可以破一次例。”防御术教授脸上的微笑是熟悉的干笑，这回带着像是要忍住痛楚的表情，“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你们还未准备好这次考试……担心我的课程没有涵盖这些内容……而我也忘了提到……考试将近……虽然你们本应知道……它总要来的。但我刚才已经用魔法检查过……那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期末考试上……你们作出的回答……当然，尽管魔法部给出的才是正式成绩……并且给出了包括这次成绩的学期总成绩……然后用魔法把你们的总成绩写在了羊皮纸试卷上，”奇洛教授轻敲了他桌边的那一叠羊皮纸，“并且现在会把它们发给你们……一个极好的魔咒……不是么？”

拉文克劳那侧有几个学生看上去有些愤愤不平，但大多数学生看上去都松了口气，还有一些斯莱特林在轻笑。如果不是痛苦地看着奇洛教授喘息着挤出那些语句的话，哈利本来也会跟着大笑。

奇洛教授身边站着的七年级学生指了指她的魔杖，念了一句类拉丁语的咒文。羊皮纸升了起来，在空中飘过，在半道上分开飞向了各个学生。

哈利等着自己的羊皮纸飞向他的课桌，然后打开了它。

羊皮纸上写着 EE+，意思是优于预期。这是第二高的成绩等级——最高是优秀。

在另一个世界，一个远去消失的世界中，一个叫做哈利的小男孩会愤慨地大声抱怨为何只得到了第二高的分数。这一个哈利静静地坐着，思考着。奇洛教授正在通过这个分数说明什么观点，再说准确的成绩等级在其他方面又没什么用。奇洛教授是想说哈利做得相对不错，但还没有发挥他的全部潜力？或者这成绩就应该按字面解读，哈利实际上超出了防御术教授的预期？

“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正当学生们都在看着他们的最终成绩时，正当课桌前传出一阵阵安心的叹气，而拉文德·布朗紧握着她的羊皮纸胜利地高举时，奇洛教授说道，“一年级战斗魔法课的全部学生都通过了……除了一位。”

一些学生在突然而来的恐惧中抬起了头。

哈利静静地坐着。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而且就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他也知道永远，永远没人能说服奇洛教授不把这个观点说出来。

“这个教室里的你们所有人……都至少得到了‘合格’的成绩。纳威·隆巴顿……在隆巴顿家中接受了这次考试……并获得了‘优秀’的成绩。但另一位不在场的学生……在她的记录上拿到了‘糟糕’的成绩……只因考砸了唯一重要的考试……今年她遇到的考验。我本应给她一个更低的分数……但那会很不得体。”⁴

教室里很安静，虽然有很多学生正愤怒地盯着教授。

“你们也许觉得‘糟糕’这一成绩……并不公平。因为格兰杰小姐面对的考试……她的课程……不足以让她做好准备，或是因为她没有被告知……考验会在那一天来临。”

防御术教授颤抖地吸了一口气。

“这就是现实，”奇洛教授说，“唯一重要的考试……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你们比她……要准备得更加充分。至于你们剩下的……获得了‘超出预期’或以上成绩的同学……会收到我写的推荐信……给英国以外的某几个组织……在那里你们能够完成你们的训练。当你们年纪足够大时……如果仍然配得上……如果没有考砸一场重要的考试……那时他们会联系你们。记住……从今天开始……你们必须磨练自己……你们不能依赖……未来的防御术教授。你们第一年的战斗魔法课结束了……下课。”

奇洛教授闭着双眼坐了回去，似乎无视了他身边爆发出的兴奋的嘈杂声。

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离开后，一个学生停留了下来，跟防御术教授隔了一段距离。

防御术教授睁开了眼睛。

⁴ 比“糟糕”更差的最低分数是“巨怪”（Troll）赫敏被巨怪杀死之后，Reddit上曾有网友说过“呀，赫敏得了个巨怪。”作者EY在下面感慨“这是我见过最丧病的评论”

哈利举起他写着 $EE+$ 的羊皮纸，一语不发。

防御术教授笑了，笑意一直延伸上他疲惫的眼睛。

“是一样的分数……和我在自己一年级时得到的。”

“xi, xi, xi,” 哈利没法说出那一句谢谢，话语堵在了他的喉咙口。防御术教授歪了歪头，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他，于是哈利趑趄趑趄地鞠了一躬，离开了教室。

第一百零四章 真相，第一部分，谜语与答案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三日。

这是霍格沃茨本学期的最后一周，奇洛教授仍然活着，尽管已经十分勉强。防御术教授今天应该还躺在病床上，就和几乎上一整周一样。

霍格沃茨的传统是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考试，考试成绩在第二周公布，然后到了周日会有一场告别盛宴，然后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会在第三个星期的周一将你送回伦敦。

很久以前当哈利第一次看到这个日程时，他曾经想过：学生们在六月第二个星期剩下的日子里做什么，因为“等待成绩公布”算不上什么事？答案出乎他的意料。

但现在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也结束了，现在已经是星期六；除了 14 日的告别盛宴和 15 日乘坐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外，这学期已无事可做。

什么都没得到解答。

什么都没解决。

杀害赫敏的凶手还没找到。

不知何故，哈利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在学年的最后，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就好像这是一部悬疑小说的结尾，谜底一定会被揭开一样。至少到了防御术教授……死去的时候肯定会被揭晓，它不可能在答案没有明了，所有事件还没被完满地解决的时候就让奇洛教授死去。只有真相能给一个故事收尾，不是考试成绩，当然更不是死亡……

可是，除非你相信德拉科·马尔福的最新理论：“斯普劳特教授在赫敏被嫁祸谋杀未遂时布置和批改的作业变少了，由此证明是斯普劳特教授花时间布置了这一切”，否则真相还没被发现。

恰恰相反，这个世界对优先级的分配似乎更接近其他人的思考方式，这学期将以一场魁地奇比赛作为高潮收尾。

球场上方的空中，远处扫帚上的人影辗转腾挪，互相追逐。红紫色顶端削平的正四面体是鬼飞球，不停地被接住、投出、挡下，偶尔伴着整个球场轰鸣的叫好或沮丧声被扔过浮空的圆环。身着蓝色绿色黄色红色镶边长袍的人群狂热地大叫着；当人们自己不需要作出任何行动时，总会轻易地染上这一狂热。

这是哈利在霍格沃茨入学以来第一次观看魁地奇比赛，而他已决定这会是最后一次。

“戴维斯拿到了鬼飞球！”李·乔丹被放大的声音喊道，“给拉文克劳的又一个十分将在7……6……5……我的天啊，他已经得分了！穿过中间环中心的猛力一击！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连续得分——我现在就呼吁：等明年波尔坦退役就让戴维斯当队长——”

李的声音被突然掐断，麦格教授自己被放大的声音说道：“那是拉文克劳队自己的事，乔丹先生。请把你的评论局限在比赛本身上。”

“斯莱特林队拿球——弗林特的鬼飞球传给了美丽的——”

“乔丹先生！”

“传给了看起来马马虎虎过得去的莎朗·薇姿凯诺，她脑后的秀发如同彗尾一般飞扬，冲向了拉文克劳的防线——正被两颗游走球紧追不舍！普希跟在莎朗身后——你在干什么，英格比？——她在半空中转向闪躲——那是飞贼吗？冲啊，秋·张，冲啊，希格斯已经——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冷静，乔丹先生！”

“我怎么可能冷静？那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差劲的丢球了！而且飞贼也没了——说不定永远也找不到了，在被那么糟地追丢之后——普希转而飞向了球门柱，英格比根本追不上他——”

在历史上的一个遥远年代，也许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奇洛教授承诺了学院杯会被奖给斯莱特林或是拉文克劳。或者有可能，以某种方法，同时奖给两院；因为他保证过会实现三个愿望。目前看来，三者中有两个愿望形势不错。

如果只从现在的得分来看，赫奇帕奇正以差不多五百点学院分的优势领跑于对学院杯的竞争中，多亏了赫奇帕奇学生们完成作业，并且不惹祸上身。似乎斯内普教授在过去的，呃，七年左右，战略性地从赫奇帕奇们那儿扣了一大堆分数。斯莱特林学院，过去七年的守擂冠军，仍然掌握着因某一位院长在奖励学院分方面的慷慨而带来的优势；而这足以令它与拉文克劳学院——学术成就者之家，争个不相上下。格兰芬多远远落后在末位——对于不循规守矩者们的学院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结局；在学业以及惹麻烦方面，格兰芬多有着斯莱特林的特质，只是少了斯内普教授这一优势。甚至弗雷德和乔治在这学期也只是勉强做到了“收支平衡”。

在接下来的两天，要是想追上赫奇帕奇，拉文克劳学院和斯莱特林学院都需要从某处取得一大堆的学院分。

就任何人所知，奇洛教授没有做一件事，来引向这一显而易见的结果。在某位教授教了一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课之后，它就自发地发生了。

这学期的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是在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间展开的。今年早些时候，格兰芬多本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他们的新找球手艾梅特·希尔在第二场比赛从疑似失灵的扫帚上掉了下来，于是格兰芬多的优势就没有了。这也造成了后面赛程的一些临时变更。

这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金色飞贼被抓到之前不会结束。

魁地奇比分会直接加到学院分总分里。

你怎么会料到，看上去今天斯莱特林和拉文克劳的找球手们都没……法……抓……住……那……只……飞……贼。

“金色飞贼几乎就在你们头顶上飞呢，你们这几个瞎了眼的笨瓜！”

“注意措辞，乔丹先生，要不然我就把你从这场比赛中赶出去！不过我得承认，这确实是糟糕的表现。”

哈利得承认李·乔丹和麦格教授是对不错的喜剧组合，乔丹当逗眼，麦格教授当捧眼；哈利现在有点遗憾没有去看之前的魁地奇比赛。那是他以前没见过的麦格教授的另一面。

从哈利坐的地方向下几排是魁地奇露天看台的赫奇帕奇区，塞德里克·迪戈里的巨大身形也在其中。这个身为找球手以及魁地奇队长的超级赫奇帕奇，以他巫师的锐利目光观察了秋·张与泰伦斯·希格斯最近发生的“差点空中相撞”。

“拉文克劳的找球手还是新人，”塞德里克说，“但希格斯是个七年级生。我跟他对抗过，他不止这点水平。”

“你觉得这是一种策略？”坐在塞德里克边上的一个赫奇帕奇问道。

“要是斯莱特林需要多赢几分来在魁地奇杯中领先那还说得通，”塞德里克说道，“但是斯莱特林已经打败了我们能赢到冠军了。他们在想什么？刚才那会儿他们就能赢了！”

比赛在下午六点钟开始。通常的比赛会持续到七点左右，也就是晚餐时间。苏格兰的六月意味着充足的白昼；日落得等到十点之后。

当哈利的手表上是八点零四分的时候，斯莱特林又赢了十分，把比分改写成 170：140，这时塞德里克·迪戈里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这群混蛋！”

“就是！”他边上的一个小男孩喊道，也跳了起来，“他们以为他们是谁，赢那么多分？”

“不是那个！”塞德里克·迪戈里喊道，“他们——他们要把奖杯从我们手里抢走！”

“但我们已经赢不了——”

“不是魁地奇奖杯！是学院杯！”

话传了开来，带着愤怒的喊声。

那就是哈利出场的讯号。

哈利礼貌地问了坐在他边上的赫奇帕奇女巫和坐在他上面那个座位的赫奇帕奇，是否能坐到边上去。然后哈利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巨大的卷轴，在半空中展开成了2米高的标语。附在之上的魔法是请一个据说对魁地奇比哈利还要一无所知的六年级拉文克劳施展的。

用巨大，发亮的紫色字体，标语写道：

买个钟就行

2:06:47

底下是一个金色飞贼，上面画着一个闪烁的红叉。

一秒，又一秒，又一秒，计时器的数字增加着。

当计时器上数字越来越大，看上去有一大堆赫奇帕奇决定了他们想坐在哈利的标语边上。

当比赛拖过了九点，看上去又来了一大堆格兰芬多。

当太阳下山，哈利开始用照明咒来读他的书时——他早就放弃关注比赛了——有相当数量的一群拉文克劳决定为了理智放弃他们的爱院之心。

还有辛尼斯塔教授。

还有维克多教授。

当星星开始出来时，弗立维教授。

本学期的最后高潮魁地奇比赛……继续拖着。

当做这个决定时，哈利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哈利瞥了一下手表——晚上十一点零四分，还留在外面。哈利现在在读一本六年级变形术课本；更确切地说他把书打开着，用麻瓜的荧光棒照亮，进行着其中的一个练习。上个星期，当拉文克劳毕业生们正讨论着高级巫师等级考试时，哈利无意中听到高年级变形术练习包含了几个“塑形训练”，它们更依赖于控制和精确思考而非魔力多少；哈利立刻决定要去学这些，并且因为自己之前没想到先把**所有**高年级课本读一遍，狠狠地敲了敲自己的脑门。麦格教授同意哈利做一项变形术练习，它涉及精确控制变形物体成为最终形态的方式——打个比方，变形出一支羽毛笔时，让它的笔杆先成形，然后长出羽毛。哈利正在用铅笔做一个类似的练习，先变出铅芯，再用木头包住它，最后在顶上变出橡皮。正如哈利猜测的一样，集中他的注意和魔法于铅笔正在变形的部分，这与部分变形术所需的思维控制相似——实际上，通过部分变形出目标物体的外层，部分变形术可以用来伪装出同样的效果，。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方法相对容易一些。

哈利完成了手上的铅笔，抬头望向魁地奇比赛，而它，没错，还是无聊透顶。李·乔丹正用呆滞厌恶的声音评论着，“又是十分————哇噻——现在有个人又拿到了鬼飞球——我管他是谁呢。”

看台上也几乎没人在关心比赛，因为体育场内还留下的所有人都发现了一项更新更有趣的运动：关于如何修正学院杯规则与 / 或魁地奇规则的辩论。争论火热到了靠周围所有教授合力，也只能勉强把局面维持在稍低于公开交战的水平。这场争论中的阵营数不幸地远不止两个。有些可恨的好事之人提出了完全去除金色飞贼之外的，听上去挺合理的其它选项，而这正威胁着要分割投票的数量，削弱改革的气势。

回头想想，哈利想，要是让德拉科在斯莱特林那头展开他自己“**金色飞贼超级棒**”的标语应该不错，这样可以定下辩论的正反两方。哈利之前眯着眼向斯莱特林观众区看过，但在看台哪里都没看到德拉科的身影。而同样可能支持这个运动，愿意扮演邪恶反对派的西弗勒斯·斯内普，也一样哪里都找不到。

“波特先生？”他身边的一个声音说道。

哈利的座位边上站着一位个子不高但更年长的赫奇帕奇男孩，哈利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他正拿着一个空白的羊皮纸信封，蜡滴在正面。封蜡同样是空白的，没有印记。

“是什么？”哈利说。

“是我，”男孩道，“拿着你给我的信封。我知道你说了别跟你说话，但——”

“那就别跟我说话。”哈利说。

男孩把信封扔给哈利走开了，看上去受了冒犯。这让哈利小小地畏缩了一下，但考虑到时间的问题，这可能并非是个错误的选择……

然后哈利打开了未标记的封蜡，拿出了信封里的东西。里面是一张羊皮纸，而非哈利预料中的麻瓜纸张，但上面的字迹是他自己的字迹，尽管是用羽毛笔而非钢笔写的。羊皮纸上写着：

小心那星座，

帮助观星者。

悄悄经过噬命者的盟友，

以及睿智者和好心人，

别让他们看见

六，和方块中的七¹，
在那愚蠢无比的禁地。

哈利瞄了一眼后就记住了，重新叠上纸片，伴着又一声叹息将它塞回了袍子里。“小心那星座”，说真的？哈利本以为他自己留下给自己的谜题解读起来会容易一点……不过某些部分还是足够明显的。无疑，未来的哈利担心过这张纸会被截获，而尽管现在的哈利通常不会把学校里的傲罗视为“阿兹卡班摄魂怪的同盟”，也许这是说出“傲罗”，而不会将它泄露给任何读到这张羊皮纸并试图解读的人的最好方式了。把阿兹卡班事件中他用蛇佬腔说出的惯用语翻译回来……算是行之有效吧，哈利想。

便条上说奇洛教授需要帮助，不管发生了什么都需要不引起傲罗们，邓布利多，麦格和弗立维的注意。因为时间转换器已经牵涉其中，最明显的解决方法便是假装上厕所离开，穿越时间回去，到他离开的那一刻再回到比赛。

哈利开始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犹豫了。他的赫奇帕奇部分正在就他离开傲罗的保护而且什么也不告诉麦格教授的事情发表评论，并且怀疑他未来的自己是不是在**犯傻**。

哈利再次打开了羊皮纸，又扫了一眼内容。

仔细检查后发现，谜面并没有说哈利**什么人**都不能带上。德拉科·马尔福……他没有出现在魁地奇比赛上，是因为未来的哈利，在几小时前的过去，把德拉科带上作为支援了吗？但那说不通，带上另一个一年级学生所提高的安全程度微乎其微……

……德拉科·马尔福一定会亲临比赛，来观看斯莱特林赢得学院杯，这跟他对魁地奇的个人感觉无关。难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哈利忽然感觉没那么疲倦了。

一阵肾上腺素带来的冲击在哈利体内开始激荡，但不，这次不会像巨怪

1 英文中的 square 具有“方块”和“平方”的双重意思。

那次。简讯告诉了哈利什么时候到。哈利不会来迟，这次不会。

哈利目光扫向塞德里克·迪戈里，他此时正前后张望，明显地左右为难于两群人之间：一群拉文克劳，认为金色飞贼应被保留，因为它是传统而且规矩就是规矩；和一伙赫奇帕奇，声称让找球手比其它球员更加重要的规则很不公平。

塞德里克·迪戈里对哈利和纳威来说，是出色的决斗私人教师，哈利觉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个选了字面意义上所有的选修课的学生一定拥有他自己的时间转换器。也许哈利可以让塞德里克和他一起回到过去？在不管怎样棘手的形势下，超级赫奇帕奇似乎都是一个很好的备用战力。

之后，及之前：

哈利的手表显示着 11 点 45 分，回转 5 个小时的话也就是下午 6 点 45 分。

“到时候了。”哈利对着空气喃喃道，开始走到大台阶之上的三楼走廊，右手边。

“禁地”通常会指禁林；那可能是想让试图拦截这条信息的人想到的。但是禁林很大，其中有不止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没有明显的谢林点²可以用于会合，或是发现需要介入的事件。

但当你加上了“愚蠢无比”的修饰词，霍格沃茨里就只剩下一处禁地符合条件了。

于是哈利走上了那条被禁止的通路——如果谣言没错的话，格兰芬多的每一个一年级学生都走过了。四楼走廊，右手边。一道神秘的门通向一系列房间，房间内充满了危险的和可能致命的陷阱，以至于没人可能通过，特别是那些才在上一年级的。

2 谢林点：在博弈论中，人们在没有彼此沟通的情况下最自然的选择倾向。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8%B0%A2%E6%9E%97%E7%82%B9>

哈利不知道等待在前方的有哪些陷阱。仔细想想的话，这说明那些通过的学生令人意外地小心，都没有把谜题透露给他人。也许那里有张标示，上面写着别透露给别人，就当是帮我个忙，真诚地，邓布利多校长。目前为止哈利知道的只有：最外面的门用阿拉霍洞开就能打开，最后的房间里有一个魔镜，它能让你镜像出现在非常吸引人的情境中，貌似这就是最终的大奖。

四层走廊被不知从哪儿来的黯淡蓝光照亮着，拱门被蛛网覆盖着，好像这条走廊已有几个世纪没人用过，而非仅仅去年。

哈利的口袋里装满了有用的麻瓜物件，有用的巫师物件，和一切他能找到的有可能是任务物品的东西。（哈利请过麦格教授推荐扩大袋子容量的人选，然后她自己就做了。）哈利施展了他习得的应用于战斗的魔咒，使他的眼镜固定在脸上，无论他的头怎么移动。哈利更新了他维持着的变形术，手上的指环上的小宝石和另一个，以防他被击晕。严格来说，哈利并不是针对一切可能性都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但哈利认为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准备了。

五边形地砖在哈利的鞋底下发出咯吱声，消失在他身后，就好像未来变成了过去一般。时间就快到6点49分了——6，和方块中的7。如果从麻瓜数学的角度想的话，结果就一眼可见，要是从别的角度想可就不会了。

当哈利正准备转过另一个拐角时，他感到脑海深处一个激灵，然后听到了一阵轻声的话语。

“……理智的人……等到……某个教工离开后……”

哈利停下了，然后动作尽量轻微地匍匐向前，没有转过这个拐角，试图把奇洛教授的话语听得更清楚些。

一阵更大声的咳嗽后，拐角那头轻柔的声音再次传来。“但如果他们也……要在那个时间……离开……”低语声道，“他们也许认为……这场决赛……是今年剩下的……最好的干扰……一个意料之中的干扰。因此我查看了……哪些重要人物……没有出席在赛场……然后我看到校长不在……而我所有的魔力告诉我……他可能在另一个……时空……我也注意到了你的缺席……因

此我决定去……你去的的地方。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现在……你在这里做什么？”

哈利浅浅地呼吸，聆听着。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的？”西弗勒斯·斯内普地声音拉长道，他的音量大多了，吓得哈利差点跳起来。

一声细小的夹杂了咳嗽的笑声，“检查你魔杖上的……追踪咒。”

西弗勒斯说了一声像拉丁语的魔咒，然后：“你竟敢动我的魔杖？你怎么敢？”

“你是嫌疑人之一……就像我一样……因此你那虚假的愤怒没用……不管伪造得多么精巧……现在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我在监视这扇门，”斯内普教授的声音说道，“而我要你离它远点！”

“谁给你的权威……来指挥我……我的教授同事？”

一阵停顿，“啊，是校长，”西弗勒斯·斯内普平滑的声音道，“他命令我在魁地奇比赛期间看守这扇门，作为一名教授，我必须听从他的怪念头。我之后会把这上报给董事会的，但是这会儿我正在做必须做的活。如校长所欲，现在给我离开这里。”

“什么？你的意思是要我相信……你抛弃了你的斯莱特林学生们……
…在今年他们最重要………的比赛的时候………然后因为邓布利多的几句话
………就当了他的看门狗？这………我不得不说………完全是有可能的。即便如此………我认为理智的决定是………当你看守这扇门时………我在边上看守你。”传来了衣服的摩擦声和轻轻的碰撞声，好像一个人刚刚重重地坐在了地上，或者只是单纯地跌倒了。

“哦，看在梅林的份上——”西弗勒斯·斯内普的声音愤怒了，“起来！”

“吧—— 噜——啊—— ——吧啦——”僵尸模式的防御术教授说。

“起来！”西弗勒斯·斯内普说道，轻轻的碰撞声传来。

帮助观星者——

哈利转过了拐角——尽管就算没有时间传送来的信息，他估计也会这么做。斯内普教授刚刚踢了奇洛教授吗？即使奇洛教授死了，而且被埋葬了，这种行为也过于鲁莽了。

黑木制的圆顶门被镶在了石拱门内，包围在蒙尘的霍格沃茨大理石砖中。麻瓜通常会安置门把手的地方只有一块抛光的金属扶手；看不到锁，也看不到钥匙孔。门两侧的墙上，一对火炬燃烧着，照射出不祥的橙色光晕。门前站着魔药课教授，穿着惯常的被染脏的长袍。门左边的火炬下方，防御术教授的身形垮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头朝前注视着周围环境。他的眼睛似乎在闪烁，好像是介于警觉与空虚之间。

“你，”身形如高塔一般耸立的魔药大师说，“在这里干什么，波特？”

根据面部表情和话语的声调，魔药大师对哈利非常生气；绝对不是那个防御课教授从未被邀请加入的议会中，哈利的同谋者的身份。

“我不确定，”哈利说。他不确定他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于是，在绝望中，他转而依靠起单纯的实话。“我想也许我得留心照看防御术教授。”

魔药大师冷酷地盯着他。“你的**护送人员**在哪里，波特？学生禁止独自在这些走廊里闲逛！”

哈利脑子里实在是一片空白。比赛已经开始，然而无人告诉过他规则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

斯内普教授脸上的冷酷表情动摇了一下。“也许我该把傲罗叫来。”他说。

“等等！”哈利不假思索地喊道。

魔药大师的手停在了袍子上方。“为什么？”他说道。

“我…… 我只是觉得也许你不应该叫他们……”

眼睛都无法看清的一瞬间，魔药大师的魔杖到了他的手里。“混淆抹消！”黑色的光朝着哈利已经开始躲避的方向射出，击中了哈利。接连而来的是四个其他的魔咒，包含了**复方**和**变形**这样的词语；对于那些哈利礼貌地站着没动。

在所有魔咒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之后，西弗勒斯·斯内普盯着哈利，眼光中闪烁的黑色现在看上去是真诚的。“我建议，”魔药大师轻声说道，“你把来意说明，波特。”

“我没法解释自己，”哈利说，“我没有**时间**，现在还没有。”

哈利说出“自己”和“时间”时直直地盯向魔药大师的凝视，睁大了眼睛，试图把关键信息传递给他。魔药大师犹豫了。

哈利狂乱地试图搞清楚谁在假装成什么角色。既然奇洛教授并不在邓布利多的密谋集团之中，西弗勒斯正在伪装成霍格沃茨的邪恶魔药大师，被校长命令到此……也许确实是被校长派遣过来的，也许不是……但是奇洛教授要么认为，要么在假装认为需要有人来密切留意斯内普教授……以及哈利是被未来的哈利派来的而且不知道原因……而且一开始使他们都站在了校长禁止的门外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

在哈利所站之处的身后……

传来了另一组逐渐变响的脚步声，快速且有多人。

斯内普教授用魔杖戳了一下，造出了一团黑暗包裹住防御术教授所躺的地方。“**闭耳塞听**。”魔药大师低声嘶道，“波特先生，如果你必须要呆在这儿，那就藏起来！穿上你的隐身衣！我的任务是守住这扇门以防**他**来到这里。而且之前曾经有——一个**干扰**，用来引开校长，他认为——”

“谁——”

西弗勒斯向前跨了一大步，把魔杖敲在了哈利头的一侧。一阵流淌的触感，

仿佛是一个鸡蛋在他的头上打碎流了下来——幻身咒的感受；于是哈利的双手渐渐变淡，身体的其他部位也紧跟其后。

笼罩着墙一侧的黑暗就像雾一般缓慢散去了，防御术教授蜷缩着的身躯再次显现了出来，他什么话也没说。

哈利尽可能轻地蹑着脚走开，然后转身看去。

接近的脚步声转过了墙角——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数个惊叫声同时喊了出来。

穿着三套斯莱特林镶绿长袍和一套赫奇帕奇镶黄长袍站在那里的，是西奥多·诺特，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苏珊·博恩斯，和特蕾西·戴维斯。

“护送者呢？”斯内普教授话中的怒火不断升温，“你们的护送者在哪儿，孩子们？一年级学生在任何时刻，都必须由一个六年级或七年级学生陪同！尤其是你们！”

西奥多·诺特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呃，”西奥多·诺特说道，“我们在做混沌军团所说的团队建设训练……你看，我们刚刚才意识到我们全都还没有试过校长的禁室，而且时间也所剩不多了……而且哈利·波特也许可以了，教授，他特意说你不能妨碍。”

西弗勒斯·斯内普用眼角瞟向哈利·波特蹑脚走到的地方；他的眉毛上似乎开始积攒起一场风暴，眼瞳中聚集起黑色的怒火。

我……也许？哈利的转换器上还剩下一个小时，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哈利·波特没有权力这么做。”魔药大师用欺骗性的温和语调说道，“为你们的行为作出解释，就现在。”

“真的吗？”苏珊·博恩斯的身形说到，“真的吗？告诉斯内普教授说哈利·波特授权了这次行动，这就是你想到的虚张声势？”年轻的赫奇帕奇转而向斯内普教授回答，语调奇怪地坚定，“教授，我说的是实话而且这件事很

紧急。德拉科·马尔福消失了，我们觉得他去了那里——”

“如果马尔福先生消失了，”斯内普教授说道，“那为什么傲罗们没有接到通知？”

“因为，因为各种原因！”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喊道，“没时间了，你得让我们过去！”

这是哈利听到过的斯内普教授最讽刺的语气。“你们四个蠢货以为你们在进行什么探险吗？那你们搞错了。我向你们保证马尔福先生没有从这扇门通过。”

“我们认为马尔福先生有一件隐身衣。”苏珊·博恩斯快速说道，“你记得门有无缘无故打开过吗？”

“不，”魔药大师说道，“现在从这里离开。今天这里禁止进入。”

“这是邓布利多的禁区走廊，”特蕾西说，“校长自己说不许任何人来这儿。你以为你是谁，也来禁止它？”

“戴维斯小姐，”魔药大师说，“你得停止和格兰芬多学生的来往，尤其是那些叫做拉文德·布朗的。如果一分钟之后你还在这里，我会申请把你转到那个学院。”

“你敢！”特蕾西尖叫道。

“嗯，”苏珊·博恩斯开口，脸因为专注紧皱成一团，“斯内普教授，你会偶尔自己把门打开，检查里面的东西吗？”

斯内普教授僵立在原地。然后他飞速转身把右手放在了金属门环上——

哈利盯着门环上的那只手，因此直到他听到那声突然的叫喊前，都没有注意斯内普教授的左手在做什么。

“事实上，不会。”斯内普教授道，扯住了德拉科·马尔福的衣领，其上方的头正在因为窒息呛着，虽然德拉科的其余部分还在他的隐身衣之下。

“不过是次不错的尝试。”

“什么？”特蕾西和达芙妮喊道。

苏珊·博恩斯敲了一下她自己的额头。“我不敢相信我居然当真了。”

“那么，马尔福先生，”斯内普教授说，音调降低了，“用一个诡计把你的朋友们送到这里……只是希望你自己能通过这扇门？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他——”西奥多·诺特说道，“马尔福先生，我们得相信他，他是唯一一个会站在我们这边的教授！”

“不！”马尔福浮在半空的脑袋喊道，斯内普教授仍然揪着他的衣领，“你什么都不许说！停下！”

“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西奥多喊道，“斯内普教授，马尔福先生终于搞清楚了这一整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原因——邓布利多想把魔法石从尼古拉斯·勒梅身边抢走！因为邓布利多觉得没有人应当获得永生！于是邓布利多试图说服勒梅黑魔王要回来了，而且需要魔法石来复活，于是请勒梅把它给他。但勒梅不肯，取而代之的是他把魔法石放在了禁区里面的魔镜里了。邓布利多正在找把它拿出来方法，然后他就要来拿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之前拿到！要是邓布利多拿到了魔法石那他就真的要变得无所不能了！”

“什么？”特蕾西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这——”达芙妮开口，她的表情有些害怕，但是很坚决，“这不重要——斯内普教授，求求你，你必须相信我。我查看了赫敏从图书馆借出去的书，就在某人杀了她之前，她正在研究魔法石。她的笔记说如果魔法石在魔镜里呆的时间太长，某些危险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必须马上把它移出城堡。”

苏珊·博恩斯这会儿用双手盖住了她的脸。“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只是跟上来阻止什么更蠢的事情发生的。”

西弗勒斯·斯内普盯着西奥多·诺特和其他人。接着他把头转向了德拉

科·马尔福。“马尔福先生，”魔药大师拖长声调道，“你是怎么发现邓布利多的密谋的？”

“我从证据里推论出来的！”德拉科·马尔福浮在半空的头说。

斯内普教授的头又转回看向西奥多·诺特。“你准备怎样从一个可能难住邓布利多的魔镜里取到这个魔法石呢？立刻回答我！”

“我们准备拿走整面镜子然后送还给勒梅，”西奥多·诺特答道，“我们又不是想把魔法石据为己有，我们只是要阻止邓布利多偷走它。”

斯内普教授点点头，似乎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转而看向其他学生。“告诉我，你们中有人最近注意到周围有人举止反常吗？特别是获得了什么特别的物件，或者是能够施展一年级学生不应该会的魔咒？”斯内普教授右手握着的魔杖正指着苏珊·博恩斯，“我发现格林格拉斯小姐和戴维斯小姐在努力不要看向你，博恩斯小姐。如果对此有什么普通的解释，立刻说出来是明智的选择。”

苏珊·伯恩斯的头发变成了亮红色，虽然她的表情没有变。“我想对此继续保持沉默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她说，“反正还有两天我就要毕业了。”

“超级女巫可以提前六年毕业？”特蕾西·戴维斯说，“这不公平！”

“博恩斯是个超级女巫？”西奥多喊道。

“不，她是尼法朵拉·唐克斯，一个易容马格斯，”斯内普教授说，“伪装成另一个学生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正如你自己非常清楚的那样，唐克斯小姐。在你毕业的两天前将你从霍格沃茨开除还来得及。这会是一个凄惨至极的悲剧——自然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可是极度滑稽。现在告诉我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这下说得通了，”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说，“呃，苏珊·博恩斯真的存在吗？还是博恩斯家族衰弱得太厉害所以他们让你秘密——”

红发版的苏珊·博恩斯一手捂脸。“是的，格林格拉斯小姐，确实有一个真实的苏珊·博恩斯。她只会在你们将要惹出一大堆麻烦的时候派我来。斯

内普教授，我在这里的原因是德拉科·马尔福不见了，而这帮人坚持去寻找他而不是召唤傲罗们。因为真正的博恩斯小姐说没有时间向我解释原因，我现在意识到这些原因是多么愚蠢了。但是年轻的学生绝对不能独自行动，而且随时要有一个六年级或七年级学生陪同。既然我们找到了德拉科·马尔福，那我们可以都回去了。行吗？在这事变得更荒唐之前？”

“以梅林的名义这里发生了什么？”

“啊，”斯内普教授说道，仍然用魔杖指着红发版的苏珊·博恩斯，他的另一只手拽着没有身体的德拉科·马尔福的头下面的衣领，站在防御术教授倒地的身形的边上，“斯普劳特教授，你也来了。”

“这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特蕾西·戴维斯主动道。

矮胖的草药课教授大步向前。在此刻，她已经抽出了魔杖，虽然她没有指着任何人。“我都不知道这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放下魔杖，所有人，现在！包括你，教授！”

干扰。这念头突然清晰地出现在哈利脑中。无论他在隐身的状态下远远旁观到了什么，这些都不是真正在发生的事，这不是故事中真实的主线，它是被安排成这样的。斯普劳特教授的到来打破了哈利的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³；像这样的事情不会仅仅因为某种喜剧性的巧合而发生。某人故意造成了这样的混乱，但是目的是什么？

哈利真的希望他没有时间转换回去造成这一切，因为这看上去就像是他会做的那种事。

西弗勒斯·斯内普放低了他的魔杖，另一只手松开了德拉科·马尔福。“斯普劳特教授，”魔药大师说，“我按照校长的命令前来看守这扇门。在场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不应该在这里，我请求你把他们送离这里。”

“编得不错，”斯普劳特教授厉声说，“在所有人里，为什么邓布利多

3 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 (suspension of disbelief)：阅读虚构作品时，读者会习惯性地自动关掉对作品的真实性的质疑。如果破裂了，读者就会意识到自己在读虚构的故事，而不是沉浸于故事之中。

偏偏会让你来看守这扇通向他的游乐场的门？又不是他想把学生们拦在外面，哦不，他们得进去然后被困在**我的**魔鬼网里！苏珊，亲爱的，你有一面传讯镜，是吗？用它把傲罗们叫来。”

旁观的哈利对自己点了点头。**这就是目的**。傲罗们会把这个极度令人困惑的处境中在场的所有人都带走，不接受任何借口，于是这扇门就会无人看守了。

但是哈利是要自己进去禁区走廊？还是旁观，看所有人都走光了的最后是谁来了？

一阵大声的干咳声引得所有人望向了躺着的防御术教授。

“斯内普——听好——”防御术教授在咳嗽声之间说，“为什么——斯普劳特——这儿——”

魔药大师向下看去。

“记忆魔咒——意味着——教授——”防御术教授又开始咳嗽了。

“什么？”

这时，逻辑以让人沮丧的清晰明确在哈利的头脑中推展开来，所有的步骤都早已怀疑过，这一次更加可靠的重复带来了可怕的领悟。

某人用记忆魔咒使赫敏相信她试图去杀德拉科。

只有霍格沃茨教授才能在不触动警报的条件下这么做。

所以一个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只需要对一个霍格沃茨教授用摄神取念或是夺魂咒就行了。

所有人最不会怀疑的便是赫奇帕奇学院的院长。

斯内普的头猛地转了过来，同时斯普劳特教授举起她的魔杖，而魔药大师成功在他们之间无声升起了一堵半透明的屏障。但从斯普劳特教授魔杖中射

出的是一道深棕色的光线，在哈利的脑中激起一阵可怕的恐惧；棕色的光束还没接触到西弗勒斯的护盾，就让护盾闪烁着消失了。即便他躲闪了，还是被击中了右臂。斯内普教授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尖叫声，他的手痉挛了，魔杖掉了下去。

从斯普劳特魔杖中发射出的下一道光如同昏迷咒般的明亮红光，离开她的魔杖之后似乎变得更亮、飞得更快了，带来又一阵焦虑感；这一击把魔药大师撞在了门上，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在这个时候粉色头发的苏珊·博恩斯被一阵多琢面的蓝色光芒包住了，向斯普劳特教授一个接一个地施展着恶咒。斯普劳特教授无视了那些恶咒，召唤出了一群植物触须，缠住了试图逃走的年轻学生，除了德拉科·马尔福，他再次穿上了隐身衣消失了。

非苏珊·博恩斯停止了施展恶咒。她举平魔杖，深吸一口气，大声喊出咒语，召唤出了金色的由光组成的虫子，啃咬起斯普劳特教授身周的护盾。草药学教授因此把脸转向了非苏珊，一脸空白，一群新的植物触须在她身后升起，它们的茎秆是更深的绿色，看上去它们有自己的护盾。

哈利·波特对着似乎空无一物的空气低声说，“攻击斯普劳特。帮助博恩斯。只用非致命的方式。”

“是的，我的主人。”莱萨斯·莱斯特兰奇在哈利的隐身衣之下小声道，五年级斯莱特林走向了战斗。

哈利低头看他自己的双手，随后震惊地见到他的幻身咒并不像之前那样完整。每次哈利移动的时候，空气中都有扭曲的迹象……

哈利缓慢地向后退，直到他来到一个转角，蹲在了——一扇墙后。接着他掏出了他的通讯镜……空白的，被干扰了。当然如此。哈利把镜子飘浮起来，直至他能看到转角另一边，来目睹……这起干扰的尾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斯普劳特教授和貌似苏珊·博恩斯的决斗充满了闪光与叶片；耀眼的绿色强力钻孔咒从半空中出现，吞噬了斯普劳特护盾外层的一半。草药课教授转身朝着钻孔咒飞来的方向发射了一抹宽阔的黄色光线，但是魔咒看上去什么都

没有打到。

黄色火焰，蓝色琢面，深绿色植物卷须和飞旋的紫色花瓣……

当斯普劳特教授向各个方向发射猩红色的弧光时，一道猩红刀片击中了半空中的什么，隐身衣没有隐藏猩红的弧光是如何被吸收和消失的；隐身衣下莱萨斯的身形倒在了地上。

这给了非苏珊·博恩斯足够时间站起来，喘过气，然后尖叫出了某种让哈利感到又一阵恐惧感的咒语；闪烁而出的白色火花穿透了斯普劳特教授已被吞噬的护盾和她的植物护甲，击倒了她。

非苏珊·博恩斯跪了下去，大喘粗气，她的袍子被汗水浸湿。

她转头看看身周，地上横七竖八的身体或是被击晕过去，或是被藤蔓所缠绕。

“什么，”非苏珊说，“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人回答。被斯普劳特教授藤蔓卷住的受害者们看上去一动不动，虽然他们似乎是在呼吸。

“马尔福……”粉色头发的苏珊说道，仍在喘着粗气，“德拉科·马尔福，你在哪儿？你在吗？快去把傲罗喊来！该死的梅林——人形显现！”

于是哈利发现自己再次可见了，盯着他镜子中德拉科·马尔福在闪烁的袍子下半隐半现的身形，站在非苏珊身后，用他的魔杖指着非苏珊的蓝色烟雾的缝隙。

哈利的思路向前推进着，领悟不断闪现，太慢而又太快；甚至是当他张嘴吸气准备喊叫的时候。

小心星座

有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德拉科（天龙座）

如果你能够操控一个教授你就能操控一个学生

“闪开！”哈利大喊，但是太晚了，一束红光从零距离射向非苏珊的脑后，将她打倒在地上。

哈利绕过转角，“昏昏入睡昏昏入睡昏昏入睡昏昏入睡昏昏入睡昏昏入睡。”

德拉科·马尔福闪烁的身形倒下瘫作一堆。

哈利花了一阵子把气喘匀，接着说道“昏昏倒地！”，确认了，是的，昏迷咒确实击中了德拉科·马尔福的身形。

（你可能会弄错昏迷咒是否真的命中了。哈利已经看了足够多的恐怖电影，更不用提之前跟阳光兵团那档子事，因此他并不准备再犯那种错误。）

进一步的反思后，哈利向斯普劳特教授卧倒的身形施展了又一个昏迷咒。

哈利握紧了他的魔杖，盯着眼前的场景，因为体力透支而大口喘息着。他没有足够的魔力召唤一个信使守护神到邓布利多那里，而他这次真的真的应该立刻想到这个可能性。哈利开始向后去够他的镜子，查看它现在是不是不受干扰了。

然后哈利犹豫了。

他给自己的纸条说了要避免来自傲罗的注意，而哈利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瘫倒的奇洛教授的身形发出了又一阵干咳，一只手伸向边上的墙，缓慢地将他自己拉了起来。

“哈利，”奇洛教授嘶哑道，“哈利。你在这儿吗？”

这是奇洛教授第一次直接喊哈利的名字。

“我在这儿。”哈利说。不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他的双脚向前走了。

“求求你，”奇洛教授说，“求求你，我的时间……不够了。求你带我

……去魔镜……帮我……拿到魔法石。”

“魔法石？”哈利说。他扫视了一圈散落在地上的身体，但是看不到德拉科了，现形术失去了作用。“你觉得诺特先生说的是对的？我不认为邓布利多会——”

“不是……邓布利多，”奇洛教授喘着气道，“因为——斯普劳特——”

“我明白了。”哈利说。如果邓布利多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他就不需要精神控制一个教授来使用记忆魔咒了。

“魔镜……远古遗物……能隐藏任何事物……魔法石可能在里面……有很多人想要魔法石……有人派了斯普劳特……”

哈利快速地重复道：“里面的魔镜是一个能用来藏匿物品的远古遗物，是一个可能用来藏魔法石的地方。如果魔法石藏在魔镜内，那就有很多人想得到它。其中一个控制了斯普劳特，那能够解释他们真正的目的……除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斯普劳特的操纵者会盯上赫敏？”

“哈利，求求你，”奇洛教授说，他的呼吸声现在更加费劲了，话音令人痛苦地缓慢。“它是唯一……能拯救我生命……我发现，现在……我不想死……求求你，帮帮我……”

然而不知为何这番话破坏了什么。

不知为何这显得过头了。

在斯普劳特教授到来后哈利感到的疏离感，被打破的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回来了；他的内部评论家把发生的一切当做是事先安排好一般进行衡量。时间安排，概率，这么多人在同一扇门前出现，防御课教授的不顾一切……这整个情况都让人感觉不真实。但是如果他能够提前花时间把这一切都想一遍，而不是在探险来临的时刻就冲过去的话，也许就能够将其破解。一年下来积攒的全部经验终于结晶为一丝战斗淬炼过的痕迹。由过去发生的灾难带来的直觉

告诉哈利，如果不假思索地直接行动，他会以在事后进行的一次悲伤的对话中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愚蠢而结束。再一次。

“让我想想，”哈利说，“在我们走之前让我思考一分钟。”他转开了对着防御术教授的脸，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失去意识的身体。过去一年里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拼图碎片，也许只需要再多一片，一切就都能拼在一起……

“哈利……”防御术教授断断续续地说，“哈利，我要死了……”

再多一分钟不会有什么区别他有一整年的时间来生病不管赫敏身上发生了什么他的生死正好取决于这最后一分钟的可能性也太小了——

“我知道！”哈利说，“我会快点想的！”

哈利盯着那些身子试图思考。已经没有时间留给疑惑，或是警告，或是急刹车，或是自我质疑了就用第一反应然后顺着它思考——

在哈利脑海深处，抽象思考的碎片飞过，解决问题的灵感已经没有时间诉诸言辞。在无言的转瞬间它们飞过，建立起对象级问题。

——我注意到了什么令人困惑的地方——

——寻找问题应该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现状中看上去最不可能的不管什么方面——

——简单的解释更有可能，排除那些需要预设的单独的低概率事件——

斯内普教授一开始就在这儿然后奇洛教授到了然后哈利来到了（通过时间转换器）然后探险小队来了然后德拉科现身了（小队的一部分）然后斯普劳特出现了。

太多的人同时出现而且有太多巧合，那么多批人在五分钟的窗口期内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可能性太小，一定有隐藏的联系。

将斯普劳特的控制者标记为命令去修改赫敏记忆的幕后者。这个幕后者

派来了斯普劳特。

斯内普说校长在某个干扰发生后派他来看守这扇门，如果幕后者设置了它来分散注意力，那就也能解释西弗勒斯的存在。

哈利不太确定德拉科是否是被幕后者控制了，因为这个假设在刚才的瞬间跑到哈利脑中，德拉科也许只是想击晕并非苏珊，这样他就能不受干扰地走进禁区走廊——

那不不是正确的思路，掉个头，尝试解释时机刚好好的德拉科及探险小队的出现，没时间自我询问了，顺着假设想下去，因此幕后者派了德拉科或是引起了他的到来。

这样就解释了第三批人的到来。

哈利的出现是因为他给自己的便条让他这么做。这是时间旅行导致的。

只剩下防御术教授说他在跟踪斯内普，只不过那不太像一个让奇洛教授出现的合理解释。这并未减少哈利的困惑感，所以也许幕后者用某种方法操纵了奇洛教授出现的时间，并且甚至安排了哈利自己走入这个时间循环。

哈利的意识撞上了一块拦路石，他没法把推理往下延续了。

没有时间茫然地盯着拦路石了。

没有任何暂停或是刹车，哈利的意识开始从新的角度攻克这个问题。

奇洛教授推断有一个被控制的霍格沃茨教授因为需要借助某个教授来修改赫敏的记忆于是意味着斯普劳特教授的控制者陷害然后谋杀了赫敏也就说明斯普劳特教授的控制者掌握了关于霍格沃茨内生活的详细信息而且也许他对大难不死的男孩和他的朋友们有个人兴趣。

哈利的大脑终于扔出了相关联的记忆，邓布利多说过伏地魔通往重生最强的道路就藏在霍格沃茨内部顺着假设想下去那么重生的工具就是藏在镜子里的魔法石为什么邓布利多会把镜子放在一个一年级学生都能通过的走廊里不对

忽略这个问题它现在不重要奇洛教授说魔法石具有巨大的治疗能力所以那部分也说得通。

但是如果藏在镜中需要远离黑魔王的就是魔法石，那就说明那镜子也藏着世上唯一能够解救防御术教授生命的东西——

哈利的意识想要犹豫，退缩，对于接下来会向何处发展感到突然而来的恐惧。

但是没有时间犹豫了。

——要是你的大脑没有把它想象成身在故事之中的一个精彩的剧情扭转，那就是太多的巧合和太大的不可能性了。

有可能是假定的黑魔王同样操纵了奇洛教授这样奇洛教授就会在正好的时机发现他想象中的救赎之药这样哈利和奇洛教授就会去从镜中取得重生的道具而那甚至可能不是魔法石然后黑魔王的化身或是其他仆从会出现从他们手中夺取它这样就能解释所有的同步性并且否定所有的巧合。

或者奇洛教授从一开始就知道能够拯救他生命的唯一物品就藏在魔镜中那也就是他答应在霍格沃茨执教防御术的原因现在他终于准备去拿到它但是为什么要等到他病成这样才去尝试以及为什么斯普劳特和奇洛教授在同一时间出现——

哈利的意识退缩得更厉害了。

他内在的眼睛在看向它害怕看的方向。

我给自己的便签上说帮助观星者。如果我没有在未来搞清楚这是正确的事情的话，是不会在给自己的便签上这么说的——也许便签是叫我就这么继续——

一个微小的令人迷惑的细节被带到了有意识的注意力下。

羊皮纸上被加密的信息……有一两行听着不太对，不像是哈利预计他自

己会使用的密文……

“哈利，”奇洛教授垂死的微声从他身后传来，“哈利，求求你。”

“我快要想完了。”哈利脱口而出，而正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没错。

倒过来想。

从敌人的角度，从敌人作出他们的智谋规划的角度，在你视野之外的某处。

霍格沃茨驻扎着傲罗，你的目标哈利·波特现在正全力戒备。在麻烦事发生的第一个征兆出现时哈利·波特就会招来傲罗，或是给邓布利多发射一个守护神。把它作为一个谜题，一个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就是——

——伪造一个来自哈利·波特本人的，时间转换的假信息送给他，告诉哈利·波特**不要**叫帮手，让他出现在你需要他在的时间和地点。你就能让目标本人绕过他设置的一切保护措施。你甚至可以利用他未来的自己在判断方面的压倒性权威来绕过他自己怀疑主义的保护。

这甚至称不上困难。你可以篡改随便某个学生的记忆，让他以为哈利·波特给了他一个信封在一段时间后再还给他。

你能够篡改学生的记忆，因为你是一个霍格沃茨教授。

你不需要花费额外的努力从哈利·波特的袋子里偷走一支铅笔和麻瓜纸张。取而代之的是你在巫师羊皮纸上伪造哈利·波特的笔迹。能够伪造哈利·波特的笔迹是因为你在批改过的魔法部要求的测试中见过。

你把德拉科·马尔福叫做“星座”是因为你知道哈利·波特对天文学感兴趣而你是一个巫师，你上过天文课并且记下了所有星座的名字。但对哈利·波特来说，用这个密码形容德拉科·马尔福并不自然，他的用词应该是“学徒”。

你把奇洛教授称作“观星者”，然后让哈利·波特帮助他。

你知道噬命者是你用蛇佬腔称呼“摄魂怪”的方式，而且你预计哈利·

波特把傲罗视为他们的同党。

你把 6: 49 编码为“六，和七在方块中”是因为你读了哈利·波特最近给你的一本麻瓜物理书。

那么，你是谁？

哈利意识到他呼吸加速了，随着一阵心跳加速，哈利再次放慢了他的呼吸，奇洛教授在看着他。

如果假设奇洛教授就是幕后之人并且伪造了哈利的信息那么就能解释五批人像演喜剧一样地同时出现然后斯普劳特教授只是被控制好让奇洛教授在事后能有一个推诿的人选在尘埃落定后让他拿来栽赃为使用了记忆篡改术的人但是

但是为什么奇洛教授要拿哈利与德拉科的脆弱的联盟冒险，用那场未遂的谋杀兼陷害

（奇洛教授声称自己通过放在德拉科身上的追踪咒“侦察到”并“阻止了”）

为什么奇洛教授要杀赫敏

（如果他要移除她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奇洛教授是恶人那他也许对于任何有关魂器的事都撒了谎而也许唯一能够拯救他生命的正是能够复活黑魔王的途径也根本不是巧合如果这一切也是黑魔王通过某种方式安排的呢

（某一天大卫·门罗神秘地消失了，推测是死于黑魔王之手）

一个可怕的直觉占据了哈利，跟他刚刚做的所有推理都无关，一个哈利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直觉；除了他和防御术教授在许多方面非常相像，而伪造一个时间转换的消息正是哈利本人也许会采取的某种创造性手段，以绕过目标的所有防护——

而这时候哈利最终意识到从最初最开始时就该很明显的事情。

奇洛教授很聪明。

奇洛教授聪明的方式同哈利一样。

奇洛教授聪明的方式同哈利的神秘黑暗面完全一样。

如果你一定要猜测大难不死的男孩是什么时候获得他的神秘黑暗面的话，最明显的猜测便是 1981 年，10 月 31 日的晚上。

以及

以及

以及奇洛教授知道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和黑魔王的接头暗号以及他的存在给大难不死的男孩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以及他的魔法会破坏性地跟哈利的魔法反应而且他最喜欢的咒语是阿瓦达索命以及以及以及——

这一领悟炸通了哈利，如同一个巨型大坝决堤，释放出它所有的汹涌水流，像无法抵挡的洪水一般冲过了他的意识，冲走一切。

只有一个现实产生了所有的观察结果。

如果不同的观察似乎指向了不可兼容的不同方向，这说明你还没有想到真正的假说。

在那些情况之中，当你终于想到了正确的假说，一切都会与它匹配，屹立于否认和恐惧之上，撕开任何怀疑和一切会阻挡它的情绪。

——于是“大卫·门罗”和“伏地魔”只是一个人在巫师之战中扮演双方的角色而那也就是为什么门罗家族在见到“大卫·门罗”之前就被杀光了正如穆迪怀疑过的——

现实沉淀为了单独已知的状态，一个凝聚自洽的事物状态，紧凑地产生

了全部观察的集合。

哈利没有跳起来，没有改变他的呼吸，尝试不让意识中洪水肆虐的恐惧和痛苦从外表露出一丝痕迹。

敌人在他身后，注视着他。

“好了。”哈利大声说，在他敢于相信他的声音应该听上去正常后尽快开口。他继续盯着那些身体，不去看奇洛教授，因为哈利不信任他自己的表情。哈利举起袖子抹去前额上的汗水，努力让这动作看上去显得随意；哈利无法控制流汗，或是胸中的快速锤动。“让我们去拿魔法石吧。”

哈利所需的一切就是在路上的一个干扰，这样就可以使用他的时间转换器。

他身后没有回复。

沉默拉长了。

缓慢地，哈利转过身。

奇洛教授笔挺地站着，微笑着。

防御术教授手中一块黑色的金属指向哈利拿着魔杖的手臂，从手指的握法看得出是个非常清楚如何使用半自动手枪的人。

哈利的口中发干，虽然他的嘴唇因为肾上腺素而颤抖，但他还是发出了声：“你好，伏地魔。”

奇洛教授点头致意，说道：“你好，汤姆·里德尔。”

第一百零五章 真相，第二部分

汤姆·里德尔。

这个词似乎在哈利的脑子里回响，激起的回声迅速出现又同样迅速地消失，支离破碎的线索试着拼凑成形，然而失败了。

汤姆·里德尔是一个

汤姆·里德尔曾经就是那个

谜题¹

哈利的注意力正被其它优先事项占据着。

奇洛教授正用枪对着他。

不知为何，伏地魔还没有开枪。

哈利发出的声音异常嘶哑。“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的死，”奇洛教授说，“显然不是我要说的。我曾经有那么多时间杀死你，只要我想。伏地魔和大难不死的男孩之间命中注定的战斗是邓布利多的臆想。我知道你家牛津的房子在哪儿，我也知道有狙击步枪这种东西。你本会在拿到魔杖之前就死去。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汤姆？”

“显而易见。”哈利喃喃道。他的身体还在颤抖，正在执行的程序更适合从老虎身边逃走，而不是施展技巧性的咒语或是思考。但哈利能想到一件事，正拿枪对着自己的那个人显然想要自己做的事——他在等着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于是哈利问了。“为什么叫我汤姆？”

奇洛教授死死地盯着他。“为什么我叫你汤姆呢？回答。你的才智并不全如我所望，但想通这问题应该还是够用的。”

¹ Riddle 在英语里可作谜题解。

哈利的嘴似乎在大脑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之前就知道了答案。“汤姆·里德尔是你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这就是伏地魔的身份，或者曾经的身份，或者——诸如此类的。”

奇洛教授点点头。“这还差不多。你已经消灭了黑魔王，你也只会消灭这一次。我已经毁灭了哈利·波特的全部，只余下一片残迹，抹消了我们灵魂之间的不同，这样我们便能留在同一个世界。现在你清楚了，我们之间的战斗是一个谎言，你可以为推进自己的利益而明智地行动。你也可以不这么做。”枪口微微向前戳了戳，让哈利的额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放下你的魔杖。现在。”

哈利放下了魔杖。

“从魔杖旁边走开。”奇洛教授说。

哈利遵从了。

“手伸到脖子上，”奇洛教授说，“然后摘下你的时间转换器，只准碰链子。把时间转换器放到地上，然后也从时间转换器旁走开。”

哈利也照做了。即使在震惊状态，他的意识依然寻找着在过程中旋转时间转换器的机会，一个能够赢得胜利的突袭；但哈利知道，奇洛教授一定已经开始站在哈利的角度想象，寻找着同样可能的机会。

“解开你的口袋，把口袋也放到地上，然后走开。”

哈利照做了。

“很好。”防御术教授说，“现在。该是我拿魔法石的时候了。我是想把那四个一年级生带到这里，适当地一忘皆空一些他们最近的记忆，这样他们便依然能够想起他们最初的目标。我会控制斯内普，让他守着这扇门。这一天的工作完成后，我打算杀了斯内普，因为他背叛了我的另一个身份。这三个大家族的后裔，我之后会将他们带在身边，以塑造他们未来的忠诚。然后你要知道，我有人质在手。我已经启动了一个咒语，它会杀死霍格沃茨的上百名学

包括很多你称之为朋友的人。如果成功拿到石头，我就能用它停止这个咒语。如果在那之前被打断，或者我选择不停止那个咒语，就会有上百名学生死亡。”奇洛教授的声音仍然很温和。“你现在晓得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吗，孩子？我会微笑着听你说‘不’，不过那样就是奢望了。”

“我希望，”哈利设法开口道，尽管他现在充满了震惊，心碎，被切断的情感链接痛得就好像从身上剝去了一块肉，“你不要做这种事，教授。”为什么，奇洛教授，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变成这样，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发生这种事……

“很好，”奇洛教授说，“我允许你向我奉上我想要的东西。”他邀请似地用枪比划了一下，“这可是个稀罕的特权，孩子。伏地魔一般不会通过商谈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哈利某个部分的意识一阵疯狂翻找，寻找着对伏地魔或奇洛教授来说可能会比被当做人质的小孩或西弗勒斯的死更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东西。

他的另一部分，从未停止过思考的那一部分，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已经想好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了。”哈利说，尽管他现在感到恶心，灵魂上的伤口鲜血淋漓。“是什么？”

“我想要你帮我拿到魔法石。”

哈利吞咽了一下。他的双眼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枪，然后视线又落回奇洛教授的脸上。

他知道故事书里的英雄应该说“不”，但现在，在他自己真正身处这种情况下时，说“不”似乎没什么意义。

“我很失望，你竟然还需要思考，”奇洛教授说，“很明显，你现在应该服从我，因为我现在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我应该把你教得比这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应该假装认输。抵抗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带来痛楚。你本应该算计到自己回答得越快越好，不要招我怀疑。”奇洛教授的眼睛好奇地审视着

他。“也许是邓布利多给你灌输了一大通关于高尚抵抗的无用之词？我发现这种道德都挺逗的，操纵它们真是再容易不过。我向你保证，我可以让这种抵抗在道德上变得更糟；不过强烈建议你在我展示之前屈服。”枪口还是对着哈利；但奇洛教授摆了摆另一只手，特蕾西·戴维斯升到了空中，懒洋洋地转动着，四肢向外伸展——

——随后，在新的肾上腺素不断敲打着哈利的的心脏时，特蕾西又飘了回去。

“选吧。”奇洛教授说，“这开始考验我的耐心了。”

我刚刚原本应该开口的，赶在他把特蕾西的腿撕下来之前，不，我不该开口，校长说我绝不能让伏地魔看到我会因为他威胁到我的朋友而行动，因为这只会让他威胁到更多朋友——除非他刚刚说的不是**威胁**，只是因为伏地魔就是会做这种事——

哈利深深吸了几口气。他完全处于自动运转状态的某个部分正在脑海里尖叫着提醒他其余部分的大脑，说它无法再**负荷保持震惊状态**了。震惊是有时限的，脑神经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发射信号，哈利的意识在他大脑还在持续运转时罢工的唯一原因是哈利自己的模型**相信**他的意识会罢工——

“我没有考验你耐心的意思。”哈利说。他的声音嘶哑。这样也好。让自己听起来还像是正处在震惊状态意味着伏地魔也许会给他更多时间。“但我可不知道伏地魔有信守承诺的声誉。”

“很明确确实值得顾虑。”奇洛教授说，“答案很简单，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本来也会强迫你这么**做**。『蛇不能说谎。』而且鉴于我对愚蠢的极度厌恶，我建议你不要说些什么像‘你什么意思？’之类的话。你没笨到需要问这种问题，我也没空进行这种普通人强加于彼此的对话。”

哈利吞咽了一下。蛇不能说谎。“『二加二等于四。』”哈利本来是想试着说二加二等于三，结果却是“『四』”脱口而出。

“很好。当萨拉查·斯莱特林将蛇语的诅咒激活在他自己和他所有的孩

子们身上时，他真正的计划是保证他的后代们都能相信对方的话，无论他们正在对外编制什么样的阴谋。”奇洛教授用回了他教战斗魔法时的教学姿态，就像是戴上了熟悉的面具，但手中的枪依然对着他。“大脑封闭术无法像蒙混吐真剂一样混过蛇佬腔，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现在好好听着。『跟我来，承诺你会全力协助我拿到石头，这样我就不会伤害这些孩子。人质是真的，今晚会有上百个学生死亡，除非我解除已经启动的事件。如果我成功拿到石头，就会放过人质。』而且注意这一点，好好记住：『我无法被我知晓的方法完全抹杀，失去石头不会阻止我的归来，更无法让你或者你们幸免于我的怒火。』任何你正在考量的莽撞行为都不会为你赢得这场游戏，孩子。我承认你在惹恼我这方面很有两下子，建议你避免这么做。”

“你之前说过，”哈利的声音在他自己耳里听来很奇怪，“魔法石的力量和传说中的不一样。你是用蛇佬腔跟我说这句话的。在我答应帮你之前，告诉我石头能真正做到什么。”如果是诸如得到支配宇宙的力量之类的，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让伏地魔拿到石头的机会继续递增了。

“啊，”奇洛教授说，然后他笑了，“你在思考。有进步，作为奖励，我会给予你一个进一步的合作动机。永远的生命和青春，制造金子和银子。假设拿到石头后的这两样好处皆为真。告诉我，孩子。石头的力量是什么？”

也许是还留在身体里的肾上腺素第一次对脑子有了帮助。也许是因为被告知了答案确实存在，而证据并非谎言所给他带来的力量。“它可以让变形术永久化。”

随后，在听见自己的嘴刚刚说出来的话的瞬间，哈利呆住了。

“正确。”奇洛教授说，“因此，拿到魔法石的人能够对人类使用变形术。”

在发现自己被给予的进一步动机是什么时，哈利已经分裂的意识又一次被狠狠击中了。

“你偷了格兰杰小姐的遗体，将其变形成了某个看上去无关痛痒的东西。”奇洛教授说。“一个你必须随身携带在自己身上某处的东西，为了维持变形术。”

啊，我看见你的眼睛在瞟手上的戒指了，但是当然，格兰杰小姐不会是戒指上的那块小珠宝，对吧？那样太明显了。不，我想你会把格兰杰的遗体变形成戒指本身，让变形后珠宝的魔法气场掩盖住变形出的戒指上的魔法。”

“是的。”哈利说，强行把话挤了出来。仅此一回，他是在撒谎，而哈利的那一瞥也是故意的。哈利已经预料到有人会质疑他金属指环，他曾试图激起怀疑，这样便能再次自证清白，虽然没人上钩——也许邓布利多只是感觉到了金属本身上没有魔法。

“很好，”奇洛教授说，“现在跟我来，帮我拿到石头，然后我会为你复活赫敏·格兰杰。她的死对你产生了不幸的影响，我不介意消除它们。以我对你的理解，这便是你最大的渴望。我为你做了许多善事，不介意再多添一件。”眼神空洞的斯普劳特又一次从地上站了起来，将自己的魔杖对准了哈利。“『帮我拿到变形之石，我就会全力帮你复活你的小女孩朋友，给予她真实长久的生命。尽管如此，孩子，我对你的耐心正在迅速耗尽，而你不会喜欢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被嘶出的最后一句话给了人一条蛇正在扬起脑袋、准备扑击的印象。

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即便整个世界都在颠覆，震惊一波接着一波——即便如此，哈利的大脑依然没有停止作为大脑的机能，还是如往常一样娴熟地拼凑着线索。

哈利知道，对一个正被你拿枪指着的人来说，这个提议好过头了。

除非你极其需要他们帮忙把魔法石从魔法镜子里拿出来。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计划了，只有一个想法，要是奇洛教授为了得到他的帮助真的能做到这种地步——哈利想要的是要求奇洛教授承诺，在未来不再杀死任何一个人，以此换取他现在的帮助，但是哈利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奇洛教授会回答“别搞笑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进行常规对话了，哈利需要猜出最高限度的安全要求——

奇洛教授的眼睛眯了起来，他分开双唇——

“如果要我帮助你，”哈利的嘴说，“我想要你承诺，你不会计划在一切结束之后对我下手。我想让你在至少一周之内不要杀死斯内普教授或霍格沃茨中的其他任何人。而且我想要答案，关于这整个期间所发生一切的真相，关于我的本质你所了解的一切。”

淡蓝色的双眼毫无感情地凝视着他。

我真心觉得我们其实能想出比这更好的要求，哈利的斯莱特林面说，但我们确实是没有时间了，而且无论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得到答案总是有帮助的。

哈利目前没在听那个声音。听见刚刚自己对那个拿着枪的男人脱口而出的话语，他的脊椎一阵发凉。

“这就是你帮助我拿到石头的条件？”奇洛教授问。

哈利点点头，词句无法交织成言语。

“『同意了，』”奇洛教授嘶声道，“『帮助我，如此你便能得到问题的答案，只要问题是关于过去的事情，而非我未来的计划。我没有对你动手或使用魔法的意思，只要你不对我动手或使用魔法。一周内不会杀死在学校场地内的人，除非万不得已。现在承诺，你不会企图警告他人提防我或者逃跑。承诺尽全力帮助我拿到石头。这样你的女孩朋友便会被我复活，给予她真正的生命与健康；我或者我的人都不会试图伤害她。』”一个扭曲的微笑。“『承诺吧，孩子，如此一来交易便成立了。』”

“我承诺。”哈利喃喃道。

什么？他大脑里的其它部分尖叫道。

呃，他还拿着枪对着我们呢，斯莱特林指出，说老实话，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现在只是在尽可能地从中多争取些好处。

你这混蛋，赫奇帕奇说，你觉得这是赫敏想要的吗？我们说的可是伏地魔，我们知道他曾经杀过多少人，将来还要再杀多少人吗？

我否认我们是为了赫敏才和伏地魔妥协的，斯莱特林说，因为，实际上，这里有一把枪，就算不妥协我们也没法阻止他。而且，妈妈和爸爸也会想让我们就这么答应他，保证安全。

奇洛教授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用蛇佬腔把整个诺言重复一遍，孩子。”

“『我会帮你拿到石头……我没法承诺尽全力，恐怕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会设法试试。不会做任何我觉得会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惹恼你的事。不会呼救，如果我觉得他们会被你杀掉或者导致人质死亡的话。我很抱歉，老师，但我只能承诺这么多了。』”决意已定，哈利的意识也安顿了下来，自我调整。他会陪着奇洛教授，跟着他去拿到石头，拯救学生人质们，然后……然后……然后哈利就不知道了，除了他还会继续思考。

“你是真心觉得抱歉？”奇洛教授看上去被逗笑了，“我想这样也罢。那么再多记住两件事：『就算校长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也有计划可以阻止他。』还有这个：我会偶尔用蛇佬腔问你你有没有背叛我。『交易成立。』”

之后，斯普劳特教授捡起了哈利的魔杖，用闪闪发亮的布料裹了起来；随后她把魔杖放在了地上，又用自己的魔杖对准了哈利。这个时候奇洛教授才放下了枪，枪在他的手里消失了。然后他把哈利被包起来的魔杖捡了起来，收进袍子里。

真·隐身衣被从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睡着的身体上移开了。奇洛教授拿走了隐身衣，以及哈利的口袋和时间转换器。

随后奇洛教授给在场的所有学生施展了一个群体一忘皆空咒，紧接着是一个群体版本的伪造记忆咒，这个咒语只会用他们的自我暗示填补空白记忆。之后斯普劳特教授将睡着的学生漂浮了出去，她脸上现在的表情似乎既生气，

又出神，就好像他们被卷进了什么草药学事故。

随后，奇洛教授回身面向魔药大师横躺的地方，弯下腰，把魔杖放在斯内普教授的额头上。“供吾驱策。”

防御术教授退后了一步，然后开始在空中挥动左手手指，就好像在用线操纵木偶。

斯内普教授动作流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站到走廊门前。

“阿拉霍洞开。”奇洛教授用自己的魔杖对着那道禁门说。防御术教授好像觉得这事挺好笑的。“能请你有幸代劳一下吗，孩子？”

哈利吞咽了一下。他又想反悔了，然后再次反悔。

很奇怪，一个人竟可以如此明知故犯；他的所作所为并非自私，而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错误。

但是他身后的男人正拿着枪；在哈利犹豫的时候，枪又再次出现在了手里。

哈利把手放到门把上，做了几次深呼吸，再次尽可能将意识调整到位。继续下去，不要被枪击，不要让人质们死去，留在这里谋求最佳结果，留在这里寻找机会，并保持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这不是一个好选择，但其它选项看上去更糟。

哈利推开禁门，走了进去。

第一百零六章 真相，第三部分

才往邓布利多的禁室中迈出一步，哈利就尖叫着往后跳去，撞上了斯内普教授，两个人倒成了一堆。

斯内普教授起身重新站在大门前。他转过头看着哈利。“我受校长之令看守这扇门，”斯内普教授用他惯常的讥讽语气说道。“马上消失，不然我就扣学院分了。”

这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哈利的注意力被那只巨大的三头犬占据了，刚才它向前猛冲，只是它三个项圈上的铁链使它不得不停在距离哈利仅有几米远的地方。

“那——那——那是——”哈利说。

“是的，”奇洛教授的声音从他身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传来，“那的确就是平时占据这个房间的东西，这里是所有学生的禁区，尤其对一年级来说。”

“即使以巫师的标准来看这也太不安全了！”房间里，庞大的黑色野兽发出了一声多重声音的怒吼，白色的唾沫星子从三张长满利齿的嘴里飞出去。

奇洛教授叹了口气。“它被下过咒，不会吃掉学生，只是把他们吐回到门的外面。现在，孩子，你会建议我们怎样来对付这只危险的动物？”

“呃，”哈利结结巴巴地说，试着在那只房间守卫者持续不断的咆哮声中思考。“呃。如果它和麻瓜传说故事俄耳甫斯和欧瑞狄柯里的刻耳柏洛斯¹一样，那么我们必须唱歌使它入睡，然后我们就能通过——”

“阿瓦达索命。”

三个头的猛兽倒下了。

¹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三头犬。详见：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xe3aB70N94za-Fv7TMGhf1Jg0sJZee8E5jIT_LVrX0jvoGV80goRDeg1G-bY7C8v4DMdxGa-7CvfZCcNz7_eq

哈利回头看向奇洛教授，后者给了他一个极度失望的表情，好像在问哈利到底有没有上过他的课。

“我多少有那么点假设，”哈利说，还在试图喘过气，“如果不以一年级学生会用的方式通过这个挑战，可能会触发一个警报。”

“你在撒谎，孩子，你只是在面对真实生活中的状况时就把课上学到的东西忘光了。至于警报，我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让这些房间设有的全部监视和旅标²都失效了。”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让我先进去？”

奇洛教授只是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看起来比平时邪恶太多了。

“当我没问。”哈利说，然后慢慢地走进那个房间，他的四肢还在颤抖。

整个房间都是岩石制成的，从墙上开凿出的拱形凹槽中散发的浅蓝色光芒照亮了这里，就像来自阴翳天空的光透过窗户——虽然这里并没有窗户。在房间另一端的地上有一道木质活板门，门上只有一个拉环。房间中央躺着一只巨大的死狗，三个脑袋毫无生气。

哈利转向其中一个拱形凹槽往里看去。里面除了那团没有源头的蓝光外空无一物，于是他走向下一个凹槽并往里看，同时仔细检查了他经过的那部分墙壁。

“你，”奇洛教授开口，“在干什么？”

“研究这个房间，”哈利说，“这里可能有线索，或者一段铭文，或者一把我们以后需要用的钥匙，或者一些——”

“你是认真的，还是想要故意拖延？用蛇佬腔回答。”

哈利回过头。“『是认真的，』”哈利嘶声说道，“『我独自来这里也会做同样的事。』”

² 旅标 (tripsign)，作者自创词，联系上下文看应该是某种会通知授权者有人闯入的触发装置。

奇洛教授稍微按了会儿额头。“我承认，”他说，“当你在，比如说，探索阿蒙神－塞特³墓的时候，你的方法会很有用，所以我不会直接说你是个蠢货，但你的确是。这个伪谜题，这个挑战的表象，是为一年级学生设置的游戏。我们只需直接走下那道活板门。”

在活板门下的是一株巨大的植物，一棵类似于巨型花叶万年青的东西，宽大的叶子像旋转台似的从主茎张开来，但是它的颜色比普通的花叶万年青更深，主茎上还冒出下垂的卷须状藤蔓。更大的叶片和藤蔓在底部大面积铺开，好像在承诺会给任何跌落的人提供缓冲。这下面是和前一个石室类似的房间，同样有着形如假拱窗的凹陷，散发着相同的蓝灰色光芒。

“明显的想法是用我袋子里的扫帚飞下去，或者扔点重物看看那些藤蔓是否是陷阱，”哈利一边说，一边向下看，“但是我猜你会说我们直接踩在叶子上走下去。”它们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作旋转楼梯用的。

“你先请。”奇洛教授说。

哈利小心地把一只脚放到叶片上，发现它的确能支撑他的重量。离开前哈利最后扫视了一遍这个房间，检查是不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那只巨型死狗实在太过吸引眼球，让人难以专心关注其他东西。

“奇洛教授，”哈利说，省略了一句你处理障碍的方法有某些特定缺陷，“如果有人朝门里看然后发现那只刻耳柏洛斯死了怎么办？”

“那他们很可能已经注意到斯内普有点不对劲了。”奇洛教授说。“不过既然你坚持……”防御术教授走到三头犬的尸体边，将魔杖指向它。他开始念一个听起来像拉丁文的咒语，伴随着愈演愈烈的恐惧；大难不死的男孩意识到黑魔王的力量始终没有减弱过。

他说出的最后一个词是“阴尸”⁴，与之而来的还有一阵最后的冲动：**停下，不要。**

3 阿蒙神－塞特：原梗来源于奇幻小说家 Rick Cook 的作品《Wizard's Bane》。作者资料详见：https://en.m.wikipedia.org/wiki/Wizard%27s_Bane

4 阴尸 (inferius)：如九十章所提。详见：<http://harrypotter.wikia.com/wiki/Inferius>

三头犬站了起来，它六只无神而空洞的眼睛再次看往门的方向。

哈利盯着那具庞大的尸体，胃里有一种恐惧所带来的沉重，这是他目前为止生命中体验过的第三糟糕的感觉。

他这时意识到自己已经见过并感受过这一过程，只是之前没有听到拉丁文的咒语。

他在禁林里遭遇的那只半人马已经死了。防御术教授用真的阿瓦达索命击中了它，不是假的咒语。

在他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哈利曾经想过只要他能带回赫敏，就可以回到不死准则，蝙蝠侠的道德标准。绝大多数人在他们一生中的各种冒险里都没有人使任何人丧命。

然而这无法实现了。

在他失去最后获胜机会的那天，他甚至一无所觉。即使此时此刻赫敏已经复活，哈利也不可能在没人被杀害的前提下解决掉这堆麻烦了。

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半人马的名字。

哈利没有把这想法大声说出来。防御术教授要么用蛇佬腔确认指控，要么就用人类的语言说谎，而不管是哪一种都会让他有更多的理由怀疑哈利接下来的行动。但是哈利知道——即使他不清楚自己怎样才能阻止奇洛教授，即使他不敢做出任何明显的背叛举动，也许直到胜券在握之前都不敢做出决断——他和伏地魔之间绝不会和解，因为这两个不同的灵魂不能存在于同个世界。

似乎这份决心，这种对立的觉悟，从哈利曾以为是自己黑暗面的东西中激发出了力量。从他杀死巨怪的那天后，哈利已经不再刻意唤起自己的黑暗面了。但是他的黑暗面从不是与他分开的东西。它是汤姆·里德尔留下的烙印。哈利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只要接受这个假设并依此行事，任何来自他黑暗面认知能力的回声都能为他所用。它并不像哈利最初概念里的那样作为一个分离的模型，而仅仅是某些神经模式，有着与其他部分相链接的强烈倾向，

因为它们曾经共同组成过一个联合的整体。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奇洛教授也有同样的技能，并且他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作为支持，同时还有枪。

哈利转回头，踏在那株巨大的植物上，开始踩着叶片组成的旋转楼梯往下走。这次哈利花了太长的时间才缓过来。虽然悲痛仍然像粘稠的水一样压在他身上，但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他的脊椎里没有冰冷的铁棒，但依然有着某种笔直、固态的东西。他会走下去，首先确保赫敏复活，然后以某种方式阻止奇洛教授，或者先阻止奇洛教授再自己去拿到魔法石。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某种可能性，某些机会自己冒出来，一定会有某种方法来阻止伏地魔并使赫敏复活…

哈利继续往下走。

在他身后，三头犬等待着，守卫着那道门。

第一百零七章 真相，第四部分

哈利踏着巨型花叶万年青螺旋排列的叶子，感觉它像森林的沃土；不像水泥一样坚硬，却也能承担他的重量。哈利警惕地看着藤蔓卷须，但它们一动不动。

当哈利走到覆满叶子的螺旋楼梯底部时，藤蔓猛然抽出，缠住了他的手脚。

稍微挣扎一会后，哈利让自己放松下来。

“有意思，”奇洛教授从上边飘浮下来，完全没碰着植物的叶子和藤蔓，“我注意到你向一棵植物认输时倒是没啥困难。”

哈利更仔细地观察防御术教授，这时他的审视不再受恐慌影响。奇洛教授能够站立和移动，飞行时也没有明显困难；他周身大难临头的感觉很强。但他的眼窝还是深陷下去，手臂瘦弱无力。他的病不是装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猜测是：防御术教授最近又吃了一只独角兽，所以暂时恢复了部分力量。

而且，防御术教授是戴着奇洛教授的面具说话的，而不是作为伏地魔讲话；这对哈利可能不是件坏事。哈利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除非防御术教授还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他——但继续陪他演戏显然对哈利有利。

“是你特意让我走进陷阱的，教授。”哈利用他和奇洛教授交谈的语气回答。角色，面具，提醒他我们之间曾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我本会使用我的扫帚。”

“也许吧。普通的一年级生会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他们手里有魔杖？”植物的藤蔓正在向奇洛教授探去，但奇洛教授悬浮在它们恰好够不到的地方。

哈利现在记起，斯普劳特教授讲到过一种叫做魔鬼网的植物，草药学课本说它喜爱凉爽黑暗的地方，比如山洞——不过为何这种多叶植物居然会喜爱阴湿，那就是谁也说不准的事了。“我猜这是魔鬼网，可能会在光或热面前退

缩。所以一年级生也许会用荧光闪烁？如今我会用**烈火熊熊**，但我五月才学到这个咒语。”

防御术教授魔杖一旋，一股液体像喷雾剂一样从杖尖喷出，击中了植物藤蔓基部，发出啪嗒一声轻响，接着发出很轻的嘶嘶声。所有触碰到哈利的藤蔓疯狂地抽了回去，开始拍打植物表面逐渐扩大的伤口，像是想赶走疼痛；植物仿佛正在无声地尖叫。

奇洛教授向下飘完了全程：“现在它畏光，畏热，畏酸，还有我。”

仔细看看自己的长袍和地板，以确保酸液没溅到其他地方后，哈利踩过最后几片叶子，踏上地板。哈利已经开始怀疑奇洛教授是不是意有所指，但哈利不知道他是想表达什么。“我以为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教授。我无法阻止你，但花这么长时间折腾我**真的明智吗**？”

“噢，我们有的是时间。”奇洛教授似乎被逗乐了，“如果有人发现我们在这里，守卫已经换成了阴尸，肯定会有一场大骚动。如果你在魁地奇比赛的时候得知发生了这么一场骚乱，你回到这一时间跟斯内普说话时的表现就会不同了。”

当哈利领会了这段话时，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寒意。他尝试打败奇洛教授的举动**绝不能**惊动学校，或者至少不能惊动魁地奇比赛，因为魁地奇比赛**没有**被扰乱。即使可以召来足够的力量制服伏地魔，在麦格教授、弗立维教授以及所有魁地奇比赛上的人都不能被惊扰的情况下，这事可能也不容易办到……

跟聪明的敌人作战确实艰难。

即便如此……即使这样，哈利还是感觉如果站在奇洛教授位置上的人是他，他不会悠闲自在地跟他对话，也不会玩心理战术。奇洛教授的不紧不慢，是在挣得**某种优势**。但是他能挣得什么优势呢？他需要等什么其他事情完成吗？

“顺便一提，你背叛我了没？”奇洛教授问。

“『还没有背叛你。』”哈利嘶嘶地说。

防御术教授用左手握着的枪明确地比划了一下，于是哈利走向房间尽头的大木门，把门打开。

下一个房间直径小一些，而天花板更高。拱形壁龛射出的是白光而不是蓝光。

在他们周围，成百上千长着翅膀的钥匙嗖嗖飞过，在空中疯狂振翅。观察几秒之后，很明显只有一把钥匙染着飞贼一样的金黄色——不过它比真实魁地奇比赛里的飞贼动得更慢。

房间另一头有扇门，门上有个显眼的大钥匙孔。

左边墙上倚着一只扫帚，是学校坚固耐用的横扫七星。

“教授，”哈利说，抬头望着成群结队、嗖嗖飞过的钥匙，“你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觉得你关好了一扇门，没有钥匙它就打不开，那你会把钥匙存放在安全的地方，钥匙拷贝只交给受到信任，被批准进门的人。你不会给钥匙插上翅膀，然后在墙边倚个扫帚。所以咱俩到底在这干什么鬼，这又是什么情况？很容易猜到，魔法镜子是魔法石唯一一层真正的防护，但为啥要有其他这些措施——还有，为啥要鼓励一年级生来这儿？”

“我真的不太确定。”防御术教授回答。他已经进了房间，站到了哈利右边挺远的地方，维持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我会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答应你了。邓布利多的风格是，做十二件看起来很疯的事，其中只有八九件事是有内在含义的。我的猜想是，邓布利多试图让我以为我可以派遣个学生来，作为我的傀儡。这样一来，伏地魔就更可能觉得这么干不够聪明，至少邓布利多预测他会这么反应。想象一下邓布利多最初考虑该怎么守护魔法石的时候。想象一下他斟酌着要不要布下真正的危险来守护魔法石。想象他想象某个年轻学生在我的命令下笨拙地闯过奇险。我觉得这正是邓布利多试图避免的情况。通过假装邀请我采取这个策略，来让这个策略显得很很巧妙。除非，当然了，我

误解了邓布利多觉得伏地魔会怎么想。”奇洛教授露齿而笑，他脸上的笑容和以前他给哈利的所有笑容一样自然。“邓布利多不是天生擅长计谋，但他不得不使用计谋，因此他还是尽力去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邓布利多发挥智能，坚持不懈，从他的错误中学习，还表现出他的毫无天赋。单单因为这一点，他就极其难以预测了。”

哈利转身，看向房间对面的门。这对邓布利多来说可不是游戏，教授。“我的猜想是，一年级生的标准解决方案是忽略扫帚，直接用漂浮咒抓住钥匙，鉴于这又不是魁地奇比赛，并没有规定禁止使用漂浮咒。所以这一关你又要爆出什么强大到荒唐可笑的咒语呢？”

短暂的寂静。只有钥匙嗖嗖作响。

哈利从奇洛教授身边退开几步：“我大概不该说这话的，对吧。”

“哦，你应该说的。”奇洛教授回答，“我觉得当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巫师站在你旁边几步远时，说这话是相当合理的。”

奇洛教授把魔杖收回另一只手——有时持枪的手——的袖口里。

然后防御术教授的手探进嘴里，拿出一个像是牙的东西。他高高抛起假牙，假牙落下时变成了一支魔杖；哈利的意识中燃起一丝奇异的熟悉感，仿佛他的某一部分认出了这根魔杖，感觉它是……他的一部分……

十三英寸半，紫杉木。凤凰尾羽杖芯。哈利当初记下了魔杖制作人奥利某某给出的信息，因为它似乎与情节相关。那件事和它背后的思考都像隔了一辈子那么遥远。

防御术教授扬起那根魔杖，在空中画出一个燃烧的魔文符号，边缘参差，形貌邪恶；哈利又本能地后退一步。接着，防御术教授开口道：“Az-reth. Az-reth. Az-reth.”

火红的魔文开始倾泻出……**扭曲**的烈焰，就好像魔文嶙峋突兀的边角变成了火焰本身的属性。明亮的火焰呈现猩红色，比鲜血更深的红，发出像电弧

焊机一样灼人的强光。如此辉煌的光却是这种颜色，感觉是**不对的**，因为如此之红的东西不该发出这样强烈的光芒；烧灼的深红被漆黑的纹理贯穿，黑纹仿佛在吸走火光。黑化的火焰中，交织的猩红与黑暗勾勒出动物的轮廓，从一种掠食者扭曲变形为另一种，眼镜蛇变成鬣狗，鬣狗变成毒蝎。

“Az-reth. Az-reth. Az-reth.”奇洛教授把这个词重复念出六次时，倾泻出红黑色火焰的体积也有了小灌木丛的六倍那么大。

奇洛教授的目光锁定诅咒之火时，火焰的变形减缓了，定格在单个形象上：一只燃烧着鲜血的黑化凤凰。

哈利有种可怕的确切感：如果黑焰凤凰碰到了福克斯，真正的凤凰会死去，再也不会重生。

奇洛教授用魔杖示意一下，黑焰就翱翔至房间对面。它面对大门和钥匙孔，燃烧的深红翅膀只是一挥，门的大部分和拱道的一部分就毁灭殆尽。玷污的猩红烈焰继续向前飞去。

哈利只来得及透过洞口瞥到巨大的雕像刚开始举起刀剑棍棒的样子，紧接着黑焰就降临到它们中间，令它们焚烧崩裂。

结束之后，黑焰凤凰从洞口振翅飞回，盘旋在奇洛教授左肩之上，太阳一般炽烈的绯红利爪悬停着，离他长袍只有一英寸远。

“接着往前走吧，”奇洛教授说，“现在安全了。”

哈利往前走，需要激活自己黑暗面的认知模式才能保持足够冷静。他跨过大门残骸炽热的棱角，注视着占据一整个棋盘的被毁掉的巨型棋子。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砖从距毁坏的门口五米起开始延伸，一路铺展到对墙，消失在离房间对面的下一扇门五米远处。天花板比这些雕像原本达到的高度都高得多。

“我会猜，”哈利说道，用黑暗面的认知模式保持着声音镇静，“标准答案是用前一个房间的扫帚飞越这些雕像，鉴于并不需要拿到钥匙？”

在他身后，奇洛教授笑了；他发出的是伏地魔的笑声。“继续前进。”

一个变得更冷更高的声音说，“去下一个房间。我想看看你怎么解读那个房间里的东西。”

这是由邓布利多为一年级生准备的，哈利提醒自己，这**肯定**很安全。于是他走过损毁的棋盘，握住门把手，向内推开了门。

半秒钟后，哈利猛地撞上门，跳了回来。

哈利花了好几秒才控制住呼吸，夺回了自控。门后继续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和石棒砰击地板的撞击声。

“我推测，”哈利的声音也变冷了，“由于邓布利多不太可能在那里放了只真巨怪，下一个挑战实际上是最糟糕记忆的幻象。像是摄魂怪，只不过把记忆投射到了外部世界中。很好笑啊，教授。”

奇洛教授走近大门，哈利远远站开。现在教授周围大难临头的感觉很强，哈利的黑暗面——或者只是清晰的本能——告诉他，绝不能靠近盘旋在奇洛教授肩头的红黑色火焰。

奇洛教授转开门，往里看去。“唔，”奇洛教授说，“就像你说的，只是那只巨怪。啊，好吧。我本希望能了解到你更有意思的一面呢。房间里放着的是一只柯柯赫库斯，俗称博格特。”

“博格特？它能干什——不，我猜我知道它能干什么了。”

“博格特，”奇洛教授说，他的语气又像是霍格沃茨教授上课的声调了，“喜爱不常被打开的、黑暗封闭的空间，例如阁楼里的废橱柜。它想要独处，所以它会具现成任何它认为可以把你吓跑的形态。”

“把我吓跑？”哈利说，“我杀掉了那只巨怪。”

“你想都没想就跳出房间，退了回来。博格特想要的就是让对方本能地退缩，而不是给对方经得起推敲的威胁。否则，它之前就会选择变形成更可信

的事物了。无论如何，对付博格特的标准反咒，当然，是厉火。”奇洛教授做个手势，黑焰从他肩头一跃而起，穿过大门。

房间里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然后一片寂静。

他们进入了曾经放着个博格特的房间，这次由奇洛教授打头。巨怪的幻象消散后，这个房间不过是又一个巨型厅室，被壁烛发出的蓝色冷光照亮。

奇洛教授的目光遥远，若有所思。他不等哈利跟上就穿过房间，自己打开了对面墙上的门。

哈利远远地跟在他身后。

下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只坩埚，一架子瓶装原料，案板，搅拌棒，以及其他用于魔药制作的设备。拱形壁龛射出的是白光而不是蓝光，想必是因为熬制魔药时色觉很重要。奇洛教授已经站到魔药熬制设备旁，仔细检视着他手中的长卷羊皮纸。通往下一房间的门被一帘紫色火焰守卫着，紫火本该显得更加吓人，但它在奇洛教授肩头悬停的黑焰面前相形失色，看起来不堪一击。

到了这个地步，哈利对荒唐设定的忍耐系统已经去度假了，所以他没说出自己的想法：真实世界里的安保系统意在**区分**得到授权的人员和未被授权的人员，因而需要设置让被许可的人和不受许可者表现**不同**的任务。比如说，**适宜**的安保措施可以是，测试一下企图进入者是否知道只有得到授权者才被告知的解锁密码，而**糟糕**的安保措施可以是，测试一下企图进入者能不能依照被贴心提供的书面说明来熬制出一种魔药。

奇洛教授把羊皮纸抛给哈利，羊皮纸颤动着落到他们之间的地上。“你怎么看？”奇洛教授问着，往回踏了一步，以便让哈利上前捡起羊皮纸。

“没门。”哈利略读一遍羊皮纸之后说，“检测入场者能不能解决一个简单到滑稽的逻辑谜语，以搞清原料排列的顺序，这种任务还是不能辨识出得到授权和未经授权的人员。即使用了个更有趣的逻辑谜语，比如三神 或帽子

颜色问题¹，那还是完全不得要领。”

“看看背面。”奇洛教授说。

哈利把两英尺长的羊皮纸翻过来。

羊皮纸背面，用小小的字母写出的，是哈利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熬制指南。

“这到底是——”

“那是**光辉魔药**，用来熄灭紫火。”奇洛教授答道，“制作时需要一遍又一遍加入同一种原料，每次加入的方式略有不同。想象一下，某些迫不及待的一年级生通过了所有其他房间，以为他们就要抵达魔镜所在时，却遭遇了这个任务。这个房间确实是魔药大师的作品。”

哈利直截了当地瞥向奇洛教授肩头的黑焰：“火不能打败火吗？”

“能。”奇洛教授回答，“但我不确定该不该用它。万一这个房间有陷阱呢？”

哈利一点也不想被困在这个房间里，为了消遣熬制魔药，或者为了其他什么让奇洛教授不紧不慢地带他穿过这些厅室的理由。魔药配方写着，吊钟花要分别加入**三十五次**，“一绺亮丽的头发”要加十四次…“也许这种魔药会散发出对成年人致死而对儿童无害的毒气。或者藏着成百上千种其他致命诡计里的任何一个，如果咱们现在突然严肃起来了的话。咱现在是认真了吗？”

“这个房间是西弗勒斯·斯内普的作品，”奇洛教授说，又显得若有所思了，“斯内普可不是这一游戏的旁观者，不完全是。他缺乏邓布利多的智能，却拥有邓布利多从来没有的杀戮意向。”

“嗯，不管这一关是什么情况，它实际上挡不住孩子。”哈利评论道，“好多一年级生都通过了这关。而且如果你能用某种手段，只允许孩子通过，那么从邓布利多的视角来看，这就会强迫伏地魔附身于一个孩子来进入下一个房间。鉴于他们的目标如此，我看不出这一关的意义。”

1 三神或帽子颜色问题：著名的逻辑谜题，详见：<http://cambodiacalling.blogspot.com/2009/08/logic-puzzle-three-idols.html>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soners_and_hats_puzzle

“确实。”奇洛教授揉着鼻梁说，“但是你看，孩子，其他房间都有触发装置和旅标，但这个房间没有。没有需要破除的精妙结界。简直像在邀请我跳过魔药熬制，直接进下一间屋子——但斯内普知道伏地魔会看出这一点。如果确实针对不制作魔药的人设置了陷阱，那么更明智的做法是设下结界，让这个房间显得与其他房间并无不同。”

哈利皱眉听着，聚精会神。“所以……不在这儿设下探测网路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你强行通过这个房间。”

“我预计斯内普预测我能把这一点也推理出来。”奇洛教授说，“但再往后推，我就不能预测出他会以为我在玩哪一个级别的游戏了。我很有耐心，给自己留了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斯内普不了解我，他只了解伏地魔。他见过伏地魔有时挫败地尖叫，凭冲动行事，结果适得其反。从斯内普的视角来看：这是霍格沃茨的魔药教授在告诉伏地魔，有点耐性、遵循指示才能进入，就好像伏地魔不过是个学童。我能够轻易地微笑着服从，之后再实行报复。但斯内普不知道伏地魔能够轻而易举地采取这个思路。”奇洛教授看着哈利，“孩子，你在魔鬼网那关看见我飘在空中了，对吧？”

哈利点点头。然后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困惑。“我的魔咒课本说，巫师不可能把自己悬浮起来。”

“没错，”奇洛教授答，“魔咒课本确实这么说。没有巫师能够悬浮自己，物体也不可能支持自己的重量；就好像你不能拽着鞋带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但唯独伏地魔可以飞行——这是怎么做到的？尽快回答。”

如果这个问题能被一年级生答出来——“你让别人给你的内衣施上飞天扫帚咒，然后把他们一忘皆空了。”

“不完全是。”奇洛教授说，“飞天扫帚咒只能施展在坚硬的细长条状物上。布料是不行的。”

哈利皱起眉头：“物体需要多长？能不能把短扫帚棒系在布料做成的保护带上，然后用它来飞？”

“的确，我刚开始时在手臂和腿上绑好施过咒语的短棒，但那只是为了学会以新的方式飞翔。”奇洛教授捋起长袍袖子，露出光裸的手臂，“你能看到，现在我袖子里可没藏什么东西。”

哈利把这个附加约束条件考虑进来：“你让别人给你的骨头施了飞天扫帚咒？”

奇洛教授叹了口气：“而这就是伏地魔最令人恐惧的能力之一，至少我听说如此。过了这么多年，不情不愿地做了不少摄神取念之后，我还是没搞清楚普通人的脑子到底是断了哪根弦……但你不是普通人。你也该开始给这次探险做做贡献了。你认识近年来的斯内普。跟我讲讲你自己对这个房间的分析。”

哈利犹豫着，一边试图装出沉思的样子。

“我要提醒你，”奇洛教授说，他肩头的黑焰凤凰仿佛伸长脖颈，怒视着哈利，“如果你蓄意让我失败，也会算作背叛。记住，魔法石是格兰杰小姐复活的关键，而且我还持有数百名学生人质。”

“我会记得的。”哈利富于创造性的神奇大脑紧接着就有了个想法。

哈利不确定自己该不该说出来。

沉默在延伸。

“你想到什么了吗？”奇洛教授说，“用蛇语回答。”

不行，隐瞒想法可没那么容易；对手很聪明，随时都有能力强迫你说实话。“西弗勒斯，或者至少是现在的西弗勒斯，非常敬重你的智能。”哈利转而说，“我觉得……我觉得他可能预期伏地魔会相信西弗勒斯不认为伏地魔能够通过这场耐心的考验，但西弗勒斯实际上预计伏地魔会通过。”

奇洛教授点点头：“说得通。你自己相信这个理论吗？用蛇语回答。”

“『相信。』”哈利嘶嘶地说。明知信息而不报可能有危险，甚至连隐瞒想法和主意也不安全……“因此，设立这个房间的意图是把伏地魔拖住一小

时。如果我想杀你，并且相信邓布利多所相信的，那么我明显应该试图使用摄魂怪之吻。我是说，他们以为你是个无实体的灵魂——顺便一问，你是吗？”

奇洛教授一动不动。“邓布利多不会想到那个办法的。”过了一会，奇洛教授说，“但西弗勒斯可能会。”奇洛教授的手指敲着脸颊，眼神遥远。“你能支配摄魂怪，孩子，附近有摄魂怪吗？”

哈利闭上眼睛。如果摄魂怪这种世界的空洞确实就在附近，他现在感觉不到它们。“没有我能感觉到的摄魂怪。”

“用蛇语回答。”

“『感觉不到噬命者。』”

“但你暗示有这个可能时，你说的是实话？你没想要聪明把戏？”

“『是实话。不是诡计。』”

“也许有办法藏匿摄魂怪，命令它们一旦看到附身魂就跳出来吃掉它……”奇洛教授还在敲脸颊，“也许我确实能被看做附身魂。也可以命令摄魂怪吃掉所有太快地通过这个房间的人，或者吃掉所有不是孩子的人。牢牢记住，我掌控着赫敏及数以百计的其他学生的性命，他们是我的人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只摄魂怪跳出来，你会使用你支配摄魂怪的能力来保护我吗？用蛇语回答。”

“『不知道。』”哈利嘶声答。

“『噬命者不能毁灭我，我觉得。』”奇洛教授嘶嘶地说，“『如果它们太过接近，我只会抛弃这个身体。这次我会迅速回归，势不可挡。会把你的父母折磨多年，作为你妨碍我的惩罚。几百个学生人质会死，其中有你称为朋友的人。现在我再问一遍。如果噬命者到来，你会使用控制噬命者的能力保护我吗？』”

“『会。』”哈利低声说。哈利压下的悲伤和震惊又浮了上来，可他的黑暗面并没有用来处理这些情感的既定方式。为什么，奇洛教授，为什么你是

这样……

奇洛教授微笑了：“这倒提醒了我。你背叛我了吗？”

“『还没有背叛你。』”

奇洛教授走到魔药器材跟前，开始单手切碎根茎，刀速快到刀子几不可见，显得毫不费力。厉火凤凰缓缓飞向房间对角，在那里守候。“考虑到所有这些不确定的可能性，明智的举动应该是延长通过这关的时间，像一年级生一样。”奇洛教授说，“我们等待时不妨聊聊天。你有问题吗，孩子？我说过我会回答的，所以问吧。”

第一百零八章 真相，第五部分，答案和谜 题

防御术教授已经架起了坩埚：魔杖一挥，坩埚漂浮就位，再一挥，坩埚下就生起了火。防御术教授的手指稍微绕了绕圈，一只长柄勺开始动弹，之后尽管无人掌管，它还在继续搅拌。现在，防御术教授从大罐中称量出一堆花朵，哈利猜那是吊钟花；靛蓝色花瓣在墙壁发出的白光照耀下显得流光四溢，花瓣向内弯曲，仿佛害羞一般。这堆花里的第一朵立刻就被加进了魔药，但接下来的一会，坩埚只是继续自行搅拌。

从防御术教授站的位置，他只要稍稍转头就能看见哈利，哈利也知道自己在防御术教授眼角的余光里。

角落里，一只厉火凤凰等待着；凤凰附近的石头逐渐融化，变得更加平滑，显现出滑润的光泽。燃烧的双翅洒下猩红光芒，给房间中所有物体染上一层血色，反射在玻璃器皿闪耀的绯红火光之中。

“时间正在流逝。”奇洛教授说道，“如果你有问题，问吧。”

为什么，奇洛教授，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让自己变成怪物，为什么要当伏地魔，我知道你想要的和我想要的可能不一样，但我无法想象你究竟想要什么，获得它的最好办法能会是**这种**途径……

这是哈利的大脑想要知道的东西。

而哈利**需要**知道的东西是……怎样防止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但防御术教授说过，他不会谈论他未来的计划。防御术教授愿意开口**谈论点什么**，这本身就够奇怪的了；这肯定违背了他的某一条黑魔王守则……

“我正在想。”哈利开口回答。

奇洛教授微笑了笑。他正用碾槌把魔药的第一种魔法原料——发着红光的六边形——研磨成粉。“我相当理解，”防御术教授说，“但别想太长时间，孩子。”

目标：防止伏地魔伤害别人，找办法杀掉他或制服他，但首先拿到魔法石，让赫敏复活……

……说服奇洛教授**停下来，停止这一切**……

哈利吞咽一下，压下情感，试图阻止泪水涌上眼睛。眼泪估计不能给伏地魔留下什么好印象。奇洛教授已经在皱眉了，尽管从他目光所向来看，他是在审视一片白绿紫相间、颜色鲜艳的叶子。

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办法可以达成以上任何目标，暂且还没有办法。哈利能做的不过是问出最可能提供有用信息的问题，即使哈利还没有计划。

所以咱就拣看起来最有趣的事情来问了？哈利的拉文克劳面说，我可是强烈支持啊。

闭嘴。哈利命令那个声音；然后想了想，决定今后不再假装那是个真实的声音了。

哈利的脑海中浮现了四个话题，从对重要事情的好奇心角度来看，它们的优先级最高。那么，他就要试图在魔药熬制的时候问完这四个问题，四个主要的问题。

四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哈利说，“1981年10月31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一夜与其他夜晚不同……“我想听到全部真相，拜托了。”

伏地魔是怎么从自己死亡的假象中存活下来的，为什么能活下来，这个问题大概对设定未来计划很重要。

“我猜到你要问这个。”奇洛教授说，一边把一朵吊钟花和一颗闪烁着

微光的白色石头投进魔药。“首先，关于魂器咒，我告诉你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因为我当时用的是蛇语。”

哈利点点头。

“你得知这个咒语的详细情况之后，不过几秒钟，就看出了它最严重的破绽，开始琢磨能怎样改进。你觉得年轻时的汤姆·里德尔的行为与你会有什么不同吗？”

哈利摇摇头。

“啊，他和你的反应并不一样。”奇洛教授说，“每次我就要对你绝望时，我都会提醒自己，我比你大一倍时还是个白痴。我十五岁时给自己做了第一个魂器，按照某本书里的指示；阿比盖尔·桃金娘死在斯莱特林蛇怪的目光下，我利用了她的死亡。我计划在离开霍格沃茨后，每年制造一个新魂器；如果其他追求永生的希望破灭无果，这就是我的退路。回头看看，年轻的汤姆·里德尔只是想抓住救命稻草。至于制造更好的魂器、不满足于我已经学到的咒语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没有过这种想法，直到有一天我理解了普通人的愚蠢，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模仿了他们哪些荒唐的举止。但我逐渐习得了一个习惯：每遇见一个事例，都去探问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你也从我身上继承了这个习惯。难道我应该安于我从书上学到的、远不能满足我真实欲求的咒语吗？笑话！于是我开始尝试创造一个更好的咒语。”

“现在你已经真的永生了？”哈利知道，虽然还有那么多大事正在发生，这个问题仍然比战争和策略重要得多。

“确实是的。”奇洛教授答道。他暂停了魔药熬制的操作，转过身正对哈利；他的眼中洋溢着哈利从未见过的狂喜之色。“在我能找到的所有最黑暗的巫术中，在斯莱特林的怪物予我锁钥的所有禁忌秘密中，在巫师承继至今的所有传说中，我只找到我所需之物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将它重编，把它再造，在崭新的原理上创造出崭新的仪式。多年以来，这仪式都在我脑海中燃烧；在想象中把它完善，琢磨它的深意，对它作出微妙精细的调整，等待我的意图稳定成形。终于，我鼓起勇气实施了仪式——被发明出来的牺牲仪式，建基于一个

任何已知魔法都未曾检验的原理。我活了下来，一直活到现在。”防御术教授的话声中充满一种平静的胜利感，就好像这一壮举不用何等辞藻都无法过誉。

“我保留了‘魂器’这个称呼，但只是为了怀旧。它是全然崭新的存在，是我最伟大的创造。”

“作为你说你会回答的问题之一，我询问如何施放这个咒语。”哈利说。

“拒绝。”防御术教授转回身去，继续操作魔药。他加进一支带灰斑的白羽毛和一朵吊钟花：“我曾经考虑等你长大一点就教你，否则任何一个版本的汤姆·里德尔都不会满足；但我改了主意。”

有时候，记忆真是很难回放出来。哈利努力回忆着奇洛教授之前有没有给过什么关乎这个话题的暗示。奇洛教授的措辞唤醒了有一段记忆：也许等你大一点后会告诉你……

“你的永生仍然需要物质的依托，”哈利脱口而出，“新咒语和旧版魂器咒至少有这一点相似之处，这也是你还把新创造称为魂器的另一个原因。”开口说出来相当危险，但哈利需要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如果说错了，你可以用蛇语否认。”

奇洛教授邪恶地微笑：“『你猜对了，孩子，可惜这帮不了你。』”

不幸的是，如果敌人很聪明，这个弱点不难掩盖；哈利通常不会为敌人提出好建议，以防敌人还没自己想出来，但这一次，他早已经提出过建议了。“一个魂器抛进了活火山，魂器加了重量，保证它能沉入地幔；”哈利语气沉重，“正是我想到的，如果我无法摧毁摄魂怪的话，就会把摄魂怪扔到这个地方。然后你问我，如果我想藏起来什么东西，永远不想让别人再找到，我会把它藏在哪儿。一个魂器埋在地下几千米深，在地壳平平无奇的一立方米中。一个魂器被你扔进了马里亚纳海沟。一个魂器被隐形，飘在大气平流层高处。连你都不知道那些魂器在哪儿，因为你把自己一忘皆空，把具体细节从脑子里删除了。最后一个魂器是你潜入NASA，做了手脚的先驱者11号的金属牌。你施放星光咒语时，你的群星图像是从它那里获取的。火，土，水，气，虚空。”像是个谜题，防

御术教授曾经这样描述它，所以哈利才记住了它。像是个**谜题**¹。

“没错。”防御术教授说，“当时你那么快就想起来，倒让我挺吃惊；但我想这也无关紧要了，这五个魂器都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对你也是一样。”

这倒不一定，尤其是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追踪魔法连接，从而确定魂器所在……不过可以预测的是，伏地魔肯定会尽全力隐藏魂器……但是，也许凡魔法能做到的事情也能用魔法击破。以巫师的标准，先驱者 11 号可能算得上遥远，但 NASA 精确地知道它的位置，而且如果你能用魔法叫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²去滚蛋，那么要触及先驱者 11 号大概会容易得多……

哈利突然感觉到一丝担忧：没人规定防御术教授必须交代出自己把哪个星际探测器变成了魂器；如果哈利没记错的话，先驱者 10 号探测器在飞过木星之后，很快就失去了联系和踪迹。

奇洛教授何不把 10 号和 11 号都变成魂器呢？

下一个显而易见的想法在哈利脑子里冒了出来。如果敌人还没想到这事，他就不该提起；但看起来敌人很可能已经想到了。

“『告诉我，老师，』”哈利用蛇语嘶声问，“『如果五件魂器都被毁灭，你会死吗？』”

“『你为什么问呢？』”防御术教授嘶嘶地回答，嘶声中的起伏在蛇语里表示蛇饶有兴味的语气，“『你怀疑答案是否定的吗？』”

哈利想不出怎么回答，尽管他强烈怀疑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无所谓。

“『你的怀疑是对的，孩子。摧毁那五个，也不能让我不再永生。』”

哈利又有点嗓子发干了。如果魂器咒不需要付出灾难性的代价……“『你做了多少个？』”

1 像是个谜题：汤姆·里德尔的姓氏为 Riddle，即谜题。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成“看起来是个谜题”或者“看起来是一个里德尔会做的事”。

2 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俄国火箭专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推导出的火箭推动原理，该原理是现代宇宙空间飞行器的基础原理。

“『通常我是不会说的，但你明显已经猜到了。』”防御术教授的笑意变深了，“『答案是我也不知道。做到大约一百零七个时就不再计数了。只是养成了习惯，每次私下谋杀时都做一个。』”

私下谋杀了超过一百人，伏地魔才停止计数。还有更糟的消息——“你的永生咒语依旧需要一个人类的死亡？为什么？”

“『我的伟大发明以他人的生命和魔法作为祭献，制造能够维持生命和魔法的宝物。』”他又发出嘶嘶的笑声，“『我非常喜欢旧版魂器咒的错误描述，意识到其中真相时很失望，于是改良版魂器咒的想法就形成了这样。』”

哈利不确定防御术教授为什么要给他讲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但他肯定有理由；这让哈利惴惴不安。“所以你真是那个附在奎里纳斯·奇洛身上的游魂。”

“『是的。如果这个身体被杀，我很快就会回归，而且十分不悦，心存报复。』告诉你这些，是让你别干傻事。”

“我理解。”哈利说。他尽力归整思绪，记起自己接下来要问什么；而防御术教授把目光转回了魔药上，他左手把碾碎的贝壳滴进坩埚，右手放进又一朵吊钟花。“所以十月三十一号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你……试图把还是婴儿的哈利·波特转化为魂器，要么是旧版魂器，要么是新版魂器。你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你对莉莉·波特说，”哈利深吸了一口气，既然他已经知道为何自己毛骨悚然，他就可以忍受这种感觉了，“很好，我接受这个交易。你自己去死，那个孩子活着。现在扔掉你的魔杖，让我杀了你。”回头看去很明显，哈利对这件事的记忆主要是伏地魔视角，直到最后一刻他才从婴儿哈利·波特的角度观看。“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特里劳妮的预言。”奇洛教授说，他用铜条敲敲一朵吊钟花，然后把它投进坩埚。“斯内普把预言带给我后，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它。预言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该怎么跟你讲，你才能不想着干傻事呢……好吧，我就直说了；不过你要是犯傻，我会很恼火。预言断定有人会成为我的同等，这让我着迷，因为这也意味着这个人能跟我进行不愚蠢的谈话。被聒噪愚昧的人

类包围了五十年,我不再在乎自己的反应是不是落入故事性的俗套了。我没打算不加考虑地放过这个机会。然后,你看,我就有了个好主意。”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我想到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达成预言的办法,让预言为我所利用。通过施放旧版魂器咒,以将自己的灵魂刻印到婴儿的空白状态之上,这样就标记婴儿为己之同等;鉴于没有原先的自我来跟新的自我混合,婴儿会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更纯净的复制品。等到许多年后,我厌倦于统治英国而转向其他事情时,我会安排另一个汤姆·里德尔‘击败’我,而他将统治他所拯救的英国。我们可以互为对手,把这个游戏永远玩下去,在傻瓜的世界里活得有趣一些。我知道戏剧家会预测我们最终将毁灭彼此;但我斟酌许久,最后断定我们俩都只会拒绝这么演。这是我的决定,我确信它不会改变;两个汤姆·里德尔,我觉得,都太聪明了,不会真的走那条路。预言似乎暗示,如果我毁灭哈利·波特直到只余残迹,我们的灵魂就不会太不同,我们就可以共存于同一世界了。”

“出了某种意外,”哈利说,“炸飞了戈德里克山谷中波特家的房顶,给了我前额的伤疤,留下你烧焦的尸体。”

奇洛教授点点头,放慢了手上的魔药活儿。“那是我们的魔法发生了共振,”奇洛教授轻声说,“当我塑造婴儿的灵魂,使它与自己相似时……”

哈利记起阿兹卡班里,奇洛教授的死咒与他自己的守护神相撞的一刻。他前额烧灼、撕裂的剧痛,就好像他的脑袋要裂开了一样。

“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回想起那个夜晚,回忆起自己的错误,思考自己本可以采取的更明智的举动。”奇洛教授说,“后来我认定,我应该扔掉手里的魔杖,变成自己的阿尼玛格斯形态。但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本能地试图控制我魔法中混乱的波动,尽管当时我能感到自己五内如焚。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于是我失败了。所以我的身体被毁灭了,尽管我已重写了婴儿哈利·波特的思维;我们都毁灭于彼此之手,除却其中一小片残迹。然后……”奇洛教授的表情显得克制,“然后,当我在魂器中恢复意识,我发现我最伟大的创造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运作。我本该有能力飘出魂器,不受束缚,附身在任何准许我进入,或弱小到无法拒绝我的受害人身上。但在这一点上,我的伟大创造没有达成我的意愿。跟原版魂器咒一样,我只能进入与魂器有物理接触者的

身体……而我却把我无可计数的魂器藏到了没人能找到的地方。你的直觉是对的，孩子，现在可不是笑出来的好时候。”

哈利保持绝对沉默。

魔药制作暂时告一段落，这时不再加入原料，坩埚用小火煨着。“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星星。”奇洛教授的声音现在更轻了一些。防御术教授望着发出白光的房间墙壁，不再面向魔药，“我仅剩的希望寄托在我年轻时藏匿的魂器身上，那时我还愚蠢得无药可救。把魂器咒灌入古老的挂坠盒，而不是无名的鹅卵石；把魂器藏在充满阴尸的湖心的一井毒药下，而不是用门钥匙把魂器送进大海。如果有人找到了我年轻时做的魂器，并且破除了它们可笑的保护措施……然而这种希望太渺茫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再次拥有身体的一天。但至少我永生了。我伟大的创造至少让我躲过了最糟糕的命运。我没什么可指望的，也没什么可恐惧的。我决定不要疯掉，鉴于疯掉也没有好处。我转而眺望星星，开始思考，而太阳在我身后缓缓缩小。我反思自己过去一生中的错误；事后看来，我犯过的错误很多。在我的想象中，我创造了强大的新仪式；如果我又能自由地使用魔法，同时确信自己能够永生，我可能会尝试这些仪式。我花了远比以前更长的时间琢磨古谜语，因为我前世引以为豪的耐心在那时看起来不值一提。我知道我一旦挣脱囚牢，将会比前世的自己强大得多。但我基本没指望自己能逃出来。”奇洛教授转过身去面对魔药，“那一夜之后过去了九年又四个月，一个名叫奎里纳斯·奇洛的冒险家四处漫游时闯过了我年轻时做的魂器的保护措施。剩下的事情你都清楚了。现在，孩子，你可以说出我们俩都知道你正在想的东西了。”

“呃，”哈利说，“把这话说出来好像不太明智——”

“确实不明智，波特先生。对我说这种话可一点都不聪明。一点也不。一丁点也不。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还会继续想，而我还是会知道你在想，直到你把它说出来。所以说吧。”

“所以。嗯。我知道这种事更容易事后看清而不容易事前预测，我也不是在建议你现在纠正这个错误，但如果你是个黑魔王，又恰巧听说有个被预

言必将击败你的孩子，世上有个咒语是无法防御、无法抵抗、对一切拥有大脑的生物都绝对有效的——”

“没错，谢谢你，波特先生。那之后的九年中我多次产生这个想法。”

奇洛教授又捡起一朵吊钟花，开始赤手把它攥碎。“我把这一原则作成了我战斗魔法教程的基石，但那是在我花了大代价学到它有多重要之后的事。这个原则并不是年轻的汤姆·里德尔列表上的第一守则。哪些原则要优先于哪些其他原则是必须靠亲身磨砺去领悟的，因为纸上谈兵时，它们看起来同等重要。回头看的话，更好的选择是派遣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代替我去波特家，但我有一条守则说这类事情必须亲自前往，而不是派出一名深受信任的部下。不错，我考虑过用死咒，但是我担心对一个婴儿施加死咒会以某种方式导致反弹，击中我自身，从而实现预言。我那时怎么能知道呢？”

“那就用斧头，很难用斧头失手弄出一个反弹的咒语来实现预言。”哈利说，然后紧紧的闭上了嘴。

“我决定最安全的举措是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实现预言。”奇洛教授说。“不消说，下一次我听说一个我不喜欢的预言时，我会**尽所有可能**使其彻底崩离瓦解，而不是让它牵着鼻子走。”奇洛教授碾碎一朵玫瑰，仿佛要从其中榨汁，仍然只用空手。“而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出于某种原因，死咒对大难不死的男孩无效，完全无视死咒不会毁坏房子或留下焦尸这些事实，**只因为他们不会想到，伏地魔还有可能用其他的咒语。**”

哈利仍然保持沉默。他想到了还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能让伏地魔避免他的错误。可能麻瓜的成长环境更利于形成这种思维方式，而用巫师习惯的思维方式则很难。

哈利还没决定要不要告诉奇洛教授他这一想法；指出这个错误有利也有弊。

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捡起了下一种魔法原料，看起来像一缕独角兽的毛发。“我出于劝诫告诉你，”奇洛教授说，“不要以为你只要用某种方法摧

毁我现在这个身体，你就能把我再拖上九年。我回归后立刻在更好的地方安排了魂器，而现在连那都不需要了。我知道了到哪里找复活石，这还要感谢你。当然，复活石不能真的起死回生，但它持有一种比我的魔法更古老的法术，能够投影貌似灵魂的事物，而且因为我曾战胜过死亡，卡德摩斯的圣器认我为主人，服从于我的意志。我已经把它纳入我的伟大创造之中。”奇洛教授微微一笑了笑。“我早年曾考虑过将复活石做成一件魂器，但最后否决了，因为我意识到那个戒指上有未知的魔法……啊，人生就是如此充满讽刺。但我说远了。你，孩子，这是拜你所赐，是你释放我的灵魂自由随意地游荡，诱惑最合适的猎物，就因为你太不会保守秘密。这对所有抵抗我的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你轻轻抬手在茶碟里画了个图案就完成了。若你像纯血巫师一样在幼年就学会保密这一美德，这个世界对所有人都会安全得多。『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最后一句话是用蛇语嘶声说的。

哈利闭上了眼睛，伸手揉着额头；如果他能从体外视角旁观的话，就会看见自己的样子跟奇洛教授沉思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哪怕参照哈利已经解决过的无解难题的标准，击败奇洛教授看起来也是越来越难了。如果奇洛教授的目的就是要让哈利了解问题的难度，那么他成功了。哈利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自荐给伏地魔当个不是杀人狂的代理，替他来统治英国会不会更好，如果奇洛教授同意停止随便杀人的话。哪怕他同意基本上不随便杀人的话。

但这不大可能。

哈利坐在地上，盯着自己的手，感到悲伤在慢慢转成绝望。给予了哈利黑暗面的伏地魔曾经仔细思考，又花了很长时间审视他自己的思考过程……然后，最后出来的是沉着、冷静、仍旧是杀人狂的奇洛教授。

奇洛教授把一撮金发加到**光辉魔药**中，这提醒了哈利时间仍在流逝；亮丽头发的成分比吊钟花要稀少。

“我要问我的第二个问题。”哈利说。“告诉我魔法石是怎么回事。除

了让变形术永驻不褪之外,它还有其他用途吗?能不能做出更多的魔法石,而且为什么做起来那么难?”

奇洛教授弯腰在摆弄魔药,哈利看不见他的脸。“好吧,我会告诉你我所推断的魔法石的历史。魔法石唯一的力量就是能铸就永恒,把临时的形态变成真实永久的物质——这力量绝对超出普通法术的能力。像霍格沃茨城堡这样的造物是靠稳定的魔法源泉维持的。就连易容马格斯都不能变出黄金指甲、然后剪下来卖掉。理论家猜测这是因为易容马格斯只能重组他们的血肉肌体,就像一个麻瓜铁匠用锤子和钳子打铁那样;而他们的身体不含任何金子。就连梅林本人都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黄金,至少历史没有记载下来。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研究就可以猜到,魔法石是极度古老的事物。相比之下,尼古拉斯·勒梅在六百年前才出现。告诉我,孩子,如果你想追寻魔法石的历史,你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

“呃,”哈利说。他揉了揉额头,集中精神想。如果魔法石极为古老,尼古拉斯·勒梅却在六百年前才出现……“有没有别的某位极为长寿的巫师,正好在尼古拉斯·勒梅出现的前后消失了?”

“差不多,”奇洛教授说。“你可记得六个世纪之前有一位被称为永生不死的黑女巫,雅加婆婆?传言说她能治愈自己的任何创伤,可以随心所欲地变身……很明显,她持有永恒之石。然后有一年,雅加婆婆答应在霍格沃茨教授战斗魔法,受一个古老而神圣的休战合约所保护。”奇洛教授看起来很……**愤怒**,哈利极少见到他这一表情。“但人们不信任她,所以加上了一条诅咒。有些诅咒在对所有参与方做同样约束的情况下更容易施展,斯莱斯林的蛇语咒就是其中一例。而这一次,雅加婆婆的签字、还有霍格沃茨所有学生和教授的签字,都一起放进了一个叫做火焰杯的古老法器。雅加婆婆发誓不会让学生流下哪怕一滴血,也不会把属于学生的任何东西占为己有。同时,学生也发誓不令雅加婆婆流血,也不把她的任何东西占为己有。于是他们全部签下和约,火焰杯为证,并将惩罚任何违约者。”

奇洛教授捡起了一份新配料,一根金线松垮地缠绕着一撮看起来很恶心的物质。“当时刚进入六年级的学生中有一名女巫,名叫佩雷纳尔,虽然她的

青春美丽刚刚开始绽放，但她的心已经比雅加婆婆更黑——”

“你在说她邪恶？”哈利说，然后意识到他刚刚犯下了“诉诸人身斥责其伪善”³的逻辑谬误。

“安静，孩子，我正在讲故事呢。说到这里了？啊，对了，美貌而贪婪的佩雷纳尔。佩雷纳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用她巧妙的挑逗和伪装出来的清纯诱惑了黑女巫。她俘获了黑女巫的心，她们成为了爱侣。然后在一个夜晚，佩雷纳尔对爱人耳语，说她如何听说了雅加婆婆具备变身术，这个想法又是如何地挑逗得她欲火焚身。于是佩雷纳尔说服雅加婆婆带着魔法石来看她，一夜之间变换无数身体来彼此取悦。佩雷纳尔让雅加婆婆变出的形体之一是男人的身躯，于是他们男女交合。但是佩雷纳尔在那一夜之前都是处子之身。因为那个时代相当保守，所以火焰杯判断这算是让佩雷纳尔流下鲜血，并被夺走了属于她的东西。黑女巫就这样被阴谋设计成了违约者，火焰杯的惩罚令她失去了所有防护。佩雷纳尔于是杀死了毫无防备、安睡在自己床上的雅加婆婆，杀死了爱着她、和平守约地来到霍格沃茨的黑女巫。这终结了黑巫师和黑女巫们在霍格沃茨教授战斗魔法的合约。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焰杯只用来监督学校之间毫无意义的比赛，然后被搁置在布斯巴顿学校一间无人问津的房间里，直到我把它偷走。”奇洛教授把一根浅粉褐色的小树枝丢进锅里，它刚刚触及液体的表面就变成了白色。“但是我说远了。佩雷纳尔从雅加婆婆那里偷走了魔法石，造出了尼古拉斯·勒梅的名字和身份。她同时保留了佩雷纳尔的身份，自称是弗拉梅尔的妻子。所谓的夫妻二人曾在公共场合一起出现过，但有无数简单的手段可以做出这个假象。”

“那么魔法石的制造呢？”哈利说，大脑运转着处理这一切。“我在一本书里见过配方——”

“也是谎言。佩雷纳尔造出了这样一个假象，仿佛‘尼古拉斯·勒梅’完成了谁都可以去尝试的壮举，用正当的手段获得了永生。同时她为其他人指了一个虚假的方向让他们追逐，好让他们不来找她图谋唯一的真正魔法石，就

3 诉诸人身斥责其伪善逻辑错误：ad hominem tu quoque，即 you too fallacy，主张某人也做了他自己所批评的事，因此其论点无效。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4%BD%A0%E4%B9%9F%E4%B8%80%E6%A8%A3>

像她图谋雅加婆婆那样。”奇洛教授的表情相当不爽。“你应该不会意外，我花了多年试图实现那个假配方。接下来你会问我，我得知真相后为什么没有去绑架、刑逼、然后杀了佩雷纳尔。”

实际上哈利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奇洛教授继续说道：“答案是佩雷纳尔预见了我这样的黑巫师会怀的野心。‘尼古拉斯·勒梅’公开地立下了牢不可破的誓言，决不因为任何形式的胁迫交出魔法石——他声称是为了防止贪婪的人获取永生，好像他是在为公益服务一样。我曾担忧，如果佩雷纳尔没有交代藏匿的地点就死了的话，魔法石就会永远失落了，而她立下的誓言使刑逼拷问无效。进一步说，我曾希望能获取佩雷纳尔的知识，只要我能想出办法让她开口。虽然佩雷纳尔出道时没有什么传奇，但她手中握着比她更伟大的巫师的性命，用星星点点的治愈来交换秘密，用点滴的青春来交换力量。佩雷纳尔是不会让她自己之外的什么人真正返老还童的，但若你听说哪个巫师胡须花白地活到二百五十岁，你可以肯定她在其中动过手脚。到了我那一代，佩雷纳尔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优势，可以一手将阿不思·邓布利多拉上与黑魔王格林沃德势均力敌的地位。当我以伏地魔的身份出场时，佩雷纳尔将邓布利多拔得更高，每次伏地魔看起来占了上风，她就从她囤积的秘密中拨出一滴喂给邓布利多。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想出什么聪明的主意来解决这个状况，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我没有直接攻击她，因为我对自己的伟大造物还没有完全的把握；说不准我哪一天会需要去向她乞求一些青春。”奇洛教授将两朵吊钟花同时丢入魔药中，它们在触及冒泡的液体时似乎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已经确认我的创造成功了，于是我决定，强行夺取魔法石的时机已经到来。”

哈利犹豫了一下。“我希望你用蛇语回答。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据我所知没有虚假之处，』”奇洛教授说，“讲述一个故事意味着必须填上其中的缺漏；佩雷纳尔引诱雅加婆婆的时候我不在场。『我认为，基本的情况应该大致是对的。』”

哈利注意到了一丝迷惑。“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魔法石在霍格沃茨。如果藏在格陵兰岛某块不起眼的石头下面岂不是更好的防御吗？”

“也许她敬仰我作为一个特别擅长找东西的人的才能。”防御术教授说。他把一朵吊钟花蘸到一个画着雨水标记的罐子里，看起来聚精会神。

我们很相似，防御术教授和我在某些方面相似，虽然不是所有方面。如果我想象一下，我面临他的问题的话会怎么做……

“你有没有虚张声势，让所有人都相信你有一种方法能找到魔法石？”哈利问了出来。“好让佩雷纳尔把它转移到霍格沃茨，让邓布利多来看守？”

防御术教授叹了口气，没有从坩埚前抬头。“看来没法对你隐瞒这个战术。好吧，我占据奇洛回归之后，实施了观星时想到的一个战术。我先确保自己获取防御术教授的位置，因为如果在谋职时引来怀疑会对我不利。完成之后，我安排佩雷纳尔在一个破解咒语的探险中发现了一个伪造但很可信的铭文，描述蟒之冠可以用来追踪魔法石，无论它藏在哪儿。旋即，在佩雷纳尔能买下蟒之冠之前，它就被偷走了；我更进一步，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显示盗窃者可以跟蛇对话。于是佩雷纳尔相信我可以随时准确地找到魔法石的藏匿之处，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守护者才能击败我。就这样，魔法石来到了霍格沃茨，属于邓布利多的领域。自然，这正是我的本意，因为我已经获取了这一年中自由出入霍格沃茨的权利。如果不谈未来的计划，那么我想跟你有关的就这么多了。”

哈利皱起了眉头。奇洛教授不应该告诉他这些的。除非这个计谋已经跟将来继续欺骗佩雷纳尔无关了……？或者，奇洛教授如此快速作答是希望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双重欺骗，蟒之冠真的能够找到魔法石……

哈利决定不用蛇语质疑这个答案。

另一缕亮丽的头发被轻轻撒进魔药，看起来是白色的，却并非老人的白发，再次提醒哈利他们的时间限制。哈利考虑了一下，但是他找不到继续这个话题的方法；没有可行的方法能制造更多的魔法石，也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能发明它。**客观地说**，这才是哈利今天得知的最糟糕的消息。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我要问我的第三个问题。”哈利说。“这整整一学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你实施的所有计谋，还有你所知道的所有计谋。”

“嗯，”奇洛教授说，把又一朵吊钟花丢进魔药，随后是一个小小十字架形状的植物，“让我想想……最急转直下的情节是防御术教授原来是伏地魔。”

“啊，多么明显啊。”哈利说，语气中满是针对自己的苦恨。

“那么你希望我从哪里说起？”

“你为什么要杀死赫敏？”这个问题自己溜了出来。

奇洛教授浅色的眼睛从魔药上抬起视线，专注地凝视着他。“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我想你不信任表面现象也很正常。要想理解一个复杂计谋的目的，先观察其结果，然后去想谁会想造成这样的结果。我杀死了格兰杰小姐以改善你相对于卢修斯·马尔福的地位，因为我的计划中不能让他对你有如此大的控制权。我必须承认，你凭借这个机会争取到的巨大利益让我印象深刻。”

哈利花了不少力气才松开他紧咬的牙关。“那是在你试图构陷她谋杀德拉科，想让她进阿兹卡班，结果失败之后，那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因为你不喜欢她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别发傻了，”奇洛教授说，“如果我只是想除掉格兰杰小姐的话，我就不会把马尔福父子牵涉进来。我观看了你和德拉科·马尔福的游戏，觉得很娱乐，但我知道这游戏进行不了多久就会被卢修斯得知并插手；那时你的愚蠢会给你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卢修斯不会善罢甘休。本来你只要在威森加魔法庭上认输，就像我教给你的那样，那么仅两周之后，就会有铁证浮出水面，证明卢修斯·马尔福在发现他儿子表现出不驯之后，摄魂了斯普劳特教授让她施展冷血咒、并给格兰杰小姐制造了假记忆。卢修斯原本会被彻底清出政治游戏，即使不关进阿兹卡班也会被放逐。德拉科·马尔福则会继承马尔福家族的财富，无人能破坏你对他的影响力。而结果我不得不中止这一计划。你不但彻底打乱了真正的计划，还牺牲了你全部财富的两倍，给了卢修斯·马尔福一个完美的机会来证明他有多么关爱他的儿子。我不得不说，你在搅局方面的反天赋真是令人惊叹。”

“而且你还认为，”哈利说，哪怕使用他黑暗面的模式，他都要竭尽全力才能让自己的声音冷静、平稳下来，“在阿兹卡班呆上两个星期能改善格兰杰小姐的性格，让她不再对我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你通过某种方式安排多份新闻报道呼吁她入狱阿兹卡班，而不是别的什么惩罚。”

奇洛教授的嘴唇拉成一个冷淡的微笑。“不错啊，孩子，没有漏掉这个。没错，我设想她或许可以成为你的贝拉特里克斯。这一结果同时会一直提醒你法律配得到多少尊重，并帮助你形成对魔法部的恰当观感。”

“你的计谋复杂到白痴的地步，根本就没可能奏效。”哈利知道他应该把话说的更委婉一点，知道他正在做出更多奇洛教授称之为愚蠢的举动，但他根本无法去关心。

“并没有邓布利多让三方军队在圣诞之战打成平局的计谋那么复杂，也并不比我让你相信邓布利多勒索了扎比尼先生的计谋要复杂多少。你所缺乏的认知，波特先生，是这一点：那些都不是**必须**成功的计谋。”奇洛教授继续随意地搅拌着魔药，微笑着。“有一些计谋非成功不可，那时你要让其中心概念尽量简单，做好所有的预防措施。而另一些计划即使失败也无所谓，那时你就可以享受一下，或者考验一下你自己控制复杂状况的能力。那些计划哪怕出错了也要不了我的命。”奇洛教授的微笑消失了。“我们潜入阿兹卡班的行动属于第一种，那时你的行为没有让我觉得那么有趣。”

“你**到底**对赫敏做了什么？”哈利的某个部分惊讶于自己声音的平静。

“一忘皆空，还有假记忆咒。我没有把握其他的法术能躲避过霍格沃茨的魔法结界，以及我预料到她的头脑将会接受的检测。”奇洛教授的表情中闪过一丝挫败。“你称这些计谋为过度复杂并没有错，不过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第一次实行时事态并没有按我的计划发展，我不得不随机应变。我以斯莱普特教授的形态在走廊里拦下了格兰杰小姐，劝说她加入一个密谋。我第一次劝说的努力失败了。我把她一忘皆空，换了一种策略再次尝试。第二个诱饵失败了。第三个诱饵失败了。第十个诱饵失败了。在无比挫败的情况下，我把我库存里的所有伪装都轮番试了一遍，包括那些其实更适合扎比尼先生的伪装。然而依

然无效。那个孩子拒绝违背她幼稚的守则。”

“你没有资格说她幼稚，教授。”哈利的声音在自己听来十分奇怪。“她的守则奏效了，防止了你迷惑她。人们之所以要拥有一套区分善恶的道德准则，就是因为那些叫你打破它们的劝说都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值得信任。她的守则完美地完成了它们的功能，所以你没有资格批评它们。”等他们复活了赫敏之后，哈利会告诉他，伏地魔本人都没能引诱她犯下恶行，这就是他杀害她的原因。

“算是有道理吧。”奇洛教授说。“俗话说，连一个停掉的钟表每天都会正确两次，而不认为格兰杰小姐实际上是在运用理性。不过，第十条规则：如果对手挫败了你，就不可以抱怨他们的不足。无论如何。连续失败了两个小时之后，我意识到我在无意义地纠结，我并不需要格兰杰小姐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行动。我放弃了我原本的目标，取而代之地，我给格兰杰小姐施展了假记忆咒，让她记得马尔福先生策划阴谋针对她，而且情况不允许她透露给你或者教授们。最终是马尔福先生给了我机会，完全是凭运气。”奇洛教授把一朵吊钟花和一片羊皮纸的碎片丢进了坩埚。

“为什么魔法结界说是防御术教授杀死了赫敏？”

“我把巨怪变成了一颗假牙，当邓布利多让魔法结界承认我为防御术教授的时候，我佩戴着它。”一丝微笑。“别的有生命的武器都不能加以变形，要躲过时间转换器的探测需要把变形术维持六个小时以上，其他生物不可能被变形那么久之后还存活。用巨怪来做凶器这一事实明确地指出杀手需要一个能够安全进行变形的代理武器。再加上魔法结界的证据，以及邓布利多本人知道他是如何把我的身份告知给霍格沃茨的，你是可能推测出来是谁干的——纯理论来说。但是，据我的经验，当你没有预先掌握答案的时候这类谜题非常难以破解，所以我认为风险不大。对了，说到这里提醒我了，我也有个问题。”防御术教授专注地凝视着哈利，“在外面的走廊里，到底是什么终于拆穿了我？”

哈利压下其他的情绪，来衡量诚实回答的利弊，最后决定防御术教授给出的信息量比他获取的大得多（为什么？）而且最好不要露出抵抗的样子。“最主要是，”哈利说，“所有人同时来到邓布利多的走廊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太低

了。我试图运行的假说是：所有人的到来，包括你，都是协调好了的。”

“但我当时说我跟踪了斯内普。”防御术教授说。“难道那不可信吗？”

“可信，但是……”哈利说，“呃。规定什么才算合理解释的定律不适用于我们在事后听说的好借口。它们考虑的是我们在事分配的概率。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要求人们在实验前就做出预测，而不接受实验做完之后才编出来的解释。而我会事先估算到你会尾随斯内普那么出现。就算我事先知道你能够在斯内普的魔杖上施加跟踪咒，我都不会预料你会正好在那个时机来实施并跟踪他。因为你给出的解释没有让我感觉这是我事先会做出的推测，它的可能性就仍然很低。我开始考虑斯普劳特的控制者会不会也安排了你的出场，然后我意识到那个给我自己的字条并不真是未来的我写的，这就彻底穿帮了。”

“啊，”防御术教授说，叹了口气，“好吧，无论如何，最后这个结果不错。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且假若你一直浑然不觉的话固然有利，但也有不方便之处。”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花费了那么大力气来弄明白，是因为整个状况都太古怪了。”

“古怪的状况本应该指证邓布利多，而不是我。”防御术教授说，皱起了眉头，“其实格林格拉斯小姐本来应该再过几个小时才抵达那个走廊……不过，我想，因为我确实安排马尔福先生传达她的那份提示，他们会联合到一起也不算太意外的事情。如果诺特先生看起来是独自抵达的，整个事件就不会进行得那么荒腔走板了。不过我自认是战场控制魔法的专家，足以让我把接下来的战斗控制成我意愿中的走向。我想最后看起来确实有点荒唐。”防御术教授把一瓣桃子和一朵吊钟花扔进坩埚。“但是我们在抵达镜子之前先不要讨论它吧。对于格兰杰小姐那令人惋惜并有望可逆的死亡，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哈利用平稳的声音说，“你对韦斯莱家的双胞胎做了什么？邓布利多认为——我是说，整个学校都看见了校长在赫敏被捕之后去找了韦斯莱双胞胎。邓布利多以为你，作为伏地魔，寻思邓布利多为什么要那么做，于是

你去找韦斯莱双胞胎，找到并拿走了他们的地图，然后把他们一忘皆空了？”

“邓布利多的推测相当正确，”奇洛教授说，仿佛惊叹似的摇了摇头，“同时，他把霍格沃茨地图留在那两个小白痴手里，证明他是绝顶的傻瓜。我发现地图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惊吓；它准确地给出了你和我的真名！韦斯莱家那对白痴以为那不过是地图坏掉了，尤其在你持有隐身衣和时间转换器的情况下。如果邓布利多自己留下了地图——如果韦斯莱兄弟无意间对邓布利多提及了这件事——但是谢天谢地，这些都没有发生。”

准确地给出了你和我的真名——

“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哈利说。

奇洛教授仍然盯着坩埚，从袍子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羊皮纸，用蛇语对其嘶声道：“『展示我们的四周』”，然后把折叠的羊皮纸丢向哈利。它准确无误地从空中飞过，伴随着增强的大难临头的感觉，然后轻柔地降落在哈利脚边。

哈利捡起了羊皮纸，打开了它。

一开始它看起来是空白的。然后，仿佛有一支无形的笔在上面书写，墙壁和门的外形以手写线条的形态显现在纸上。笔迹勾画出一连套房间的形状，大多数都是空的；最后一间房间的中央有一个混乱的涂鸦，仿佛地图在试着呈现它自己的困惑；而倒数第二间房间里面有两个名字，书写的位置与房间内哈利坐着以及奇洛教授站着的地方吻合。

汤姆·M·里德尔。

汤姆·M·里德尔。

哈利望着羊皮纸，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听伏地魔声称你的名字是汤姆·里德尔是一回事；发现霍格沃茨的魔法也同意又是另一回事。“『你可曾在地图上耍花招来做出这个效果，还是它本来就如此，令你吃了一惊？』”他用蛇语问。

“『确实吃惊了。』”奇洛教授的蛇语回答带着嘶嘶的笑意。“『没有

耍花招。』”

哈利把地图叠了起来，扔回奇洛教授的方向；空中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地图坠地之前接住了它，把它收回进奇洛教授的袍中。

奇洛教授说：“我还想主动提供一个讯息：是斯内普引导格兰杰小姐和她的部下们去找到恶霸们，而且有时会插手保护她们。”

“这我知道。”

“有意思。”奇洛教授说。“邓布利多也知道这件事吗？用蛇语回答。”

“『据我所知，不知道。』”哈利嘶声道。

“很有意思，”奇洛教授说，然后换到蛇语：“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感兴趣：『魔药教授必须秘密进行他的计谋，因为他的目的与校长的计划是冲突的。』”

哈利思索着这句话，同时奇洛教授轻轻吹着魔药，仿佛想把它吹凉，虽然锅下面还燃着火；然后他添了一撮土，一滴水，和一朵吊钟花。“请解释。”哈利说。

“难道你从来没疑惑过，为什么邓布利多选中了西弗勒斯·斯内普来做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为了掩饰他为邓布利多作间谍的身份’这个说法什么都解释不了。斯内普完全可以只作魔药大师，而不担任斯莱特林院长。如果是为了把他留在霍格沃茨，斯内普可以去当钥匙保管员和狩猎场看守！为什么是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你难道没有想过，根据邓布利多摆出来的道德姿态，这对斯莱特林学生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

没有，哈利没有严格地按照这个思路想过……“我有过类似的疑惑。我没有以这种方式思考过这个矛盾。”

“现在你有了，那么答案很明显吗？”

“不明显。”哈利说。

“令人失望。你还没有学得足够愤世嫉俗，你还没有理解卫道士们对于

他们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有怎样的灵活性。要想理解一个阴谋诡计，看看它造成的后果，然后思考那是不是故意造成的。邓布利多一直在蓄意破坏斯莱特林学院——别那么看我，孩子，『我说的是真话。』在上一次的巫师战争中，斯莱特林组成了我的羽翼，还有其他斯莱斯林在威森加摩给予我支持。从邓布利多的角度看这个状况，并记住，他天生就无法理解斯莱特林行事的方式。想象一下邓布利多越来越为斯莱特林学院感到悲哀，这个学院竟然孕育了如此之多的罪恶。然后，看啊，邓布利多将斯莱特林院长的职位授予了斯内普这样的人。斯内普！西弗勒斯·斯内普！这个男人既不会教授他的院生们计谋，也不会教他们野心，这个男人松懈纪律，让学院的孩子变得软弱！这个男人冒犯其他学院的学生，毁掉斯莱特林在他们之中的名誉！这个男人的姓氏在魔法英国根本是默默无闻，当然更称不上贵族，整天穿着一身破布！你真的以为邓布利多会不知道这项任命的后果？这可是邓布利多亲手安排的，而且他也有动机造成这个后果。我猜测邓布利多对他自己说，如果趁伏地魔未来的食死徒年幼时来削弱他们，就能在下一次巫师战争中救更多人的命。”奇洛教授向锅里扔了一小块冰，在魔药的泡沫上缓慢地消融。“让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再没有孩子愿意被分进斯莱特林，这个学院将被解散，而如果分院帽继续呼喊斯莱特林，那些孩子们将带着这个耻辱的印记被重分进其他三个学院。从此霍格沃茨将只有三个高尚的学院，分别代表勇气、学识、和努力，不会有一个坏孩子们的学院来沾污他们；仿佛原本就只有三位创始人，他们有足够的睿智一开始就将萨拉查·斯莱特林拒之门外。这一切，据我猜想，就是邓布利多目标中的结局；一些临时的牺牲，为了更大的利益。”奇洛教授露出讥讽的笑容，“而卢修斯毫无抗拒地放任这一切发生，甚至，我想，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一切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恐怕在我不在这段时间里，我那些从前的仆从已经在智计的较量中完败了。”

哈利要接受这一切不太容易，但考虑过后，他决定现在不是思索这件事情的最好时机。伏地魔究竟相不相信这些话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哈利得独立考量这段指控。

奇洛教授提起他从前的仆从，这提醒了哈利他有……责任吧，算是……要问另一件事。坏消息将是预料之中的。如果换一个日子的话它会令人痛

苦，今天它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而已。“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哈利说。
“关于她的真相是什么？”

“在我遇到她之前，她的灵魂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奇洛教授说。他捡起了一根看起来像是灰白色橡皮筋的东西，举在锅上方。蒸汽令橡皮渐渐变成了黑色。“对她施展摄魂术是个错误。但那一瞥让我看到了让她爱上我是多么的容易，于是我那么做了。从此她是我仆从中最忠实的一位，唯一一个能让我几乎信赖的。我根本无意给予她她所渴求的东西，所以我把她交给莱斯特兰奇兄弟，任他们享用，他们三人以他们特殊的方式得到了幸福。”

“我不认为如此。”哈利的嘴说，基本是自动化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我们在阿兹卡班找到贝拉特里克斯的时候，她就不会记得莱斯特兰奇兄弟。”

奇洛教授耸了耸肩。“或许你是对的。”

“我们去那里到底是要搞什么鬼？”

“找出贝拉特里克斯把我的魔杖藏到哪里了。我告诉过食死徒们我是永生不死的，希望——虽然现在证明是落空了——万一我似乎死了的话他们能至少坚持团结个两三天。贝拉特里克斯的任务是从我肉身死去的那个地方寻回我的魔杖，然后带到一个指定的墓地，那里我的灵魂会出现在她面前。”

哈利吞咽了一下。他想象着那场景，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墓地中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越来越绝望……难怪她在攻击隆巴顿家的时候完全没有战略思路。“贝拉特里克斯出来之后你把她怎么样了？”

“『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休养，恢复力量。』”奇洛教授用蛇语嘶声道。一个冷冷的微笑。“她对我来说还有用途，至少她的某一部分。关于我的未来计划，我不会回答问题。”

哈利深深地呼吸，试图不要失控。“这一学年还有其他的秘密阴谋吗？”

“哦，相当多，但没有几个跟你相关，至少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没有。我强烈要求教一年级生守护神咒的真实原因是把你带到一只摄魂怪面前，然后我

安排你的魔杖跌落在摄魂怪笼边，好让它持续通过魔杖吸食你。『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任何恶意，只是希望你恢复一些真正记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你屋顶冒险那次安排某些女巫把你从空中往下拉，以做出我救了你的命的样子。这只是以防万一有人在我接下来安排的摄魂怪事件中怀疑上我。『同样没有任何恶意。』我安排了格兰杰小姐她们受到的某些袭击，以让她们击败袭击者。我确实不怎么喜欢恶霸。『我想这学年跟你有关的密谋就是这些了，除非我忘了点什么。』”

学到教训了，赫奇帕奇的部分说。要试着压制插手他人闲事的冲动。比如说，你知道的，插手帕德玛·佩蒂尔的人生。除非你想沦落到奇洛教授这个地步。

一撮棕红色的灰尘轻柔地放进锅里，哈利问出了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优先级应该是最底的那个问题，但是仍然有意义。

“你在巫师战争中的目的是什么？”哈利问，“我是说，什么——”他的声音不稳了一下，“那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他的头脑无穷无尽地重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做伏地魔……

奇洛教授挑起一边眉毛。“他们告诉你关于大卫·门罗的事情了，对吧？”

“对，你在巫师战争中同时身兼大卫·门罗和伏地魔的双重身份，这部分我理解。你杀死了大卫·门罗，伪装成他，然后把他全家灭门，以防他们会识破你——”

“没错。”

“你打算在战后控制得胜方，无论那一方得胜都一样。但是其中一方为什么非得是伏地魔？我、我是说，换一个不那么……不那么伏地魔的人，不是更容易取得大众的支持吗？”

奇洛教授的锤子碾碎白蝴蝶翅膀的时候发出来大得异乎寻常的声音，他把碎翅膀跟另一朵吊钟花混合在一起。“我本来计划，”奇洛教授厉声说，“让

伏地魔落败于大卫·门罗之手。然而这个计划的致命缺陷是世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奇洛教授停了下来。“不，我讲述的顺序错了。听好了，孩子，当年在我完成了我的伟大创造，我的魔法完全成熟之后，我认为把政治权力收入囊中的时机已到。当然这会带来许多不便，令我不得不浪费时间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知道麻瓜们迟早会毁掉这个世界，或者对巫师界开战，又或者两者皆是，所以除非我想用我永恒的时光在一个死去的或无聊的世界里游荡，我必须出手做些什么。达到了永生不死的境界以后，我需要一个新的目标来打发我漫长的时光，而阻止麻瓜毁灭世界看起来是个范围和难度够大的目标。对我来说一直非常好笑的是，是我，所有人中偏偏是我，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不过，我想，那些必死无疑的虫子们对他们世界的终结漠不关心也是合理的；他们为什么应该关心？他们横竖是要死的，何必劳动自己去做任何困难的事？但我说远了。我看到了邓布利多是如何通过打败格林德沃来获取权力的，我打算也这样做。我早就报了我跟大卫·门罗之间的仇——在斯莱斯林读书的时候他很惹我讨厌——所以我还打算顶替他的身份，除掉他全家，继承他们家族的贵族身份。于是我为大卫·门罗构想了一个伟大的敌手，让他与其作战，一位可怕得超乎想像的黑魔王，出人意料地聪明狡诈；远远比格林德沃更危险，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将是完美的，不像格林德沃那样具有瑕疵而且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个黑魔王会竭尽他的全部诡诈去破坏对手之间的联盟，这个黑魔王会以雄辩的才华俘获他的追随者们最深厚的忠诚。有史以来威胁过英国或世界的黑魔王中最为可怖的一位，我要让大卫·门罗击败这样一个对手。”

奇洛教授的锤子砸中了一朵吊钟花，又连续两下砸另一朵浅色的花。“但是，那之前我虽然在漫游中偶尔扮演过黑巫师的角色，我从来没有扮演过一位拥有部下和政治目标的黑魔王。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记得黑暗福音天使⁴的故事，和她那悲催的初次亮相。据她后来所说，她的本意是要自称为‘会走路的灾难·黑暗之使徒’，但是因为当时激动过头，她自称为‘黑暗之撒号’⁵，那之后她不得不毁了两个村庄才总算有人拿她当回事。”

“所以你决定先进行一场小规模实验。”哈利说。他体内升上一股恶

4 黑暗福音天使：漫画《魔法老师》里的人物。

5 黑暗之撒号：英文里的“灾难”（Catastrophe）和“使徒”（Apostle）如果快速连念的话听起来很接近于“撒号”（Apostrophe）

心的感觉,因为就在这时候哈利完全理解了:他看到了自己的镜像;这一步棋正是哈利自己会下的,如果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道德限制的话,如果他内心那么空虚的话。“你制作了一个一次性使用的身份,好摸索这条路怎么走,把会犯的错误先都犯完。”

“没错。在成为大卫·门罗的可怕黑魔王对手之前,我先制作了一个练手用的黑魔王样板,包括发出红光的眼睛,毫无意义地对部下施暴,以赤裸裸的自私野心为政治目标,再添加上翻倒巷里的醉鬼会使用的那种纯血主义政治论调。我的第一批部下是在一个酒馆里聘来的,给了他们斗篷和骷髅面具,叫他们自称为食死徒。”

在哈利腹中,那种恶心的理解感觉变得更深了。“而你则自称为伏地魔。”

“不错,混沌将军。”奇洛教授站在锅前,露齿而笑,“我想用我自己的名字打乱字母重新拼出来的名字,问题是这需要我的中间名正好是‘马沃罗’,不过这也太扯了。如果你好奇的话,咱们真正的中间名是莫芬⁶。不过我说远了。我本以为伏地魔的职业生涯只不过维持几个月,顶多一年,然后傲罗就会制服他那些部下,一次性使用的黑魔王就会消失。如你所见,我远远地高估了我的对手。而且无论戏剧里的黑魔王是怎么行事的,我都无法真的让自己在部下带给我坏消息的时候对他们施加酷刑。我没办法像翻倒巷里真正的醉鬼那样逻辑混乱地维护纯血论的教义。我在命令我的部下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并没有故意耍聪明,不过我也没有给他们下达毫无意义的指令——”奇洛教授露出了一个遗憾的笑容,若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相当迷人。“那之后一个月,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匍匐在我脚下,三个月之后卢修斯·马尔福一边陪我喝名贵的热火威士忌酒一边和我商谈条件。我只能叹气,对巫师们彻底绝望了,开始安排大卫·门罗来和这个可怕的伏地魔做对。”

“然后发生了什么——”

奇洛教授怒吼起来,面孔扭曲了。“魔法英国中每一个机构都是彻头彻尾的废物,那就是发生了什么!你都无法理解,孩子!我都无法理解!那需要

6 莫芬:汤姆·里德尔的舅舅的名字。

亲眼所见，而亲眼所见了都令人无法置信！你或许注意到了，你的同学们提到家人的职业时，四个里头就有三个在魔法政府的什么部门。你会弄不明白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让它四分之三的公民在官僚系统里就职。答案是如果他们不互相阻止彼此完成他们的工作的话，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作可做了！傲罗们作为独立的战士来说是合格的，他们确实要和黑巫师作战，只有最优秀者才能活下来培训新人，但是他们的领导系统完全是一团乱麻。魔法部忙着把文件推来推去，以至于国家**完全没有**组成对伏地魔的有效对抗，除了我本人，邓布利多，还有几个没受过训练的非正规杂牌军。一个无所事事、缺乏能力、胆小如鼠的浪子，蒙顿格斯·弗莱奇，被凤凰社认为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资本——就因为他没有工作，不需要同时去上班！我尝试着减弱伏地魔的攻击，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输掉，结果魔法部马上裁减了负责跟我作对的傲罗人数！我读了毛泽东的**红宝书**⁷，我训练了我的食死徒们打游击战——这一切都白做了！白做了！我在攻击整个魔法英国，而每次交战中我的部队都比抵抗的人多！我绝望到了极点，命令我的食死徒系统地暗杀所有弱智无能的魔法部执法头子。一个接着一个的办公室橡皮戳自愿在他们的前任死掉之后接任，面对升职的机会贪婪地搓着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打算私下跟伏地魔达成协议。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才总算把他们杀光，而没有一个食死徒问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个劲。那之后，尽管有克劳奇升为总监以及博恩斯当上首席傲罗，还是不够，我倒还不如**孤身作战**。邓布利多能提供的帮助还值不上跟他那些道德拘束的麻烦，而克劳奇的帮助则值不上他对法律条文的敬畏。”奇洛教授把锅下的火烧得更旺了一些。

“最后，”哈利忍住满心的悲痛说，“你意识到，做伏地魔更好玩。”

“那是我扮演过的所有角色中最不讨厌的。如果伏地魔说要做某件事情，别人都**遵从，没人顶嘴**。我不需要压下自己想用钻心剜骨咒惩罚白痴的冲动，因为仅此一次，这是角色的一部分。如果有谁让游戏不好玩的话，我可以施展**死咒**，不用考虑这么做是否明智，然后他们就再也不会惹我讨厌了。”奇洛教授漫不经心地将一条小虫切成碎末，“但我真正觉醒是作为大卫·门罗的某一天，我正在试图为一位亚洲战术教师拿到入境许可，一个魔法部的职工拒绝批

7 毛泽东的**红宝书** (Mao's Little Red Book)：俗称《毛主席语录》。

准，一脸得意的笑容。我问他，他究竟明不明白这件事是为了救他的命，而他只是笑得更得意。然后我在暴怒中撕下了所有伪装和谨慎，我用了摄神取念，我把指尖伸进他那散发着恶臭的愚蠢头脑里，把真相从他的思维里撕了出来。我无法理解，而我想要理解。以我娴熟的摄神取念术，我强迫他那小得可怜的官僚脑子运行其他可能性，看看他那点脑子如果面对的是卢修斯·马尔福，或者伏地魔，或者邓布利多的话会如何应对。”奇洛教授的动作慢了下来，轻巧地把一块蜡烛撕成小块。“我在那一天终于领悟的东西很复杂，孩子，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更早领悟。但我仍要试着为你去描述它。现在我知道了，尽管邓布利多身为国际巫师联盟主席，他并没有站在世界顶峰，人们公开的说他的坏话，他们批评他，而且以当着他的面批评他为荣。他们绝对不敢如此对待卢修斯·马尔福。你曾经无礼地对待邓布利多，孩子，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做吗？”

“我……我不确定。”哈利说。可以肯定，拥有汤姆·里德尔残留的思维模式是一个显著的可能性。

“狼，狗，乃至鸡，都与它们的同类争夺支配权。我从那个员工头脑中终于领悟的是，对他来说卢修斯·马尔福有支配权，伏地魔有支配权，而大卫·门罗和阿不思·邓布利多没有。加入善的一方，为光明行动意味着我们使自己失去了威胁性。在英国，卢修斯·马尔福有支配权，因为若你不顺他的意，他可以叫你偿还欠款，或者派魔法部官僚骚扰你的店铺，或者在《预言家日报》里把你攻击得体无完肤。而全世界最伟大的巫师没有支配权，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奇洛教授的嘴唇弯了起来，“一个故事里的英雄，与世无争，而且谦卑到绝不会谋图复仇。告诉我，孩子，你可曾看过哪一出戏剧，英雄在答应拯救自己的国家之前，先要求哪怕是一个律师的出庭费那么多的黄金？”

“实际上麻瓜作品中有好多那样的英雄，光是作为开头我可以说汉·索罗⁸——”

“好吧，在魔法戏剧中并非如此。他们全都是像邓布利多那样谦卑的英雄。人们意淫着一个强大的奴隶，永远不会凌驾于你之上，永远不要求你尊重他，

8 汉·索罗：《星球大战》里从唯利是图的走私贩子变成英雄的人物。

永远不要求你付出代价。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想是的。”哈利说。《指环王》里的佛罗多和山姆似乎确实符合完全没有威胁性的英雄的俗套。“你是说人们这样看待邓布利多？我不认为在霍格沃茨的学生眼里他是个霍比特人。”

“在霍格沃茨里，邓布利多确实会惩罚违背他意志的某些行为，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令人畏惧——不过他的学生们仍然随意嘲笑他，音量还不小。在这城堡之外，人们嗤鼻以待，他们开始说他是疯子，而他像个傻子一样扮演那一角色。若你担任戏剧中救世主的角色，人们就会觉得你是他们的奴隶，理所当然要供奉他们，他们乐于批评你，因为奴隶辛勤劳作的时候，在一旁悠闲地指手画脚是主人的特权。只有在古希腊的传说中，那时人们的异想天开还没有这么先进，你才会找到高高在上的英雄，赫科特，埃涅阿斯，这些英雄有权力向侮辱了他们的人复仇，他们可以要求黄金和宝石为他们义举的报酬，而不引发众怒。而若伏地魔征服了英国，他或许会表现出胜利者的高尚；而没有人会将他的开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叽叽喳喳地评论他的行事中令他们不满的地方。当他胜利的时候，他会赢得真正的尊重。在魔法部那一天，我理解到，对邓布利多的羡慕证明我跟邓布利多一样被蒙蔽了。我理解到我一直以来争取的是错误的地位。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事实，孩子，因为你批评邓布利多远比批评我来得大胆。我敢打赌，哪怕在你的思维中也是如此，因为本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知道嘲笑强大而充满复仇心的奇洛教授可能会让你付出代价，而对软弱无害的邓布利多无礼则是非常安全的。”

“谢谢你上了宝贵的一课，奇洛教授。”哈利压抑着痛楚说，“我明白了，你对我思维方式的分析没有错。”不过汤姆·里德的记忆很可能也要为 he 有时毫无缘由地攻击邓布利多负部分责任。哈利在麦格教授面前不是那样的……不过必须承认，她有权力罚学院分，而且没有邓布利多的宽容气度……不，奇洛教授仍然是对的，如果对邓布利多无礼不是那么安全的话，哈利哪怕是在自己的脑海里也会对他更尊重。

那么那就是大卫·门罗，那么那就是伏地魔……

但这仍然没有解释最令人迷惑的那个问题，而哈利并不确定问出那个问题是否明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伏地魔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奇洛教授经过长达九年的深思熟虑之后仍然没有想到的话，那么把它说出来是不明智的……不过或许明智；巫师战争带来的痛苦对英国并非幸事。

哈利做了决定，开口了：“我感到困惑的事情之一是，为什么巫师战争拖了那么久。”他试探道，“我是说，或许我低估了伏地魔遇到的困难——”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对一批比较强大的巫师施展夺魂咒，再叫他们对别人夺魂，把那些能抵抗我的夺魂咒的最强大巫师杀个精光，这样花个，哦，大概三天吧，就统治整个魔法部。”

哈利沉默地点点头。

奇洛教授露出沉思的神色；他用手把剪下来的草一点一点地添进锅中。这个原料，如果哈利没记错的话，意味着魔药已经完成五分之四了。

“我自己也疑惑过，”防御术教授终于说，“当我从斯内普那里听到特里劳妮的预言时，我不仅思考了未来，也回顾了过去。如果你去问当年的我，他为什么没有用夺魂咒，他会回答在把其他国家当作目标之前，必须要成为有目共睹的统治者，以所有人都看得见的身份治理这个政府。他会指出一场迅速而不动声色的胜利可能会在将来造成麻烦。他会指出邓布利多和他那令人惊叹的防御力量会造成的障碍。而且他会对其他的快捷手段说出类似的借口。不知为什么，让我的计划完全实现的最好时机一直都没有出现。每次都有一件必须先做的事情。然后我听到了预言，知道时机已到，因为时间本身注意到了我。我知道犹疑的日子结束了。这时我回顾往昔，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经拖延了多年。我想……”奇洛教授的手中仍然撒着草叶，但是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不在那上面。“我在星空中反思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太习惯以邓布利多为对手了。邓布利多相当聪明，他努力地让自己学会狡诈，他没有等我先出手，而是做我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做出荒唐诡异的举动，其难以预见的后果令人着迷。回头想想，那时有许多显而易见的方式可以毁掉邓布利多；但是我想我在某种层次上不愿意回到跟自己打牌的日子了，因为我更喜欢对弈。只在我发现可以造成

另一个汤姆·里德尔成为我的对手、一个比邓布利多更有意思的对手，我才开始考虑结束我的战争。没错，回头看的话那是很愚蠢，但有时候我们情感的愚蠢会超出我们能在理智上承认的程度。我永远不会故意选择这套方针的，那会违背黑魔王守则的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无论你多么享受这都太过分了。但是反复地决定还剩下的一件事情没做完，还有一处优势要去获取，还有一枚棋子我非得挪就位不可，然后才能放弃我这段有趣的时光，转而开始枯燥无味的统治英国的生涯……好吧，就连我也没能免俗犯下这个错误——在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下。”

就在这个时候，哈利明白了这一切结束后会发生什么，等他们获取魔法石之后。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奇洛教授会杀了他。

奇洛教授并不想杀他。有可能哈利是奇洛教授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能用死咒杀掉的人。但是出于什么未知的原因，奇洛教授认为他必须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奇洛教授决定要花时间熬制**光辉魔药**。这就是为什么奇洛教授那么轻易地就同意回答那些问题，终于跟一个可能能听懂的人谈论他的人生。就像伏地魔拖延着不肯结束巫师战争，好继续跟邓布利多博弈那样。

哈利无法准确地想起来、奇洛教授之前关于不杀哈利的准确说法。但肯定不是一目了然的“我完全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杀了你，除非你坚定不移地要做什么蠢事。”哈利当时不想进一步谈判，要求明确无疑的条款，因为哈利已经知道他必须先制服伏地魔，如果他们当时用更明确的语言交流，交换更具约束力的承诺的话，会暴露这一点。所以当时无论说了什么，里面肯定有漏洞。

这一认知并没有让他震惊，只是加强了紧迫感。哈利意识深处的某个部分早已知道了，只是一直等待着一个令它浮出水面的因由。奇洛教授透露了太多的秘密，他不会把这些说给任何人听的，除非那个听众所剩余的寿命是以小时计算的。奇洛教授所描述的无比孤独、孤立的生涯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违背自己的黑魔王守则跟哈利谈话，但**前提**是哈利马上就要死了，而且世界并

不会真的像戏剧那样运行，大反派总是在把他的全部计划透露给英雄之后没能成功地把英雄杀死。但是毫无疑问，哈利的死亡包括在那些未来计划之中。

哈利吞咽了一下，控制住他的呼吸。奇洛教授刚刚把一簇马鬃加入**光辉魔药**，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意味着魔药快要完成了，而且那一堆尚未用到的吊钟花也没剩下几朵了。

考虑到整个状况，好像是时候抛开对危险性的过度忧虑，大胆一点来进行这场谈话了。

“如果我指出一个伏地魔犯下的错误，”哈利问，“他会为此惩罚我吗？”

奇洛教授挑起了眉毛。“如果是一个真实的错误的话，不会。我劝你最好不要对我进行道德说教。但是我不会惩罚带来坏消息的使者，或者诚心试图指出问题所在的下属。哪怕是以伏地魔的身份，我都无法让自己做那么愚蠢的事情。当然了，有不少白痴误把我的方针当成软弱，试图以当众攻击我的策略来抬高自己，以为我必须容忍他们的批评。”奇洛教授露出回忆的笑容，“食死徒少了他们更好，我不建议你犯同样的错误。”

哈利点点头，打了个冷颤。“呃，你告诉我1981年万圣节晚上在戈德里克山谷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是说，呃，我觉得你犯了另一个逻辑性错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避免铸成大错。但是，呃，我认为你有一个盲点，有一组战术你不予考虑，所以连事后你都没有发觉——”

“我希望你不是要说像‘别去杀人’之类的蠢话，”奇洛教授说，“那样的话我会不高兴的。”

哈利换成了蛇语。“『不是价值观的差异。从你的目标来说，是真实的错误。如果我扮演教师的角色，来教导你，你会伤害我吗？或者如果错误简单明了，让你觉得自己犯了傻的话？』”

“『不会，』”奇洛教授用蛇语嘶嘶答道，“『如果教训是正确的话，不会。』”

哈利吞咽了一下。“呃。你使用魂器系统之前为什么没有先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奇洛教授说。他从熬制中的魔药上抬起头，声音中带出一丝愤膺。“你是什么意思，测试一下？”

“在那个万圣节夜晚你真正需要用到魂器系统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先测试它能否正确地运行？”

奇洛教授一脸厌恶：“你太荒唐了——我不想死，波特先生，而那是测试我的伟大创造的唯一方法！早点冒死去的风险怎么会比晚点冒险更强？那能给我什么好处？”

哈利吞下结在喉头的肿块。“『有一个方法能让你不用死就可以测试你的魂器系统。』这个普遍教训很重要。你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奇洛教授过了一会。他动作轻柔地把最后几朵吊钟花之一揉碎，跟一根长长的金发一起丢进魔药中，魔药正在冒出更明亮的气泡。魔药桌上只剩下两朵吊钟花。“而且我希望你的教训是有意义的，这是为你自己好。”

“假设一下，教授，我学会了魂器咒的升级版，并且愿意使用它。我会拿它来干什么？”

奇洛教授立刻回答：“你会找到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其恶行能让你说服自己可以牺牲这个人来拯救别人的生命，然后杀死他以制作魂器。”

“那之后呢？”

“制作更多的魂器。”奇洛教授说。他拿起了一瓶看起来像龙鳞的东西。

“在那之前。”哈利说。

过了一会，奇洛教授摇了摇头。“我还是不明白，终止这个游戏，告诉我。”

“我会为我的朋友们制作魂器。如果全世界中有过任何一个让你真正在乎的人，如果哪怕有一个人的存在令你的永生有意义，一个让你希望跟你一起永远活下去的人——”哈利哽咽了，“那么，为其他人制作魂器就不会是这么

违反直觉的想法了。”哈利使劲地眨着眼睛，“你在涉及善待别人的事情上都有盲点，导致它妨碍你达到你利己的目标。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风格吧，我猜。这……你自我认知的这一部分……使你损失了那九年。”

奇洛教授手中的滴液器将薄荷油一滴一滴地滴入锅中。

“我明白了……”防御术教授缓缓地说。“我明白了。我本来应该把高级魂器仪式教给拉巴斯坦，然后强迫他测试我的发明。不错，事后看来这无比明显。实际上，前往戈德里克山谷去制作你之前，我可以先命令拉巴斯坦把自己复制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婴儿身上，看看会发生什么。”奇洛教授困惑地摇摇头，“啊。我很庆幸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十年之前；那时供我自我责备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你无法看到那些能用善良手段去完成你目标的方法。”哈利说。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中带出一丝绝望。“哪怕一个善良的策略会更有效，你也想不到它，因为你的自我定义就是不善良的。”

“这个结论很公正。”奇洛教授说。“事实上，让你这么一说，我刚刚想到了一些善良并对我的目标有利的事情，我可以今天就着手去做。”

哈利只是看着他。

奇洛教授在微笑。“你上的这一课不错，波特先生。从现在开始，我会坚持不懈地寻找涉及善举的狡猾计谋，直到我学会为止。日行一善吧，也许，直到我的思维能自然地往那里发展。”

哈利的脊骨一阵发凉。

奇洛教授说出这话的时候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犹疑。

伏地魔完完全全地确定自己永远不会被救赎。他丝毫不担心这事会发生。

倒数第二朵吊钟花被轻柔地丢入魔药中。

“你还有什么宝贵的教导想要教给伏地魔吗，孩子？”奇洛教授说。他从魔药上方抬起头，露齿笑着，好像他完全清楚哈利在想什么。

“有。”哈利说，声音几乎哽咽。“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快乐，那么为他人做好事的感觉比为你自己做事要好——”

“你真的以为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吗，孩子？”笑容消失了。“你以为我愚蠢吗？我从霍格沃茨毕业之后，周游世界多年，然后才以伏地魔的身份回到英国。我换过的面具之多，我都懒得计数。你真的以为我从未扮演过英雄的角色，纯粹是为了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感觉？你听说过亚历山大·舍诺舍沃⁹的名字吗？我以那个身份去挑选了一个被黑巫师压迫的破地方，把那些饱受凌虐的可怜虫们从他们的地狱中拯救出来，他们对我感激涕零，我没什么感觉。我甚至留下来，连杀了五个那之后来试图占领那个地方的黑巫师，我花了我自己的金加隆——好吧，不是我自己的，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来美化他们的小国家，建立起像样的制度。他们越发地五体投地，三个婴儿里就有一个命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我。我仍然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于是我对自已点了点头，把这回事当作一次认真的尝试，然后就走人了。”

“那么你作为伏地魔快乐吗？”哈利的声音升高了，几近发狂。

奇洛教授犹豫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做伏地魔，如果那甚至都不让你快乐？”哈利的声音哽咽了，“我就是你，我是以你为样本做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奇洛教授不仅仅是一个面具而已！我知道你本来可以真正成为他那样的人！为什么不就保持这样？取消你下在防御术教职上的诅咒，留下来，用魔法石塑成大卫·门罗的身体，放真正的奎里纳斯·奇洛自由，如果你保证不再杀人的话、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的真实身份，你就一直做奇洛教授！你的学生们会欣赏你，我父亲的学生们就欣赏他——”

奇洛教授一边搅拌魔药一边轻声发笑。“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巫师活在魔

9 亚历山大·舍诺舍沃：拿破仑时代的军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

法英国，孩子。曾经不止这个数目。他们害怕讲出我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你因为喜欢我的战斗魔法课就可以原谅这一切？”

我同意，哈利的赫奇帕奇面说。说真的，搞什么鬼？

哈利没有低头，虽然他在颤抖。“我没有资格原谅你做的任何事情。但总比再来一场战争要好。”

“哈，”防御术教授说，“如果你哪天找到了一个能回到四十年前改变历史的时间转换器，你可要记得在邓布利多拒绝授予汤姆·里德尔防御术教授职位之前跟他谈谈。不过，唉，我恐怕里德尔教授不会在霍格沃茨找到持久的快乐。”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仍然会被一群白痴包围着，而我不能杀了他们。”奇洛教授淡淡地说，“杀掉白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爱好，而我建议你亲身尝试之前不要批评它。”

“一定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比那更快乐，”哈利说，他的声音再次哽咽，“一定得有。”

“为什么？”奇洛教授说，“这是什么我没听说过的科学定理吗？说来给我听听。”

哈利张开了嘴，但是找不到任何话语，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只要他能想到该说的话——

“而你，”奇洛教授说，“同样没有资格跟我谈论快乐。快乐不是你最珍视的东西。你早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点，在这个学年开学的时候，当分院帽建议你去赫奇帕奇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也得到过类似的建议和警告，而我拒绝了，跟你一样。除了这些之外，两个汤姆·里德尔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奇洛教授转向坩埚。

在哈利能想出任何回应之前，奇洛教授把最后一朵吊钟花丢了进去，一

簇发光的泡沫从锅中升了上来。

“这里已经结束了。”奇洛教授说，“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必须等着。”

哈利颤抖地起身，奇洛教授从坩锅中泼出巨量的明亮液体，其量大到荒诞的地步，十几口坩锅都不应该盛得下。明亮的液体浇到了守门的紫色火焰上。

紫色的火焰熄灭了。

“现在轮到镜子了。”奇洛教授说，把隐身衣从袍中抽了出来，漂浮到哈利面前，落在他的脚前。

第一百零九章 镜像

即便是最厉害的神器，也会被不那么厉害但是专门针对它的反神器所击败。

防御术教授脱下真·隐形衣后这样告诉哈利，隐身衣被丢在哈利鞋子旁，形成烟色的一叠。

完美反射之镜拥有控制映射于其中之物的力量，而那力量据说是不可挑战的。但是由于真·隐形衣能让影像完美隐匿，它应该可以避开而非挑战这一规则。

接下来是一系列蛇语问的问题，确保哈利现在不打算做任何蠢事或者试图逃跑，还有进一步的提醒，奇洛教授能够感知到他，有能侦测隐身衣的咒语，并且手上有上百条性命外加赫敏作为人质。

然后哈利被告知披上隐身衣，走过被扑灭的火焰，打开在那之后的门，穿过它进入最后的房间；而奇洛教授远远站在后面，在门的可视范围外。

最后的房间被柔和的金光点亮，洁白的石墙上镶嵌着大理石。

房间中央立着一面简洁而朴素的金色镜框，镜框中有一个入口，通往另一个金光点亮的房间，那房间的门外又是另一个魔药房间；那就是哈利的大脑告诉他的。镜子的光反射如此完美以至于要有意识思考才能推断出镜框中的房间仅仅是一个镜像而不是一个入口。（尽管如果那时候哈利不是隐形的话可能更容易推断出来。）

镜子没有接触地面，金色的镜框没有镜腿。它看上去并不像是漂浮；它看起来就像是固定在那里，比墙壁本身更加坚固更加静止，就像是被钉子固定在地球运动的参考系上。

“镜子在那吗？它在移动吗？”魔药房间里传来奇洛教授命令式的声音。

“『在那里，』”哈利嘶嘶地回应，“『没有移动。』”

命令的语调又一次响起。“走到镜子的背面。”

从背面看，金色的镜框坚固，没有显示出任何镜像，哈利用蛇语如此答道。

“现在脱掉你的隐身衣，”奇洛教授的声音仍然从魔药房间传来，命令道，“如果镜子移动面对着你，立刻向我报告。”

哈利脱掉隐身衣。

镜子以地球运动为参考系依然一动不动；哈利如此汇报。

不久，传来一阵嘶嘶声、沸腾声，厉火凤凰融穿了哈利身后的大理石墙壁，它进入房间的那一瞬间，房间的光线变成了红色。奇洛教授跟在其后，从新开凿的走廊中走出来，他的黑色正装鞋子在发着红光的熔融表面下安然无恙。“好吧，”奇洛教授说，“避免了一个可能的陷阱。那么现在……”奇洛教授呼了口气，“现在我们要想想从镜子里取出石头的可行策略，然后你来尝试；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影像反射出来。我好心提醒你，这部分可能会单调乏味。”

“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你能用厉火咒能解决的问题？”

“哈。”奇洛教授说，然后做了个手势。

厉火凤凰像一阵深红的恐怖旋风向前冲来，红色的光芒在大理石墙壁的残垣上投下扭曲的阴影。哈利本能地向后一跳。

可怕的暗红色火焰从奇洛教授身旁冲过，钻入镜子的金色背面，然后在接触到黄金的一瞬间消失了。

然后火焰不见了，房间不再被照耀成猩红色。

金色的表面没有一点划痕，也没有一点光芒显示出吸收了热量。镜子只是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道寒意顺着哈利的脊椎窜下来。如果他是在玩龙与地下城，而城主报告出这种结果，哈利会猜测是精神幻觉，然后掷骰子选择不相信。

金色的背面中间显示出一行如尼文，那是用未知字母写成的，字母漆黑无光，由短线和波浪组成，水平排列。哈利意识到一些小隐形咒语被厉火咒烧掉了，某种魔力低得多的咒语附加其上以避免儿童看到那些字母……

“这面镜子有多古老？”哈利的声音仿佛耳语。

“没人知道，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向如尼文伸出手指，脸上的表情似乎是敬畏，但他的手指并没有接触黄金表面，“但是我的猜想同你的一样，我想。跟据某些真假难辨的传说，这面镜子会完美地反射自身，因此它的存在是绝对稳定的。如此稳定以至于在亚特兰蒂斯造成的所有其他效果都被清除，所有后果都从时间中被切断的情况下，仍然留存了下来。你能明白当你建议使用厉火咒的时候为什么我被逗乐了吧。”防御术教授垂下手。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哈利依然感受到了敬畏，如果这是真的。尽管得知了这一点，金色的镜框并没有显得更加明亮；但你可以想见它的历史，一直追溯到远古，追溯到一个被还原为虚无的文明……“这镜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极好的问题，”奇洛教授说，“答案那就在镜子金边框上写就的如尼文中。读给我听。”

“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字母。看上去就像托尔金精灵随意画的爪形文字。”

“不论如何都念吧。『并不危险。』”

“如尼文写道，*noitilov detalo partxe tnerer hoc ruoy tu becafruoy ton wo hsi*——”¹哈利停下来，感到脊椎更加毛骨悚然了。

哈利知道如尼文中 *noitilov* 的意思。它的意思是 *noitilov*。然后接下来的如尼文说，要 *detalo* 那个 *noitilov* 直到它达到 *partxe* 的程度，然后把既 *tnerer* 又 *hoc* 的部分保留下来。那种信念感觉像是知识，就好像如果有人问他 *ton wo* 是 *ruoy* 或者是 *becafruoy* 他能够充满信心十足权威地回答“是”。只是当

1 *noitilov detalo partxe tnerer hoc ruoy tu becafruoy ton wo hsi*: 即 “I show not your face but your coherent extrapolated volition” (我照出的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的连贯推断意志) 此处用词与原作用有所不同，*heart's desire* (内心的渴望) 被替换成了 *coherent extrapolated volition* (连贯推断意志)。

哈利试图将那些概念和任何其他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一无所获。

“『你理解那句话的意思吗，孩子？』”

“『不这么认为。』”

奇洛教授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目光没有离开金色的镜框。“我刚刚好奇一个懂麻瓜科学的学生是否能够理解**错误理解之句**²。显然不能。”

“也许——”哈利开口。

真的吗，拉文克劳？斯莱特林说。你现在耍这个手段？

“如果我对镜子了解得更多，也许我能再试试看理解这些词句？”哈利的拉文克劳面夺取了直接控制权。

奇洛教授翘起嘴角。“和大多数上古物品一样——学者们关于镜子写下了太多的谎言，以至于如今已经很难确定任何事。很确定镜子至少和梅林一样古老，因为众所周知梅林曾经将它作为工具。也知道梅林死后留下了书面指示：镜子不需要被封印起来，尽管它拥有的某些威力可能足以让人担忧。他写到，鉴于制造镜子时为了确保它不会毁灭世界而花了如此多的心血，以至于使用一块奶酪毁灭世界都会容易的多。”

这个说法让哈利觉得无法完全安心。

“其他有关这个镜子的事实都被相当谨慎的著名巫师们验证过了，他们的话也被证实可靠。镜子最有特点的力量是能够创造一个平行领域，尽管这些领域只有镜子成像的大小；已知的是人和其他物品可以被存储其中。一些权威声称所有魔法物品中只有这个镜子拥有真正的道德取向，尽管我不确定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意思。我会预计道德家将钻心咒称为‘邪恶’，将守护神咒称为‘善良’；我可猜不出有什么是道德家会认为比那更道德的了。但是据说，举个例子，凤凰是从这面镜子中的国度来到我们的世界的。”

2 错误理解之句 (Word of Misunderstanding)：原创咒语，可以让读到句子的人无法理解句子（所以文中哈利没有看出镜子上的文字只是简单的英文倒写）

哈利盯着镜子金色的背面的时候，诸如天啊，还有各种会被哈利父母定义为不恰当的词句在他的脑内呼啸而过。

“我漫游世界听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奇洛教授说道，“大多数在我看来都是谎言，但有些看起来确实是历史而不是传说。在一个几世纪都无人踏足的地方，那里的一面金属墙上，我发现了文字记载，一些亚特兰蒂斯人预见了他们世界的终结，试图制造强大发力的道具以逃脱必然发生的灾难。如果那件装备完成了，故事说，它将会成为一个绝对稳定的存在，能够承受无限的魔法通过，以此来实现愿望。还有——这据说是更加艰难得多的任务——这件装备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够避免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在那个前提下都会认定为不可避免的灾难。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根据金属板上写的故事，剩下的亚特兰蒂斯人无视了这项计划，照常生活。这个项目有时候被评价为一项高尚的公共事业，但是几乎所有其他的亚特兰蒂斯人在每天都能找到比帮忙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连亚特兰蒂斯的贵族都忽略了其他人获得不可抗衡力量的可能性，尽管一个缺乏经验的疾世愤俗者可能会以为这种事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相对来说近乎于无的支持下，屈指可数没有成功的设备制造者，在并非极其艰巨却无谓恼人的工作环境下劳作。最终时间不够了，亚特兰蒂斯被毁灭的时候，设备离竣工还遥遥无期。我认出我经历中的某些相通之处，那是纯粹编造的故事中不常见的。”不冷不热的笑容扭曲了一下，“但也许这只是我在众多传说中偏爱的一个故事。然而你会看出，它和梅林断言这个镜子的制造者使它不能毁灭世界的相通之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或许能解释为什么镜子会拥有先前邓布利多或者佩雷纳尔未曾表现出来的知能力，能向任何站在它跟前的人显示一个他们内心欲望被满足的幻象世界。你可以想象，如果某个人想制造一个实现愿望的东西，而且不想让它弄出大乱子，他就可能会安排这样的合理预防措施。”

“哇哦。”哈利真心实意地低声赞道。这是真正的魔法，是那种出现在《所以你想要成为一个巫师》³中的魔法，而不仅仅是你有根魔杖就能做到的一系列随机的反物理事件。

³ 《所以你想要成为一个巫师 (So You Want to Be a Wizard)》是《少年魔法师》系列中的第一部，出版于1983年，该系列目前有9部小说，作者Diane Duane。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_You_Want_to_Be_a_Wizard

奇洛教授朝金色的背面做了个手势。“大多数故事都无异议的最后一个特质是，无论命令镜子的未知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个关键信息，没有任何可信的描述——对镜子的指令不可能使它只对某人产生反应。所以佩雷纳尔不可能命令这面镜子，‘只能把石头给佩雷纳尔’；邓布利多不能说，‘只能把石头交给希望将它交给尼可·勒梅的人’。镜子中有一个盲点，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完全的公正；无论是实行的是什么规则，它必须用相同的规则对待站在它面前的所有人。因此，一定有某些任何人都能触发的通向石头藏身之地的规则。那么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你，大难不死的男孩，将执行我们两个设计的任何策略。因为据说这件物品拥有道德取向，而它得到的命令很可能反映了这种取向。我很清楚地意识到，通常来说你被认为是善良的，而我被认为是邪恶的。”奇洛教授相当阴暗地微笑着，“那么我们第一个尝试——并不是我们最后的尝试，保证还有其他的——让我们看看，你试图取走石头以便拯救赫敏·格兰杰和你上百位同学的性命，镜子对此有何反应。”

“计划的第一个版本，”哈利说，他终于开始明白了，“是我在霍格沃茨的第一个周五你设计出的，需要邓布利多的明星男孩，大难不死的男孩取走石头，无私而高尚地意图拯救他濒临死亡的防御术教授，奇洛教授。”

“当然。”奇洛教授说。

这是一个诗意的谋略，哈利想，但是前后情况妨碍了他对那份优雅的赞赏。

然后哈利又有了一个想法。

“嗯，”哈利说，“你认为这面镜子是为你设下的圈套——”

“这明摆着不可能不是个圈套。”

“那就是说，这是给伏地魔的圈套。只不过它不可能是针对他个人的圈套。它必须基于一个普遍的规则，而伏地魔的某些抽象特质会触发它。”哈利下意识地对镜子的金色背面紧锁眉头。

“正如你所说。”奇洛教授开始朝着哈利皱起的眉头皱眉。

“嗯，在学年的第一个星期四，刚刚在我面前烧死了一只鸡的疯校长邓布利多告诉我，我没有任何机会走进他禁忌的走廊，因为我不知道阿拉霍洞开这个咒语。”

“我明白了，”奇洛教授说，“哦，天啊。你要是早点想到告诉我就好了。”

他们都不需要大声说出显而易见的事——这点反用的反心理学成功地保证了哈利绝对会远离邓布利多禁止进入的走廊。

哈利仍然集中精神思考。“你是否认为邓布利多怀疑我是，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伏地魔的魂器，或者更广义地，我的一部分人格拷贝自伏地魔？”哈利问出口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以及他已经看到过多少显而易见的证据，以至于——

“邓布利多**绝不可能**忽视了这一点，”奇洛教授说道，“这并不很难发现。邓布利多还能怎么想，觉得你是个从未见过真正十一岁孩子的傻作者戏剧中的演员么？只有胡言乱语的傻瓜才会相信——啊，算了。”

他们两个无声地盯着镜子。

最后奇洛教授叹道，“恐怕我聪明过了头。你和我都不敢被这面镜子反射其中。看来我必须命令斯普劳特教授解开我对诺特先生和格林格拉斯小姐的一忘皆空……你看，镜子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它处理映射其中之物的规则将无视外力作用，比如篡改记忆咒语或是混淆咒。镜子只反射来自于人本身的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选择而达到的思维状态；在好几个地方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让诺特先生和格林格拉斯小姐对于必须取出魔法石的原因相信不同的故事，以备好出现在这面镜子前。”奇洛教授揉了揉鼻梁，“我为其他学生准备了其他的版本，准备好让我可以随时触发他们的行动……但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我开始对这个计划感到悲观。如果我们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诺特和格林格拉斯似乎还是值得一试。但是我在想邓布利多是不是设置这个谜团来专门抵御伏地魔的狡猾。我怀疑他会不会成功做到了。如果你设计出我认为值得一试的其他计划，『我保证我用来执行计划的人质都不会被我伤害，无论是执行计划时抑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我也不打算毁约。』我还要再次提醒你，如果我失败

了我手上的人质也不会幸免于难，包括格兰杰小姐和其他人。”

他们再一次沉默地盯着镜子，年长和年幼的汤姆·里德尔。

“我猜测，教授，”过了一会儿哈利说道，“你那一整套出于诚实或善良的目的才能获取石头的假设是错误的。校长不会设置那样一个获取规则。”

“为什么？”

“因为邓布利多知道，人们在做错误的事情时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是多么容易。那会是他考虑的第一个可能。”

“『我听到的是真话还是瞎话？』”

“『诚实的。』”哈利说。

奇洛教授点点头。“那么接受你的观点。”

“我不确定为什么你认为这个谜能解开，”哈利说，“随便设置一个规则，比如，你的左手必须拿着一个小的蓝色四角锥，两个大的红色四角锥，右手必须往一只仓鼠身上挤蛋黄酱——”

“不，”奇洛教授说，“不，我不这么认为。传说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可以设置什么样的规则，但是我认为一定和镜子的原本用途有关——肯定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求和愿望有关。在一只仓鼠身上挤蛋黄酱可不符合要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嗯，”哈利说，“也许规则是那个人必须完全不想使用魔法石——不，那太简单了，你给诺特先生的故事就能解决。”

“在某些方面你可能比我更了解邓布利多，”奇洛教授说，“所以现在我问你：邓布利多怎么会运用他接受死亡这一观念来守护石头？因为那是他认为我最最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我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对。”

哈利就此想了一会，考虑了几种想法然后又摒弃了。然后他有了一个想法，哈利考虑着要不要保持沉默……想象着将来对话中必然会出现的内容，如果奇

洛教授要他用蛇佬腔回答是否想出了什么。

哈利不情愿地开口。“邓布利多会认为这面镜子能够触及到死后世界吗？他会把石头放进他认为是死后世界的东西中吗，如此一来只有相信死后世界的人才能看到？”

“唔……”奇洛教授说，“可能吧……是的，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使用这面镜子的设置来显示出人们内心的渴望……阿不思·邓布利多会看到他自己和家人团聚。他会看到自己在死后和他们团聚，希望自己死去而非让他们复生。他的弟弟阿不福思，他的妹妹阿利安娜，他的双亲肯德拉和珀西瓦尔……我想邓布利多应该是把魔法石给了阿不福思。镜子能具体地知道石头是给了阿不福思吗？还是任何人死去的亲属都可以，假如那个人相信他们亲属的灵魂会把石头还给他们？”奇洛教授小范围地踱步，离哈利和镜子都远远的，“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想法。我们再设计一个吧。”

哈利开始用手指轻弹脸颊，然后在他意识到他从哪里习得了这个手势的时候忽然停下了，“如果佩雷纳尔才是那个把石头放进去的人呢？也许给镜子输入的指令就是只能把石头给最初放进去的人。”

“佩雷纳尔能活这么久就是因为知道她自己的局限，”奇洛教授说，“她没有高估自己的智力，她不自大，如果自大的话她很久之前就会失去魔法石。佩雷纳尔不会试图自己想出一个好的镜子规则，如果勒梅大师能把问题交给更睿智的邓布利多处理，就不会自己动手……但是把石头交给记得放石头的人这一规则，在邓布利多自己放石头的条件下也成立。这是条难以绕过的规则，因为我不能简单地混淆某个人让他相信自己放入了石头……我要制造一块假的石头，一面假的镜子，然后安排一出戏……”奇洛教授现在开始皱眉了，“但这仍然是邓布利多会想象伏地魔给点时间就能够做到的事。只要有可能的话，邓布利多会希望制造出一种他认为我在人质身上不能伪造出来的精神状态作为进入镜子的钥匙——或者是一种邓布利多认为伏地魔永远不能理解的规则，比如一条涉及到接受自身死亡的规则。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先前的想法是合理的。”

然后哈利有个主意。

他不确定是否是个好主意。

……不过好像哈利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

“假设，”哈利说，“我们不确定什么才是取得石头所必需的。但是一个**充分条件**应该包括阿不思·邓布利多，或者可能其他人，处于这么一种精神状态：他们相信黑魔王已经被打败了，威胁已经没有了，而且是时候取出来石头把它交还给尼克勒斯·勒梅了。我们不确定那个人——假比说是邓布利多——的精神状态中哪部分将会是他认为伏地魔不能理解或者复制的必要部分；但是在那些条件下，邓布利多的整体精神状态将是**充分的**。”

“合理，”奇洛教授说，“所以呢？”

“对应的策略，”哈利小心地说，“是站在镜子前模仿邓布利多在那些条件下的精神状态，越详尽越好。而且这种精神状态必须是由内部力量产生，而不是外部力量。”

“但是我们怎样在不使用摄神取念或者混淆咒的情况下做到呢，这两者都肯定是外部的——哈，我明白了，”奇洛教授冰冷、淡色的眼睛忽然锐利起来，“你建议我对自己使用混淆咒，就像你在战斗魔法课的第一天对自己释放的恶咒那样。如此一来，它就是内部力量而不是外部的，只是通过我的个人选择而产生的精神状态。告诉我你这么建议是不是想要困住我，男孩。用蛇佬腔告诉我。”

“『被你要求设计策略的思维可能已经被这种意图所影响——谁知道呢？知道你会有所猜忌，会问这个问题。决定权在你，老师。至于这是否可能困住你，你知道我所知的一切，如果你自己选择了这个策略，而策略失败了，不要把它称之为我的背叛。』”哈利很想微笑一下，但是克制住了。

“很好，”奇洛教授说，微笑着，“看来创造性思维产生的威胁有时候连用蛇佬腔也不能消除呢。”

哈利穿上隐身衣，按照奇洛教授的要求，「不要让那个将要相信自己就是校长的人看到你」，奇洛教授用蛇佬腔说道。

“无论你有没有穿隐身衣，你都要站在镜子的映射范围内，”奇洛教授说，“如果有岩浆涌出，你也会被烧死。我认为至少要有这样的对等。”

奇洛教授指着他们进入房间的那扇门右边一块地方，在镜子的正面，离得远远的。哈利穿着隐身衣，走到奇洛教授指给他的地方，并没有争辩。哈利愈发不清楚两个里德尔都死在这里究竟是不是件坏事，即便是以上百个学生人质为代价。因为尽管哈利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到目前为止都大多表现得像个傻瓜，而伏地魔的回归对整个世界都是个威胁。

（不过，哈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邓布利多会用岩浆那一招。邓布利多很有可能对伏地魔足够愤怒以至于抛弃了他惯常的限制，但是岩浆不会永久地阻止一个邓布利多认为是没有实体的灵魂。）

奇洛教授用魔杖一指，然后哈利站着的地板上周围出现了一个闪烁的圆圈。这个，奇洛教授说道，会很快变成一个强力隐匿之圈，圈内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被圈外听到或者看到。哈利不能通过脱掉隐身衣或者喊叫让自己暴露在假邓布利多面前。

“一旦圆圈激活你就**不能**跨出圈子，”奇洛教授说，“那会导致你接触我的魔法，而被施了混淆之后，我可能不记得如何停止会够毁灭我们两个的共鸣。而且还有，因为我不想你扔鞋子——”奇洛教授做了另一个手势，就在强力隐匿之圈内，一道微光凭空出现，一个球形的变形区域，“『这个屏障如果被你或者其他物质接触就会爆炸』。共鸣可能之后会击中我，但你会死。现在用蛇语告诉我你不打算跨过这个圆圈，或是摘下隐身衣，或者做**任何**冲动或是愚蠢的事情。告诉我你会静静地等在这，穿着隐身衣，直到结束。”

哈利重复了一遍。

然后奇洛教授的袍子的颜色变成了黑色洒金，正是邓布利多在正式场合

会穿的袍子；然后奇洛教授用他自己的魔杖指着头。

奇洛教授一动不动很久，仍旧用魔杖指着自己的头。他阖着眼睛集中精力。

然后奇洛教授说，“迷魂乱心。”

站在那里的男人表情立刻变了；他眨了几次眼睛仿佛是很困惑，低下了魔杖。

奇洛教授脸上露出深深的疲倦；没有肉眼可见的改变，他的眼神看上去苍老了，他脸上不多的皱纹变得极为显眼。

他的嘴唇扯出一个悲伤的微笑。

不慌不忙地，男人静静走到镜子前，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

他跨入镜子反射的区间，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盯着镜面。

哈利看不见男人在镜中看到了什么；对哈利来说那面平滑完美的表面仍然反射着它身后的房间，就像通往另外一个地方的入口。

“阿利安娜，”男人轻语道，“母亲，父亲。还有你，我的弟弟，一切都结束了。”

男人笔直地站着，仿佛在聆听。

“是的，结束了，”男人说，“伏地魔来到这面镜子前，被梅林的方法困住了。他现在只是另一个被封印的恐怖了。”

又是聆听寂静。

“我但愿能够遵从你，我的弟弟，但是这样更好，”男人低下头，“他被死亡拒之门外，永远地，这个报复足够可怕了。”

哈利看着这一切，感到一丝刺痛，感觉这不是邓布利多会说出来的话，更像是一个稻草人，一个浅薄的俗套……但这同样也不是真正的阿不福思的靈魂，这是奇洛教授想象出的邓布利多想象出的阿不福思，而且那个双重反射出

来的阿不福思的形象不会注意到任何差错。

“是时候归还魔法石了，”认为自己是邓布利多的男人说，“必须送回给勒梅大师保管，现在。”

聆听寂静。

“不，”男人说，“勒梅大师这么多年来都在寻求永生的人面前保护了魔法石，我想在他手上是最安全的……不，阿不福思，我认为他的意图是好的。”

哈里控制不住他身体里像火线一样窜过的紧张；他呼吸困难。不，奇洛教授的混淆咒是不完美的。奇洛教授的潜在人格开始显露出来，开始发现明显的问题，如果永生那么糟糕，为什么尼克勒斯·勒梅本人拥有石头就没有问题。即使奇洛教授假定邓布利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奇洛教授在混淆咒中却没有加入一个条款，认为**邓布利多印象中的阿不福思**不会想到；而这一切最终反映的都是奇洛教授自己的思想，汤姆·里德尔智力范围内的影象……

“毁掉它？”男人说，“也许吧。我不太确定它**能被**毁掉，否则勒梅大师很久之前就这么做了。我想，很多次，他都后悔把它制作出来……阿不福思，我向他保证过，而我们自己并不那么年长或者智慧。魔法石必须还到它的制造者手中。”

然后哈利的呼吸停止了。

男人左手握着一块不规则的鲜红色玻璃，大小差不多是哈利拇指指尖到第一个关节。鲜红色玻璃般的表面光泽让它看上去湿漉漉的；它看起来好像是被时间凝固住的鲜血，有着参差不齐的锋锐表面。

“谢谢你，我的弟弟。”男人静静地说。

那就是魔法石看上去应该有的样子吗？奇洛教授知道真正的石头什么样子吗？镜子在这些条件下会给出真正的石头吗，还是做出一个仿冒的出来？

紧接着——

“不，阿利安娜，”男人说，温和地微笑着，“我恐怕现在必须要走了。耐心点，我亲爱的，很快我就将真正与你相见……为什么？哎，我不确定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当我拿到石头，我就要从镜子前走开，等勒梅大师联系我，但我不确定为什么我要走到镜子旁边这么做……”男人叹了口气，“啊，我上年纪了。幸好，这可怕的战争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和你说上一会儿话也没有害处，我亲爱的，如果你希望的话。”

哈利眼睛后方一阵头疼；哈利的某些部分正在试图发送一份信息：有一会儿没有呼吸过了，但是没有哪部分在听。不完美，奇洛教授的混淆咒是不完美的，在奇洛教授印象中，邓布利多印象中的阿利安娜想要和邓布利多说话，而且也许不想等下去，因为奇洛教授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并没有死后世界，而之前植入的想要在得到石头之后离开的冲动并不能对抗里德尔-阿利安娜。

然后哈利感到自己变得十分冷静。他又开始呼吸了。

无论如何，哈利对此都无能为力。奇洛教授阻止了哈利介入；好吧，就让奇洛教授吞下自己决定的后果吧。如果那个后果也波及到了哈利，那样也罢。

认为自己是邓布利多的男人大部分时候是耐心地地点头，偶尔回复他最亲爱的妹妹。有时候男人朝一边露出一个不安的表情；仿佛感到一阵强烈的要离开的冲动，但是用奇洛教授想象的阿不思·邓布利多拥有的极大的耐心和礼貌还有对他妹妹的关心压下了这份冲动。

混淆咒消失的一瞬间，哈利看到男人的表情改变了，又变成了奇洛教授的面容。

同一瞬间镜子改变了，不再向哈利显示房间的镜像，而是显示出真正的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形态，就好像他正在镜子后面站着，透过镜子就可以看到。

真正的邓布利多表情坚定，神色严峻。

“你好，汤姆。”阿不思·邓布利多说。

第一百一十章 镜像，第二部分

阿不思·邓布利多严峻的脸色只持续了一瞬间，然后就变成了迷惑。“奎里纳斯？你在——”

然后停顿了一下。

“好吧，”邓布利多说，“我确实感觉很蠢。”

“理所当然。”奇洛教授轻松地说，如果他因被抓住而感到吃惊的话，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他随手挥了挥，把袍子变回教授的服装。

邓布利多严峻的脸色又回来了，并且翻了两番。“看我，辛辛苦苦寻找伏地魔的影子，却从没意识到霍格沃茨的防御学教授是一具病得半死的受害者，被一个远比他强大得多的灵魂占据了。要不是其他很多人也没看出来，我得说自己是老年痴呆了。”

“可不是。”奇洛教授说。他抬了抬眉毛，“说真的，非要我长一双发红光的眼睛才能认得出来么？”

“哦，当然了，”邓布利多语调平稳地说，“你的演技非常完美。我承认自己完全被骗过去了。奎里纳斯·奇洛看起来很——我该用哪个词来着？啊，对了，这个：他看起来精神健全。”

奇洛教授轻笑了一下。他看起来完完全全就像是两个人在闲谈一样。“要知道，我从没疯过。伏地魔只是我的另一场游戏，和奇洛教授一样。”

阿不思·邓布利多却不是享受闲谈的样子：“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很遗憾地告诉你，汤姆，任何扮得出伏地魔这个角色的人就是伏地魔。”

“啊，”奇洛教授说，像是在训诫般地竖起了手指。“这段逻辑中有一个漏洞，老家伙。任何扮得出伏地魔这个角色的必然是道德家口中的‘邪恶’，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一致。但真正的我可能是完全，纯粹，无可救药的邪恶，

却和我所扮演的伏地魔之间有一种有趣的不同——”

“我认为，”阿不思·邓布利多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关心。”

“那你一定认为自己能够很快除掉我了，”奇洛教授说，“真有趣。我的永生一定是取决于能不能发现你所设下的陷阱，找到一种方法逃脱，并且还要尽快。”奇洛教授顿了一下，“但我们还是无意义地拖延一下这场谈话，先聊点别的吧。你是怎么跑到镜子里面等着的？我以为你在别处。”

“我是在别处，”阿不思·邓布利多说，“但对你来说很不幸的是，我**同时**也在镜子里。我从一开始就这里，一直都在。”

“啊，”奇洛教授说，叹了口气，“看来我小小的声东击西是做了无用功。”

阿不思·邓布利多不再控制自己的怒火了。“声东击西？”邓布利多吼道，他蓝宝石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你杀了勒梅大师，就是为了声东击西？”

奇洛教授看起来很沮丧。“你不公正的指控让我很受伤。我并没有杀害你所认识的那个勒梅。我只是命令其他人做了这件事。”

“你怎么能？就算是你——你怎么能这样？他是记载了我们所有学问的图书馆！你让巫师界永远失去了那些秘密！”

奇洛教授的微笑里现在多了点锋芒。“你看，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扭曲的思维认为勒梅永生就是可以接受的，想尝试同样事情的我却应该被认作是怪物。”

“勒梅大师从来没有沉沦到永生的地步！他——”邓布利多哽住了，“他只是醒得久了一点，为了我们，蹉跎过他漫长的白昼——”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奇洛教授漫不经心地说，“你还记得在办公室里见汤姆·里德尔的那天么？我向你乞求，跪下来向你乞求，求你介绍尼可·勒梅给我认识，好让我请求他收我做弟子，这样有朝一日我也可以自己做出魔法石。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那是我想成为好人的最后一次尝试。你告

诉我不行，然后教育我害怕死亡有多么不道德。我从你的办公室离开时充满了苦涩和愤怒。我想，如果我只是因为不想死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为邪恶，那我不如做个恶人好了。一个月之后我杀死了阿比盖尔·桃金娘，用另一种方法追求了永生。即使在加深了对勒梅的了解之后，我对你的虚伪仍然很愤懑。因此，我对你和你手下的折磨更甚于常。我常想，应该把这些告诉你，但我们从没有过坦诚相对的机会。”

“我否认，”阿不思·邓布利多说，目光没有动摇，“对你所成为的样子，我不承认有哪怕一丁点责任。这完完全全是和你和你本人的选择造成的结果。”

“你这么说我可一点也不惊讶，”奇洛教授说，“好吧，我现在倒是很好奇你在哪些事上会承认自己有责任了。你能使用某种特殊的预言能力，这我很久以前就推理出来了：你做过很多不可理喻的行动，而它们为你带来好处的方式简直匪夷所思。所以告诉我，在我被暂时击败的那个万圣节夜里，你提前预知到结果了么？”

“我知道，”阿不思·邓布利多用低沉而冰冷的声音说，“对这件事，我承认自己有责任，而你是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的。”

“你设计让西弗勒斯·斯内普听到了那段他会交给我的预言。”

“我默许了这件事发生。”阿不思·邓布利多说。

“所以当时的我啊，还因为自己终于提前获得了些情报而激动来着。”奇洛教授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悲伤，“看来大英雄邓布利多牺牲了无知的卒子，莉莉·波特和詹姆·波特，仅仅是为了驱逐我几年。”

阿不思·邓布利多目光如石：“如果詹姆和莉莉知道的话，他们会自愿赴死的。”

“那个小婴儿呢？”奇洛教授说，“说不好为什么，但我可不觉得波特夫妇会心甘情愿把他留在神秘人的面前。”

邓布利多畏缩的神色几乎看不出来：“大难不死的男孩可是完好无损地出来了。想把他变成你，是不是？相反，你把自己变成了具尸体，而哈利·波

特却变成了你本该成为的那种巫师。”现在半月眼镜后面有点邓布利多平常的样子了，眼睛里有小小的光芒，“汤姆·里德尔冷酷的才能，被詹姆和莉莉的温暖和爱驯化了。如果汤姆·里德尔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他本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我很好奇你看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奇洛教授的嘴唇弯了起来：“我很惊讶，甚至可以说是震惊，因为波特先生真是幼稚到了极点。”

“大概你理解不了这个笑话，”直到这时，阿不思邓布利多才终于露出了微笑，“可我意识到的时候可是大笑了一番！当我看到你造出了一个善良的伏地魔来对抗邪恶的那个——啊，我可是大笑了一番！我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总是欠点强硬，但等哈利的力量完全觉醒以后，他胜任这个角色是绰绰有余。”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微笑消失了，“但我猜哈利需要找个其他的黑魔王来击败，因为到那时候你已经不存在了。”

“啊，是的，说到这个。”奇洛教授往镜子的反方向走去，但是在镜子能照到的边界似乎被迫停下来了——虽然镜子上本也没有他的身影，“有趣。”

邓布利多的微笑现在更冷酷了：“不，汤姆。你哪也去不了。”

奇洛教授点了点头：“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拒绝死亡，”邓布利多说，“如果我摧毁了你的肉体，你的灵魂只会飘荡回来，就像是一只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赶走了的愚蠢小动物一样。所以我会把你送到时间之外，一个冻结的时刻。无论是谁，就连我本人都无法让你回归。如果预言是真的，可能哈利·波特有朝一日能接你回来。他可能会希望你和你讨论一下他父母的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对你来说这只是一瞬间——要是你真能回来的话。无论如何，汤姆，祝你一路顺风。”

“唔。”奇洛教授说，他已经走过了哈利所站的地方，哈利无声地观察着，带着些恐怖，最后奇洛教授在镜子另外一侧的尽头停下了。“和我想的一样。你用的是梅林古老的封印法，在妥菲莉丝·婊的故事中被称为恒时之术。如果传说中所说是真的的话，就连你也无法停止这个术，因为它已经启动这么久了。”

“没错。”阿不思·邓布利多说。可是他的眼中突然现出警惕。

而哈利在原地没有动，就在门的右边，在沉默和抑制住的恐慌中等待着。他可以感觉到空气中有什么。他可以感知到某种存在在镜子的领域内聚集。它比魔法更奇异，几乎一切都是无法理解的，除了它的奇异和它所拥有的力量。这个存在此前聚集得非常缓慢，但现在加速了。

“但是，如果嫦说的是真的，你还是可以逆转这个效果。”奇洛教授说，“根据传说，镜子的大多数力量都是两面的。所以你可以反其道而行，驱逐镜子另一面的存在，也就是把你自己而不是我送到那个冻结的时刻。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声音收紧了，“我想你大概会告诉我你有人质吧？这是没用的，汤姆，你个蠢货！完完全全的蠢货！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不会为你抓到的任何人质让步。”

“你总是慢我一步，”奇洛教授说，“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人质。”

另一个存在侵入了哈利周围的空气中，他的身上仿佛有什么东西爬过一样：汤姆·里德尔的魔法从他皮肤旁边划过。隐身衣从他身上被扯了下来，闪耀的黑色斗篷划过空中，飞离了他。

奇洛教授接住它，迅速套在了自己身上。不到一秒钟，他就把隐身衣盖到头上，消失了。

阿不思邓布利多打了个趔趄，好像有什么支撑着他的重要东西被抽走了一样。

“哈利·波特，”校长悄声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哈利盯着邓布利多的镜像，后者的脸上交织着绝对的震惊和绝望。

非常重非常重的负罪感和屈辱感同时向哈利袭来，他可以感觉到身边那个无法理解的存在正在接近顶峰。不需要任何语言哈利就知道，没有时间了，他完蛋了。

“是我的错，”哈利负责临终发言的不知道哪个部分小声说，“我太蠢了。我一直都很蠢。千万不要救我。再见。”

“嘿，看呀，”奇洛教授愉快的声音从空中飘荡出来，“看起来镜子里已经映不出我了啊。”

“不，”阿不思·邓布利多说，“不，不，不！”

黑灰色的长魔杖从袖口飞到他手里。而在他的另一只手上，仿佛凭空出现一般，多出了一小截黑色的石头。

阿不思·邓布利多把这两样东西狠狠扔到一边。正好就在力量积蓄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之时，他消失了。

镜子里又一次显示出了这个白色石头砌成、金光照耀的房的正常镜像，而阿不思·邓布利多刚才所在的地方已经没有任何痕迹。

第一百一十一章 失败，第一部分

黑魔王在放声大笑。

旷无一物的空气中传来防御课教授狂笑的声音，尖利而恐怖；这笑声现在属于伏地魔了，黑魔王在毫不掩饰、肆无忌惮地大笑。

哈利的思维一片混乱。他的目光无法从阿不思·邓布利多刚刚所在的地方移开。他内心的惊恐过于巨大，大到无法理解或反思。他的思维不停地试图让时间倒流，让现实回到这一切发生之前，但是没有这样的魔法，现实并未改变。

他输了。他输掉了邓布利多，起手无回，这意味着他输掉了整场战争。

黑魔王在继续狂笑。

“啊，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邓布利多教授，啊，邓布利多教授，对我们的游戏来说这是多么恰当的结局啊！”又一阵狂笑。“就连最后的牺牲都是错误的，因为你抛弃一切来拯救的棋子早就在我掌握中！从一开始就设错了陷阱，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放弃这个身体！啊，哈哈哈哈哈，啊哈！你从来都没学会过狡诈，你这个可怜的老蠢货！”

“你——”声音自己从哈利喉中发出来，“你——”

“啊哈哈哈哈哈！啊，不错，小家伙，你在这场探险中一直都是我的人质，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全部目的。哈，哈哈哈哈哈！你想跟真的汤姆里德尔玩心计，还差着几十年的火候呢，孩子。”黑魔王把隐身衣的帽兜摘下，他的头变得可见了，他开始脱掉斗篷。“那么，孩子，『你帮助了我，不错，那么是时候要复活你的小女孩朋友了。要遵守诺言。』”黑魔王的笑容极度冷酷。“我想你会疑心？好好记住，我此时此刻就可以杀了你，因为已经没有一个霍格沃茨校长会收到警报。随便你怎么疑心我，但是记住这一点。”他的手中再次出现了枪。“现在跟我来，愚蠢的孩子。”

他们离开了。

他们从通向魔药房的门返回，黑魔王一挥魔杖就将重新出现的紫色火焰消弭于无形。他们穿过博格特原本所在的房间，穿过毁损的象棋雕像房间，穿过钥匙房间被烧毁的门。黑魔王浮上地板门，哈利则努力爬上叶子的旋转楼梯，魔鬼网的触须颤抖着，退缩回去，仿佛感到恐惧。大难不死的男孩正在竭力不要哭出来，而他的黑暗面对此完全没有帮助，可能因为伏地魔从来不知道悔恨和负罪感的滋味。

他们路过巨大的三头阴尸犬，黑魔王一声轻语，它轰然倒地，摔在地板门上，又变回了一具尸体。

他们路过站岗的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教授告诉他们两人，他在守卫这扇门，他们必须离开，否则他就要扣学院分了。

黑魔王脚步不停，说了一声“*Hyakujū montauk*”¹，魔杖向前一刺；西弗勒斯的身体垮了下去，然后毫无生气地再次站直在门边。

“什么——”哈利一边说，一边试图跟上。“你做了什么——”

“不过是在尽对我忠实仆人的义务。如我承诺过你的那样，这不会要他的命。”黑魔王再次大笑。

“那些人质——”哈利说，很难保持声音平稳。“学生们，你说过你会把那个要杀了他们的什么东西给停掉——”

“『不错。别操心了。会在我们出去的时候处理。』”

“出去？”

“我们要走了，孩子。”黑魔王还在微笑。

这句话所带来的糟糕预感迷失在一大片糟糕预感的海洋里。

黑魔王现在正在翻阅他所称的霍格沃茨地图，上面的手写线条似乎在跟

1 梗自 SCP 基金会 (Secure. Contain. Protect.)。Hyakujū 是日语的 110，咒语“Hyakujū Montauk”直译为 110 蒙托克，是对 scp231-7 收容措施的一部分。程序的具体细节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程序必须给被施行对象带来巨大的痛苦，并对有基本同理心的执行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据原作者透露，咒语效果会让被诅咒对象产生自己正在对所爱之人实施 110 蒙托克程序的幻觉。详见：<http://scp-wiki-cn.wikidot.com/scp-231>

着他们的步伐移动。哈利头脑中那个本来在策划如果遇到巡逻的傲罗怎么办(黑魔王可以瞬息就杀掉他们,或者把他们一忘皆空)的部分把这点希望也放弃了。

他们下了通向二楼的主楼梯,没有遇到任何人。

黑魔王拐向一个哈利不知道的方向,又下了一层楼梯。他们逐层行下,窗户消失了,火把出现了,他们在斯莱特林的地下城里。

前面出现了一个穿着霍格沃茨袍子的身影。

黑魔王继续向那个人的方向走去。

哈利跟着。

一个六年级或者七年级的斯莱特林在一面浮雕墙旁等着,浮雕描绘的是萨拉查·斯莱特林举着魔杖,对着一个满身冰凌的巨人。那个女生没有对奇洛教授站起来走路或者带着哈利或者握着手枪这些事发出任何评价。哈利看不出她的眼神是不是空茫的。

黑魔王把手伸进袍子里,拿出一枚铜纳特,抛给她。“克拉蒂娅·阿丽佳·塔博尔,我如此命令你:把这枚铜纳特拿到我指给你看的魁地奇场地下面的魔咒圈中,放在中央,然后把你自己过去这六个小时的记忆一忘皆空。”

“遵命,主人。”女巫说,向他鞠躬,然后去了。

“我以为——”哈利说,“我以为你需要魔法石才能——”

黑魔王仍然在微笑,他一直没有停止微笑。“我没有用蛇语说那一部分,孩子。我用蛇语说的只是我安排了设置会杀死学生们,说了如果我拿到魔法石的话会阻止它。其他的部分我都是用人类的语言说的。我哪怕没有拿到魔法石也会阻止 血神殿²的魔咒,只要我没有被识破并困住。霍格沃茨的学生是宝贵的资源,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来训练他们。”然后黑魔王向墙壁嘶嘶道:“『打开。』”

哈利看见了浮雕左上方那条小蛇,同时墙缓缓地向后翻去,露出了一个

2 鲜血神殿:出自游戏《Fate/stay night》。详见:http://typemoon.wikia.com/wiki/Blood_Fort_Andromeda

巨大管道的入口。管道的周围长着青苔，散发着霉灰味；管道里面还布满着层层叠叠的蜘蛛网。

“蜘蛛……”黑魔王低语道。他叹了口气，一刹那间他听起来又像是奇洛教授了。

黑魔王走入巨大的管道，蛛网在他之前烧成虚无。哈利跟着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管道分岔为Y形，然后再次分岔。黑魔王向左行，然后右行。

管道的尽头是一堵结实的金属墙。“『打开。』”黑魔王嘶声道，金属墙中出现了一条裂缝，似乎是自我折叠开来。

那其后是一条长长的石头隧道的中央。

“我们要走上一会儿，”黑魔王说，“你还有其他问题要问吗，小家伙？”

“我——我现在——想不出来——”

又一声冰冷的笑声作为回答，他们走入了隧道，拐向右边。

无论当时或事后，哈利都不知道他走了多久；蛛网焚烧时发出的光太过微弱，不足以给他的机械表照明，而哈利进去之前没有想到要看时间。感觉上他好像在地下走了无数英里。

缓缓地，哈利的思维最后一次试图自我恢复。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如果黑魔王像他猜的那样会在事后杀了他的话……但是黑魔王说他会把赫敏复活，如果他要杀哈利的話，那么复活赫敏像是在做无用功……黑魔王遵守承诺是不是只是因为若非如此他就无法用蛇语做出承诺……为什么他不直接把哈利击毙……

说真的，他头脑中最后一个尚在运转的部分对其他所有部分说，这可是个想出什么点子的好时机，有什么黑魔王没有想到的点子，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口袋和魔杖和时间转换器就能做的，有什么奇洛教授没有想到我们能做的

……想啊，想啊，求求你们了想出来点什么吧？不要现在当机啊，尽管你们很害怕，尽管我们从没有我们从没像一个小时内就要死掉那样这么这么真切地面对过死亡，**现在不是当机的时候——**

哈利的头脑仍然一片空白。

假设这样，那个最后仅剩的部分说，假设我们试着将我们赢了这一场作为先决条件，或者至少是活着出来了。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活下来是事实**，你甚至赢了，通过某种方式让一切都有惊无险，你会认为发生了什么——

不是正当程序，拉文克劳小声说，宇宙不是那么运行的，我们就是要死了。

有人意识到我们失踪了，赫奇帕奇想，然后疯眼穆迪带着一队傲罗冲进来救下我们。我们的能力比不上权威机构，我觉得是时候承认这一点了。

反败为胜的关键必须是**我们做出来**的什么事情，**最后的声音说**，否则去思考它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格兰芬多说**，哈利波特并没有失踪，他就坐在魁地奇比赛场里，谁都看得见。奇洛教授也想到了这一点，那是他伪造假便条的部分原因。第三个问题，我不认为疯眼穆迪加一队傲罗能击败黑魔王，尤其不可能在他杀了我们之前。如果黑魔王认真作战，而且没有邓布利多的话，我不确定整个魔法法律执行司加在一起能够击败他。第四个问题。魁地奇比赛没有被惊扰，这大概是奇洛教授肯用在整个行动中带上我们这样复杂的计谋的根本原因。

换个思维模式，**斯莱特林试探道**，也许奇洛教授会召唤别的什么人来给我们实施记忆咒，摄魂咒，魂魄出窍咒，混沌咒，天知道别的什么。我们不是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那么黑魔王会有一个聪明的——好吧，有点聪明的——部下供他差遣。这可能是奇洛教授肯告诉我们这么多秘密的理由，如果他知道这些记忆都会消失的话。这也是离开霍格沃茨结界的原因，这样黑魔王就可以召唤贝拉特里克斯移形幻影来施展魔咒……

这整个思维过程都是不理性的，我拒绝参加，拉文克劳说。

多么美妙的临终遗言啊，最后的声音说。现在闭上嘴，动脑子好好想。

粗糙的石头隧道在他脚下过去，哈利的鞋子有时踩进积水或者差点在弯曲的地面上滑倒。他脑子里的神经元不停地放电，想象出不同的声音在跟彼此讨论，彼此吼叫，同时听者因为恐骇和羞愧而一片麻木。

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在讨论着冲向黑魔王的枪以图自杀的方案，或者吞下哈利的钢戒指上的小宝石。哈利变成黑魔王的思维奴隶会让世界更好还是更坏，这一点并不明确。如果黑魔王横竖都是要赢的话，让他快点赢或许更好。

与此同时，最后的声音不停的说话；哪怕在失败的泥潭中那最后一个声音仍还在。还有什么是黑魔王只用人类语言讲，从来没有用蛇语讲过的？我们记得吗？任何那样的话，什么都好？

那都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虽然是今天刚发生的却已经恍如隔世。黑魔王刚刚用蛇语告诉他复活赫敏的时机已经到来，然后其他的一切都是用英语说的，虽然是刚刚说出的，哈利已经几乎记不住了。在那之前……那之前是强力隐匿之圈，奇洛教授那时嘶声说如果屏障被触发的话就会爆炸。防御课教授还用英语叫哈利不要脱掉他的隐身衣或者试图穿越圆圈，用英语说共振可能会击中奇洛教授但是哈利会死掉。用英语说如果哈利碰触了魔法而奇洛教授无法记起来如何阻止共振，他们都会死……

假设它不会把我们俩都杀死，最后的声音说。戈德里克山谷那个万圣节夜晚，黑魔王的身体被烧焦，而我们只是额头留下了伤疤。假设我们之间的魔法共振对黑魔王来说比对我们更危险。如果我们一直以来都可以随时杀了黑魔王呢？只要冲上去把手放在他裸露的皮肤上？那会让我们的伤疤再次流血，但仅此而已。那个“住手，别这么做”的大难临头的感觉是继承自黑魔王的最糟糕记忆，他在戈德里克山谷犯下的大错，那不一定适用于‘大难不死的男孩’。

一丝希望升了起来。

升了起来，然后破灭了。

黑魔王只需扔掉他的魔杖，拉文克劳喃喃的说。奇洛教授可以变身成他的阿尼玛格斯形态。哪怕他死了，他还是会占领别人的身体再回来，对我们的父母施加酷刑，以惩罚我们。

我们或许能及时赶到我们的父母那里，最后的声音说。我们或许能把他们藏匿起来。我们或许能把黑魔王目前的身体杀掉之后夺取魔法石，然后以魔法石为核心建立一个反击战队。

黑魔王行走在石头隧道里。他手中仍然握着枪。他离哈利至少四米远。

如果我们冲上前去，他会通过魔法共振感觉到我们的接近，赫奇帕奇说。他会快速向前飞去。他做得到，他骨头上有扫帚咒语能让他飞行。他会向前飞，然后转身，开枪。他知道共振的事情，他已经思考过这一切。这不是黑魔王会忘记考量的事情。他会有所准备，严阵以待。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最后的声音说。假设我们可以随意对奇洛教授施加魔法，但他不能对我们施展。

这前提怎么会是真的呢？拉文克劳不满的反问。实际上，我们有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在阿兹卡班，奇洛教授的死咒击中我们的守护神咒的时候，感觉像我们的头被劈成了两半——

假设失控的都是他的魔法。假设说，我们对他施展一个，嗯，荧光咒，就没有什么坏事能发生。

可是为什么呢？拉文克劳问。为什么做这个假设？

因为这能够解释在阿兹卡班时奇洛教授为什么没有警告我不要对他施加魔法，哈利想。因为我记忆中奇洛教授从来没有用蛇语说过，如果我试图对他用魔法的话我会伤害自己。他本可以给我这个警告，但他没有，尽管他给了我

很多其他警告。没有证据是证明没有的弱证据。

哈利的各个组成部分沉默了一会，考虑着这一点。

我们并没有我们的魔杖，拉文克劳说。

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取回来，最后的声音想。

可是哪怕那时，哈利想，灰色的绝望又回来了，魔法共振属于黑魔王的已知范围。他已经考虑过我能利用它作出的所有可能举动，他已经为每一种都做好了准备。那是我打一开始就犯下的错误。我没有尊重黑魔王的聪慧。我不相信他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看得出我所看得出的一切，并为此做了规划。

那么，最后的声音说，以我们的胜利为先决条件，我们必须用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来攻击他。

摄魂怪，格兰芬多提议道。

黑魔王知道我们能摧毁，屏蔽，也许控制摄魂怪，拉文克劳说。他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但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再说了，我们要去哪里搞一只摄魂怪啊？

也许，赫奇帕奇试探道，如果我们抱住他不放，黑魔王的整个魂器系统就能因我们的魔法共振而短路，我们牺牲自己能永远摧毁他。

一派胡言，拉文克劳说。但我想临死之前做点美梦也不错，无论有多么愚蠢。

如果伏地魔对死亡的恐惧足够强烈，赫奇帕奇反驳道，那么魂器系统中有可能存在那样的设计失误。伏地魔根本没想到在别人身上测试他的魂器，这可能指证他无法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他对死亡的恐惧是他的致命伤？拉文克劳说，啊哈，不。我看一个

做了一百多个魂器的人可能会在里面做几个防护措施。

哈利的头脑继续思考着。

他们魔法共振中存在真正的不对称……看起来不太可能，没有什么理由会让魔法那样运行。但是魔法的反冲对更强大的巫师而言有可能更加强烈，越强大的魔法共振起来就越危险。这或许可以解释戈德里克山谷的可观测现象（伏地魔爆炸，婴儿存活），并可以解释阿兹卡班的可观测现象（伏地魔遭到他自己魔法的强大反击，一年级的大难不死的男孩受到他较弱的魔法冲击）。或者只有施法者的魔法才会发生共振，这也可以解释那两个观测到的现象。这甚至也许可以解释奇洛教授为什么没有警告哈利不要对他施展魔法。不过，还有一个让奇洛教授对此避而不言的明显原因：那是对戈德里克山谷之谜的一个巨大提示，如果哈利对此有所联想的话。

哈利内心因为巨大的哀痛和愧疚而麻木的那个部分选择这个时机指出，说到无知无觉，当霍格沃兹的情况恶化之后，他们真的真的真的应该重新考虑第一个星期四的决定来着，那时因为麦格教授的要求，他们决定不告诉邓布利多接近奇洛教授时大难临头的感觉。公平来说，那时哈利还不确定能信任谁，有相当一段时间看起来有可能邓布利多是坏人而奇洛教授是抗争的英雄，但是……

邓布利多会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邓布利多会立即就意识到。

那个肩膀上落着凤凰的智慧老巫师会知道的，而哈利没有信任他，哈利没有告诉他所有相关的事实，而原因是彻底的粗心大意，没有去重新估量一个开学第四天做出的仓促决定。这件事被标记为“别告诉邓布利多的事情”，而哪怕是在阿兹卡班之后，哪怕是在赫敏死亡之后，哪怕是在这一切之后，哈利只是单纯地忘记了把这个问题提上来思索，重新权衡利弊。

又一波哀痛和愧恨袭来，将哈利淹没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行走着，那个最后的声音沉默着，其他的声音们仍然喋喋不休。

在灰色的思绪中走了至少几英里，他们到了石头隧道的尽头。

黑魔王步上石头阶梯，哈利跟从其后。

他们两人进入了一个极为昏暗的石头建筑。肮脏的旧石门自动打开了。

他们面前是一片大理石墓碑，每块上面铭刻着名字和日期。墓碑极为混乱的散布着，墓地也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空中高悬着一轮盈凸月，夜晚还未彻底降临，月亮已经莹莹发亮。

哈利看见墓地的时候就已经停住脚步。他的头脑中响起高声警报，告诉他赶快离开，去哪里都好，只要离开这里，但是没有什么方法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警报继续徒劳的鸣叫着，哈利身后的石门关闭了，他们被禁锢在陵墓中。

黑魔王进入凌乱墓园的中心位置，停下了脚步，用魔杖在自己头上划了个小圈。

一阵隆隆作响，从地面平滑地升起一座祭坛，至少有两米宽，黑色的石头上铭刻着灰色的徽纹。六座暗色大理石方尖碑在吱嘎声中均匀地围绕祭坛拔地而起，在昏暗的暮光中泛着暗色的光泽。

哈利脑子里那个徒劳的警报越发高声尖叫。

“这，”黑魔王用奇洛教授的语气说，“是我为自己建立的一个工作点，从霍格沃茨或是霍格莫德村庄来去都很方便。”黑魔王伸手向祭坛做了一个花哨的手势。“在这里，格兰杰小姐将被复活，我也将会在这里于我真正的身躯里重生。当然，我会先重塑自己。『用真身来施展复活小女孩的魔法会更容易。』”话语带着一阵诡异的蛇态笑声。“『放心，虽然小女孩的复活过程中含有被世人称之为黑暗的仪式，但是小女孩自己不会因此受到伤害或者变得丑恶。将保持她自己的外貌，她自己的头脑，而且无论我或是我的人事后都不会伤害她。』”

哈利的舌头发干，头脑难以运转，“求你了，教授，你可以用蛇语说出来你要复活格兰杰小姐的目的吗？”

“『将小女孩朋友的忠告和制衡归还给你。确保她是你所关爱的世界的

一部分。这，孩子，确实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又是那种蛇态的笑声，嘲弄地带着对于某种巨大讽刺的知觉。

小小的希望的火花在哈利体内点燃了，旁边是一团巨大得多的困惑，还有对于一个完美的大脑封闭师也许真的能用蛇语来说谎的恐惧。如果黑魔王的下一步是要杀了大难不死的男孩，或者奴役他的话，哈利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一切。

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理解过奇洛教授，也许哈利脑中的汤姆·里德尔模型就是错得那么离谱……也许大难不死的男孩会被抹掉这一天的记忆，然后和一个莫名其妙的赫敏·格兰杰一起被丢到某个地方，而伏地魔径自去征服世界……？

希望在哈利内心腾起，但那是一种迷惑的希望，完全不合情理。和那个嘲笑着邓布利多的失败的黑魔王不相符。哈利想不出什么自洽的解释，使奇洛教授的动机能跟此吻合。

我不知道计划中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黑魔王前行到祭坛前。他在那里跪下，似乎将手伸入祭坛本身的石头深处，取出了一小瓶在昏暗暮色中看起来是黑色的液体。

黑魔王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短促而精准：“鲜血，鲜血，被智慧隐藏起来的鲜血。”黑魔王说。

祭坛周围环绕的方尖碑开始低语，齐声吟诵的声音从纹丝不动的巨石中传出来，比拉丁语更古老的韵律。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τὸ σῶμα μου ἐμοί.*³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οκαταστήθι τὸ σῶμα ἡοῦ ἐμοί.

方尖碑的吟诵在每一句话后面回荡，仿佛它们的声音错位。小瓶中倒出了鲜血，似乎浮动于祭坛上方，慢慢漾开来，形成一个形状。

3 古希腊语，意思是“带回来，带回来，把我的身躯带回来给我。”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τὸ σῶμα μου ἐμοὶ (ἐμοὶ).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ἀπεκαταστήθι τὸ σῶμα ἡοῦ ἐμοὶ (ἐμοὶ).

一个高高的身形躺在祭坛上，就算在昏暗的暮色中，看起来还是太过苍白。

防御课教授将手伸入袍中，取出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红色玻璃。

他将其放置在那个高而苍白的身体上。

魔法石在那里放了一会，至少好几分钟。那块不规则的红色玻璃没有发光，或者闪耀，或者显示出任何法力的迹象。

然后石头微微动了，在身体上稍微转动了一下。

防御课教授将魔法石收回到他袍中，检视着一动不动地躺在祭坛上的高高躯体，用手指摸它的眼睛，用他的魔杖戳胸口。

他仰起头，放声大笑。

“不可思议，”黑魔王说，是哈利所熟悉的防御课教授的声音，“是固定的，它的形态是固定的！不过是一个依靠魔法维系的构造物，一经魔法石接触就变成了真正的物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感应到！什么都没有！我本担心我被蒙骗了，拿到的是一块假的魔法石，但这物质耐住了我所有的考验！”防御课教授将红色玻璃揣入怀中。“我承认，就算按照我的标准，这也很邪门了。”

然后防御课教授围绕祭坛行走，绕了五圈，用哈利听不见的低沉声音吟诵着什么。

黑魔王将他的魔杖放入那个躺在祭坛上的身体的手中。

他把他的双手放在那个身体的额头上。

黑魔王开口道：“*Fal. Tor. Pan.*”⁴

没有任何预警，一道闪电般的强光照亮了整个墓园，哈利踉跄后退了一步，双手不由自主的扶住额头。感觉像是伤疤那里中了一枪，或者被马蜂在那里叮

⁴ 梗自星际迷航。Fal-tor-pan 是瓦肯人用来将灵魂重新注入身体的仪式。

了一口。

防御课教授倒下了。

那个高过头的身体在祭坛上坐了起来。

它动作流畅地转身，笔挺地站在地上，至少比普通男子高出一个头。那个躯体的四肢苍白而瘦长，不见什么肌肉，但是给人拥有可怕力量的印象。

哈利又踉跄地后退一步，手仍然捂着伤疤。虽然他们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哈利感到一股极为可怕的恐惧感包围了他，仿佛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一直以来都是模糊的，现在突然明晰了，被浓缩成哈利额头伤疤中实体的痛楚。

那是伏地魔应该有的样子吗？那个鼻子看起来、看起来在复活过程中出了故障——

那个高过头的身形仰起头，哈哈大笑，伸出双手和魔杖，审视着它们。左手大张，看起来像半只苍白的蜘蛛，有四条太长的腿，手指抚摸着另一只手握着的魔杖。落叶在墓园中扬起，绕着那个高过头的身形飞舞，包裹着他，成为他的衣物，变成高领的衣衫和飘扬的长袍；伏地魔在大笑。那毫无愉悦的笑声跟哈利在摄魂怪的噩梦记忆中，从他自己喉中发出的笑声一模一样，完全一样的声调和音质。

红色的眼睛在消逝的暮色中闪着光，瞳孔像猫一样狭长。

被伏地魔抛弃的身躯将自己从地上支撑了起来，颤抖着；奎里纳斯·奇洛用哈利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喘息道：“自由了——啊，自由了——”

“昏昏倒地。”伏地魔尖利而冷酷的声音说，奎里纳斯·奇洛被重击倒下；然后，伏地魔一挥另一只手，奎里纳斯·奇洛的身体被捡了起来，抛到远离祭坛的地方。

伏地魔从祭坛边走开，然后转身看向哈利；哈利伤疤里的痛楚顿时加剧了。

“害怕了吗，孩子？”伏地魔嘶声道，好像黑魔王就连使用人类语言时

都有蛇语的余音。“很好。把女孩放上祭坛，然后终止你的变形术。『我复活她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真的要发生吗？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哈利吞咽了一下，用那点陷于困惑中的不可能的希望来压制他的恐惧，走向祭坛。他脱下了左脚的鞋袜，把赫敏·格兰杰变的趾环取了下来，变形后的形状跟哈利得到的紧急门钥匙完全一样。哈利对于身上没有带真正的门钥匙感到一丝悔恨，但只有一丝；如果西弗勒斯说的没错的话，一个高级食死徒会常规性地布置使门钥匙失效的结界。在哈利身后，伏地魔发出了像是惊讶而欣赏的笑声。

“我需要我的魔杖来给她**咒立停**。”哈利说。

“你不需要。”声音尖利而残忍。“你学会了只靠接触来维持变形术，不再需要魔杖。你同样可以不用魔杖就终止变形术，命令你的维持魔法消退。现在。”

哈利吞咽了一下，把手放在趾环上。他尝试了三次，让思维平静下来，才成功的把他的魔法从趾环中退出，就像他之前学会让一丝魔法流进去那样。

咒语的消除花了比**咒立停**漫长得多的时间，简直就像快速反演变形术的施加过程那样。趾环的形状改变了，开始扩张。颜色改变了，质地改变了。

一个死去女孩的三分之二部分横躺在祭坛上，她的一条手臂滑落在祭坛边缘，变形逆转将她随机摆放的位置。被咬的支离破碎的大腿残肢没有鲜血溢出。死去的女孩有赫敏·格兰杰的面孔，但苍白而扭曲。她的样子跟哈利在医院后间看到的完全一样，在那漫长的三十分分钟变形中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中的那个样子，在更加漫长的变出假人过程中他复制出的那个样子。死去的女孩身上没有衣服，因为衣服不是她的一部分，没有跟着她一起变形。

这个场景让他的记忆重现，在病房中花的数个小时，那之后的噩梦；哈利把这一切压了下去。

“退下去。”伏地魔尖利的声音说。“现在，这是我的事了。”

哈利吞咽了一下，从祭坛前退开，站回到他刚才所在的长长隧道出口处。“她的身体，应该是，大概五摄氏度，所以不会有大脑损伤——”哈利的声音不稳。他真的要这么做吗？真的吗？这里面一定会有个圈套，只是他看得出来。伏地魔说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手下都不会伤害赫敏，说她会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头脑——为什么？

伏地魔再一次走到祭坛前，一挥魔杖让他面前的尸体端正地躺在祭坛上。黑魔王以尖利而单调的精准声音说：“肉身，肉身，被智慧隐藏起来的肉身。”

方尖碑再次开始吟诵。

Apokatastethi, apokatastethi, apokatastethi te soma hou emci (emci).

Apokatastethi, apokatastethi, apokatastethi te soma hou emci (emci).

新的血肉从女孩残缺的大腿涌现，仿佛是在沁出，然后凝固。

方尖碑停止了吟诵。一个完整的躯体裸露地躺在祭坛上。

那看起来不像赫敏。一个赫敏·格兰杰应该会站着说话，她应该穿着她的霍格沃茨制服。

伏地魔扬起了一只手，然后发出了嘶声，似乎有些恼怒。一个剧烈的手势，奎里纳斯·奇洛沉睡的身体上的袍子被撕成两半，紫色和绿色的领带撕裂了，外套被拉到伏地魔所站的地方。哈利的某个部分畏缩了一下，仿佛是看到了伏地魔攻击奇洛教授。

伏地魔从容不迫地把手伸入外套口袋，口袋猛动了一下，好像什么东西被破坏了；然后伏地魔把外套里的东西全部抖落在地。哈利的口袋掉了出来，还有他的时间转换器，还有一把扫帚，还有伏地魔的枪，还有隐身衣，还有一堆守护符和戒指和许多哈利不认识的奇怪器物。

最后是一块红色的玻璃，它被放在赫敏·格兰杰的躯体上，在那里放置

了一会。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黑魔王从祭坛边上那堆东西中选出一枚守护符戴上；他又从堆里拿出四根有绑带的短木棍，绑在袍子下面，看起来是固定在上臂和大腿上。黑魔王浮起来，向前后左右移动，一开始似乎有点摇晃，然后他的飞翔轨迹稳定了下来。

那块红色的玻璃微微移动了一下。

黑魔王伏地魔飘回地面，用魔杖戳了几下赫敏格兰杰的身体。

“『遇到了障碍。』”伏地魔嘶声说。

哈利思维中对于遭到背叛或者其他什么失败的预期十分强烈，因此确认时只有淡淡的惊讶，并不鲜明，“『什么障碍？』”

“『女孩的身体被复原了。物质被修复了。但是没有魔法，也没有生命……这是一具麻瓜的死尸。』”伏地魔从祭坛前转过身，开始来回踱步。“全套的仪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需要时间……时间，还有格兰杰的敌人的鲜血，我不认为德拉科·马尔福现在还符合敌人的条件，而我不能违背自己意志地取我自己的血……愚蠢。”伏地魔的声音变成低沉的嘶嘶声。“愚蠢，我本应该预料到这个状况，为此作出准备。用电击可能能够激活她的大脑，我对麻瓜医学的这点了解还是有的……但是她会重新得到她的魔法吗？这我不知道，而且我猜想如果她作为一个麻瓜复活的话她就永远是个麻瓜了。不过，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黑魔王举起了魔杖。

“等一下！”哈利急叫，重新感觉到希望。她需要一点火花来激活她的生命与魔法，只要一点火花就够了……

伏地魔转身看着他，蛇一般的面孔上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惊讶。

“『我想我有一招可能奏效，』”哈利嘶声说，“『需要我的魔杖，没有用它来对付你的意图。』”哈利没有说将来他的意图会不会改变；他只是把这个主意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赶在他能形成任何明确的意图之前。

“这，”伏地魔嘶声说，“我很想看看。”黑魔王把手伸进祭坛边的那堆东西里，取出了哈利被包裹着的魔杖。魔杖被凌空抛过，掉落在哈利的脚边，黑魔王漂浮回位，那堆东西平滑地跟他挪回。

哈利把他的魔杖取出来，举步上前。

我们拿回了我们的魔杖，这是第一步。那个最后的声音说，那是希望的声音。

没有哪个哈利的组成部分知道第二步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步是成功了。

哈利站到赫敏·格兰杰被复原的身体前面，她躺在暮光照耀的石祭坛上，仍然赤身裸体，了无生气。

“伏地魔大人，”哈利说，“我恳求你，请给她一些衣裳，这可能对我要做的事情有所帮助。”

“准许。”伏地魔嘶声道。哈利伤疤中的疼痛加剧了，同时女孩裸露的身体浮到半空中，然后伤疤越发剧痛，枯叶在女孩的四周起舞，在她身上变成看似是霍格沃茨制服的衣裳，虽然镶边是红色而不是蓝色。赫敏·格兰杰的双手交叠在她的胸口，她的腿放直了，身体又被放了下来。

哈利看着她。

他现在可以专注地看着她，因为她现在看起来正常了。

她看起来像是睡着了，而不是死去了。他要刻意观察她有没有呼吸，确认没有，才能得出结论。如果单纯用裸眼观察的话……赫敏现在就像是活着的。

毫无疑问的，赫敏·格兰杰不会赞同目前这个状况的——整体而言。但是，如果忽略其他一切状况的话（尽管无法忽略）那并不意味着她宁可保持死去的状态。

因为你想活下去，因为我能做出的最佳猜测是，你会想活下去的……

哈利伸出了他颤抖的左手，触摸了赫敏的额头。现在是有温度的，不是五摄氏度的冰冷。要么伏地魔把她的体温恢复正常了，要么是魔法仪式自动做的。仔细一想的话，这意味着赫敏的大脑现在是温热的，而且没有供氧。

这个认知所引起的急迫感奏效了。

哈利摆出正确的站姿，他的魔杖举起来对准赫敏·格兰杰死去的身体。赫敏的身体**只有**一处问题：是死的。那个身体其他的一切都是完好的，只有这一个问题需要纠正。

死亡，你不属于这里。

“呼神，”哈利呼唤道，感觉到魔法和生命力流淌进他的守护神咒，咒语以这两者为源，“**护卫！**”

穿着霍格沃茨制服的女孩被光芒万丈的银色火焰所包围了，守护神在她体内诞生。

哈利脚下踉跄了一下，他感到体内什么东西**下降**了，似乎被咬掉了一块。来自汤姆·里德尔记忆的直觉告诉他，他刚刚倾注给赫敏的魔法和生命力再也不会回来，两者都是。那远远少于他全部的魔法或生命力，没有**时间**去投入那么多，但是他的损失是永久性的。

而赫敏·格兰杰在呼吸，就好像睡着了那样，均匀规律地呼吸。迟暮的天空此时更黯淡了，哈利无法看清她的面容是否恢复了红润，但是应该如此，完全应该如此。她看起来是在宁静地安睡，不是因为死亡的样子看起来像睡眠，是因为她就是在安睡，她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她沉睡的时候没有什么在伤害她。

哈利的某个部分，不知怎的刚才一直保持了沉默，现在悄声指出，他们还身处一个墓园里，刚刚大获全胜的伏地魔仍然掌控着局面，而且他关于赫敏愿意活着的猜测仅仅是个猜测而已。

哈利仍然在微笑着，他缓缓垂下了他的魔杖。他头脑里面那些庆祝的缤

纷烟花是带着克制的，哈利没有像弗立维教授那样尖叫并且绕着小圈儿奔跑，但是这——

这——

要我说，哈利在自己的头脑里说，**这才叫**第二步呢。

“有意思，”冷酷而尖利的声音说，“你的守护神咒不仅以你的魔法为能源，它还消耗你的生命……这我已经猜到了，因为一年级生光凭魔力不足以维系这样强大的咒语。但是谜题中肯定不止这一点，因为不是随便什么以生命为能源的咒语都可以做到……你的快乐想法是想象她起死回生吗？那就够了吗？”伏地魔又在摆弄他的魔杖，狭长的红色眼睛中露出晦暗的兴味。“我猜，我在永生未来的某一天终于理解这个咒语时，我会感觉很蠢的。现在，从女孩身旁退开。『我还打算做更多的事情来保证她尽最大可能继续活下去。』”

哈利不情愿地退后，紧张感又回来了。他差点绊倒在某个摆放不当的墓碑上。黑魔王继续前行。

黑魔王站在祭坛前，一只手抵在赫敏·格兰杰的额头上。

然后黑魔王的手指在赫敏·格兰杰的额头上点了点，用低到哈利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安魂沉眠。**”

伏地魔向一座方尖碑挥了下手，方尖碑开始旋转，自行平躺在地，尖角冲外。“确实非常有趣，”伏地魔嘶声道，“她活着，具备魔法，而且没有如我担心的那样被你变成另一个汤姆·里德尔。”

哈利心中的紧张感再次升压。他把魔杖放进了裤子的后腰带里了，他**不想提醒**伏地魔他身上还有魔杖。“你现在要对她做什么？”

又一座方尖碑动了，平躺在地。“『有一种古老的、早已失传的仪式，可以将魔法生物作为献祭牺牲，将其魔法特质转授给仪式对象。有很多限制。转授的特质是临时的，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接受者有时候会在作用消退后死去。但是魔法石能让其永恒。』”

四座方尖碑平放在地，彼此相隔同等距离。剩下的两座方尖碑被漂浮走了。

伏地魔开始把手伸进自己嘴里，然后停顿了一下，再次发出恼怒的嘶嘶声。他对奎里纳斯·奇洛沉睡的身形做了个手势，奎里纳斯口中漂浮出来两颗牙，在渐沉的夜色中几乎看不出来。其中一颗进入了物品堆，另外一颗漂浮到了祭坛前面。

过了几分钟，哈利大叫出声，向后退了一步。

巨大而畸形的身躯，坑坑洼洼的皮肤，像树干一样粗的腿，一个小脑袋，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岩上扣了个椰子。

一只巨怪站在方尖碑圈子的中央，一动不动，仿佛站着睡着了。

“你在干什么？”

伏地魔的嘴弯成一个大幅度的笑容。在他脸上看起来糟透了，好像他长了太多的牙齿一样的。“『将牺牲我的备用武器，小女孩将获得巨怪的再生能力。变形术病跟此相比不值一提，以防万一，如果上一个仪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刀刃能杀伤小女孩，切割恶咒也不能，任何疾病也要不了她的命。』”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利的声音在颤抖。

“『都花了这么多精力来复活小女孩，完全不打算让她再死一次。』”

哈利吞咽了一下。“我非常困惑。”伏地魔是在练习做善事吗？这个猜测看起来不足以解释目前这个状况。

“保持距离，”伏地魔冷冷地说，“这个仪式比上一个黑暗。”黑魔王开始吟诵另一套咒文，更轻柔的音节仿佛有生命那样在空中翻腾而过。哈利感觉到又一轮忧虑，举步后退。

然后哈利疼呼出声，因为他伤疤的疼痛再次加剧。巨怪的身体坍塌了，变成空中悬浮的灰烬，然后变成微尘，然后那些微尘似乎被吹走了，但是没有吹到任何地方，只是凭空消失了。

赫敏·格兰杰继续安睡着，伏地魔给她施加的魔咒足以保证这一点。

“呃，”哈利小声说，“奏效了吗？”

“四分五裂。”

哈利发出一声窒息的惊呼，举步上前，然后又顿住了；既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个举动的愚蠢，也是因为赫敏腿上被切割划开的伤口几乎是刚刚出现就愈合了。几秒钟后，她的肌肤上只剩下一点血迹。

魔法石再次被放在赫敏身上，过了一会它微微移动。伏地魔将手在她身上挥了一下，再次大笑：“多么奇妙。”

又一枚小小的牙齿悬浮于方尖碑组成的圈子中，过了一刹那，一匹独角兽站在巨怪原来站着的地方，头颈低垂，目光黯淡。

“什么？”哈利说，“为什么要**独角兽**？”

“『独角兽的鲜血能保持生命，这种法力跟巨怪的愈合能力搭配非常好。从今天开始，小女孩需要害怕的只有厉火和死咒。』”一声带着蛇态的笑声。“『再说了，剩了多余的独角兽，不如用掉。』”

“独角兽的血有副作用——”

“『那只是在独角兽血的法力是被别人所盗用的情况下。这个咒语将使独角兽的魔力归属于小女孩，仿佛她生来如此那样。』”

严峻的吟唱与其仿佛有生命的词句再次开始了。

哈利旁观着，完全摸不着头脑。

先不忙着去理解，我现在观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伏地魔尽心尽力复活赫敏·格兰杰并保证她会活下去。就好像他认为他自己的生命——不知怎么的——依赖于赫敏的存活那样。

哈利那些困惑的组成部分们开始搜索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流程。头一个想

出来的是‘按照你目前的最佳假说做一个预测’，但是这似乎没什么用处。大反派已经赢了，但是故事的情节没有按照正常步骤走下去。

伤疤再次剧痛，像是他的额头遭到重击。独角兽摇晃了一下，然后像巨怪那样瓦解消失了。

黑魔王再次把魔法石放到赫敏身上，让她的手握在上面。

伏地魔看了一会儿这个没什么可看性的过程，然后转过身，喉咙里发出尖细的嗯嗯声。“啊，不错。”伏地魔嘶声道。“这样很合适。你还留着我给你那本日记吗，孩子？那个著名科学家的日记？”

哈利的大脑花了一会儿才理解伏地魔指的是什么。那是十月的事情，在玛丽居的玛丽房间，来自一个朋友的宝贵礼物。这个念头本应该引发一波极其痛苦的悲伤，为了那个他失去的或者从来没存在过的奇洛教授；但是这种情绪已经够多了，哈利的大脑暂时将它放在了一边。

“有的。”哈利开口说到，“我想是在我的袋子里，我可以找一下吗？”哈利知道它就在袋子里。他在里面准备了他所有可能会需要的物品，他所持有或者购买的；全部看起来可能会是任务物品⁵的东西。

祭坛边上的那堆东西里飘出了哈利的莫克袋，被扔在了哈利脚下。

“罗吉尔·培根的日记。”哈利说，伸手进去，日记出现了。奇洛教授说过日记即使被火焚烧也能完好无损，所以哈利扬手把它抛向伏地魔的祭坛。哈利没有露出心疼的神色；目前有比恭敬对待书本重要得多的事情，哪怕是那本书。

伏地魔拾起日记，审视着它，看起来相当投入。

哈利，尽可能安静而不引人注目地，把口袋扣在他的腰带圈后面一处看不见的地方，靠近哈利藏起他的魔杖的地方。

第三步，莫克袋。

5 任务物品 (Quest item)：电子游戏中用来破关的关键虚拟物件。

“不错，”伏地魔一边翻动日记一边嘶嘶道，“这完全可以。”魔法石稍微移动了一下，伏地魔的另一只手把它收回到自己的袍子里。

“你关于日记的阴谋目的是什么？”哈利系好了袋子之后问，把空空的两手都放在伏地魔看得见的地方。“我刚开始的时候试图翻译一点，但是进展很慢——”实际上，进展极度缓慢是因为哈利多了更急迫的事情去做。

“『日记完全表里如一，就是个用来引诱你加入我这一方的礼物。』”伏地魔一手拿着日记，一手用魔杖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看都不用看。有那么一刹那哈利觉得他能看见魔杖在空中划出了黑色的痕迹，但是月光太暗，他无法确定。“那么，现在啊，我亲爱的孩子，”伏地魔尖利的声音带着冷酷的笑意，他的魔杖轻松地点了点赫敏·格兰杰的额头，“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做成一个比原先要贵重得多的礼物，作为我从你那里学来了多少智慧的象征。因为我永远都不希望你失去赫敏·格兰杰的忠告和制衡，只要星辰还在闪耀，就永远不要。阿瓦达索命。”

死咒的绿色闪电射出的速度远比哈利能释放出守护神咒的速度要快，比他能动弹的速度都快。哈利刚刚惊叫并伸手想拿魔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奎里纳斯·奇洛昏迷的身体甚至都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死亡而动弹。绿色的光芒射了进去，什么痕迹都没有。

黑暗在空中仿佛在发光一般，那是伏地魔之前在空中划出的光的反质，罗吉尔·培根的日记仿佛被腐蚀一样色泽变暗了，同时赫敏·格兰杰身边的空气出现了颤动。

哈利的伤疤钻心刻骨的痛着，超过了忍耐的极限，好像火红的烙印钻进他的额头一样，令哈利本能地缩到一边，汤姆·里德尔的条件反射获得了控制权。

而伏地魔也在尖叫，他失手将日记掉在地上，一边嚎叫一边用手捧住他自己的头。

机会——

那个最后的希望声音这样说。哈利疯狂地思考着，试图理解。目前试图杀死伏地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能只能惹他不耐烦，他还有几百个魂器，武器伤不了他——

但是如果暂时让伏地魔失去身体，带走魔法石和赫敏然后逃走，这样做好像还是值得的……

哈利的右手已经握住了他的魔杖。他的左手伸到背后，以一个笨拙的角度伸进袋子里，开始无声的比划，手势比出三个英文字母来。

“不！”伏地魔惊叫道。他的手从头上放了下来，他盯着赫敏的身体，仿佛震惊而困惑。“不，不！”

哈利要的东西从袋子里跳到他的手中，哈利开始尽可能稳当地向前走，将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他以前测验时确定为可以接受的距离里。

“我的伟大创造——”伏地魔喘息道，他的声音尖利，听上去惊慌失措。“两个不同的灵魂不能共存于世——它不在了，它被切断了！一个魂器，我必须马上制造一个新魂器——”伏地魔的视线落在了还在沉睡的赫敏身上，他开始把魔杖举起，重复刚才的动作——

哈利举起了枪，连续三次扣动扳机。

第一百一十二章 失败，第二部分

就在举起手枪的那一刻，哈利已经知道自己在犯错了，他的前脑¹察觉了，并试图阻止他的手，但不知为何，这份可怕的确信感没有及时传达到他的手上，来不及阻止他扣下扳机——

回荡在墓地的枪声渐渐远去。

就在哈利扣下扳机前的一刹那间，伏地魔猛地向下一刺魔杖，一道宽广的土墙从墓地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拦在他们之间，挡下了所有三颗子弹。

下一个瞬间，哈利的伤疤一阵剧痛，皮肤上掠过一种发麻的感觉；随后哈利的口袋，衣服，手枪，除了魔杖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只留下右手手中的魔杖和被他施咒黏在鼻子上的眼镜。他左手小指上的钢戒被狠狠地剥了下来，刮伤了皮肤，带走了被变形的宝石。

“这，”伏地魔的声音从土墙之后传来，“完全在意料之内。你是真心以为如果我的永生被瓦解，我会大声叫出来给你听吗？真的吗，孩子？垂下魔杖，任何时候都不准再抬起来，否则就让你当场死去。”

哈利吞咽了一下，将魔杖指向地面。“你会对我失望的，”哈利说，他自己的声音现在高得异常，“我是说，如果我放过这种机会的话。”没时间思考了，哈利的嘴正在自动运作，企图安抚这个也许对自己有着父亲般的感情、刚刚还被自己暗杀失败的大魔王。

伏地魔从土墙后绕了出来，脸上挂着可怕的笑容，露出的牙齿看上去略多。“我承诺过，只要你不对我动手或使用魔法，我就不会对你动手或是使用魔法，孩子。”

“我用的是子弹。”哈利说，声音依然很高，“没用拳头，也没用咒语。”

¹ 前脑：通常意义上的大脑，人脑最大的区域，与负责动作平衡的小脑相对。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8%84%91>

“我的诅咒可不这么想。这是你遗漏的一处线索。你真以为我会将你我之间的和平交给区区命运吗？在我创造你之前，我在我自己和所有其它我将会留下的汤姆·里德尔身上激活了一个诅咒。只要对方无意加害，这个诅咒会强行阻止我们危及彼此的永生。在那次离谱到可耻的失败中，那个诅咒最终似乎约束了我，但没有在那个遗失如此之多自我的婴儿上起作用。”一声低沉，致命的嗤笑。“『但你刚刚试图结束我真实的生命，傻孩子。现在诅咒解除了，现在只要我想，我就可以随时杀死你。』”

“我明白了。”哈利说。他确实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伏地魔一开始会告诉他魂器系统，就是为了这一刻，哈利会故意去试图损毁他的永生。哈利的意识疯狂地在各个选项中搜寻着，没有一个看起来有所帮助。他的口袋，他的衣服，哈利借着月光看见这些东西目前全都堆在祭坛的另一头，遥不可及。“现在你要杀了我吗？”哈利手里还有魔杖，据推测是因为黑魔王不能把自己的魔法用在他的魔杖上，还有他的眼镜，因为他们之间的魔力不能互相接触。抢先施展咒语？不，伏地魔的魔杖只要向下一戳，就能再竖起另一道护罩，然后施咒射中我——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

“还是傻。如果我们之间已毫无瓜葛，我已经杀了你了。”魔杖一挥，土墙应势而塌，伏地魔平稳地走向祭坛另一头的那堆物品。黑魔王伸出手，罗吉尔·培根的日记飞向他。“『这确实是小女孩的魂器，我的高级版本。』”他的另一只手中出现了一卷羊皮纸，“『这是复活她的仪式，如果必须重做的话。操作指南是真的，没有陷阱。记住，小女孩的灵魂不能像鬼魂一样到处飘荡，复活石是我的魂器，不是她的。不要遗失她的魂器，否则她的灵魂可能会被困在里面。』”伏地魔手向下伸去，拿起哈利的口袋，把羊皮纸和日记都放了进去。“『记住这一点，以防万一下一步出了什么错。』”

“我不懂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利说。他已经没有其它话可说了。“请解释。”

黑魔王现在正用阴冷的目光看着哈利。“『当小女孩死去时，我正和学校的预言师在一起，听到了一个预言，说你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你会成为超出想象之外，比世界末日还要可怕的威胁。所以我才花了那么多功夫

复原被我杀掉的女孩，并一直保持复原的状态。』”

“你，” 啥“你确定吗？” 啥鬼。

“『不敢对你说得那么详细。以前我听到的那个预言引领我自己实现了它。还没忘记那场灾难。』” 伏地魔退离了哈利一些，狭长的红眼定睛在大难不死的男孩身上，左手稳稳地端着枪。“『所有这些，我做的所有这一切，是要在每一个可干扰的点上摧毁这种命运。如果有什么天意让下一步动作失败了，预示毁灭的愚蠢之子，你必须自尽以拯救小女孩。否则所有你宣称珍贵的东西都会毁于你自己之手。』”

“我，” 哈利的声音高了八度，“我，” 又高了八度，“我真的真的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说真的！”

“『安静，蠢货。保持安静，除非我让你说话。保持你的魔杖垂下，不要举起来，除非我叫你举。否则你会当场死亡，记得这些话我是用蛇佬腔说的。』” 伏地魔又把手伸入祭坛。

有一刹那间，哈利的意识无法识别出他看到的東西，随后他看见伏地魔正拿着一支人类的手臂，切断于接近肩膀的部分；那支手臂看上去有些消瘦过头了。

黑魔王将自己的魔杖压在断臂臂肘的地方，然后断臂的手指抽搐了一下，就好像手指是活的一样；在黯淡的月光下，哈利看见一个更加黑暗的标志浮现在了皮肤上，刚好好在臂肘上方。

几秒后，第一个戴着兜帽的身影伴随着幻影移形的噗声出现在了墓地。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噗响，随后又是一声。

带着兜帽的身影带着银色的骷髅面具，月光从他们身下的长袍逃走了。

“主人！” 其中一个黑袍人大叫道，是第三个到达的那个人。声音从银色的骷髅头面具下传出，有一种古怪的音色。“主人——时间过了太久——我们失去了希望——”

“安静！”黑魔王伏地魔高声大喝。所有奇洛教授的影子现在已经完全从那个高过头的身影上消失了。“魔杖对着大难不死的男孩，然后看紧他！不要被分散了注意力，任何事都不行！如果他动了，或是开始说话，就立刻击晕他！”

更多的噗噗声。在墓间，在树后，在所有阴暗的空间中，更多的黑袍人幻影移形而来，所有人都带着兜帽和面具。有一些人发出了喜悦的欢呼，其中很多听起来有点勉强；其他人向前行来，似乎是要迎接他们的主人。伏地魔向所有人都发出了同样的指示：有一些被命令只要哈利·波特一动，就对他使用钻心剜骨；有一些是只要大难不死的男孩一动，就施咒限制他的行动；有一些被告知要施展恶咒和诅咒；还有一些被告知要取消掉他的魔法。

似乎没有带着面具的黑袍人再到达了。哈利算了算，有三十七声噗响。

他们所有人现在都用魔杖对着哈利，在他的面前组成半圈，瞄准着他，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彼此的咒语击中。

哈利的魔杖继续保持下垂，因为他被告知如果他试图竖起魔杖，他就会死掉。他保持安静，因为他被告知如果他试图讲话，他就会死掉。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在夜晚逐渐下降的气温中颤抖，他现在还是裸体，而天气正在变冷。

你要知道，哈利体内最后的声音说，那是希望之声，我觉得就算以我的标准来看，这情况也是相当糟糕了。

第一百一十三章 最终考试

一轮凸月在无云的天空中升得更高了，星星和银河在黑夜里闪耀着它们的威严：这些光一起照亮了三十七副骷髅面具，它们在黑袍上闪着微光，还有衣袍更加黑暗、眼睛发出红光的伏地魔。

“欢迎，我的食死徒们，”伏地魔的声音响起，平滑、尖锐而可怕，“不，别看我，你们这些蠢货！眼睛都盯着波特小鬼！十年，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十年了。然而你们回应了我的召唤，好像那是昨天才发生的事……”黑魔王伏地魔走到一个戴着兜帽的身影边，手指轻敲过他的面具，“穿着变形术仓促仿造的蹩脚货来代替食死徒真正的铠甲，还有改变声音的幼稚咒语。解释一下，荣誉先生。”

“我们的旧面具和袍子……”面具被黑魔王敲打的那个长袍身影开口道，即便透过面具的音调被扭曲了，声音中包含的恐惧依旧清晰可辨。“主人，您消失之后……我们……我们没有一直穿着它们继续战斗……然后您召唤我来这里，要戴上面具，我就……我永远对您心怀信仰，主人，但我真的不知道您会选在这天回来……非常抱歉令您不悦……”

“够了。”黑魔王继续走到另一个人影身后，那个人影似乎在发抖，但他的面具仍旧正对着大难不死的男孩，手持魔杖的动作平稳坚定。“如果你们曾以其他方式继续我的事业的话，我也许会对这种疏忽更仁慈些……忠告先生。然而我回来发现——什么？一个以我之名被征服的国家？”尖锐的声音拔得高了，“不是！我发现你们在威森加摩玩平庸的政治游戏！我发现你们的兄弟们还是被遗弃在阿兹卡班里！这真叫我失望……我承认我的失望之情……你们以为我死了，黑魔标记死了，于是你们抛弃了我的宏图。是这样吗，忠告先生？”

“不，主人！”那个戴面具的身影发出了哀嚎，“我们知道您会归来的——但，但是没有您我们无法对抗邓布利多——”

“钻心剜骨。”

从面具中撕扯出了一声可怖的尖叫，刺穿了夜晚，持续了漫长的数秒钟。

“起来，”黑魔王对瘫倒在地的身影说道，“把你的魔杖对准哈利·波特。别再对我说谎了。”

“是，主人。”那个身影抽噎着回答，一边挣扎着站起来。

伏地魔继续在黑袍人影背后踱步。“我猜你们正在疑惑哈利·波特在这儿做什么……为什么他会受邀参加我的重生派对。”

“我知道，主人！”长袍中的一个开口了，“您是打算杀了他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向我们证明，究竟谁更强大！展示您的死咒的威力，就连所谓大难不死的男孩都难逃一死！”

接着是一阵停顿。没有一个戴兜帽的敢发声。

身着高领上衣和黑色长袍的黑魔王伏地魔，缓缓地转过身面对那个刚才发言的食死徒。

“这个想法，”伏地魔低语的声音像死亡本身一样令人胆寒，“有点愚蠢得让我难以评价，蜡黄先生。你听过关于我是怎样死去的理论，然后试图撩拨我犯下同样的错误？”伏地魔飘浮起来，高高升起远离了地面，“我猜想比起我的统治，你变得更喜欢沉浸于自己的怠惰，麦克尼尔？”

那个说话的食死徒身周忽然笼罩了一层蓝色的薄雾。他急速转身，猛地将魔杖刺向黑魔王，大喊“阿瓦达索命！”

伏地魔只是在半空中侧向一边，躲过了绿色光束。

“阿瓦达索命！”这个食死徒喊叫道。他另一只没拿魔杖的手同时做出其他动作，每完成一个手势，他的防护雾就被更多的颜色和层次增强。“帮我一把，我的兄弟们！如果我们都——”

这个食死徒倒在地上，变成了七块燃烧的碎块，肉块边缘的烧灼痕迹还在发光。

“眼睛和魔杖都对准哈利·波特，你们所有人，”伏地魔重复道，他的声音低沉而危险，“刚才麦克尼尔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因为我控制着你们的标记，永远都会。我是不朽的。”

“主人，”另一个穿长袍的说话了，“祭坛上的女孩——她是用来招待我们的黑暗狂欢宴吗？她看起来配不上如此欢欣的场合。我能找到更好的，主人，只要您让我离开那么一小会儿——”

“不，友善先生，”伏地魔说，听起来被逗乐了，“你在祭坛上见到的这个小女巫，不是别人，正是赫敏·格兰杰——”

“什么？”一个黑袍身影发出了惊呼，然后，“我很抱歉，主人，对不起，我请求您——”

“钻心剜骨。”这次尖叫声只持续了几秒钟，而且伏地魔施咒的样子好像只是在随便敷衍。这之后伏地魔开口，声音依旧低沉而愉悦。“我用最黑暗的魔法复活了这个泥巴种，出于我个人的目的。你们不能找她哪怕一丁点儿的麻烦，你们中的任何人。如果让我知道我的小实验品在你们手里受到伤害的话，你们会生不如死。这个命令是绝对的，不论什么情况——这么说吧，就算她逃走了也不行。”一声冰冷尖锐的笑声，好像在为某个其他人没听懂的笑话发笑。

“主人，”一个长袍身影支支吾吾地说，他的声音被骷髅面具扭曲了，“主人，请求您——我绝不会反抗您，我的恭顺如您所见——但是主人，我乞求您，让我回去，为了以后能更好的服侍您——我来得很匆忙，没顾上——主人，我们这么多人不见了，其他人会起疑心的，他们会记录下缺席，那些消失的人。很快就没有我能拿出手的不在场证明了。”

一阵冰冷的高声大笑。“啊，白先生，我最失职的仆人。我还没决定是否让你活过你的惩罚。我没有像以前那样需要你，白先生。不用两天，食死徒就能光明正大地行动了。我的力量增强了，而且就在今天我除掉了邓布利多。”食死徒中传来了更多震惊的倒吸冷气的声音，伏地魔对此不屑一顾，“明天我会杀了博恩斯，克劳奇，穆迪，还有斯克林杰，假如他们没逃走的话。你们其余的人进入魔法部和威森加摩，按我的指示施夺魂咒。我们已经足够了。至明

天日落之时我将宣布自己成为不列颠之王！”

戴面具的人群中响起了倒抽气的声音，但是有一个身影大笑了起来。

“你觉得我很可笑，不祥先生？”

“我道歉，主人，”刚才发笑的长袍身影回答，他的魔杖完美地直指向哈利所站的方位，“我很高兴听到您已经收拾了邓布利多。我曾对您的归来失去了信心，出于对他的畏惧，我像懦夫似的逃离了不列颠。”

伏地魔的轻笑声在墓地里回响。“你的坦白赢得了我的仁慈，不祥先生。我挺惊讶今晚能在这儿见到你；你比我预期的更能干。但是，在我们把注意转到更快乐的东西之前，有一件我们必须料理好的事务。告诉我，不祥先生，如果大难不死的男孩立誓于你，你能相信他吗？”

“主人……我不明白……”不祥先生说。有一两个食死徒的面具转向伏地魔，又迅速地把骷髅面具后的视线锁定回哈利身上。

“回答我，”伏地魔嘶声道，“这不是陷阱，不祥先生，你必须诚实回答，否则便会自食其果。你认识这个男孩的先辈，不是吗？知道他们是坦率的人？如果这个男孩自主选择向你立下誓言，即使知道你是食死徒，你能信任他的话吗？回答我！”伏地魔的声音越来越响，变成了尖锐的咆哮。

“我……是的，主人，我觉得我能……”

“很好，”伏地魔冷酷地说，“必须有建立信任的可能，来用作祭品。至于牢不可破誓言的见证人……该让你们中的谁来牺牲自己的魔力？那会是个很长的誓言……比普通的长多了……完成将需要很多的魔力……”伏地魔露出了可怕的笑容，“白先生来做吧。”

“不，求您了！主人，我乞求您！我服侍您比任何人——以我所能最好的——”

“钻心剜骨，”伏地魔说，白先生被面具扭曲的惨叫声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分钟。“你该感激我还留着你的命！现在靠近那个男孩，不祥先生，白先生。

从他的背后走，白痴！你们不能挡住其他人的魔杖！其他人，如果哈利·波特试图逃跑你们一定要开火，就算哪怕会击中你们的食死徒同伴。”

白先生慢慢走近，他的黑袍子似乎在颤抖，与此同时，不祥先生动作流利地就位。

“誓言是什么，主人？”不祥先生的声音传来。

“啊，对了，”伏地魔说。黑魔王继续踱步于食死徒组成的半包围圈后方，“今天——虽然我几乎没指望有人会信，即使是你们——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可以媲美梅林的壮举，我的食死徒们。没错！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有预言他莽撞的愚蠢将会导致毁灭，其可怕程度甚至连我都难以想象。大难不死的男孩！连摄魂怪都害怕的男孩！深信自己掌握这个世界的蝼蚁看到这个应该学会变得更担忧一点。无能，他们全是废物！”

“原谅我——”一个黑袍身影说道，他的声音有些犹豫，“主人——毫无疑问，如果是那样——主人，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点，现在就杀了他？”

伏地魔笑了起来，笑声奇怪的苦涩。他再次开口时尖锐的声音很清晰。

“这就是誓言的目的所在，不祥先生，白先生，哈利·波特。仔细听好、听懂这个必须立下的誓言，因为其本意同样具有约束性，你们三人必须对誓言的本意达成共识。你将发誓，哈利·波特，不毁灭这个世界，不采取任何有毁灭世界风险的行为。该誓言本身**不能**用以强迫你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因此，该誓言不能强迫你去做蠢事。你们明白了吗，不祥先生，白先生？我们在处理一个关于毁灭的预言。一个**预言**！它能够通过扭曲的方式自我实现。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让这个誓言本身触发那个预言。我们同样要小心，如果哈利·波特已经引发了某种灾难，而他必须承受稍小的风险才能阻止，这个誓言不能用以强迫他袖手旁观。这个誓言也不应迫使他在必然的小规模破坏和有可能的大规模毁灭中选择后者。但是哈利·波特所有的**愚蠢**，”伏地魔的音量升高了，“他所有的鲁莽，他所有的**宏图伟愿**和**好心善意**——不能冒险由它们导致灾难！他不能拿地球的命运作赌注！不允许可能会带来末日的研究！不允许揭开封印，不允许打开大门！”伏地魔的声音又放低了。“除非出于某种原因这个誓言本身会导致世界

的毁灭，这种情况下，哈利·波特，你必须因为这个理由无视它。你**不能**独自作出这项决定，你必须诚实且毫无保留地向你信任的同伴坦白，然后看那个人是否同意。该誓言的含意和本意就是如此。该誓言只会迫使哈利波特做出那些他在知道自己被预言为毁灭的工具的前提下原本就有可能选择去做的行为。因为他必须先有选择的能力，才可以将其献祭。你明白了吗，白先生？”

“我——我想是的——哦，主人，**求您了**，让誓言别那么长——”

“闭嘴，蠢货，你今天做的事比以前做过的任何事都有用。不祥先生？”

“我想，主人，我需要听您再说一遍。”

伏地魔微笑得有点太夸张了，接着他把所有这些用不同的措辞又说了一遍。

“现在，”伏地魔冰冷地说，“哈利·波特，把你的魔杖放低，并允许不祥先生的魔杖与之接触；然后说出我指示你说的词句。如果哈利·波特说了任何别的字眼，你们其他人就杀了他。”

“明白了，主人。”三十四重和音回答道。

哈利觉得很冷，他在颤抖，这不止是因为他在夜里一丝不挂。他不懂为什么伏地魔不直接杀了他。似乎只有一条唯一的线通向未来，而这条线是伏地魔所选择的，而且哈利不知道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

“白先生，”伏地魔说，“用你的魔杖接触哈利·波特的的手，重复这些话：‘以我体内流动的魔力，为此誓言之约束。’”

白先生说了这些词。即使透过扭曲声音的面具，依然能听出他的心碎。

伏地魔身后的方尖碑群用一种哈利不知道的语言吟唱着；它们把话重复了三次，然后重回寂静。

“不祥先生，”伏地魔说，“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男孩自愿发下了誓言，你会因为什么理由而信任他。想象这份潜在的信任，然后把它作为**献祭**，如此

宣布……”

“以我对你的信任，”不祥先生说，“成为你的约束。”

然后轮到哈利·波特重复伏地魔的话了，哈利照做了。

“我发誓……”哈利说。他的声音在动摇，但他还是说了，“我不会……用自己的任何行为……毁灭这个世界……对于不毁灭世界这件事……我将不会冒任何风险……如果迫不得已……我会采取……危害更小的方式而不是危害更大的……除非在我看来这个誓言本身……会导致世界的终结……并且我向之诚实坦言……的朋友……也同意这点。出于我个人的自由意志……”哈利能感觉到，仪式被触发了，魔力构成的闪亮绳索缠绕于他的魔杖和不祥先生的魔杖，法力构成的闪亮绳索缠绕住他的魔杖和不祥先生的魔杖，缠绕住白先生的魔杖点在他手上的位置，在某种令人不安的抽象层次上缠绕住了哈利的**本我**。哈利能感觉到他本人**调动**了自由选择的力量，并且他知道接下来说出的词句将它**献祭**出去，现在毫无疑问是回头的最后机会了。

“……让它成立。”伏地魔冷酷的声音精确地说。

“……让它成立。”哈利重复道，那一瞬间他明白，誓言的内容不再是他能够选择是否执行的行为了，而只是他的身体和思想将会做出的行动。这不是一个他能打破的誓言，就算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行。就和水会往低处流，计算器会把数字加起来一样，这成为了一件“哈利·波特会做的事”。

“誓言起效了吗，白先生？”

白先生听起来像在哭泣。“是的，主人……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求您了，我的惩罚已经够大了。”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伏地魔说，“很好。眼睛都盯着波特小鬼，随时准备施咒，如果他试图逃跑，或者举起他的魔杖，或者说任何字眼……”黑魔王高悬在空中，披覆于黑色的身影俯视着墓地。他的左手再次拿起了一把枪，他的右手手持魔杖。“好多了。**现在**我们来杀了大难不死的男孩。”

白先生踉跄了一下。不祥先生又大笑了起来，其他人也是。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有趣，”伏地魔冰冷地说，“我们在处理一个预言，蠢货。我们在一根一根地剪断命运之线；小心，再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碰上第一个阻碍。接下来按这个顺序执行。首先用咒语击昏哈利·波特，切下他的四肢，并灼烧伤口以止血。友善先生和荣誉先生将检查他是否有任何不寻常魔法的踪迹。你们中的一人用我的麻瓜武器多次射击这个男孩，然后尽可能多的人朝他施放死咒。在这之后不祥先生用一块墓碑的普通材料砸烂他的头骨和大脑。我会验尸，然后他的尸体会被厉火焚烧，接着我们对这一片区域进行驱魂，以防留下他的鬼魂。我会亲自守卫这个地方六小时，因为我不完全相信我对时间转换设置的防卫；你们中的四人将在附近搜索任何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便在这以后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注意任何哈利·波特重新出现的迹象，以防万一邓布利多留下了什么难以想象的诡计。对于确保终结哈利·波特的威胁，如果你们能发现任何我遗漏的诡计，现在说出来我会大大奖赏你们……现在说话，看在梅林的份上！”

墓园中一片瞪目结舌的死寂；没人出声。

“一堆废物，你们这群人，”伏地魔狠狠地嘲讽道，“现在我要问哈利·波特最后一个问题，而且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我能听，用蛇佬腔说。如果他用了除了嘶嘶声以外的任何声音作答，只要用人类的语言说哪怕一个字，你们就击倒他。”然后伏地魔嘶嘶道：“『据说你将拥有我不知道的力量。现在我已经从你这里知道了麻瓜的技术，我也已经开始学习它们了。你能凌驾于摄魂怪之上的力量必须靠自己理解，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还拥有任何别的力量，而我也有可能学会的话，现在就告诉我。不然，我就折磨那些你关心的人。我已经向你承诺会留着一些人的命，但是没保证过另外一些人的。你的小军队里的泥巴种仆人们。你珍贵的父母。他们都会受到永无止境的折磨，等他们崩溃后，我会把他们送进摄魂怪的监狱去牢记那一切，直到他们消耗殆尽并死去。每告诉我一种掌握未知力量的方法，或者告诉我其他我渴求的秘密，你就能从那些人中多指名一个，他们会在我的统治下得到保护和尊重。这也是我答应并打算遵守的承诺。』”伏地魔微笑的表情现在显得像一条毒蛇亮出的尖牙，并包含了这个蛇的表情所具备的意义，保证任何见到尖牙的人都会被其吞噬。“『别

浪费时间想怎样逃跑了，如果你还在乎那些人。你有六十秒，然后你就要告诉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东西，在这之后开始执行你的死刑。』”

这是你们的最终考试。

你们有 60 小时。¹

你们的解决方法必须至少能让哈利逃过死亡，
尽管他赤身裸体，手上只有他的魔杖，面对 36 个食死徒
外加完全复活的伏地魔。

如果有可行的方案出现
在周二的太平洋时间上午 12: 01 (世界标准时上午 8: 01) 3 月 3 日，2015 年，
故事会继续放出 121 章。

否则你们就会得到一个更短也更悲伤的结局。

注意事项：

1. 哈利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取胜。不会有救兵出现。
所有可能想帮助哈利的人都认为他在观看魁地奇比赛。
2. 哈利只能使用这篇小说里他已拥有的能力；
他不能在接下来的六十秒内学会不用魔杖的无声摄神取念咒。
3. 伏地魔是邪恶的，而且不会被说服从善；
黑魔王的效用函数不会因为和他谈话而改变。

¹ 最终考试是作者连载期间留下的最终挑战。在阅读下一章之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放下书，思考五分钟，然后阅读下一章，看看你的设想如何。

4. 如果哈利举起魔杖或者说了除蛇语外的任何话，
食死徒们就会立刻朝他开火。

5. 如果在最简单的时间线里哈利死了——

如果没有时间转换器的帮助哈利不能拿到时间转换器——
那么解决方案里就不能涉及到时间转换器。

6. 不能用蛇佬腔说谎。

在这些限制下，
哈利允许实现他作为一个理性者的完全潜能，
就在此刻，
不管他之前有什么缺陷。

当然所谓‘理性的解决方案’，
在‘理性’这个词的正确用法下，
只是一种不必要的花哨方式来形容‘最佳解决方案’
或是‘我喜欢的解决方案’亦或‘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解决方案’，
而且你们应该常用后者中的一个。
(我们只用‘理性’来形容思考方式，
而不是指某种特殊的解决方案。)

根据文奇原理²，
如果你准确地知道聪明人会怎么做，
你必须至少达到与之相等的聪明程度。
问某人“一个最佳选手会认为怎样才是最好的行动？”

2 弗诺·文奇 (Vernor Vinge)：科幻小说家。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弗诺·文奇>

得到的答案不会优于“你认为怎样才是最好的行动？”

所以我实际上想表达的是，
 当我说哈利允许展现他作为理性者的所有潜能，
 即是哈利被允许以你们会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能准确地告诉我怎样做什么事，
 哈利就可以被允许想到它。

但是单纯说，比如，
 “哈利应该说服伏地魔放他脱离困境”
 不能算作一个答案
 除非你自己能想出该怎么做到

为了最好的体验，如果你还没有浏览
 网上关于最近章节的讨论，我建议你别这么做，
 试着独立完成考试，
 别看其他人的留言，
 然后等待 114 章看你做的怎样。

我祝你们所有人好运，或者说应该说好技巧。

另外：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还要准备学业的考试，
 那么，虽然旁观者效应是个问题，
 我希望群体效应的‘有更要紧的日常生活事务的人都置身于此效应外’
 对这个概率产生的影响很小

(因为在已有数量庞大的参与人数基础上更多的人加入会使边际收益递减³)

所以如果你抽不出时间，那就请别勉强。

作为作者，我的读者受煎熬的绝美滋味给我带来的享受，胜过所有的巧克力；

但是我不希望伤害你们。

我再次提醒你们有很长时间思考。

使用推迟提出建议，卢克。⁴

然后，千真万确，我的确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的六十秒内，

哈利不能开发出任何新的魔法力量

也不能打破之前描述的各种限制。

3 边际收益递减：经济学术语。在经济学中，指在投入生产要素后，每单位生产要素所能提供的产量增加发生递减的现象。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5%A0%B1%E9%85%AC%E9%81%9E%E6%B8%9B>

4 原句来自星战，“用原力，卢克”。推迟提出建议如本书前文所提，详见：http://lesswrong.com/lw/ka/hold_off_on_proposing_solutions/

第一百一十四章 绝地反转

一轮凸月在无云的天空中升得更高了，星星和银河在黑夜里闪耀着它们的威严，它们的光芒从极遥远的地方倾泻而下，见证着墓地里发生的一切。

从哈利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能够拯救所有人的方法的那个瞬间开始，他的脑子里不同的声音沉默了，消解了，最终成为一体，为了唯一的目标拼尽全力。

还有五十秒。

四十秒。

哈利的目光缓缓掠过空中，落到了第一个食死徒身上，那个最靠近他的食死徒。

还有三十秒？

二十秒？

“『时间马上就到了——』”伏地魔嘶嘶道。

“『我确实知道一些你会感兴趣的秘密，』”哈利说，并没有直视黑魔王。“『不过对你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会是我可能可以用于毁灭世界的方法，然而告诉你这些可能会导致世界被毁灭。我并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预言，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的预言，那么意味着极有可能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有导致这个后果的危险。当然，告诉你这些会避免这个世界被毁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毕竟你确实有这么做的动机。我不可以自己做这个决定，需要叫醒女孩问问她的看法。誓言要求我必须这么做。』”

一个很长的停顿之后，伏地魔悬浮在食死徒围成的圈子外面，在半空中举着魔杖大笑起来，以一种萨拉查·斯莱特林眼中蛇会大笑的方式，一种冷冷的被逗乐的嘶嘶声。“『那你知道怎么毁灭世界吗？』”

“『我不能试想方法。你可能会想办法让你的仆人窥探我的思想。誓言

阻止我这么做。但我估计能想出方法，如果女孩让我试试。』”

哈利的目光缓缓落到另一个食死徒身上，一个接一个。

又传来蛇一般的笑声。“『聪明。你能想到这招确实很厉害。不过不行。』”

“『我知道这确实有点令人讨厌，但是为了这个世界和你的永生，你能不能别——』”

“『如果引入更多影响因素，拖延你的死期的话，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危险。我会自己学习麻瓜的科学，想出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现在就把你能告诉我的那些秘密说出来，不然一切就此结束。』”

哈利的目光在墓地里仔细地画着弧线，黑魔王只是他余光中一个漂浮的黑影。他剩下的一半意识继续着谈话。“『我想到一些你也许从未想到过的方法，老师。尽管你已经做了这么多预防措施，杀死我的尝试依然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也许继而导致世界被毁灭。尽管看上去不太可能，但是这个预言让它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伏地魔的身影在空中僵住了。“『会如何发生？』”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冰冷的愤怒从蛇一般的回答中渗出来。“『尽管我非常理解你的绝望以及之前耍的小聪明，但是这让我有点厌烦了。我绝不会留着你的性命，因为你活着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不告诉我你的想法会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快说！』”

“『不，誓言并没有强迫我主动做任何事。』”

黑魔王居高临下地怒视着哈利·波特，而哈利仅仅扫了他一眼就继续看向下一个食死徒。他们中有一些微微换了换姿势，但都站得很直，沉默地举着魔杖。银色骷髅面具下的表情无从揣测。

黑魔王轻轻笑了：“『你觉得你可以从死亡中复活？不，孩子，我的魂器并没有也和你连在一起。如果是这样我会知道的。还是你觉得另有理由让你觉得自己可以从我让你必死无疑的方法中逃出生天？』”

哈利没有让自己被分心。一次次的失败并不算什么，它们只会指向下一步行动——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下一步的行动——

“『现在说出一个秘密，』”黑魔王嘶声道，“『不然我就——』”

“『摄魂怪会一直追捕你，一直憎恨你，无论天涯海角也会找到你。如果我刚刚做的事情成功了的话，我就已经成功地把你定为他们的目标猎物！守护神咒的秘密你很长时间都不会想到，也许永远不会！对付摄魂怪最有效的方法将会和我一起消亡！』”

“『这开始变得可悲了……』”黑魔王的声音低了下去。“『啊，我明白了。摄魂怪会按人对它们的预期行动。你告诉我我会被追捕，然后我认为自己会被追捕，于是他们来追捕我。非常罕见，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的确是一个有价值的秘密，我能看到很多加以利用的方法。』”他露出一个残忍的微笑。“『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免于痛苦。』”

“『我自己。』”

“『我会叫你有尊严的死去，不过鉴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这只是枉费心机。你刚刚浪费了我好心的礼物，让我不高兴，所以我决定收回它。还有其他的秘密吗？』”

“『当然有。而且是非常有趣的秘密，你将很长时间甚至永远不会自己想到的秘密。如果我把所有不会危及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你能不折磨我的所有朋友和家人吗？所有的讨价还价都是因为你让我没办法拯救所有人。』”

黑魔王站在半空中久久地思考着。

同时哈利的目光仍在慢慢扫视整个墓地，他的手紧握魔杖。

从哈利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能够拯救所有人的方法的那个瞬间开始——

他不能用英文说任何咒语。不过变形术并不需要说话。

并没有除了空气以外的物质和他的魔杖尖接触，但是空气是不能被变形的。不过伏地魔不知道部分变形术，而这可以让他把属于魔杖本身的一点点物

质变形。

“『你只是在拖时间而已。』”黑魔王说，“『只是想再苟延残喘一会儿吗？还是另有所图？』”

哈利沉默着，他的变形慢了下来，因为他正在寻找一个能够甚至在黑魔王不愿意的情况下维持对话进行的方法——

“『说出你的目的！不然这一切就此结束，你的朋友将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

“『放下麻瓜武器，魔杖不要对着我，』”哈利嘶嘶地说，尽量让自己的蛇语听起来冰冷而危险，“『不要对你的仆人发出任何命令。我确实有你不知道的能力。我能在不说咒语的情况下用其中一种能力让这里瞬间发生大爆炸，让你新的身体支离破碎，你的仆人血肉模糊，你的魔法石从此无迹可寻！』”

按照哈利现在的水平他可以在开始变形的一瞬间变形一立方毫米的物质。

一立方毫米的反物质。

这并不会终结世界。

伏地魔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你肯定在虚张声势，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并没有。我可以用蛇佬腔告诉你，只要我想爆炸可以在弹指之间发生，而这点时间并不足以说出任何咒语。你现在还对科学所知甚少。我使用的这种能量比维持星星发亮的能量还要强大。』”

“『誓言会阻止你这样做的。』”伏地魔嘶嘶道，“『你不能冒令世界毁灭的风险。不可以用你的小聪明冒险，绝对不许！』”

“『这并不会毁灭世界，我可以估测爆炸的范围，一定不会有那么大的。』”

“『你不知道，**白痴**！你不能**确定**！』”伏地魔的嘶嘶声调越来越高。

“『我有足够的把握。誓言不能阻止我这么做。』”

伏地魔看起来越来越愤怒，不过他的嘶嘶声却有一丝怯意。“『我会让所有你在乎的人经历比你能想象的还要痛苦的折磨——』”

“『闭嘴。我不会再理会你的任何这类威胁，因为博弈论知识告诉我应该这样做。你威胁不过是因为你觉得威胁会迫使我改主意。』”哈利在这最终的极端情况下才真正的完全明白了这一点，“『给我一些我想要的，老师，为了你新的身体，为了你能继续拥有魔法石，为了你所有仆人的性命。』”

哈利的話几乎不经大脑自动流出，他其实正在努力做别的事。

月光下有一道细小的银色闪光，比发丝还细……

从哈利魔杖尖端的某一立方毫米伸出了一条极细的变形成的蛛丝。它弱不禁风，不过就算有人瞥见那一缕银光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哈利可以迅速地变形这个作为蛛丝存在的微小形体，毕竟它的直径还不到十分之一毫米，十厘米的蛛丝体积也不过一立方毫米，变形这样体积的物体哈利可以在一瞬间做到。他努力的把变形蛛丝伸向远处，尽可能在不影响变形过程的情况下让它越来越长。

这条细细的蛛丝圈住了一个食死徒斗篷的颈部，然后继续向远处延长。

伏地魔又恢复了面无表情。“『你一定不会活着离开这里。我不妨用蛇佬腔告诉你，那些明智的好人也会同意我的观点。不过如果你愿意像一个好人应该的那样马上欣然赴死，我会善待并且保护你所有的朋友。』”

最后一个食死徒也已经被套住了，蛛网阵已经完成：套住了所有食死徒的脖子的蛛网圈连接着中间的一个圆圈，而圆圈的中间横着三条线。整个蛛网阵依然和哈利的魔杖头相连。下一秒，那些几不可见的纤细月光痕迹全部变得黝黑。

这黑线比所有的钢丝更纤细、更强韧、更锐利——完全由纳米管编成，每一条纳米管都是只是一个分子。

哈利嘶嘶道：“『我想要你保证会仁慈地统治那些你占领的国家。这是我的底线。』”

伏地魔在半空中盘旋，愤怒在那张醒悟过来的蛇脸上燃烧。

最后两条线从黑色的图案中伸出，它们已经变形成了纳米管，通体漆黑。它们轻盈地直直向黑魔王本人伸去，伸向他的袖子，伸到他拿着枪的左手上方，伸到他拿着紫衫木魔杖的右手上方，高高伸向空中，弯成弧线缓缓的从空气中下落。它们最终环绕成一圈，然后自己打了一个活结。哈利把它们变短了些，让它们越来越接近那对袖子——

哈利可以在自己的脑子里感觉到伏地魔的力量和他自己的力量相撞；同时伏地魔瞪大了眼，张大了嘴。

哈利把圆中间的几条线缩短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长，圆圈缩小了，紧拉住相连的线，狠狠向里收紧。

（穿着黑色袍子的身影，倒下）

哈利没有去注意这些，他没有看砸向地面的面具、喷溅的鲜血。他的脑子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魔法爆炸，就像赫敏死去的那次一样，不过他故意也没有注意，他眼里只有黑魔王正在坠落的双手、枪和魔杖，哈利举起他自己的魔杖，瞄准着——

哈利尖叫道：“昏昏坠地！”

昏迷咒红色的光射向伏地魔，仿佛一眨眼就到达了基地的另一端。

黑魔王不顾自己的伤口，毫不犹豫地直冲向地面。

然后弗立维教授的秘密拐弯昏迷咒在半空中转了一个弯，狠狠地击中了伏地魔。

哈利的伤疤灼痛得让他忍不住喊出来，他眼前仿佛笼罩了一层红色的薄雾。他顾不上其他，痛苦和极度的疲倦让他再也拿不住魔杖。

魔杖脱手的那个瞬间，痛苦开始消退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 绝地反转，第二部份

哈利的脑子好像处在一种神游状态。那种明确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状态差不多都消失了，也许还残留了那么一点。组成他大脑的成分都呆滞着，也许是被大脑中某个聪明到能预测如果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的部分故意麻痹了。他刚刚都做了什么——

这些想法被清空了，需要腾出足够空间来感知其它的事情。

哈利站在一片荒芜杂乱的墓地中央，墓碑四处散布。

借着月光和星光，可以看到散乱在地上的黑袍子被一种和墓地土壤质感截然不同的东西围绕着，那是在月光下湿淋淋的血红。一些头颅从斗篷的兜帽里滚落，露出了头发，或长或短，或浅或深，然而其他的细节在暗淡的月光中无法分辨。银色的面具依然罩在脸上，让这些头发看起来更像是从骷髅而不是活人的头上长出来的——

这些想法被清空了，需要腾出足够空间来感知其它的事情。

祭坛上，一个穿着红色镶边霍格沃茨校服的女孩在沉睡。祭坛旁，哈利的东西堆成了一堆。

地上躺着一个极高的人，他的脸不像人类，他的手腕切面血流如注。

只要黑魔王醒来，他就会把你所爱的一切都毁灭。邓布利多已经不能阻止他了。

他不能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可以随时扔下身体逃走。

他不能被完全杀死，除非毁掉那一百多个魂器，其中有一个魂器还是先驱者号上的镀金铝板。

可用工具：一根魔杖，这次允许用它指东西，也允许说话。

你有五分钟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

哈利蹒跚着走向祭坛，在旁边跪下，捡起了他的莫克袋。

他向着伏地魔躺着的地方走去。

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在伏地魔被击昏后本已消失，而现在，随着哈利越来越接近，那种感觉变得强得可怕，他的伤疤也仿佛被灼烧般疼痛。

哈利没有理会脑子里的尖叫。那是汤姆·里德尔烙进哈利脑子里的最后一段记忆，同时也是汤姆里德尔在爆炸前转移给那个小婴儿的最后一种认知模式：共鸣完全失控时那种越来越深的恐惧和惊慌。哈利现在终于明白了它的意义，那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这也让忽略这种感觉变得容易了一些。他之前猜想这种共鸣会主要影响施咒者，且施咒者越强影响越大，现在这个猜想被证实了。

哈利俯视着伏地魔的身体，深深吸了口气——用嘴吸的，因为那种哈利并不想思考的铁锈味正在钻进他的鼻腔。

哈利跪在伏地魔身旁，从莫克袋里取出他的急救包，将一个自动系紧的止血带放在伏地魔的左腕上，然后在右腕上放了一个。

关心伏地魔的死活感觉像在做不正确的事。哈利脑子里的某一部分明白，对有些人来说，刚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个公平、公正的结局本该是毫不犹豫地让伏地魔和他们下场相同。现在哈利做的事就像是蝙蝠侠更关爱小丑，而不是小丑害的人；像是一本作者明知道早该让臭名昭著、滥杀无辜的恶棍伏诛，却一直绞着双手、焦虑地拖延他的伏诛，放任无辜的人不停死去的漫画书一样。更关注甚至关爱恶首而不是他的追随者，更关注恶首的命运而不是他手下的人们，这是人性的弱点。

所以，当哈利从伏地魔旁边站起来的时候，他觉得那已经紧紧绑住伏地魔手腕的止血带如此碍眼，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从道德的角度看来罪大恶极

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有理性的策略都指出伏地魔的身体**绝不能**死去。他为自己创造的灵魂必须被绑在这个脑子里，一定不能让它自由逃窜。

哈利从伏地魔失去知觉的身体旁边退开了一步，用嘴深呼吸了几下。他走向他的那堆东西，穿上袍子，收好其他东西，把时间转换器重新挂在颈间，为之后逃回学校做准备，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再回来……

那可是超过一百个魂器啊。

这一定是疯了，完全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这一切，是伏地魔扭曲的生死观的一个具体表现。一个麻瓜安全专家会把这种情况叫做围栏安保，就像在沙漠中央修一道一百米高的栅栏。只有最盲目的攻击者才会试着爬过这围栏。脑子清醒的人只会绕过它，即便围栏再高也无法阻挡他们。

一旦你忘记恐惧，忘记害怕任务有多么不可能，解决它就甚至算不上不困难了，特别是和之前的那个相比。

比如说纳威的父母，他们被钻心剜骨折磨疯了。两百个先进的魂器也没法留住他们的理智，魂器里的灵魂碎片会和他们本人一样疯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永远阻止伏地魔的话，使用钻心剜骨完全不违背道义。这样的结局才公平公正，这样小丑的性命才不会看起来比他最卑微的仆从更有价值……

哈利只需要施展守护神咒，让守护神去找……阿拉斯托·穆迪？……然后让他来这里。嗯，不太可行，很可能抱着这样的目的根本没法召唤出守护神。或者就决定这么告诉穆迪，一逃脱伏地魔的结界就用时间转换器回去找他。

然后伏地魔就可以被钻心剜骨永远地夺去理智。

这甚至不是最不仁慈的做法。最残忍的应该是把伏地魔的魔杖扔到阿兹卡班的深处，如果无论他的灵魂逃到哪里，这魔杖都和伏地魔的生命以及魔法连接在一起的话。

哈利转过头，面对着伏地魔躺着的地方。他向前走去，继续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努力无视喉咙里灼烧的感觉。他的某一部分知道伏地魔其实**也是**奇洛教授，尽管现在他在一个不同的身体里。就算鉴于人格的改变如此完美，代表了奇洛教授其实只是另一个面具……

然而伏地魔并没有打算让哈利死得很痛苦。在之前哈利令他恼火的时候，他并没有让他的仆人对哈利施钻心剜骨。这是有意义的，如果你的对手是伏地魔的话。也许他心里终究还是残存了一星半点对另一个汤姆·里德尔的惺惺相惜。

……把这也考虑进来是不对的。

不是吗？

哈利再次把目光投向天际。星星在大气层外闪烁，装饰在并不存在的作为夜空的穹顶上，聚集起来伸展成长长的、丝带般的银河，近得就好像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去摸摸它们。

后世的子孙们会希望他现在怎么做呢？

如果不只是哈利仍然在乎奇洛教授的那部分在做决定的话，答案看起来也很明显了。

哈利刚做的事无疑是必须的，这的确阻止了更恐怖的邪恶，如果食死徒抢占先机，哈利肯定无法阻止伏地魔。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一个并不必要的悲剧降临到又一个智慧生灵上，就算那是伏地魔也不行。这只会为很久以前，死亡还存在时的古老地球的哀伤再增加一个元素而已。

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时别无选择，之后也没有造成任何其他的伤害。甚至都没有以公平的名义伤害另一边，让两边受到的伤害相同。

人类的子孙不会想让伏地魔死去，尽管他的仆人们都死了。如果伤害他能带来的好处和不伤害他带来的相比，他们不会想要伤害他。

哈利深深呼吸，放下了——并不是他的恨意——并不完全是——他直到

最后也还是没法憎恨他的创造者——不过即便如此，哈利依然放下了**某些东西**。也许放下的是那种他**本该**憎恨伏地魔的感觉，那种憎恨的义务，毕竟伏地魔曾经无缘无故地犯下了不可胜数的罪，甚至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这没关系的，星星从空中向他低语。你不恨他也没关系，不恨他并不代表你是个坏人。

最终，哈利只有一个选择，鉴于哈利已经知道这一点，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挣扎犹豫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是不是最佳的选择。

哈利深深呼吸，积聚着体内的魔力。他将要施展的那个魔咒并不需要很**精确**，不过依然是他掌握的最强大的魔咒之一了。

哈利再次想到，伏地魔不能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时伏诛是一件多么不公平的事情，感觉到他血液里由那些残忍的想法带来的一丝微弱的寒意。然后他放下了它们，让它们在星光下流逝，因为他的黑暗面只不过是继承的认知模式，只是另一个需要改掉的思维的坏习惯。

哈利转而看向赫敏在祭坛上的一呼一吸，终于让泪水自由地流下。赫敏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她之后会选择什么样的路，这些哈利猜不到；不过她可以活着为自己做这些选择，他们的友谊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摧毁她的存在。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希望有多么渺茫，直到他发现自己希望在成真时是如此的惊喜，才有所察觉。有时，事情的发展确实会好得出人意料。

哈利把这个念头也注入到他正在积聚的魔力里。

他积蓄的力量在体内跃跃欲试，好像他的整个身体都是魔杖的一部分，要么是哈利眼花了，要么是眼前的冬青木魔杖上有明亮的白光在颤抖。哈利思考着他将要施的咒语，他并不能很精细地控制一切，不过他需要的模式并不复杂，只需要包括——

所有的一切，忘掉一切，汤姆·里德尔，奇洛教授，忘掉你的整个人生，忘掉你所有波澜壮阔的记忆，忘掉你的失落，你的痛苦，你所有的错误，忘掉

伏地魔——

在施展魔咒前的最后一个瞬间，哈利加上了最后一条，充满善意的一条

但是如果你曾经拥有过任何真正快乐的记忆，不是伤害别人或者嘲笑别人的痛苦，而是那种帮助别人或者被帮助带来的温暖，也许不会有很多，可能只零星存在于你的童年，不过如果你真的有那种真正快乐的记忆那就只保留它们吧——

在决定的瞬间，他心里仿佛有什么明亮的东西被打开了，他明白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哈利把这些也注入他的魔杖——

“一忘皆空！”

所有的一切都如洪水般倾泻到这个魔咒里。

哈利倒向一旁，再也拿不稳魔杖，喉咙里发出粗粝的尖叫，他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伤疤，尽管那突如其来爆裂般的疼痛已经开始减弱。他的眼睛模糊地看到空气中充满发光的雪片，那些漫天飘洒的银色光点看起来就像无数微缩的守护神。

下一个瞬间，银色的光点全都消失了。

奇洛教授消失了。

只余下一片残迹。

而那残余的灵魂，并不会和哈利自己的灵魂有太大的不同。

预言实现了。

他们都按自己的样子重塑了对方。

哈利瘫在地上，开始抽泣。

他哭了好一会儿。

随后，终于，哈利挣扎着站起来，捡起他的魔杖，因为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全部做完。

哈利把魔杖点在伏地魔手腕的断口；这让他的伤疤一跳一跳地疼，不过他的魔杖和伤疤都没有爆炸。

然后哈利开始变形。

慢慢地——不过比哈利上次变形赫敏的身体要快些——长得像蛇一样的男人被击昏的身体逐渐改变，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在变形的过程中，尤其是当那个似蛇男人的头开始缩小、并变得透明时，哈利伤疤的疼痛渐渐褪去了。

哈利将一直维持这个魔咒，无论昼夜；然后某一天，当哈利更年长、更强大、也许在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会把失忆的汤姆·里德尔变回原形，用魔法石使他的身体恢复原状，在未来的哈利想出应该怎么安置一个几乎完全失忆，不过依然有一些坏的思维习惯和非常负面的情绪模式——一个黑暗面，就像之前的那样——和大量强大魔法的咒语以及仪式的巫师之后。哈利尽量没有抹掉那些记忆，因为有一天他也许会需要那些知识。

同时，就像魔法并没有认定变形的独角兽死了而触发监测系统的反应一样，伏地魔的魂器并不会认定变形的伏地魔死了，然后尝试让他复活。

希望如此吧，无论如何。

哈利的伤疤在那个钢戒指戴上小指时最后刺痛了一下，戒指上碧绿的翡翠紧贴他的皮肤。然后他的伤疤沉寂了，再也不痛了。

一块凸起的岩石成了哈利的座椅，他跌跌撞撞地坐下，一动不动地休息了一会儿，努力抵抗侵袭他意识边缘的倦意。还没完，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哈利又深吸了口气，依然是用嘴吸气，说道：“荧光闪烁”，然后环视墓地。

黑色的袍子、被斩落的骷髅面具，周围血泊一片——

赫敏·格兰杰，在祭坛上沉睡。

伏地魔的空袍子和血淋淋的双手静静躺在黑魔王倒下的地方。

奎里纳斯·奇洛袍子破碎，倒在他被死咒击中时所在的那堆乱石中。

哈利尝试用其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场景，试图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摇了摇头，因为这样不行，根本不行。

然后哈利龇牙咧嘴地从那块石头上站起来，不顾他的脑子，也许是身体的抗议。他今天并没有流血或者被打，但是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直接被所有的压力直接打中过一样。

哈利蹒跚着走向之前伏地魔倒下的位置，从地上捡起伏地魔的左手。

就算只看这只左手，蛇鳞依然隐约可辨；它一眼看上去就是伏地魔的手。这很好。

哈利走到沉睡的赫敏躺着的祭坛旁边，轻轻把断手放在赫敏的颈边，小心翼翼地把手指弯成掐住她脖子的姿势。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熟睡的赫敏看起来如此平静而无辜，可是伏地魔的手是如此的丑恶；哈利粗暴地无视了他脑子里正在这么想的那部分，因为这种想法于此情此景毫无意义。

几个弱的切割咒让那个纳米管造成的近乎完美的切面变得乱七八糟，这至关重要；如果手和颈部看起来是同样的东西切断的，哈利编造的解释可能会露出马脚。几个四分五裂让伏地魔手腕落下的碎肉在赫敏衬衫上掉得到处都是，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哈利这么提醒自己。

哈利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右手，让它看起来和左手对称。

哈利用火焰熊熊在伏地魔的袍子上制造了一些灼烧的痕迹，然后把那些烧剩下的布片在赫敏周围摆好。

伏地魔的魔杖和枪都被装进了莫克袋。哈利把魔法石放在了一个普通的

口袋里，他不知道这块石头会对莫克袋造成什么影响。

奇洛袍子里的那堆东西也在祭坛旁边，里面也有防御术教授还是奇洛的时候用的魔杖。哈利走向奇洛躺着的地方，尽力把他的身体摆端正，然后把魔杖塞到他手里。泪水不出所料地流出了哈利的眼睛，他用袖子抹去了。

哈利又深吸了一口气，依然是用嘴吸的，再次说道：“荧光闪烁”，然后又一次环视周围的墓地。

黑色的袍子、被斩落的骷髅面具，赫敏·格兰杰在祭坛上沉睡，伏地魔的双手掐住她的咽喉，四周有伏地魔袍子烧焦的残片。奎里纳斯·奇洛的尸体躺在一旁，衣服破烂不堪，他的魔杖握在右手里。

这就差不多了。

还需要做的就只有让人们注意到这一切了。

这时哈利的魔力几乎已经耗尽。不过残余的魔力还可以让他把一片树叶变成一个还没充气的三米的气象气球。

哈利从莫克袋里拿出了一瓶氧乙炔，一根炸药棒和一卷导火线。时刻准备着，就像男童军军歌里唱的那样，时刻准备着迎接有巨怪和鬼知道什么东西的生活……

哈利在气象气球里充满氧乙炔。这会让它爆炸的时候产生极大的过压，可能会和声爆一样响。

他把那根炸药棒也系了上去——把它作为引爆装置有些大材小用，不过系上去也无妨。

他在炸药棒上接了一条 60 秒的导火线，不过并没有点燃它。

哈利穿上他的隐身衣，它刚刚在祭坛旁的那堆东西里。

他从莫克袋里拿出扫帚骑上。

哈利在赫敏·格兰杰周围布置了一个静音咒——这也许不能完全挡住噪音，远远不能，而且就算她的鼓膜被震裂了，也不会造成什么永久的伤害，不过这么做还是礼貌一些。

这样就搞定了。静音咒作为最后一步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起码一个小时之内哈利都没有足够的魔力施咒了。

哈利骑上扫帚，慢慢升到空中，手上举着装满氧乙炔的气象气球。当哈利渐渐升得比树梢更高时，几公里外的霍格沃茨开始隐约可见，在月光中闪烁着微光；哈利尽最大的努力估测霍格沃茨和这里之间的距离，以及从霍格沃茨看向这里的角度。

当他升到森林上方很远后，哈利用打火机点燃了连在绑着充满氧乙炔气球的炸药棒上的导火线。然后哈利调转扫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并不是直接向着城堡的方向，不然可能会太过靠近过去的哈利以及奇洛教授经过的地方，如果过去的教授发现了另一个哈利，这个计划就可能没法奏效——

哈利感到心如刀绞，然后压抑住了这种痛苦。

一千零三十一，一千零三十二，一千零三十三……

哈利数到四十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耳鼓膜冒险，他看了一眼手表，记下了准确的时间，然后转动了一次时间转换器。

第一百一十六章 值得守护之物，第零部分

刚开始安娜看到魁地奇决赛持续了这么久很是满意——作为一个格兰芬多，她算是学院杯争夺战的旁观者，反正格兰芬多也从来没赢过。相反，去年她全家买了非常昂贵的门票去看魁地奇世界杯，可是比赛在十分钟内就结束了，这真是太糟糕了。现代的魁地奇比赛已经变得太短，因为金色飞贼总是太太太早就被抓住了。这个问题已经在魁地奇爱好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飞天扫帚的魔咒越来越先进，但是金色飞贼的规定速度还是和以前一样，后果就是魁地奇比赛变得越来越短。专业级的魁地奇比赛已经退化成了找球手飞天扫帚的研发经费竞赛，其他的选手和坐在看台上看比赛也没什么区别了。

大家都知道必须做什么，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已经好几个世纪，而现在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然而国际魁地奇联合会陷入了和往常一样的互掐状态，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声嘶力竭地争论不休，然后不知怎么的就没人能对应该如何修改规则达成共识。对安娜来说正确的解决方法看起来很显然，让金色飞贼足够快，能让魁地奇比赛回到魁地奇的黄金时代 19 世纪那样的四到五个小时就行了。然而比利时人觉得专业比赛的时长应该是两个小时，就像他们曾称霸魁坛的黄金年代那样，发疯的意大利人想要像十四世纪那样的持续一周的比赛，还有一些更疯的英国纯血统主义者总是会把那些偶尔持续一天的魁地奇比赛挂在嘴边，把这当作飞天扫帚并没有真的进步的证据，毕竟所有的东西都是古代的好，这不符合梅林禁令的工作原理。

她百分百赞同哈利·波特的观点：霍格沃茨是时候抛弃那些光说不动的家伙，自己改变规则了，从此时此地开始。但是并不是不要金色飞贼，不然就直接倒退回了十一世纪的科威地奇。这个新点子是赫奇帕奇校长想出来的，因为她的一个学生想参加比赛但是并不适合通常的那些位置，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金色飞贼在世界各国流行开来是因为这样更刺激，比赛总是可能在下一秒就结束。

安娜刚才的三十分钟都在声嘶力竭地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完全忘了关心比赛。坐在大难不死的男孩和他的标语牌旁边真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这样她从一开始就得以明确阐释自己的立场。

她从潜意识深处意识到，如果魁地奇的规则真的从此时此地开始改变，那么这将是她曾经做过的最重要的事。她几乎可以感觉到时间在她的周围弯曲带来的压力，就好像魁地奇这项运动的命运就将在这一天被决定，而她则处于靠近中心的位置……不过当然她的占卜成绩并没有高到可以真的预见类似的事情。

她几乎没有注意到在某一时刻大难不死的男孩站起来去了洗手间。

不过大难不死的男孩步履沉重地回来确实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哈利·波特看起来有点疲倦，步子不太稳，不过他的校服显得非常整洁，仿佛刚刚换过一样。

半小时后她的注意力又被他吸引了，哈利·波特看起来有点摇摇晃晃，身子佝偻着，伸手捂住了他的前额；看起来他在戳前额的那道伤疤。这个念头让她有一点点担心；所有人都知道哈利·波特有些奇怪的地方，而且如果波特的伤疤开始痛，那么很可能被封印的恐怖就即将从他的前额迸出，吞噬所有人。但是她丢开了这个念头，继续用她最大的音量向那些不懂历史的人解释关于魁地奇的知识。

她绝对注意到了哈利·波特站起来，手依然捂着前额。之后他把手放下来，露出他那有名的闪电疤，那个伤疤现在肿了起来了，红得发亮。它在流血，血流下来，从波特的鼻子上滴落。

她那句话没说完就停住了。其他的人转过头去，想看看她正盯着什么。

“麦格教授？”哈利·波特的声音听起来很颤颤巍巍的。他的眼角噙着泪水，这令她大吃一惊；大难不死的男孩不像是那种会突然哭起来的人。哈利·波特提高了声音，仿佛说话对他来说都有些困难：“嗯，麦格教授？”

麦格教授从与赫奇帕奇魁地奇队争论的地方转过头来。格兰芬多院长的

眼睛因为震惊而睁大，然后她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几乎是跑着过来的。“哈利！”她说，“你的**伤疤**！”

沉默蔓延开来，像一个正在扩大的圆圈。

“我觉得，”哈利说，声音依然有些颤抖，不过响了些，“我觉得他回来了。我觉得我正在看——透过伏地魔的意识看东西——”

安娜听到伏地魔的名字就倒退了一步，差一点摔倒在观台座位上。她旁边的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孩惊慌地大叫了一声，而哈利·波特的声音变得更响更尖了。

“他正在屠杀他们！”哈利·波特尖叫着。

半个魁地奇球场的人都转过来看着他。

“那个仪式！”哈利·波特叫道，“仆人的血！鲜血，生命！他召唤了他们，取走了他们的头颅，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生命——**黑魔王重生了，伏地魔回来了！**”

霍琦夫人吹出一声尖利的哨响，那些还没有停在半空中的扫帚也开始减速。她自己并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玩笑；如果是的话，不管他是不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他都会有超出她想像的大麻烦了。

麦格教授举起魔杖准备施展静音咒，但是哈利·波特抓住了她的手。

“等等——”哈利吸了口气，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不过依然响到她和她周围的人能清楚地听到。“他可以被阻止——我能看到他的思想，他的错误——**现在就可以阻止他——这个方法依然可行！她正紧跟着他！那个被伏地魔杀掉的女孩！**”安娜的嘴因为突如其来的困惑张得老大，这时哈利的声音越来越高。“**快回来！回来，快回来，活过来阻止他！阻止他，赫敏！**”

然后哈利安静了下来，转头看着周围盯着他的人群。

就在她即将认定这一定是一个恶趣味得**不可思议**的恶作剧的时候，一个遥远但是尖锐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哈利·波特摇晃了一下，跪了下来，她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一阵兴奋的讨论顿时在他们周围爆开。

当麦格教授在他旁边跪下时，她听到了哈利·波特嘴里吐出的话。“成功了，”哈利·波特喘了口粗气，“她做到了，他走了。”

“什么？”麦格教授大叫道，环顾四周。“**安静！你们都安静！**哈利，发生了什么？”

哈利·波特语速很快地大声说：“**伏地魔——试着复活——他召集了食死徒然后杀了他们**，偷走了他们的血和生命——赫敏的尸体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伏地魔本来打算让它派上什么用场——伏地魔复活了，他让自己重生了，不过赫敏跟着**他回来了，摧毁了他**，他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这发生在离霍格沃茨很近的一个墓地里，它在——”哈利站起来，依然有点摇晃，“我想它在那个方向。”哈利·波特指向那个**爆炸声**的大概方向，“我不太确定有多远。那个声音到这里用了二十秒，所以大概骑扫帚要两分钟——”

麦格教授站起来挥舞魔杖，动作如此流畅看起来就像下意识的一般，念道：“**呼神护卫！**”她对出现的银猫说：“去找阿不思，告诉他他必须马上来——”

“邓布利多不在了！”哈利·波特喊道。“校长不在了，麦格教授！黑魔王把他困住了，他翻转了校长布置的某种陷阱然后邓布利多被困在了时间之外，他不在了！”

他们周围充满恐惧的议论顿时高了一个声调。

“去找阿不思！”麦格教授对她的守护神说。

月光一样颜色的猫只是难过地看着麦格，安娜因为突如其来的恐惧倒吸了一口冷气，感觉像有人刚打中了她的胃。这是真的，这全都是真的，这不是

一个玩笑。

“麦格教授,赫敏活过来了!”,哈利·波特再次提高了声音。“她真的活着,并不是阴尸或者其他什么的,而且她还在那个墓地里!”

“扫帚!”麦格教授叫道。她转向那些悬停在球场上空一动不动的球员们,“我需要一把扫帚,马上!”

尽管发生了所有的这些事,安娜还是准备举起一只手作无声的抗议,然后克制住了自己,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的找球手都冲了过来(这在战术上完全说得通,毕竟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干)。

哈利·波特已经开始从他的莫克袋里取出另一把扫帚,一个多人扫帚。

麦格教授看到了,然后重重点了点头。“你留在这儿,波特先生,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你必须出现在那儿。我现在就去。”

“你一定不能去!”弗立维教授尖声说,他推推搡搡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小小的路,时不时还从别人的腿下穿过。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起来好像快要昏过去了,“你必须留在霍格沃茨,米勒娃!你——你是——”弗立维教授说不下去了。

麦格教授转身面向弗立维教授,然后停下了,脸上的血色褪去,变得煞白。

然后她从哈利·波特手里抓过飞天扫帚,拿给了这个矮小、有一半妖精血统的教授。“菲利乌斯,”她干脆地说。所有起初的恐慌都从她的声音里消失了,她现在又恢复了她干脆的苏格兰口音,好像在上周一的课。“寻找那个波特先生说的墓地,找到格兰杰小姐。带她幻影移形到圣芒戈医院然后在那儿陪着她。”

“我想——”哈利·波特嘶哑地说。“我想那里的战斗可能用到了变形术——奇洛教授曾经试图和伏地魔战斗——需要防护措施——”

菲利乌斯·弗立维教授点了点头,并没有停下跨上飞天扫帚的动作。

“奇洛教授死了！”哈利·波特哀嚎着。他声音里巨大的痛苦清晰可辨，“他死了！黑魔王杀了他！他的尸体——”哈利波特哽咽了，“在那儿，在墓地里。”

她跌跌撞撞地退了一步，感觉像是肚子又被人打了一拳。奇洛教授是她——最喜欢的教授之一，**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之一**，他让她开始重新思考她关于斯莱特林的观念，她模模糊糊知道他也许会很快就死去，但是听到他真的死了，毋庸置疑地死了……

大难不死的男孩在椅子上坐下，仿佛他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他的重量。

麦格教授转向人群，用魔杖碰了碰她的喉咙，“**魁地奇比赛结束了**，”她魔法放大的声音像惊雷一般，“**回你们的宿舍——**”

“不！”哈利·波特尖叫道。

麦格教授转过来看着他。

眼泪顺着大难不死的男孩的双颊流下，他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因为刚才自己打断麦格教授而吃了一惊。“这是奇洛教授最后的秘密计划，”哈利·波特说，他哽咽了。大难不死的男孩看着飞到附近的魁地奇球员，仿佛在直接对他们说，“他最后的秘密计划。”

哈利·波特被麦格教授飘起来送到了校医院。其他的教授都四处奔忙而去，只留下了辛尼斯塔教授和霍琦夫人。体育场里流言四起；安娜尽力复述了她能回忆起的所有。邓布利多出事了，有些食死徒被召唤然后屠杀了（不，哈利·波特没有说是哪些），奇洛教授出去面对黑魔王然后因此死了，神秘人复活了然后又再次死了，奇洛教授死了，他死了。

终于大部分学生都慢慢走向他们的宿舍，去睡觉，如果他们睡得着的话。

安娜待在体育馆里，看完了剩下的比赛，无视她身体对睡眠的渴望，还有她常常被眼泪模糊的双眼。

拉文克劳队打得很英勇。

但是没有任何一支魁地奇队可以击败那天的斯莱特林队。

天空染上了晨曦的时候斯莱特林赢得了决赛，魁地奇杯，以及学院杯。

第一百一十七章 值得守护之物，米勒娃·麦格

第二天的早晨来临了，所有学生一言不发地聚集在霍格沃茨的四张长桌边，哈利·詹姆斯·波特－伊万斯－维瑞斯也是其中之一。昨晚他精疲力尽地倒下了，次日清晨在医疗室里醒过来，还迷迷糊糊的，左边的袜子下藏着魔法石。

主宾席看起来就像刚被一场灾难横扫过。

邓布利多的主座消失了，没有替代品顶上，主宾席的中央空出一个缺口。

西弗勒斯·斯内普坐在一个悬浮的座位上，那是在魔法世界中等同于轮椅的东西。

斯普劳特教授不见了。根据他们昨晚告诉哈利的，一位法庭派来的摄神取念术师会对她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什么残留的控制力，不过八成不会对她提出指控。哈利已经向麦格教授还有傲罗们尽可能严肃地强调过了，斯普劳特教授很可能只是一个受害者。大难不死的男孩断言他没有在伏地魔的脑内看到任何指明斯普劳特教授蓄意犯罪的证据。

弗立维教授不见了，大概还守在赫敏身边。

辛尼斯塔教授不见了，哈利对此毫无头绪。

麻木感像密拉毯¹一样包裹着哈利的思绪，就算不安慰人心至少还能提供保护。他的脑袋里不时冒出黑色的袍子倒下、鲜血四溢的场景，又强行压下。他等会儿会处理这个的，但不是现在。在别的什么时候会更合适些，未来的哈

¹ 密拉毯，又作太空毯、紧急保暖毯。详见：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pace_blanket

利在处理问题上将具有相对优势²。

哈利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在恐惧，担心那不会让他难过，不会要他对此付出代价。但是这份恐惧也可以先被推到未来。

长桌上没有出现早餐。坐在哈利附近的学生们等待着，因为受到的惊吓沉默不语。昨晚前半夜起，猫头鹰就被禁止出入霍格沃茨了。

大厅的门又打开了，副校长米勒娃·麦格向前走来。她身着正式的黑色长袍，没有戴帽子，平日里总是在她头上的女巫帽被脱去了。她混杂着灰色、棕色、金色的头发被梳成了一条盘绕的辫子，好像在为等会儿戴上帽子做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哈利还是第一次看到她不戴帽子的样子。

米勒娃·麦格走到设置在主宾席前的讲台上。

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她。

“我恐怕有不少消息要说，”米勒娃开口了，她的声音很忧伤，仍保持着她苏格兰式的精确，“而其中的大部分都糟透了。首先。现在站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人是我，因为霍格沃茨的校长，阿不思，”她的声音停了一下，“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失踪了。神秘人把他困在了时间之外，而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把他带回我们身边。我们，我们失去了，可能称得上是，霍格沃茨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一位校长。”

长桌那边升起了惊骇的耳语声，没有明显的倒抽气或是哀叹声，只有数量众多的吸气声；大部分来自格兰芬多，还有一些来自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噩耗了，但现在它也被权威宣布了。

“第二。神秘人回归了片刻，不过又一次死去了。他剩下的残骸只有抓在格兰杰小姐喉咙上的两只手。再也不会来自他的威胁了，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米勒娃·麦格又吸了一口气，“第三。奇洛教授死了，面朝神秘人，手里还握着魔杖。就在距神秘人被再次消灭地点的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他，死

² 相对优势：经济学概念。当一方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方低，这一方面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8%BE%83%E4%BC%98%E5%8A%BF>

于神秘人的死咒。”又一波噩耗被核实的耳语响起，这次声音来自四张长桌。

米勒娃又做了个深呼吸。“昨天晚上我们也失去了可能是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术教授。不止是他的教学成就……我们的防御术教授用过许多名字，但是他的真名是大卫·门罗。作为最古老和高贵的门罗家族的最后一员，他的葬礼——他的第二次葬礼，也是真正的葬礼——会在两天之后于威森加摩的上古之厅举行。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为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守灵，为我们的奇洛教授，在这座城堡里。作为一位霍格沃茨的教师，他死去的方式无比崇高。”

哈利沉默地听着，抑制住了涌上眼眶的泪水。这不止是出乎意料，甚至都不是事实；但是听着依旧非常让人痛心。坐在他身边的安东尼·戈德斯坦把自己的手盖在他的手上以示安慰，哈利没有抗拒。

“第四。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好消息。赫敏·格兰杰复活了，而且身心健康状况良好。格兰杰小姐正在圣芒戈医院接受观察，不管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需要检查是否有留下预想之外的后遗症，不过考虑到她之前的身体情况，目前她的表现可以说是良好得惊人。”

这个消息本该在拉文克劳和格兰芬多引起热烈的欢呼，如果它是在另外的场合被宣布，或者更令人措手不及的话。现在，哈利看到了一些微笑，但只是一瞬即逝。也许之前他们已经欢呼雀跃过了，但是此刻只有一片寂静。哈利理解，他也没有欢呼，现在不是时候。

“最后——”米勒娃·麦格犹豫了一下，接着提高了音量，“我恐怕要告诉一些学生可能是最沉痛的消息。神秘人似乎召唤了他曾经的追随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听从了召唤，不是出于误入歧途的忠诚，就是担心他们的拒绝会使家人受到迫害。神秘人的复活仪式似乎需要牺牲祭品才能完成；也可能是神秘人把他的失败怪罪于自己的前追随者们。我们发现了三十七具尸体，逃过阿兹卡班的神秘人追随者数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恐怕——”米勒娃·麦格又停顿了，“我恐怕那些逝者中有我们许多学生的家长——”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仿佛受到了可怕的磁力，哈利的眼睛转到了这样的画面：德拉科·马尔福惊恐万分的脸。包裹着哈利思绪、给予他抚慰的棉花被撕开了，像薄纸巾那样不堪一击。

他怎么能忘了，他怎么能没意识到——

在周围的什么地方，已经有人尖叫了起来，但是礼堂里似乎仍旧是寂静无声的。

“希莉娅，弗洛拉，还有赫斯提·卡罗。昨晚失去了他们的双亲。失去父亲的学生有：罗伯特·加格森，伊桑·加格森，萨拉·加格森。迈克尔·麦克尼尔。莱利和兰迪·洛克伍德。莉莉·卢。萨沙·斯普劳奇。丹尼尔·吉布森。杰森·格罗斯。埃尔希·安布罗斯——”

也许卢修斯逃过了，也许他足够聪明知道该置身事外了，也许他意识到是伏地魔袭击了德拉科——

“希奥多·诺特。文森特·克拉布。格雷戈里·高尔。德拉科·马尔福。以上就是总名单。”

格兰芬多长桌边有个学生发出了一声欢呼，马上就被坐在他边上的格兰芬多女巫甩了一个耳光，如果他是麻瓜，那力道会让他少一颗牙齿。

“格兰芬多扣三十分，下学年的第一个月关禁闭。”麦格教授说道，她的声音严厉得能粉碎岩石。

“你说谎！”一个高个子的斯莱特林尖叫着从长桌边站了起来。**“谎言！假话！黑魔王会回来的，而且他会，他会让你们都知道——”**

“加格森先生，”传来了西弗勒斯·斯内普的声音。他的声音也是不稳的，听上去一点都不像魔药教授本人，尽管音量并不大，那个斯莱特林还是安静下来了。“罗伯特，黑魔王杀了你的父亲。”

罗伯特发出了一声混杂着恐惧和狂怒的尖叫，然后转身跑出了大厅，而德拉科·马尔福整个人垮了下去，像一座倒塌的房屋，他发出了什么声音但是

没人听到，因为嘈杂的说话声在四下响起。

哈利把身子从长凳上抬起了六英寸，然后停下了。

你该对德拉科说什么你没有有什么能对德拉科说的你现在不能走上去假装是他的朋友

你想去纠正你想让事情变好但是你对他对文森特对格雷戈里对西奥多做的事无法纠正

哈利四周的世界变得模糊了，他在恍惚中看到帕德玛·帕蒂尔起身往斯莱特林长桌、德拉科的方向走去，还有正朝西奥多方向走的西莫。

而哈利，因为他已经读过他爸爸收藏的科幻和奇幻小说，因为他已经在超过一打的主角身上看过这种场景，哈利的脑内有一个疯眼汉穆迪的形象，那个满身伤疤、名为阿拉斯托的男人。此时疯眼汉的形象正在说什么，他的声音和哈利曾在冥想盆中听到过的一模一样，正是记忆中他对阿不思·邓布利多说话的声音。他在说，食死徒已经把魔杖指向哈利了，他们已经选择接受黑魔标记，他们的罪恶难以估量，可能远超哈利的想象，他们已经放弃了好人才能享有的伦理保护、让自己成为了只要给予充分理由就可被牺牲的目标。必须保护哈利无辜的父母免受酷刑和阿兹卡班，必须保护世界免遭伏地魔荼毒。他在说，比起出于自卫杀死满手血腥、立志为恶的食死徒，普通的傲罗和法官们在执行程序时肯定做过更加道德存疑的举动，他们的执法并不那么黑白分明，但对社会来说仍是必须的。如果哈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选择比哈利的所作所为更道德模糊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人类所知的社会将无法存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因此责备哈利，纳威不会怪他，麦格教授不会怪他，邓布利多不会怪他，就算赫敏知道了也会说他做了正确的事。

这些全都是真的。

同样真实的是，哈利在大脑中某部分曾经计算过，抹杀纯血派政治精英能令重建魔法英国的工作轻易许多。虽然算不上重要的考虑，但它还是在快速思考的瞬间被计算进去了，检验了其长期后果，看是否属于大灾难的范畴，而结论是此事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检验忘了这些食死徒还有在霍格沃茨上学的孩

子，以及其中有一个人刚好长着德拉科父亲的脸。这不会改变什么，这完全无法改变什么。但是在只有几秒钟时间思考的情况下，这就是哈利的头脑里执行的计算的真相。

至少哈利还能帮一些忙，如果这些食死徒的遗孤有任何经济上的困难，他可以很轻松地解决他们的问题。用变形术变出黄金，再用魔法石令其永久保持住——除非这么做会给巫师界经济带来总体上的麻烦，或是遭到来自不懂市场货币经济学的妖精的抗议——不过哈利手中并非没有可以出售的有用服务——

这时，其他包裹着哈利的棉花也被撕扯开了。

“看上去似乎，”米勒娃说话了，她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刺穿了所有其他的声音，“我们的一些学生在昨晚失去了他们的监护人。如果你们成为霍格沃茨的被监护人，请记住我会极度严肃地履行我的岗位职责。你们会被给予应有的尊重。你们家族的金库将会被妥善诚实地管理。我会尽我所能，对待你们每个人都视同己出——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样保护你们，不多不少。我希望**霍格沃茨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学生们点头如捣蒜。

“很好，”米勒娃说。她的声音放低了，“接下来还有一件必须处理的事。”

伴随着悲伤、肃穆的气氛，辛尼斯塔教授出现在侧边的入口。她穿着白色的长袍，而不是她在平日里常穿的棕色，她头上戴着的也不是她常用的那顶女巫帽，取而代之的是一顶缀满流苏、几乎褪成灰色的方帽子。

辛尼斯塔教授手中捧着分院帽。

带着执行历经几个世纪从未改变的古老仪式的肃穆神情，奥罗拉·辛尼斯塔在米勒娃·麦格面前单膝跪下，向她双手呈上分院帽。

米勒娃·麦格教授从辛尼斯塔教授手中取过分院帽，把它戴到自己头上。

一阵长长的寂静。

“校长！”

“由于阿不思·邓布利多并没有死去，”米勒娃说道，她的声音低得学生们要竭尽全力才能听到，“只是从我们身边被带走了，我仅作为代理校长接受这个职位——直到邓布利多回来。”

一阵尖锐的叫声穿透了大厅，福克斯出现了，沿着螺旋路线缓缓地飞越四张长桌。他经过了每一张桌子，轻哼鸟语，那声音诉说着绝对的忠诚，能够超越普通火焰的死亡。等待，那声音似乎在这么说。坚贞不渝，等他回来。

福克斯绕着米勒娃·麦格飞了三圈，当她的眼泪从脸颊上滑落时，翅膀上的羽毛蹭过了她；然后凤凰穿过大厅顶上的一扇窗，飞了出去，离开了。

第一百一十八章 值得守护之物，奇洛教授

阳光照耀在苏格兰的草坪上，每一滴露珠或是角度正好的树叶在阳光下都反射出了白光，映出葬礼上清澈湛蓝的天空。

哈利推掉了致辞。这是第二次了。弗立维教授在几周前五月份的时候就问过他，在演讲成为必要之前先给哈利时间备稿；那个时候哈利也回绝了。

于是演讲落在了一位六年级的格兰芬多——奥利弗·哈贝卡的身上。他拥有的奇洛点在所有学生当中排第四，曾是一支军队的将军。这位十七岁的少年身材高大，漆黑的长袍并没有把他衬得特别帅气；他没有戴红色的领带，而是戴了奇洛教授有时偏好的紫色领带。

演讲，在这种情况下，是**即兴**的。提前写好的悼文被摒弃了；奥利弗·哈贝卡左手拿着一张羊皮纸，但他完全没有在看。

“奇洛教授病得很重。”高大的男孩说，他颤抖的声音让学生们都安静了下来，间或被压抑的抽噎声打破。“我想，如果奇洛教授能够在巅峰状态迎战，神秘人不可能轻易打倒他，也许根本无法打倒他。他们说在大卫·门罗的巅峰时期，他是神秘人唯一一个曾经害怕过的人。但是，”奥利弗的声音嘶哑，“奇洛教授没有在巅峰状态。他病得很重，一个人走路都成问题。而他去见了黑魔王，独自一人。”

随后是一个停顿，学生们哭了一会儿。

奥利弗用袖子擦干眼泪，再次开口。“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奥利弗说，“我想象黑魔王嘲笑了他。也许还拿他寻开心，站都站不起来还向他挑战。好吧，**现在他可笑不出来了，是吧。**”

学生们猛烈地点头；哈利视野里所有的学生都在点头，从格兰芬多到斯莱特林。

“也许黑魔王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治愈奇洛教授，毕竟神秘人确实是死而复生了。也许他提议，如果奇洛教授能臣服于他，他就让奇洛教授活下去。奇洛教授笑了笑，然后告诉黑魔王，是时候让他们来玩一场游戏了，游戏名为**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巫师。**”

如果你不知道，不要就这么编故事。但是哈利什么都没说。黑魔王确实可能这么说，而奇洛教授也确实可能这么回答。

“他们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奥利弗说，“但我们可以猜一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赫敏·格兰杰，教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今年早些时候被巨怪杀死了，这一定是黑魔王的手笔，就像他捏造伪证诬陷她使用血液冷却咒一样。奇洛教授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黑魔王，所以他偷走了格兰杰小姐的身体，存放它，保管它——”

不能怪他会这么想。

“随后奇洛教授挺身去见黑魔王。黑魔王杀死了奇洛教授。赫敏·格兰杰复活了。他们说她完好无损地活了过来，或许还获得了些什么。当黑魔王试着抓住她时，之后唯一所剩下的只有烧焦的袍子和掐在格兰杰小姐喉咙上的两只手。就好像哈利·波特被他母亲的爱与牺牲保护了一般，奇洛教授自愿挺身而出，独自一人，去面对，黑魔王，一定也是像这样，召回了赫敏·格兰杰的灵魂，从，从她曾经所在的，不知什么地方——”奥利弗的声音破碎了。

“不只是这样。”哈利在后排说道，声音沙哑。这一刻他**必须**说点什么，在一切失控之前，如果不是已经失控了的话。“大卫·门罗是一位强大的巫师，除了我与他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究竟有多么强大。我不觉得只要牺牲自己就可以把什么人从死亡之中给带回来。谁都不该去尝试这种方法。”

如此美丽的故事。本应该成真的。**本应该成真的。**

“我不太了解教授身份背后的那个人，”再次控制住自己之后，奥利弗·哈贝卡说，“我知道大卫·门罗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从未能施展出守护神咒。”

眼泪又汇聚到了哈利的眼睛里。这样不对，这不公平，伏地魔杀死了那么多人，他本应该和他的追随者一同去死，他配不上特别优待。但这不仅是因为哈利的软弱，也因为有魂器，伏地魔无法被完全杀死。所以哈利可以承认，他很庆幸，他很庆幸奇洛教授没有完全消失……

“但是我，知道，”奥利弗说，眼泪在他的脸颊上闪烁，“奇洛教授，无论在哪里，他，现在，是幸福的。”

在哈利的左手上，一块小小的绿宝石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不是天堂，不是在什么遥远的星星上，不是在什么不同的地方但却是更好的人，我会教你，总有一天我会教你何谓幸福——

高大的男孩看了一眼他另一只手上拿着的羊皮纸，这是他第一次查看它。“奇洛教授，”奥利弗说，他的声音现在更激昂，更快速了，“是霍格沃茨最好的战斗魔法教授，无人可望其项背。萨拉查·斯莱特林作为教师不及他的一半，无论他知晓什么样的咒语。奇洛教授在今年年初时对我们说过，他教给我们的东西会一直是我们的防御之术的坚实基础。的确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明年我们会把它教给新生，无论我们的教授是谁。年长的学生会教给年轻的学生。这就是应对防御术教授职位诅咒的解决方法。我们不会坐在原地，等着权威机构来教我们。我们也会保证奇洛教授的教导永远不要在霍格沃茨失传。”

哈利看向麦格教授——不，麦格校长——坐着的地方，然后看见校长默默地点了点头，表情悲伤，肃穆而又自豪。

“他们还不让我们见格兰杰小姐。”奥利弗说，他的声音在颤抖，“死而复生的女孩。但每次我看见她，我都将想起防御术教授。他所牺牲的一切都会在她的身上延续，就像他的教导也会在我们之中传承。”奥利弗扫了一眼哈利坐着的地方，随后再次低下头看羊皮纸，“那么，致奇洛教授，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斯莱特林，所有斯莱特林的榜样！致他三声欢呼！”

“万岁！万岁！万岁！”

在哈利的视野中，没有哪怕一个学生保持沉默。

第一百一十九章 值得守护之物，阿不思·邓

布利多

哈利现在站在守卫着校长——不，女校长办公室的石像鬼前面。是辛尼斯塔教授把他叫来的，说有急事，但是门打不开。

实验表明，魔法石每三分五十四秒可以固定一个变形，无论变形出来的物体有多大。有一次，哈利在黑暗的壁橱里举起魔法石用他最亮的手电去照的时候，似乎看见这块猩红的玻璃里面有一簇小点；但是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哈利现在怀疑那只是他的想象。哈利没有检测出魔法石的其他魔力，它也没有回应任何他试过的精神命令。

哈利允许自己考虑到明天中午，如何开始使用魔法石而不被人抢走，同时努力不去想就在他思考的时候，什么还在发生，一直都在发生。

在迟到十分钟之后，米勒娃·麦格快步走了过来。她怀里抱着一大堆文件，又戴上了分院帽。

石像鬼发出了短短的一声石头摩擦的声音，向她深深鞠躬。

“新密码是‘无常’，”米勒娃对石像鬼说道，它们让开了路。“抱歉，波特先生，我耽搁了——”

“我理解。”

米勒娃登上长长的旋转楼梯，没有等着被带上去，而是开始自己上楼，哈利跟在她后面。

“我们要见魔法部法律执行司的司长，阿米莉亚·博恩斯；阿拉斯托·穆迪，你以前见过他的；还有魔法部国际合作司的司长，巴蒂·克劳奇。”米勒娃一边上楼一边解释道，“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邓布利多的接班人。”

“赫敏怎——怎么样？”哈利之前一直没机会问。

“菲利乌斯说她看起来相当震惊，我想这也难怪。她问你当时在哪里，被告知你在看魁地奇球赛，她问你究竟在哪里，表示在被允许和你谈话之前不会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她被送到了圣芒戈，在那里，”女校长的声音中现在流露出一丝不安，“常规的诊断魔咒表明格兰杰小姐是一头健康的独角兽，身体状况极佳，只是鬃毛需要梳理。检测魔法的魔咒每次都检测出她正在变形。然后来了一个神秘事务司的司员，不过菲利乌斯，呃，把他弄走了。他施展了一些恐怕他原本不该知道的魔咒，声称赫敏的灵魂很健康，但是离她的身体至少有一英里远。这时资深的医护人员决定放弃了。她目前单独呆在一间病房，跟老鼠和苍蝇在一起——”

“她什么？”

“抱歉，波特先生，这是变形术的术语。格兰杰小姐被隔离在一间单人病房，和当天就会繁殖的一笼驯鼠和一盒苍蝇呆在一起。根据逻辑，无论她复生的秘密是什么，它显然留下了某些物质，令医护人员的魔咒产生了毫无意义的结果。但是如果老鼠和苍蝇的后代没有受到影响，那么格兰杰小姐就会被认为是安全的，她一早醒来之后就可以回到霍格沃茨。”

哈利仍然不确定……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全不确定赫敏会怎么看待被复活这件事。他并不真的认为赫敏会吼他，说他做错了。那只是哈利的大脑对她的公式化的想象。哈利在编造那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完全精疲力尽，思路不太清醒，赫敏也许会理解的。但他无法想象赫敏会怎么想……

“不知道格兰杰小姐对她也打败了神秘人这件事作何感想，”米勒娃沉思着说道，上楼的速度很快，哈利为了跟上她累得气喘吁吁。“还有大家相信关于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她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位正常的学术天才，现在却有些人把她看成死而复生的女孩，人人都想和她握手？”哈利问道。即使她不记得做过任何事来获取这份荣誉。即使那全是别人的功劳，别人的牺牲，却归功于她。即使她感到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事，值得让别人那样对待她，而她担

心自己永远达不到他们对她的想象。“天啊，不知道，我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感觉。”

或许我原本不该让她承受这一切。但是总得给出一个让大家相信的解释，否则天知道他们会编出什么来。为这件事感到内疚是愚蠢的。我认为。

俩人到了楼梯顶端，走进那间办公室，里面满满地摆放着几十件奇怪的东西，全都对着一张巨大的桌子和桌子后面的宝座。

米勒娃的手拂过其中的一件，那只有着金色摇摆轴的仪器，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米勒娃摘下分院帽，放在衣帽架上，那里还有三只左脚的拖鞋。她将那个宝座变成了一张简朴的软椅，将巨大的办公桌变成了一张圆桌，又在周围变出了另外四张椅子。

哈利在一旁看着，感到喉咙里一阵奇怪的刺痛。两人都没有说话，但他知道，这些桌椅的变化原本应该伴以更隆重的仪式。女校长第一次在她的新办公室里就坐的仪式原本应该隆重得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时间，米勒娃·麦格为追求速度舍弃了这一切。

米勒娃挥动魔杖，点燃了壁炉里的飞路网火焰，与此同时，米勒娃在曾经属于邓布利多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了。

哈利默默地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在了米勒娃的左边。

飞路网的火焰几乎立刻变成了翠绿色，阿拉斯托·穆迪如同旋风般转出，举着魔杖转了个圈，似乎一眼就看清了整个房间的情况，然后直接用魔杖对准哈利，说道，“阿瓦达索命。”

速度太快了，而且完全出乎哈利的意料之外，以至于阿拉斯托·穆迪念完咒语的时候，哈利的魔杖还没举起一半。

“检查一下而已，”阿拉斯托对女校长说道，她自己的魔杖已经指向了阿拉斯托，嘴张着，似乎想说话而又哑口无言。“如果老伏昨晚占据了这孩子的身体，他就会躲开。不过，我还得去检查一下格兰杰那个小姑娘。”阿拉斯

托·穆迪走向米勒娃的右手边，坐下了。

在那个瞬间，哈利曾经想过无声地让魔杖发出银色的守护神光；但是他的魔杖没有到位，来不及阻断，还差得很远。

呃，如果我之前还以为自己不可战胜的话，这下可清醒了。多么宝贵的人生教训，穆迪先生。

然后飞路网的火焰再次变成了绿色，吐出了一位哈利见过的最年老、最严厉、最强硬的女巫，简直像一块人形的牛肉干。这位年老的女巫手里没有魔杖，然而她散发的威严气势比邓布利多还要强大和严厉。

“这位是阿米莉亚·博恩斯司长，波特先生，”麦格校长说道，重新恢复了镇静，“我们还在等克劳奇司长——”

“在死去的食死徒中发现了小巴蒂·克劳奇的尸体，”年老的女巫突兀地说道，继续走向座位，“我们全都非常意外。出于双重的原因，恐怕巴蒂目前相当悲痛。他今天不会来了。”

哈利没有表现出心中的畏缩。

阿米莉亚·博恩斯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坐在穆迪的右边。

“麦格校长，”老女巫说道，仍然没有丝毫犹豫迟疑，“邓布利多让我代理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但它不听我的指挥。威森加摩必须有一个可靠的首席巫师，**十万火急**；英国目前的政局非常不稳。我必须知道邓布利多做了什么，马上！”

“见鬼，”穆迪喃喃道。他的疯眼在疯狂地旋转。“这可不妙，太不妙了。”

“呃，嗯，”米勒娃·麦格说道，看上去相当紧张，“我并不十分确定。阿不思——嗯，他显然预感到自己会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但我不认为他预见到格兰杰小姐会复活，而且在数小时之后就把伏地魔杀死了。我认为阿不思完全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不太清楚他的遗物会如何看待这件事——”

阿米莉亚·博恩斯从椅子上欠起身来。“你是在暗示格兰杰那个小姑娘或许得到了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这是一场灾难！她才十二岁，没有经受过任何考验——阿不思当然不会这样不负责任，在连其人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传承留给了任何碰巧战胜了伏地魔的人！”

“呃，简单地说，”米勒娃说道，用手指拢了拢她带过来的放在桌上的文件，“阿不思确实认为他知道谁会战胜伏地魔。关于这件事有一个预言，一个证实了的预言，不过现在看来是没有实现，或者——我不知道，博恩斯女士！我有一封信要在阿不思死亡或以其他方式离开之后交给波特先生，还有一封信，阿不思说波特先生在战胜了伏地魔之后才能打开。我不知道它现在会怎么样了。或许格兰杰小姐能打开，或者也许永远打不开了一——”

“等等，”疯眼汉穆迪说道。他把手伸进袍子，取出一根长长的，有着枝瘤的灰色魔杖。哈利认出了这根魔杖；这是邓布利多的，式样和风格与霍格沃茨里其他的魔杖都不一样。穆迪把魔杖放在了桌上。“在我们继续之前，阿不思对我也有一两条指示。把这根魔杖拿起来，孩子。”

哈利犹豫了一下，思考着。

阿不思·邓布利多为救我牺牲了自己。他信任穆迪。这大概不是一个陷阱。

然后哈利伸手去拿魔杖。

它跳了起来，飞过桌子，飞进了哈利手里。哈利用手指握住杖柄的时候似乎听到了一首歌，一首关于战斗和光荣的进行曲，在他的心头共鸣。一波白色的火焰冲上杖柄，通过杖身，在向前移动的时候越放越大，在杖端迸出了一丛壮观的火花。指间的木头有一种强大的感觉，一股受到约束的危险力量，仿佛上了笼头的狼。

哈利也分明感受到了一阵怀疑，仿佛魔杖也有一定程度的意识，正在奇怪自己怎么见鬼的被一位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学生握在了手里。

“好吧，”疯眼汉穆迪向着众人迷惑的目光说道，“所以打败老伏的果然不是格兰杰小姐。我想也不是。”

“什么。”阿米莉亚·博恩斯用不带感情的平板语气说出了这个词。

疯眼汉穆迪向她尊重地点点头。“阿不思说过，这支魔杖会归属于战胜了前主人的人。他是从老格那里拿来的没错。然后在昨天，老伏打败了阿不思。需要我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吗，阿米莉亚？”

阿米莉亚·博恩斯张大了嘴，瞪着哈利。

“这很可能是错的，”哈利说道。他咽下了又一阵可怕的负疚感。“我的意思是，伏地魔利用了我，把我作为人质，因为我，我白痴，而邓布利多牺牲自己救了我，也许魔杖认为这就算我打败了邓布利多。呃，不过，我确实打败了伏地魔。消灭了他。但是我想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在场。”

哔。滴答。呜呜。叮。噗。

“那可不简单，”疯眼汉说道。伤疤累累的男人缓缓低下了头，表示深深的敬意。“不要因为失去了阿不思、大卫和勒梅太过负疚，孩子，无论你做了什么傻事。你最终赢了。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随便问问，你和大卫有没有破坏老伏的魂器？你能否能**确定**销毁的是真品？”

哈利犹豫了一下，权衡着信任可能造成的后果，沉默可能引发的灾难，然后对穆迪摇摇头作为回答。无论如何，他原本就计划至少告诉麦格她的学校里现在有了什么。“实际上，伏地魔拥有……数量相当多的魂器。所以我只是把他的大部分记忆一忘皆空了，然后把他变形成了这个。”哈利抬起手，默默地指了指戒指上的翡翠宝石。

啪嗒。嘞。啪嗒。啪嗒。

“啊，”穆迪说道，向后靠回到椅子上。“米勒娃和我会在你的这个戒指上加持一些警报和法术，孩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以防万一哪天你忘了维持这个变形。还有，别去抓捕其他黑巫师了，永远别去了，过安静平和的生活吧。”伤疤男人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前额沁出的汗珠，“不过干得好，小子，你和大卫两人都是，愿他安息。我猜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我要说，干得好。”

“没错，”阿米莉亚·博恩斯说道，又恢复了镇静，“我们所有人都对你们俩无比感激。但是让我重申一下，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这件事刻不容缓。”

“我相信，”米勒娃·麦格慢慢说道，“我最好马上把阿不思的信交给波特先生。”在她的一大叠文件上面出现了一只羊皮纸信封，和一个用灰色缎带系着的羊皮纸卷轴。

女校长先把信封递给了哈利，哈利打开了。

如果你在读这封信，哈利·波特，那么我已被伏地魔击败，这个使命现在落在你手中了。

尽管你得知的时候或许会吃惊，但这正是我内心最希望的结局。因为在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伏地魔似乎还有可能被我本人击败。然后，假以时日，我自己就会成为你在获得全部力量之前必须战胜的黑暗。因为有人说过，你也许需要与自己的恩师为敌，那造就你的人，你所爱的人；据说你也许是我的末日。如果你在读这封信，那么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很高兴。

即便如此，哈利，我也想免除你独自与伏地魔战斗的痛苦。我写下这些，发誓尽可能长久地保护你，无论我自己最终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如果我失败了，那么请你明白我很高兴，以我自己自私的方式。

在我走以后，除了你，没有人能与伏地魔匹敌。他的阴影会可怕地长期笼罩魔法英国，许多人会因此遭受痛苦，甚而死亡。那个阴影要到你毁灭它的源头，涤荡那黑暗的心脏后才会消散。你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如果伏地魔不知道你拥有的力量，那么我也同样不知道。你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力量，你必须学会使用它，你必须成为伏地魔最终的法官，而我恳请你不要犯下对他慈悲的错误。

我的魔杖已经传给了你，由穆迪保管，你千万不能冒险用它来对抗伏地魔。

因为当这根魔杖的主人被打败之后，它会转而归胜利者所有。当你战胜了战胜我的人之后，这根魔杖就会真正服从你的指挥；但是在此之前，如果你试图用它对付伏地魔，它一定会背叛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落入伏地魔的手里。我会建议你完全不要使用它，但它是强大的魔法宝物，你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也许用得着。但如果你使用了它，一定要始终提防它的背叛。

我不在的时候，威森加摩必然会落到马尔福手里。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我已经传给你了，由阿米莉亚·博恩斯暂时替你摄政，直到你成年或者获得力量。但是在我离开，伏地魔回归为马尔福出谋划策的情况下，她无法对抗马尔福很久。我认为，魔法部很快就会沦陷，霍格沃茨会成为最后的堡垒。我把霍格沃茨的钥匙留给了米勒娃，然而唯有你是它的王子，她会倾尽全力帮助你。

现在阿拉斯托会领导凤凰社。好好听他的话，包括他的建议和他向你透露的秘密。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更多更早期地听取阿拉斯托的意见。

你终将打败伏地魔，我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那只是你命运的开端。关于这一点，我也完全确定。

当你消灭伏地魔，拯救了这个国家之后，在那时，我希望，你可以开始实现你人生的真正意义。

那么尽快开始吧。

你的已故（或者无论怎样）的，

邓布利多。

又及：密码是‘凤凰的代价’，‘凤凰的命运’，以及‘凤凰蛋’，要在我的办公室里说。米勒娃可以把这些房间转移到你更容易去的地方。

哈利把羊皮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沉思地皱起眉头,从女校长手中接过系着灰色缎带的卷轴。当哈利手中长长的灰色魔杖碰到缎带时,它立即滑落了;哈利展开卷轴,读了下去。

亲爱的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如果你在读这封信,那么你已经打败了伏地魔。

祝贺你。

我希望你在打开这个卷轴之前能有时间庆祝一番,因为这个卷轴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在第一次魔法界大战的时候,曾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伏地魔占据了优势,他很快就会将一切握在掌心。

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我进入了神秘事务司,使用了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史上从未使用过的密码,做了一件被禁止,但是没有完全禁止的事。

我听了所有记录下来的预言。

就这样,我得知了我面临的麻烦比伏地魔糟糕得多。

越来越多的先知和预言家在异口同声地预言这个世界必将毁灭。

而你,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是预言中将会毁灭世界的人之一。

按理说,我本应终结你的可能性,甚至阻止你的降生,就像我尽力终结了我在那猛醒的可怕的一天里发现的所有其他可能一样。

然而在你的情况下,哈利,只有在你的情况下,关于你毁灭世界的预言

有一些漏洞，尽管是非常微小的漏洞。

总是‘他会终结这个世界’，而非‘他会终结生命’。

哪怕说你会撕裂天国的星星的预言，也没有说你会撕裂人。

因此，在这个世界显然无法长久的情况下，我毫不夸张地在你身上赌上了一切，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没有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预言，所以我找了那些在毁灭时有空子可钻的预言；能令这些预言实现的各种奇怪而复杂的前提，我都一一做完了。我确保了伏地魔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个预言，从而（像我害怕的那样）宣判了你父母的死亡，让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在你母亲的魔药学教科书上写下了一条奇怪的暗示，尽管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这么做；结果证明，这让莉莉知道了应该如何帮助她姐姐，从而保证你得到了佩妮·伊万斯的真心疼爱。我悄悄地隐身进入你在牛津的卧室，给你喝下拥有时间转换器的学生服用的魔药，把你每天的周期延长了两小时。你六岁的时候，我砸碎了你窗台上的一块石头，我至今都想不出为什么。

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希望，你能带我们通过风暴之眼，以某种方式终结这个世界，但是将世界里的人活着带出去。

因为你已经通过了打败伏地魔这个初步考验，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付给你，所有我可能给你的工具。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凤凰社的号令，我所有的财富和收藏，死亡圣器中的老魔杖，我的朋友们也许会给予我的忠诚。我让米勒娃照拂霍格沃茨，因为我不认为你会有时间打理它，但是如果你向她要求的话，连它也是你的。

只有一件东西我不给你，那就是预言。在我离开的一刻，它们会被销毁，将来的预言也不会再被记录下来，因为据说你绝对不可以看到它们。如果你觉得这令人挫败的话，请你相信我，连你的智慧都不可能理解你免去了多少烦恼。我会死，或者你会失去我，或者我会以其他方式被带离你身边——自然，预言

里说得很含糊——我永远不会知道将来会真正发生什么，或者我为什么必须做我做的事。全是些玄奥的疯话，你摆脱了这些，是一件好事。

棋盘上只能有一个王。

只有一枚棋子是无价之宝。

这枚棋子不是世界，而是世界里的人们，巫师，麻瓜，妖精，家养小精灵，以及所有一切。

哪怕星星在天国中死去，只要我们的种族不致灭绝，这枚棋子就仍然活着。

如果输掉这枚棋子，游戏就结束了。

认清你所有其他棋子的价值，为了胜利博弈吧。

—阿不思

哈利握着卷轴沉思良久，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啊。

有的感觉用“原来如此”来形容是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原来如此。

哈利心不在焉地卷起了羊皮卷轴，握在手里，仍然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上面写了什么？”阿米莉亚·博恩斯问道。

“这是一封自白书，”哈利说道，“原来是邓布利多杀死了我的宠物石头。”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年长的女巫嚷道，“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的真正主人是你吗？”

“是我，”哈利心不在焉地说道，仍然沉浸在无论从什么客观角度来看

都重要得多的思绪中。

年老的女巫在椅子上僵住了。她转过头，对上了米勒娃·麦格的眼神。

同时哈利的大脑正在太多的可能性和太多的时间范围之间互相切换，其中的一些毫不夸张地包括了几十亿年的时间以及星系解体的过程，宣布认知破产，重新启动了。好吧，我为了拯救世界必须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更局部一些，我**今天**必须做什么……我是说，除了计划该做的事以外。而且我最好不要耽搁，要马上去看看邓布利多在凤凰蛋的房间里为我留了什么……

哈利从卷起的羊皮纸上抬起眼，看向麦格教授——不，麦格校长，看向疯眼汉穆迪，看向这位坚韧如皮革的老女巫，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们。不过，他确实几乎是第一次见到阿米莉亚·博恩斯。

阿米莉亚·博恩斯，魔法执行司司长，阿不思·邓布利多认为她至少配得上暂时领导威森加摩。她的合作非常宝贵，也许是**必须的**，为了……为了哈利将会面对的一切。邓布利多选择了她，而他读过哈利没有见过的预言。

阿米莉亚·博恩斯，原本以为自己获得了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的摄政权，成了下一位首席巫师，却发现，很显然，这个位置落到了一个十一岁男孩的身上。

现在你必须，他脑中的赫奇帕奇说道，你必须要有礼貌。你不可以做平时那种该死的白痴。因为这也许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命运。也许不会。我们甚至都不清楚。

“我对所有这一切深感抱歉，”哈利·波特说道，停顿了一下，看看这句礼貌的话产生了什么效果——如果有任何效果的话。

“米勒娃似乎认为，”老女巫说道，“你不会因为实话生气。”

哈利点点头。他的拉文克劳部分希望加上一个声明，表示这和那些一边明目张胆地踩你，一边说你虚心接受批评的人是两回事，但是赫奇帕奇否决了。无论她想说什么，哈利都会听。

“我无意说死者的坏话，”老女巫说道，“但是自古以来，梅林未曾中断的传承都交给了彻底表现出不仅生性善良，而且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鉴别出善良而睿智的继任者的人。这根链条无论在什么地方断裂一次，传承都可能跑偏，再也无法回来！邓布利多在你这么小的时候就把传承交给你，这是发疯，哪怕他设定了你必须打败神秘人这个条件。这是邓布利多的一个历史污点，大家将来会这么认为。”老女巫犹豫了一下，眼睛仍然盯着哈利，“我认为最好不要让这个房间之外的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嗯，”哈利说道，“你……对邓布利多评价不高，我猜？”

“我想……”年老的女巫说道，“好吧。阿不思·邓布利多是我更强的巫师，比我更好的人，在数不清的很多方面都比我强。但是这人也有他的缺点。”

“因为，嗯。我的意思是，你刚才说的这些邓布利多全都知道。他知道我还小，也知道传承的原理。你表现得好像你认为邓布利多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事实，或者随意忽略了。确实，有时候蠢人会做出疯狂的决定，比如我。但是邓布利多不会。他并不疯。”哈利咽了口口水，把眼里涌上的泪水努力压了下去。“我想……我开始意识到……在所有这一切当中，自始至终，邓布利多才是唯一理性的人。唯一为了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的人……”

博恩斯女士在小声地咒骂，可怕低俗的用词令米勒娃·麦格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我很遗憾，”哈利无可奈何地说道。

疯眼汉咧嘴笑了，布满疤痕的面容扭曲成了一个笑容。“我早就猜到阿不思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小子，你不知道我忍得多辛苦才没用我的眼睛去看那个卷轴。”

哈利赶快把卷轴扔进了莫克袋。

“阿拉斯托，”阿米莉亚说道。老女巫的声音越来越高。“你是明事理的人，

你不可能认为这孩子能取代邓布利多！现在还不行！”

“邓布利多，”哈利说道，这个名字在他的舌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做决定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他以为我们会和伏地魔战斗很多年，我们所有人一起。他不知道我会立刻消灭伏地魔。我这么做是对的，和长期战争相比，这救了很多人的命。但是邓布利多以为你会有很多年的时间来了解我，信任我……而这一切一晚上就全结束了。”哈利吸了口气，“你难道不能假装我们已经和伏地魔战斗了很多年，我已经赢得了你的信任，诸如此类的吗？不要让我因为比邓布利多的预期更早取得胜利而受到惩罚？”

“你还是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学生！”老女巫说道，“无论邓布利多的意向是什么，你还无法取代他！”

“是了，这个‘貌似十一岁’的问题。”哈利抬起手，揉了揉鼻梁上眼镜所在的地方。我想，我只要用魔法石把自己变成九十岁的样子就行了……

“我并不傻，”老女巫说道，“我知道你决非普通的孩子。我见过你对卢修斯·马尔福说话，看过你吓退摄魂怪，见过福克斯认可了你的恳求。任何睿智的人在见过你在威森加摩的表现之后——也就是说，我和最多其他两个人——都能猜到你在神秘人成为亡灵的那一夜吸收了他的一部分灵魂碎片，但是压制了它，把他的知识用在了正道上。”

房间里的谈话略微停顿了一下。

“啊，没错，当然是这样。”米勒娃·麦格说道。她叹了口气，从女校长的宝座往下溜了一点。“阿不思显然从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善解人意地一点儿也没有警告我。”

“对，”穆迪说道，“我也知道。没错。太明显了。根本没骗到我。”

“我想这确实离真相不远。”哈利说道，“那么，嗯。问题到底在哪里？”

“问题在于，”阿米莉亚·博恩斯说道，声音非常平静，“你是一个正在长大，很不稳定的霍格沃茨一年级学生和神秘人的混合物。”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

等着什么。

“我现在已经进步了，”哈利说道，因为她似乎在等他回答，“实际上，我学得很快。更重要的是，这也不是邓布利多不知道的事。”

老女巫继续说了下去。“放弃你的财产，对卢修斯·马尔福负债，好让你最好的朋友不去阿兹卡班，这尽管展现了你正直的品德，也表现出你无法驾驭威森加摩。我现在明白了，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你必须这样才能维持理智，抵抗内心的黑暗。但是你所做的这件事也是梅林的继承人决不能做的。一个感情用事的领袖可能比自私的领袖还要糟很多。阿不思作为凤凰的主人和仆从，只是勉强撑了过去——而连他那天都反对你。”阿米莉亚朝眼汉穆迪做了个手势。“阿拉斯托强硬。精明。但他没有政治才华。而你，哈利·波特，连领导凤凰社的决心和牺牲的觉悟都没有。而且作为你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把成为这个人当做目标。现在还不行，在你这个年纪还不行。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慢慢调整和融合你分裂的灵魂吧。不要在这么做的同时担任首席巫师。如果阿不思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是为了让故事更精彩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行性。我确实认为这人有这个缺点。”

哈利在听着这些的时候略微睁大了眼睛。“呃……你觉得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哈利用手指点了点头部耳朵上方的位置。

“我猜你的内心仍然保有一个诚实而真挚的男孩的灵魂，在集中意志力对抗伏地魔的灵魂碎片，不让它吞没自己，哪怕它对他咆哮说，他既感情用事，又软弱——你在笑？”

“抱歉。但是说真的，根本没**那么**严重。更像是我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坏习惯。”

“嗯哼，”麦格校长说道，“波特先生，我认为今年年初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严重。”

“那是各种坏习惯连锁在一起，连环触发了。没错，那确实是比较大的问题。”哈利叹了口气。“而你，博恩斯女士……呃。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很

抱歉。但是我的猜测是，你为传承落到了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手里有点不开心？”

“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方式，”老女巫镇静地答道，“但是你怀疑我也很自然。首席巫师的位置对我来说并不愉快，连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噩梦都无法与之相比。阿不思在这件事上说服了我。我本想说，说服我并不容易，但事实是我料到自己说不过他，所以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与他争论。我知道自己会厌恶这个任务，也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还是会去做。米勒娃说你具有一些常识，特别是有人提醒你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想象自己站在威森加摩的高台上吗？你确定不是神秘人的某些残余部分认为他适合这个位置，甚至渴望这个位置？”

哈利摘下眼镜，揉了揉前额。昨天他故意去捅这个伤疤，直到它开始足够夸张地流血，所以到现在还有点痛。“我确实有些常识，而且没错，首席巫师的工作听起来确实相当痛苦，事实上，完全不适合我。问题在于。嗯。我不确定梅林的传承只是首席巫师而已。还有，嗯。我怀疑……随它而来的还有一些其他奇怪的事。而邓布利多想让我负责那些……其他的事。而那些其他的事……有可能相当惊人地重要。”

“见鬼，”穆迪说道。然后阿拉斯托·穆迪重复道，“见鬼。孩子，你告诉我们这些没关系吗？”

“我不知道，”哈利说道，“如果有用户手册的话，我还没读过。”

“见鬼。”

“如果那些其他事需要决心和牺牲呢？”阿米莉亚说道，语气仍然很平静，“如果它们对你的考验类似于你在威森加摩面前经受的考验呢？我已经老了，哈利·波特，而且我对神秘事务并非没有了解。你已经看到我是如何几乎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本质。”

“阿米莉亚，”疯眼汉穆迪说道，“如果昨晚和神秘人战斗的是你，会发生什么？”

老女巫耸了耸肩。“我想我会死。”

“你会输，”阿拉斯托·穆迪说道，“大难不死的男孩不仅除掉了老伏，

还设法让他的好朋友赫敏·格兰杰在老伏复活的时候**死而复生**了。这特么见鬼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巧合，我也不认为是大卫想出来的。艾米，事实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继承梅林遗产的人必须**做什么**。但是我们不是擅长处理那类破事的疯子。”

阿米莉亚·博恩斯皱起了眉。“阿拉斯托，你知道我处理过奇怪的事情。我自认为处理得还不错。”

“是的。你**处理**了那些破事，以便回到现实生活里来。你不是用这些破事造出城堡，生活在里面的那种疯子。”穆迪叹了口气，“艾米，在某种程度上，你完全清楚阿不思为什么把这件不知是什么的鬼任务留给了这个倒霉孩子。”

老女巫的拳头在桌上握紧了。“你可知道这对英国来说会是多大的**灾难**？说我理性好了，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为这一天努力了太久，绝不会眼看着它分崩离析，尤其是到了**如今**！”

“话说，”麦格校长说道，苏格兰的口音显得非常精确，“为什么波特先生不能告诉梅林的传承，在他成年之前，博恩斯女士拥有首席巫师的摄政权，但是不能支配神秘事务司？如果阿不思能向传承指定在伏地魔被打败之前的摄政人选，那么它显然能够执行复杂的命令。”

慢慢地，这个意外的常识冲击被现场的所有人吸收了。

哈利张开嘴，准备同意由阿米莉亚·博恩斯代理与威森加摩有关的事务，却又犹豫了。

“呃，”哈利说道，“呃。博恩斯女士，我也很希望主持威森加摩事务的是你，而不是我。”

“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老女巫说道，“那就这么定了？”

“但是——”

其他人对讨论重回原点显然有些泄气。“有什么问题，波特先生？”女校长问道，语气中表明她很希望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嗯。我想，我有几件可能必须马上去做的事，也许会……引起政治上的一些异见。作为将传承的政治权力交给博恩斯女士的代价，我想要她……在某些事情上与我合作。”

阿米莉亚·博恩斯又和米勒娃·麦格交换了一个长长的眼色。然后她回头看着哈利·波特。

“我很愤慨，你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阿米莉亚·博恩斯说道，“你的犹豫告诉我你很软弱，不擅长讨价还价，如果我反对的话也许就会退让。”

哈利闭上了眼睛。

略微有一点点黑暗的哈利睁开了眼睛。

“好吧，”哈利说道，“让我换个说法。我无意每天干涉你的工作，甚至也许整个月都不会打扰你，但是我不能这样随意丢开邓布利多留给我的最终职责。我不会毫无征兆地寄给你莫名其妙的书面指示，我们可以事先讨论，但是我有时也许必须向你下命令。如果你拒绝服从，我也许会不得不取回传承对威森加摩事务的掌控权，直接进行控制。你能接受吗？”

“如果我说不呢？”老女巫问道。

略微，略微的一点点黑暗……“我并没有能够取代你的人选。作为开端，我可以询问奥古斯塔·隆巴顿她认为谁比较适合这个位置，然后见机行事。但是尽量执行邓布利多的计划也许很重要，因为我不完全明白他的用意，而他认为阿米莉亚·博恩斯应当担任一段时间的首席巫师。我不会用梅林的名义压迫你，但是……不，我收回我的话，我要以梅林的名义命令你，这有可能非常非常重要，虽然也有可能不是。”

老女巫考虑了一会儿，她的视线依次掠过了桌前的每一个人。“我对此并不满意，”良久之后，她说道，“但是威森加摩必须尽快回复秩序。先这样吧。”

老女巫慢慢将手伸进袍子，取出了一根短短的深色石棒。

她把石棒放在哈利面前的桌上。“把你的东西拿走吧，”她说道，“然后请务必还回来。”

哈利伸手去拿。

哈利的手指触碰到深色石头的那一刻——

——什么也没有发生。

唔，也许梅林对戏剧性的效果不感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最终的遗物看起来像一根小小的，其貌不扬的深色石棒。如果这就足以令它发挥功能的话，那就只有这么多。

哈利拿起传承，对它皱了皱眉。“我想请阿米莉亚·博恩斯代理有关威森加摩的事务。”然后，哈利想到了他还需要描述代理的终止条件，于是加了一句，“直到我收回的时候。”

然后哈利做了个鬼脸。他原本对传承寄托了更大的希望，但它只是进入神秘事务司某些地点的钥匙，那里存放着一些有趣的东西；还能解开梅林和他的继任者们存放不该毁掉，也不能流传出去的物品所在的封印。除此以外，传承做不了什么。

传承不能让你绕过梅林禁令。不，哪怕这关系到整个星系的命运也不行。哪怕使用的人似乎是理性的，发过不可违背的誓言，而且真诚地相信如果不这么做，世界就要毁灭也不行。

梅林的预想非常深远，一个永远延续的世界，而不只是几个世纪。这个世界没有理由不永远存在，只要移除真正危险的力量，一直封禁起来就行了。反之，安全方面只要有一个漏洞，世界的毁灭就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梅林的传承会传给错误的人选。它能拒绝显然不配的人，但它最终一定会落到传承无法鉴别，具有微妙缺陷的人手里。在涉及到人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哈利在封印任何东西，留给将来的继承人取用的时候，都必须记住这一点——它在接下来的几千年带来的益处必须超过将来必然的滥用造成的灾难。

哈利悲哀地微微叹了口气。梅林，你这个傻瓜……

这么想没能解除任何最终的保护措施。

神秘事物司目前没有着火，因此哈利小心地把传承放回了桌上。

“谢谢你，”老女巫说道。她拿起深色的石棒。“你知不知道我该如何让威森加摩肃静，还是一——算了，我就试试鼓讲台好了。这似乎够明显的了。当然了，除了我们四个以外，对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我就是首席巫师。”

哈利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想象了一下如果让人知道他可以左右首席巫师的话，会收到多少猫头鹰寄来的信件，以及这对阿米莉亚的谈判权会有什么影响。“好吧。”

阿米莉亚把石棒放回袍子里。“和你共事说不上愉快，大难不死的男孩，但是原本还可能糟得多。我真诚地感谢你。”

博恩斯女士的行为已经令哈利为权力的平衡问题感到担忧了。其他人非常合乎逻辑地推测出主要是大卫·门罗的计划打败了伏地魔，这就意味着他们仍在低估他。也许需要某种危机，让哈利能成功地解决而不是搞砸了，阿米莉亚·博恩斯才会开始尊重他的权威。或者不如说，开始有一点点信任……“话说，”哈利说道，“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如果邓布利多还在的话，你会告诉他？”

阿米莉亚看上去若有所思。“给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想到了三件事。首先，我们完全不明白牺牲食死徒，复活了神秘人的魔法仪式是什么。它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传说，而仪式的魔法痕迹已经被抹掉了。在我的傲罗看来，每个人的头都是出于自然原因掉下来的。唯一的例外是沃尔登·麦克尼尔，他在施展死咒之后被魔火烧死了。真是极为神秘的魔法仪式。”她相当意味深长地看着哈利·波特。

哈利考虑了一下，小心地斟酌着措辞。伏地魔说他设立了结界，因此哈利确信自己没有和时间回转的傲罗看到，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件事你就不必深究了，博恩斯女士。”

年老的女巫微微一笑。“不能让人知道我们没有认真调查这么多贵族的死亡，哈利·波特。我在听过你对大卫的最后一局的描述之后，特意派去了我认为工作质量非常可靠的傲罗。事实上，是诺布斯傲罗和科隆傲罗¹，他们在司外拥有很高的名望。我发现他们的报告相当有意思。”阿米莉亚顿了顿，“奥古斯特·卢克伍 有可能留下了一个鬼魂——”

“在任何人和它谈话之前把它驱除掉，”哈利说道，感到心忽然狂跳起来。

“是，先生，”老女巫干巴巴地答道，“我会去略微扰动一下羁绊灵魂的介质，没人会知道它为什么没能成型。第二件是黑魔王的遗物里有一条活人的胳膊——”

“贝拉特里克斯，”哈利说道，他的思绪回到了从前，想起了这段被目前的精神创伤模糊了的过去。“我想那是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的胳膊。”莱萨斯·莱斯特兰奇不在失去父母的学生名单中。“哦，该死。她仍然在逃，是不是。你们能否设法用她的胳膊追踪她？”

阿米莉亚的表情变成了愠怒。“明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黑魔王的遗物里有一条活人的胳膊，不过很容易就烧掉了。”

“什么白痴——”哈利停住了，“不，并不白痴。立即销毁黑魔法物品是法律执行司的法规。因为有过去的教训，有些戒指真的本应立即扔进火山里。²对吗？”

穆迪和阿米莉亚一齐点头。“猜得不错，孩子，”穆迪说道。

绝对无可避免的，哈利过去的愚蠢会在将来以某种可怕的方式回来缠绕他，但这并不是不去推翻这个阴谋的理由。“我猜你已经想到了，”哈利说道，“不过明显的下一步是全球通缉一个瘦瘦的没有左臂的女巫。哦，无论悬赏的数额是多少，请加上我的两万五千加隆——校长，没关系的，请你在这点上相信我。”

1 诺布斯傲罗和科隆傲罗：诺布斯下士和科隆中士是《碟形世界》奇幻系列里的警官二人组。

2 指《魔戒》系列中的魔戒和末日火山。

“说得好。”年老的女巫向前微微倾身，“第三件，也就是最后一件事……昨晚发生的事有一点相当令人迷惑，我很好奇你会怎么看，哈利·波特。在那些尸体里发现了西里斯·布莱克的头和身体。”

“什么？”穆迪嚷道，几乎从椅子上惊跳起来，“我还以为他在阿兹卡班！”

“他确实在，”博恩斯女士答道，“我们马上就检查了。阿兹卡班的看守报告说，西里斯·布莱克仍在他的囚室里。布莱克的头和身体被送到了圣芒戈的验尸室，显示出死因和其他食死徒相同，也就是说，他的头自己掉下来了。与此同时我接到报告，就在今早，西里斯·布莱克还坐在囚室的角落里，捂着脸来回摇晃。没有发现其他食死徒的翻版。目前还没有。”

一个停顿，中间充斥着滴答和呜呜的声音，大家都在思考。

“啊……”米勒娃说道，“即使以神秘人对可能性的标准，这也是不可能的。是吧？”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会这么想，亲爱的，”阿米莉亚说道，“这事要算我见过的事情里第六奇怪的了。”

“你明白了吗，孩子？”穆迪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谁都不可能小心过头了，连我也不例外。”伤疤男人歪着头若有所思，蓝色的那只眼睛一直转动着，“不为人知的双胞胎？沃尔布加·布莱克生了一对双胞胎，不忍心杀掉其中一个，但她知道老博洛克斯会命令她这么做……得了吧，我不信。”

“你怎么看，波特先生？”阿米莉亚·博恩斯问道，“还是这也是敝司不应深究的事？”

哈利闭上眼睛，思考着。

西里斯·布莱克没有按照常识逃离这个国家，而是去追杀彼得·佩蒂格鲁。

布莱克被发现的时候站在街上大笑，周围全是尸体。

佩蒂格鲁只剩下一根手指。

佩蒂格鲁曾是光明一方的间谍，并非双面间谍，而是偷偷摸摸地获取消息的人。

有一种关于佩蒂格鲁的阴谋论说他是阿尼玛格斯，因为他在霍格沃茨的时候就很会刺探别人的秘密。

摄魂怪会吸走周围的所有魔法。

奇洛教授提到过一种魔法，能像麻瓜铁匠用锤子和钳子锻造金属一样锻造肉体……

哈利再次睁开眼睛。

“彼得·佩蒂格鲁是不是未公开的易容玛格斯？”

阿米莉亚·博恩斯的表情变了。她嘎地惊呼一声，倒回椅子上。

“实际上，确实是……”米勒娃慢慢说道，“为什么？”

“西里斯·布莱克对彼得·佩蒂格鲁施展了混淆咒，”哈利的声音耐心地解释道，“强迫他改变外貌，装成布莱克的样子。混淆咒失效的时候，彼得已经进了阿兹卡班，无法再变回原来的模样。傲罗们对阿兹卡班的囚犯为出狱编的离奇借口早已麻木，所以当彼得·佩蒂格鲁一遍又一遍地尖叫到失声时，他们没有听。”³

这时，连疯眼汉穆迪的脸上都露出了恐怖的表情。

“回想起来，”哈利的声音说道，似乎进入了完全自动的模式，“你们在**唯独**做到把这个食死徒未经审讯就扔进阿兹卡班的时候，原本就该疑心了。”

“我们以为马尔福分心了，”老女巫悄声说道，“以为他只是在试图撇清自己。当时我们还成功地定了一些其他食死徒的罪，比如贝拉特里克斯——”

³ 第五十八章邓布利多带着凤凰寻找贝拉特里克斯的时候，说“我不是认真的，我不是认真的，我不是认真的……”的囚犯即为彼得·佩蒂格鲁，因为认真（serious）和西里斯（Sirius）的读音相同，所以彼得说的实际是“我不是西里斯，我不是西里斯，我不是西里斯……”这个暗示实在无法用中文表达，翻译组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不明确加注，非常抱歉。

哈利点了点头，感到他的头和脖子在像牵线木偶一样移动。“黑魔王最狂热、最忠诚的仆人，如果有人反对卢修斯控制食死徒的话，她会是反对派的一个自然核心。而你认为卢修斯分心了。”

“放他出来，”米勒娃·麦格说道。她的声音升高了，变成了尖叫。“放他出来！”

阿米莉亚·博恩斯推开椅子站起来，转向飞路网——

“等一下。”

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哈利，特别是米勒娃·麦格。

哈利的声音似乎被别的东西控制了。“我们还有四件事需要讨论。一个无辜的人在阿兹卡班呆了十年八个月零十四天。再让他耽搁几分钟也没问题。这四件事就有这么紧迫。”

“你——”阿米莉亚·博恩斯悄声说道，“在你这个年纪，你不该试图扮演这个角色——”

“第一件。我认为我应该看看在卢修斯分心的时候，所有其他进了阿兹卡班的食死徒的完整警方资料。你能不能在今晚准备好？”

“一小时就行，”阿米莉亚·博恩斯答道。她的脸色发灰。

哈利点点头。“第二件。阿兹卡班已经成为过去。你需要开始准备把囚犯转移到纽蒙迦德监狱，或者其他安全可靠，没有摄魂怪的监狱，同时为暴露在摄魂怪下造成的伤害提供治疗。”

“我，”阿米莉亚说道。这个老女巫看上去驼了背，显得渺小了。“我……不认为，即使发生了这种……丑闻，威森加摩的其余部分也不会屈服……而且摄魂怪必须喂饱，倒不是说我们喂过它们，但是它们必须有受害者，不然就会在这个世界里游荡，对无辜的人下手……”

“威森加摩说什么无所谓，”哈利说道，“因为——”哈利的声音哽咽了，

“因为——”哈利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觉得现在自己可以看到最近的未来了，就像洒满阳光的金光大道一样铺在他的面前。在我决不能看见的时间之书上，这件事是否也写了下来？“因为如果我的预测不错的话，那么很快，赫敏·格兰杰，死而复生的女孩，就会去阿兹卡班消灭那里所有的摄魂怪。”

“不可能！”疯眼汉穆迪啐道。

“梅林啊，”阿米莉亚·博恩斯悄声说道，“哦，亲爱的梅林啊。原来被邓布利多’搞丢’了的摄魂怪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害怕你——现在也会怕她了？”她的声音发抖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赫敏相信死亡可以战胜——

无论她从前能否相信这一点，现在都会信了。

“请给我去阿兹卡班的合法门钥匙——”哈利的声音又哽咽了。泪水从他的脸颊滚滚流下。

她不会死。我有她的魂器。

但是赫敏不需要知道这一点。至少这个星期不需要。

如果她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终结这一切——

“但是我想，她也许能，自己想办法过去……”

“哈利？”麦格女校长说道。

哈利在哭，爆发出一阵阵巨大、不稳的抽泣。但他没有停止说话。在某个地方，就在哈利哭的时候，彼得·佩蒂格鲁还在等。

在某个地方，就在他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等。

“第三件。在霍格沃茨的结界里。在一个易于防守的位置。但在紧急情况下要能从靠近结界的地方用门钥匙传送进来。会有一个戒备严密的医-医-

医院。要有战力强大的警卫，事先要发不可违背的誓言。我，我不管这些誓言要花多少钱，真的已经无所谓了。还，还有，让阿拉斯托·穆迪来设计安全性架构，要极度、完全地小心到偏执的程度，不必考虑预算、理智或常识，只是它必须尽快开诊。”不能停下说话来哭。

“哈利，”女校长说道，“他俩都认为你疯了，他们还不太了解你，不知道并不是这样。你需要放慢速度，解释一下。”

哈利只是把手伸进莫克袋，用手指比划了一个手势，然后吃力地拿出了一块比他的拳头还大，五公斤的黄金，这是他今早的实验结果。金块落在桌上的时候发出重重一响。

穆迪探过身子，用魔杖在上面点了点，接着从喉咙里发出了一个无法辨认的声音。

“这是你的启动经费，阿拉斯托，如果你立即需要用钱的话。魔法石不是尼古拉斯·勒梅造的，他是偷来的，邓布利多不知道这段秘密的历史，但是门罗知道。一旦你明白它的原理，就可以用这块石头令任何人在二三百秒内完全恢复健康和青春。一天三百六十人。一年三万四千人。这应该足够防止全世界的巫师，所有妖精和家养小精灵以及无论是谁的死亡了。无论是因为年老还是其他任何事。”哈利不停地擦着眼泪，“勒梅手里的人命超过一百个伏地魔，他原本可以救那么多人，但他没有。自始至终，穆迪，只要勒梅愿意，魔法石就能治愈你所有的伤疤，把你的腿还给你。邓布利多不知道。我确定他不知道。”哈利发抖地露出一个笑容，“我想象不出你在十几岁的样子，博恩斯女士，但我打赌那一定很适合你。这会给你更多的精力阻止威森加摩找我的麻烦，因为如果他们自以为能以任何方式染指这块石头，比如征税，管制，无论什么，霍格沃茨就会从英国退出，成为独立的国家。校长，霍格沃茨不需要依靠魔法部的拨款了，就此而言，也不需要食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革教育大纲。我想我们也许应该尽快增加一些比较深入的课程，特别是在麻瓜研究方面。”

“慢一点！”米勒娃·麦格说道。

“第四件——”哈利说道，然后停住了。

第四件。开始准备逐步取消保密政策，大规模地向麻瓜世界提供魔法治疗。以任何方式反对这个计划的人都有可能失去受到魔法石服务的权利……

哈利的嘴唇无法移动。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让六十亿麻瓜创造性地思考如何使用魔法……

变形反物质只是一种设想。甚至不是破坏力最大的设想。还有黑洞，带负电的奇异夸克团⁴。就算黑洞无法变形——也许按魔法的定义，它们在一定的空间半径内不存在——那么只需变形许许多多的核武器，以及黑死病菌，让它们在变形结束之前开始繁殖。哈利考虑这个问题还不到五分钟，但是无所谓，因为他想到的已经够多了。会有人想到这些，会有人说出来，会有人去尝试。这件事的概率和必然已经接近到了毫无区别的地步。

如果你变形一立方毫米的上夸克，只变形上夸克，而不变形与它们结合的下夸克会怎么样？哈利一点儿也不知道，而上夸克肯定是已经存在的物质。只要某个麻瓜出身，知道六个夸克的名字的巫师决定试试就够了。这也许就是预言里正在倒计时的世界末日。

哈利可以试图否认这个想法，通过合理化把它赶开。

他也不能这么做。

这不是哈利·波特会做的事。

就像水往低处流，哈利·波特决不会冒毁灭这个世界的风险。

“第四件？”阿米莉亚·博恩斯问道，看起来仿佛被行星反复砸到了脸，“第四件又是什么？”

“没什么，”哈利说道。他的声音没有破裂。他没有蜷成一团痛哭。仍

4 奇异夸克团：是理论中的物质，由上夸克、下夸克和奇异夸克三类夸克组成。若奇异夸克团状态稳定，可产出连锁效应将原子核转变，成为温度极高，呈灰色的粘性物质，其尺度最小为几个飞米（质量和轻原子核接近）。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A4%B8%E5%85%B8%E5%9C%98>

然有些生命是他能够拯救的，而这些必须优先。“没什么。博恩斯首席巫师，威森加摩的摄政权我已经交给你了。请你以这个身份向全球宣布，魔法石的治愈魔力很快就会对所有人开放，在此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所有垂危病人的生命，无论必须使用什么魔法。这个声明绝对是你的第一要务。当你做完这件事后，你可以去救彼得·佩蒂格鲁，同时告诉你从前的司员，开始为关闭阿兹卡班做准备。然后请你让人准备一张完整的食死徒入狱清单，他们的审讯记录，以及卢修斯是否一反常态地没有兴趣为他们辩护。谢谢你。就这么多。”

阿米莉亚·博恩斯一句话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她冲进飞路网，仿佛着了火的是她自己。

“还要找人——”哈利说道，他的声音再次哽咽了，因为行动已经开始，哭泣不再会浪费时间，尽管绝大部分的生命暂时还无法挽救，“一定要找人——找人告诉莱姆斯·卢平。”

第一百二十章 值得守护之物，德拉科·马

尔福

原作者按：再见了，特里·普拉切特，1948–2015¹。你塑造的人物形象启迪了我，现在我意识到他们教导了我许多关于一级和三级智慧角色²的知识：自我意识经常以幽默或是剧情人物了解剧情老梗³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在的优化光辉能够通过被形容为（而不是被表现出来）卑微和愚蠢的角色同样闪现光芒；聪慧的角色能够在整个故事中表现得善良而又光明，而不是愤世嫉俗。我希望我曾经与你相识，能够与你谈论你的方法。爱戴你的人如此之多，我敢肯定，其中至少会有一个人会撕开现实的基础来把你带回来；但你的大脑已然死亡而且温热，故而你的故事结束了。

即使群星在天堂中会熄灭，
我们的罪永远无法消除。
没有任何一例死亡会被原谅，
当最后燃烧的太阳最终黯淡。
在冰冷和沉寂的黑暗之中，
光和物质结束之时，
我们将最后回顾自我，
为一位缺席的朋友举杯。

1 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是著名幻想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碟形世界》系列。作者发布本章时正逢普拉切特辞世。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91%9E%C2%B7%E6%99%AE%E8%90%8A%E5%A5%91>

2 作者曾写过关于如何创作智慧型角色的文章，详见：<http://yudkowsky.tumblr.com/writing>

3 关于剧情人物了解剧情老梗（Genre-savviness），参见：<http://tvtropes.org/pmwiki/pmwiki.php/Main/GenreSavvy>

男孩坐在距前任女副校长过去的办公室很近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的眼泪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流干了。现在他剩下的只有等待，看看他，霍格沃茨的孤儿被监护人，一个生命和幸福被放在了他的家族的敌人手中的孩子，将会被如何处置。男孩被通知来这间屋子，他就来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做，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文森特和格雷戈里离开了他的身边，他们被母亲们叫回去参加他们的父亲们的仓促的葬礼去了。也许这男孩应该与他们一同离开，但他无法让自己如此做。他无法在其间出演一名马尔福应有的角色。他心中充斥的空虚感浓郁得甚至让他没办法再假装礼貌。

所有的人都死了。

他的父亲死了，他的教父麦克纳尔先生死了，他的后备教父艾弗里先生也死了。甚至西里斯·布莱克，他的母亲的表弟，不知为何也死了，而布莱克家仅剩的成员与任何的马尔福都不是朋友。

所有的人都死了。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然后，当男孩没有回答的时候，门开了，露出了

“走开，”德拉科·马尔福对大难不死的男孩说。他无法在词句中注入任何力量。

“我很快就会走的，”哈利·波特一边进屋一边说，“但有一个决定需要做，而且只有你能够做。”

德拉科将头转向墙壁，因为仅仅是看着哈利·波特，就会带走比他身体里残留的力气更多的力量。

“你必须得决定，”哈利说，“此后德拉科·马尔福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是在表达什么不祥的意思。无论如何，你都将长大成为高贵和最古老的家族的富有的继承人。问题是，”哈利的声音现在颤抖了起来，“问题是，你不知道一个可怕的事实，而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告诉我不要再与你

做朋友了。而我不想停止与你为友。但仅仅是——永远不告诉你——一直维持着那个谎言来让我能与你继续做朋友——我做不到。这也是错的。我不……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想操纵你。我已经伤害你太多了。”

那就别再试图当我的朋友了，反正你也不擅长。这些词句涌进了德拉科的意识中，但又被他的嘴唇拒绝了。他觉得因为哈利对他们的友谊所玩的游戏，因那些谎言和操纵，他几乎已经失去了哈利；但独自回到斯莱特林的想法，也许连文森特和格雷戈里都不在身边——如果他们的母亲们终结了对他们的安排的话……德拉科不想要如此，他不想回到斯莱特林，他不想回到斯莱特林，终此一生都只有那些同意被分进斯莱特林学院的人们在他身边。德拉科仅仅理智到勉强记得有多少他的真正的朋友也是哈利的朋友的地步，记得帕德玛是一名拉文克劳，即使是西奥多也是一名混沌军团的军官。现在，马尔福家族所剩下的仅仅是传统了；而那传统告诉他，叫战争的胜利者走开、也别试图与你做朋友，是不明智的。

“好吧，”德拉科空洞地说，“告诉我。”

“我会的，”哈利说，“我离开之后女校长就会进来，然后封印你最后半个小时的记忆。但在那之前，得知了所有的真相之后，你有机会决定你是否还想要和我交往。”哈利的声音开始颤抖，“嗯。根据我来这里之前所读的记录材料，故事其实开始于1926年一名叫做汤姆·莫芬·冈特的混血巫师的出生。他的母亲死于生产，而直到邓布利多教授将霍格沃茨的来信带给他之前，他都在一家麻瓜孤儿院长大……”

大难不死的男孩接着说了下去，词句如倒塌的房屋一样砸进了德拉科大脑中的残余部分。

黑魔王是一个混血。他连几分之一秒都没有相信过纯血论。

伏地魔是汤姆·里德尔造出的一个品味低下的恶作剧。

食死徒们本来应该输给大卫·门罗，以便让门罗掌控一切。

在放弃那个计划之后，汤姆·里德尔继续玩着伏地魔的游戏，而不是试

图获胜，因为他喜欢对食死徒作威作福。

伏地魔试图利用我来在我被谋杀未遂这件事上去诬陷父亲，然后又利用我去获取魔法石。德拉科不记得这部分了，但他已经被告知他和斯普劳特教授一起被利用了，故而他们不会被起诉。

然后是最终的恐怖。

“你——”德拉科·马尔福小声说，“你——”

“我是昨晚杀死你父亲和其他所有食死徒的那个人。他们被告知我做出任何事的时刻就向我开火，因此我不得不杀死他们，以获得一个对抗伏地魔的机会，而那个人是整个世界的危险。”哈利·波特的声音紧绷绷的，“我不曾想到你、西奥多、文森特和格雷戈里，但如果我想到了，我也会那么做的。我的大脑不知怎么的在事后才意识到白先生是卢修斯，但即使我想到了，我仍然无法冒险让他活着，以防他会无杖魔法。很久之前，我就曾想过，就政治版图而言，如果所有的食死徒都突然死了实在是件好事。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一直认为食死徒们是很可怕的人，这种想法比我透露给你的要强烈得多。但如果你的父亲当时不在那里，而我有一个能杀死他的远程按钮的话，我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原因就按下按钮的。我对我做出的事情的感觉，我是否后悔……好吧，我的一部分在尖叫着表达着对杀死任何人这件事上就一般意义上的恐怖。而我的另一部分从道德角度上表示，食死徒们在加入伏地魔的那天就已经签下他们的死亡通告了。他们先向我举起魔杖，等等如此。但现在我仅仅为我对你做出的事情觉得难受。再一次地。我觉得，”哈利·波特的声音有一丝抖动，“我做的每一件事只是伤害了你，不管我是出于多么好的意图，你在我身边一直只是在失去，所以如果你叫我永远都不要再接近德拉科·马尔福的话，我会那么做的。而如果你想要我这一次真的做你的朋友，再也不试图操纵你或者冒伤害你的风险的话，那么我会的，我发誓我会的。”

在他的敌人面前，未来的马尔福阁下痛哭流涕，抛弃了礼仪和镇静，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他维持那些东西的人了。

谎言。

谎言。

一切都是谎言，谎言叠加在谎言上边，谎言谎言谎言——

“你该去死，”德拉科勉强说，“你该为了杀死父亲去死。”这些词句仅仅令他的内心更加空虚，但他必须得说。

哈利·波特仅仅摇了摇头，“如果这不是一个选项呢？”

“你应该受苦。”

哈利仅仅再次摇头。

大难不死的男孩坚持要求马尔福阁下做出抉择。

马尔福阁下拒绝选择。无论是哪个选项，他都不能说，不能让自己说出来。他不想让战争的胜利者和他们共同的朋友们抛弃他，而他也不想让哈利得到他想要的宽恕。

因此德拉科·马尔福拒绝回答，然后他的这一个自我的记忆时间结束了。

男孩坐在距前任女副校长过去的办公室很近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的眼泪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流干了。现在他剩下的只有等待，看看他，霍格沃茨的孤儿被监护人，一个生命和幸福被放在了他的家族的敌人手中的孩子，将会被如何处置。男孩被通知来这间屋子，他就来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做，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文森特和格雷戈里离开了他的身边，他们被母亲们叫回去参加他们的父亲们的急促的葬礼去了。也许这男孩应该与他们一同离开，但他无法让自己如此做。他无法在其间参演一名马尔福应有的角色。他心中充斥的空虚感是如此地浓郁，他甚至无法撒谎。

所有的人都死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而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的。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在礼节性的停顿之后，门开了，衣着与她当教授的时候十分相似的麦格校长出现了。“马尔福先生？”与他家族为敌的胜利者说，“跟我来。”

无精打采地，德拉科站起来，跟着她出了办公室。看到等在一旁的哈利·波特让他停了一下，但他的大脑很快将其置之不理。

“还有最后一件事，”哈利·波特说，“我在一张外边写着‘它是对付马尔福家族的最终武器’的被折起的羊皮纸里发现的，上面告诉我不要读下去，除非整场战争的胜败悬于一线。我在之前不想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它会不公平地影响你的决定。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杀过人、也没有说过谎的好人，但你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哪种更糟呢？”

德拉科忽略了他，继续跟着麦格校长走，将悲伤地看着他的哈利留在身后。

他们来到了女校长从前的办公室，她一挥魔杖点燃了飞路火，对绿色的火焰说了声“古灵阁旅行办公室”，在坚定地朝他的方向看一眼之后踏进了炉火。

没有其他的选项，德拉科·马尔福跟了上去。

她躺在床上，觉得这个早晨比平时更加无精打采，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她就过早地醒来了——尽管阳光被遮蔽着她的房子的摩天大楼挡住了。轻微的宿醉抓挠着她的太阳穴，让她的嘴发干；她曾经试图节制饮酒（尽管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费心这么做），但昨天她觉得……比平时更加抑郁，不知为了什么，就好像她失去了什么东西似的。这不是第一次了，甚至不是第一百次了，她想要搬家——去阿德莱德、珀斯或者是珀斯安博伊，如果那能行的话。她一直觉得她应该在其他什么地方；可是，尽管她能够用保险公司给她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她无法负担奢侈品。她无法负担漫无目的地环游世界，以寻找能够满足她的失落的归属感的地方。她看过足够长时间的电视，她租过足够多的旅游纪录片，故而她知道录像机没有展示过任何能够让她感觉比悉尼更加正确的地方。

自从那场偷取了她的记忆的车祸之后，她觉得被冻住了，时间停滞了

——她失去的记忆不仅仅是如今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死去的一家人，也包括炉子是如何工作的。她怀疑，不，她**知道**，无论她的心灵在等待着什么，无论那能够让她的生活继续下去的必须的钥匙是什么，那一定是那辆肇事逃逸的面包车带走的另一样东西。她几乎每天早晨都在思考这件事，试图猜测她的生活和心灵中丢失、丢失、丢失了什么。

有人按响了她的门铃。

她发出了一声呻吟，将头转过了足够的角度，看向她床旁边的电子显示闹钟。它显示着6:31，“上午”的指示灯也亮着。**说真的？**好吧，那么，在她以她自己的节奏起床的时候，就让那白痴等去吧。

忽视着再次响起的门铃，她摇摇晃晃地起了床，晃进了洗手间，穿上了衣服。

她跌撞着走下楼梯，忽视着那种其他什么人应该替她应门的感觉。“谁呀？”她对关着的门说；门上有个门孔，但它模糊了。

“你是南茜·梅森吗？”一个女人用清楚的苏格兰口音说。

“是的。”她小心地回答。

“**忆河回流。**”⁴ 苏格兰口音说，在一道光从门而来**击中**她的时候，南茜惊讶地向后跳，然后……

南茜摇晃着，一只手捂住了前额。光简单地穿过门然后击中人，这……这……这其实并不怎么让人吃惊……

“你能开门吗？”那苏格兰女人说，“战争结束了，你的记忆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有人理应见你。”

我的记忆——

南茜的头开始觉得堵住了，就好像她将要开始从她的脑子里敲出什么东

4 忆河回流 (Eunoe)：原创咒语。原意是但丁的《神曲》中提到的河流，人死后经 Eunoe 河水洗礼，美好的记忆会被增强，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noe>

西似的，但她挣扎着伸出手将门拽开了。

在她面前的是一名打扮得如一名（完全正常的）女巫一样的女人，无论是黑色的袍子还是高高的尖顶帽——

——而站在她身边的那名男孩，留着短短的白金色头发，穿着（完全正常的）带着绿色镶边的黑袍子，瞠目结舌地看着她，眼睛里开始涌现泪花。

绿边的袍子和白金色头发……

温暖的某样东西搅动着她的记忆。当她意识到她过去十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可能此刻就在她面前的时候，她觉得她的心脏提到了她的喉咙。她体内深藏的某处，她心脏周围的坚冰碎裂了，她停滞了良久的某处自我准备再次前行了。

男孩瞪着她，他的嘴无声地移动着。

一个神秘的名字进入了她的脑海，涌出了她的嘴唇。

“卢修斯？”她轻声道。

第一百二十一章 值得守护之物，西弗勒

斯·斯内普

校长办公室里有一种凝重的气氛。米勒娃把德拉科和纳西莎 / 南茜送到圣芒戈后就回来了，马尔福女阁下会在那里接受检查，看看十年的麻瓜生活是否对她的健康造成了什么损害；哈利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然后……理不出头绪。要做的事太多了，太多事，连麦格教授都似乎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而哈利肯定不行。目前米勒娃反反复复地在一张羊皮纸上写字，又挥手擦去，而哈利闭上了眼睛试图理清思路。有没有接下来必须发生的第一件事……

曾属于邓布利多的橡木大门上传来一声敲门声，女校长说出一个词，门打开了。

走进校长办公室的男人看上去很憔悴，已不再使用轮椅，但是走路仍然一瘸一拐。他穿着黑色的袍子，很简朴，然而很洁净，没有污迹。他的左肩上背着一个背包，是结实的灰色皮革做的，上面嵌着银丝，镶着四颗很像珍珠的绿色宝石。背包看上去充满了魔力，能放下整整一幢麻瓜房子的东西的那种。

才看了他一眼，哈利就明白了。

麦格校长坐在她的新办公桌后面，僵住了。

西弗勒斯·斯内普低头向她致意。

“这是什么意思？”女校长问道，听起来……很悲伤，仿佛她也像哈利一样，只一眼就明白了。

“我来辞去霍格沃茨魔药学教授的职务，”这个男人简洁地说道，“我不会留下来领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如果有学生被我伤害得特别严重，你可以用这笔钱替他们做点什么。”

他知道了。哈利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出魔药学教授现在知道了什么；只能说很明显，西弗勒斯知道了。

“西弗勒斯……”麦格校长开口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空洞。“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你可能没意识到要找一位能安全地给麻瓜出身的学生上课的魔药学教授，或者精明到能让斯莱特林学院维持哪怕一点点秩序的教授，有多么困难……”

男人再次低下了头。“我想你不会需要别人来告诉你，校长，但是我极度强烈地建议不要让像我这样的人来当下一届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

“西弗勒斯，你只是做了阿不思吩咐你去做的事而已！你可以留下来，改变你的行为啊！”

“校长，”哈利说道，他自己的声音也很空洞，哈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和西弗勒斯·斯内普其实并不熟。“如果他想走的话，我认为你应该让他走。”

邓布利多利用了他。也许和奇洛教授想的不完全一样，也许是为了预言，而不是故意破坏斯莱特林，但是邓布利多仍然利用了他。有些事原本早就可以对西弗勒斯说了，让他自由。邓布利多没有冒险这么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利用西弗勒斯的方式并不仁慈。连他的盲目和悲痛都遭到了利用，比如他没有意识到身为魔药学教授那样行动的后果……

“正好你在这儿，波特先生，”西弗勒斯说道，“我们之间还有没了结的事。”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只是点了点头。

西弗勒斯背着灰色的背包站在他们俩人面前，看上去有些难以启齿。终于，他似乎找到了要说的话。“你妈妈。莉莉。她是——”

“我明白，”哈利透过梗住的喉头说道，“你不必说的。”

“莉莉是个优秀而正直的女巫，波特先生。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对你说过

的话产生别的看法。”

“西弗勒斯？”米勒娃·麦格教授说道，震惊得仿佛被自己的鞋子咬了一口。

前魔药学教授紧紧盯着哈利。“我和莉莉之间的障碍不止一个，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企图谄媚我的学院里那些纯血同学的愚蠢举动。如果我说得好像只因一步走错就终结了一切，如果我假装她不爱我只是因为她太浅薄，我希望你的那些书也告诉过你，为什么傻瓜们会这么说。”

“它们的确告诉过我。”哈利说道。他看着西弗勒斯·斯内普左肩上那个精致的灰色背包，无法面对魔药学教授的眼睛。“告诉过我。”

“不过，”前魔药学教授继续说道，“关于你的父亲，除了之前对你说过的那些，恐怕我没什么其他好说的了。”

“西弗勒斯！”

前魔药学教授的注意力似乎全在哈利身上。“我胳膊上的黑魔标记没有死，你在众人面前讲述的那个故事也没有实现预言。你是如何毁灭了黑魔王，除却其中一小片残迹？”

哈利犹豫了一下。“我把他的绝大部分记忆一忘皆空了，然后……封印了他，我想巫师界的说法是这样的。即使封印毁坏，他回来的时候也不会是他自己了。”

西弗勒斯皱了下眉，然后耸耸肩。“我想这可以接受。”

“斯内普教授，”哈利说道，因为现在这也是他的责任了，“凤凰社为你的效力欠你一个人情。我现在的位置可以很好地对你做出补偿，无论在金钱还是魔法方面。如果你想在开始下一段人生时拥有很多钱，或是更好的头发，或者无论什么的话，请告诉我。”

“很奇怪，你会对我这种人说这些，”前魔药学教授拖长了声调柔声说道，“我去投奔黑魔王，是想把预言卖给他，换取莉莉对我的爱，无论达到这一目

的需要多么邪恶的手段。这可不是轻易就能原谅的事。然后，我作为魔药学教授的那些年……你自己也经历了。你认为我对凤凰社的效劳已经补偿了我的所有罪恶？”

“人总是有缺陷的，”哈利说道，尽管这些字句梗在了喉头，“人们总会犯错。至少你努力弥补过了。”

“也许吧，”前魔药学教授说道，“我最终的使命是在守卫魔法石的任务中失败，被打倒。这一点我完成了，还活了下来，这是我意料之外的。”西弗勒斯靠着进来的门，让左腿不用支撑身体的重量。“我原本没想请求你原谅，但是既然你这么爽快地给了我，我会感激地接受。从今以后我希望做事时少怀些恶意，我想最好的方式是重新开始。”

泪水在米勒娃·麦格的鼻子上和脸颊上闪闪发光，当她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并没抱着希望。“你当然可以在霍格沃茨重新开始。”

西弗勒斯摇了摇头。“太多学生会记得我是那个邪恶的魔药学教授。不，米勒娃。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换一个名字，找一个新的人去爱。”

“西弗勒斯·斯内普，”哈利说道，因为说这句话是他的责任，“你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吗？”

“莉莉的凶手被消灭了，”这个男人说道，“我已满足。”

女校长低下头。“保重，西弗勒斯。”她悄声说道。

“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哈利说道，“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什么建议？”西弗勒斯·斯内普问道。

“沉浸在过去中会导致忧郁症。你有我完全的许可，永远不必再想到你的过去，永远。你不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对莉莉负疚终生，如此等等。专心想着你的未来，和你遇见的新的人们。”

“我会考虑你的睿智提议。”西弗勒斯用不偏不倚的语气答道。

“还有，试试其他牌子的洗发水。”

一个啼笑皆非的表情掠过西弗勒斯的脸，哈利觉得，这也许是这个男人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在笑。“去死，波特。”

哈利笑了。

西弗勒斯笑了。

米勒娃在啜泣。

没再多说什么，这个自由了的男人抓起一撮飞路粉，扔进办公室的壁炉，悄声说了一个没人听见的地址，大步走进绿色的火焰；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听说过西弗勒斯·斯内普的任何消息。

第一百二十二章 值得守护之物，赫敏·格

兰杰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最后一日。一九九二年的六月十五日。

清晨最初的一抹微光，太阳升起前的拂晓，几乎还未照亮天空。在霍格沃茨的东方，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淡得几不可见的一丝灰色勉强勾勒出魁地奇场地后面起伏的山坡。

哈利落坐其上的石头屋顶露台足够高，可以越过下方的山峦看见黎明；这是他描述自己的新办公室时所要求的。

哈利现在盘腿坐在一个坐垫上，黎明前的凉风拂过他裸露的脸和双手。他叫家养小精灵把他手工粘满亮粉的宝座从混沌将军以前的办公室里搬了上来……然后他意识到他应该担心自己对装饰的品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伏地魔是不是曾经拥有一张类似的宝座，于是又叫精灵们把它搬了回去。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论据——又不是说“坐在一张闪闪发亮的宝座上俯视霍格沃茨周围的大地”这件事在哈利的伦理哲学中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但是哈利决定他需要一点时间好好想想。在此期间，一个简单的坐垫足够用了。

下面的房间就是哈利在霍格沃茨内的新办公室，跟屋顶露台之间连着一个简朴的木头梯子。房间很宽广，四周都是充满阳光的落地窗，目前除了四张椅子和一张办公桌之外没有家具。哈利告诉麦格校长他想要的是什么，于是麦格校长戴上了分院帽，然后告诉他一系列曲里拐弯的指示通向他想要的地方。在霍格沃茨之内那么高，高到城堡甚至应该容纳不下，高到外面的人看不见哈利现在坐着的位置所对应的城堡。这似乎是个预防狙击手的简单措施，没有道理**不**采取。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哈利完全不知道他在现实中**处于**哪个位置。如果

从下面的田野看不见他的办公室的话，那哈利又怎么能看见下面的田野，光子怎么能从下面到达他这里呢？地平线的西边，星光仍然在闪烁，在黎明前的空气中格外清晰。那些光子真的是从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巨大等离子火球发过来的光子吗？或者哈利现在是坐在一个霍格沃茨城堡的幻梦之内？又或者这一切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地就是“魔法”？他需要想办法让电力在魔法周围更好地运行，好让他用激光上下做测试。

而且，不错，哈利在霍格沃茨里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了。他目前还没有正式头衔，但是‘大难不死的男孩’现在是霍格沃茨魔法与巫师学校的固定成员了，这所学校即将成为魔法石的落户之地，同时也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魔法界高等学府。这间办公室的保安系统目前并不完善，但是维克托教授布置了一些基本的魔咒和符咒，屏蔽办公室及其上的屋顶露台以防窃听。

哈利坐在他的坐垫上，离他办公室屋顶的边缘很近，俯视着树林，湖泊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地。远方的马车停泊着，尚未系上骷髅马。湖岸上零星散落着几艘小船，准备到时候将年幼的学生们载过去。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在昨天晚上到来，现在车厢和那个巨大的老式火车头在南湖的对面对待机。一切都准备就绪，早晨的告别宴会之后就可以送学生们回家。

哈利呆望着湖对面，看着那个巨大的老式运输机车，这次他不会坐着它回家了。跟上次一样。这个想法伴随着一种奇怪的悲伤和担忧，仿佛哈利已经开始错过跟他同年的学生们经历同样体验的机会了——你几乎都不能这么说，考虑到哈利有相当的组成部分是在1926年出生的。昨天晚上在拉文克劳的公众休息室里，哈利觉得好像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距离，没错，变得更远了。不过，那也许仅仅是因为帕德玛·佩蒂尔和安东尼·戈德斯坦彼此兴奋地讨论关于“死而复生的女孩”的问题，拉文克劳和拉文克劳之间像连珠炮一样蹦出无数个猜测。哈利知道答案，他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他不能说。

哈利的某个部分有心登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然后再用飞路网回来。但是，当他想象跟五个学生呆在一个车厢里，花八个小时对帕德玛或者纳威或者迪安或者特蕾西或者拉文德隐瞒秘密……感觉不像个吸引人的前景。哈利觉得他应该出于“跟别的孩子交往”的大道理这样做，但是他不愿意。他可以在下个

学年的开头再跟大家见面,那时候会有别的话题,能让他更加畅言。

哈利呆望着南方的湖对面,看着那个巨大的老式运输机车,想着他此后的一生。

想着**未来**。

邓布利多**在信中提到的关于他撕裂空中的星辰的预言**……好吧,那一部分听起来挺乐观的。那一部分很好解释,对于任何受到了正确的教育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这么说,那描述了人类胜利的未来。哈利平时观望星空时一般不会想到这些,但是从完全**成熟的**视角来看,星辰是巨大而宝贵的原材料堆,只是不幸起了火,需要被散射并扑灭。如果你能从巨大的氢氦存库中汲取原材料,那就意味着你的种族成功地步入成年期了。

除非预言里说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邓布利多可能误解了某位先知的話……但是他给哈利的信的措辞听上去好像有个预言说哈利本人会亲自撕裂星辰,而且就在触手可及的未来。这看起来更引人担忧,不过也不是说肯定就会成真,或者成真了就一定是坏事……

哈利呼出一口气。昨晚,在沉入睡眠之前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他开始理解邓布利多最后的信息意味着什么。

回头看的话,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这个霍格沃茨学年发生的事情简直是恐怖至极,因为现在哈利明白那一切是怎么回事了。

不光是因为哈利花了大把的时间在他的好朋友伏地魔身边。那甚至不是**主要问题**。

是他看到,阿不思·邓布利多牵着一**条时间的**细线,穿进命运狭窄的钥匙孔中,将一根如发丝般细微的可能性引进了针眼的正中。

那些预言指示邓布利多,让汤姆·里德尔把心智拷贝到一个巫师婴儿的大脑中,让这个孩子在麻瓜科学环境中长大。如果**这就是**先知们能够找到的**避免巨大灾难的最佳或首要策略**的话,这寓意着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现在哈利可以回顾他所立下的牢不可破的誓言，然后猜到，如果没有那个誓言的话，大灾难可能已经开始启动了，就在昨天他想毁掉国际保密公约的时候。而这件事强烈暗示着，邓布利多读过并遵从的那无数个预言不知怎么的确保了哈利和伏地魔会**正好以精确的方式**发生碰撞，使得伏地魔强迫哈利立下那个牢不可破的誓言。他猜到，那个牢不可破的誓言正是**时间**的狭窄钥匙孔的一部分，允许地球上的人们存活下去的极小概率先决条件之一。

那个誓言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所有的人不会被哈利目前的**愚蠢**给害了。

就像观看一个差点就发生在你身上的交通意外的录像，你记得有一辆汽车离着你只有几厘米掠过，然而录像显示，**同时**有个人用极其精确的方式扔了一颗石子，正好就让一辆载货大卡车也错过了那差点就发生的碰撞，而如果那人没有扔那颗石子的话，你和你车里的全家人还有你的**整个星球**都会被那辆载货大卡车给撞了，在这个比喻里，那辆载货大卡车代表的是你那**彻底的无知无觉**。

哈利都被警告过了，他潜意识中本来就知道**危险所在**（否则那个誓言就阻挡不了他），可是他**仍然**差点做了错误的选择并且毁灭世界。哈利现在可以回头看明白，不错，那个平行宇宙中没有立誓的哈利会很难接受一个不允许尽快向麻瓜引入魔法医疗的推理。如果那个平行宇宙的哈利承认这件事的风险的话，他会想方设法将其合理化，试图找出什么巧妙的方式绕过这个问题，而拒绝**多花几年时间来做这件事**，于是这个世界就会毁灭了。哪怕是在哈利收到那么多的警告之后，没有牢不可破誓言的话**还是**不成。

一根细微的**时间**之线，小心翼翼地穿引进了一枚针眼的正中。

哈利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发现。人类所进化出的感情没有包含这种情况。哈利能够做的仅是呆呆地看着他是如何差一点点就引发灾厄，以及如果誓言注定会被触发多次的话、将来会**再次**遭遇的灾厄，并思考着……

思考着……

“我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了”这个念头感觉不对。他原本就从来没有希望摧毁世界。哈利并不缺乏对地球上智慧生灵的保护欲望,那些保护欲望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问题所在。哈利所欠缺的是某种清晰的洞察力,让他能有意识地承认他在潜意识中早已存在的认知……

而哈利花了过去一年时间跟防御课教授套近乎这件事也没怎么给哈利的智商评价加分。甚至可以说,这也指向同样的问题。有些事情是哈利在潜意识中知道、或者是强烈怀疑的,但是从来没有升到意识层面上引起注意。于是他失败了,而且差点就死了。

我需要提高自己的层次

哈利想找的就是这个念头。他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好,变成一个不那么愚蠢的人。

我需要提高自己的层次,否则就会失败。

邓布利多摧毁了预言之厅里的记录,并安排以后也不再有记录。说是有个预言说哈利决不能接触那些预言。显而易见的下一个想法(不知是对是错)是,拯救世界超出了预言能做出的指示范围。他猜想,获胜需要复杂精细的计划,诸先知们无法传达出来,或者预言术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探知。如果有什么方法能让邓布利多亲自拯救世界,那么预言应该会告诉邓布利多怎么做的。取而代之地,那些预言告诉邓布利多如何创造出让这样一个人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一个人,也许,能解决预言不能直接解决的难题。所以哈利被置于一个独立自主的位置上,让他不受预言引导地独立思考。如果哈利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遵从预言所给的神秘指示,那么他就无法成长为一个能承担起那个未知使命的人。

而就目前来说,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仍然是一场会走路的灾难,需要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约束着他才不会立刻就地球推向万劫不复的命运轨道上去,哪怕他已经被警告过了。这一切毫不夸张地在昨天就发生过,就在他帮助伏地魔差一点点就统治世界之后的一天。

托尔金书中的一句话不停地在哈利脑海里回响，出自佛罗多在末日火山戴上魔戒时，索隆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大的白痴**。“于是他的愚昧之深远终于彻底暴露”，还是怎么说的来着。

哈利需要成为的那个人，和哈利目前是这个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而且哈利不认为时间、生活经历，还有青春期能够自动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不过，如果身为成人的哈利与他**现在的**差距能像和普通大人和普通十一岁孩子之间的差距那么大的话，也许**那就足以掌舵穿过时间的狭窄钥匙孔**……

他必须长大，以某种方式长大，然而在他面前并没有任何传统的道路，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时哈利想起了另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比托尔金要默默无闻：¹

你只能通过练习你所学得的技巧来成为大师，直面挑战、并解决它们，全面利用你所学得的技艺，直到它们在你手中粉碎，只留下你在一片废墟当中……我不能教出大师，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教出大师。那么，去吧，然后失败……你已受过锻炼，也许能够从废墟中站起来，坚定不移地决心重新炼制你的技艺。我无法教出大师，但是如果你没有受教的话，你的胜算会更小。在你的技艺貌似辜负了你之后，更高深的道路才会开始；然而在事实上，是你辜负了你的技艺。

问题不是哈利走错了路，不是说那条通向理智的路铺在科学之外。但是光读科学文献已经被证明是**不够**的。那些描述人类思维已知误区的认知心理学文献有所**帮助**来着，但是光凭它们还**不够**。哈利刚开始明白，为了真正开始把事情做对——而不仅仅是在事后有一套方便好使的词汇来描述你犯下的错误——你需要理性到多么惊人和难以置信的程度，其标准高得多么惊人，而哈利

¹ 本文作者的理性主义短篇小说《结束语》(Final Words)。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利现在可以回顾过去,用“动机性认知”²之类的理念去分析他在去年走偏的道路,对于将来变得更理智来说,这是有意义的。这要比完全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要好。但是这还不是一个能穿越**时间**的狭窄钥匙孔的人,不是邓布利多受先知们指引制造出**可能性**来塑造的成人。

我需要更快地思考,更快地成长……我有多孤独,我将来会有多孤独?我是不是在犯奇洛教授的第一场战争中一样的错误,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赫敏拥有其他军官?像我哪怕在知道邓布利多多半既不疯狂也不邪恶之后还是没有告诉他那种大难临头感觉的错误?

要是麻瓜们有为这种事情开发的课程就好了,可是他们没有。也许哈利能把丹尼尔·卡内曼³给招募来,伪造出他的死亡,用魔法石给他重返青春,然后让他负责研发更好的训练方法……

哈利从袍子中取出老魔杖,再次望向邓布利多传给他的深灰色木杖。这次哈利试图更快地思考,他试图用隐身衣和复活石所给出的线索来拼出谜底。隐身衣具备隐藏其下之人的传奇性法力,并且具备从死亡化身的摄魂怪之下躲开的秘密法力。复活石具备召唤死者影像的传奇性法力,然后伏地魔把它加入自己的魂器系统中,好让他的灵魂自由活动。第二个死亡圣器可能是卡德摩斯·佩弗利尔未能完成的终极永生系统中潜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是由于他有道德原则而未能完成。

而第三个死亡圣器,安提俄克·佩弗利尔的老魔杖,传说中它从一个巫师传到更强的巫师手中,让执有它的人在抵挡普通的进攻时所向披靡;这是广为人知的表面特质……

老魔杖曾属于邓布利多,而邓布利多在试图阻止整个世界的死亡。

老魔杖依附于胜者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寻找活着的巫师中的最强者,并把他变得更强,以防有什么机会威胁到整个种族的存亡;它也许是战胜死亡这

² 动机性认知:因个人愿望做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而非遵循客观事实的验证,通俗来讲就是“一厢情愿”。详见: http://wiki.lesswrong.com/wiki/Motivated_cognition

³ 丹尼尔·卡内曼: (Daniel Kahneman) 心理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认知偏差、行为科学和展望理论,因展望理论方面的贡献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畅销科普著作《Think, fast and slo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丹尼尔·卡内曼>

个摧毁世界的敌人的秘密工具。

但是如果老魔杖里锁着什么更高级别的魔力的话，它没有因哈利的这个猜测就呈现出来。哈利试过将老魔杖举起，对它说话，表示自己是佩弗利尔家族的后裔，接受了自己家族的使命；他对老魔杖发誓，他会竭尽全力把世界从死亡手中拯救出来，继承邓布利多的责任。而老魔杖并没有比之前更强烈地回应他，拒绝了他试图将故事情节快进的努力。也许哈利需要先对世界的死亡予以他的第一次重击，老魔杖才会承认他；就如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的继承人先是战胜了死亡的影子，卡德摩斯·佩弗利尔的继承人先从他肉体的死亡中存活下来，他们各自的死亡圣器才对他们呈现自己的秘密那样。

至少哈利猜出来了，跟传说不符，老魔杖的内芯并不是一根夜骐的毛发。哈利见过夜骐，它们是骷髅马，平滑的皮肤，颅骨般的头上没有任何马鬃，马尾也是骨质的。但是老魔杖的内芯究竟是什么，哈利还没有悟出来；他也没有在老魔杖上找到三角圆圈直线的死亡圣器标记，虽然它本该在那里。

“我说，”哈利对老魔杖低声说，“你能不能就直接告诉我啊？”

长着球状疙瘩的魔杖没有给他任何回答；只有一种荣光和克制的力量的感觉，充满怀疑地打量着他。

哈利叹了口气，将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杖放回他的校服袍子里。他总有一天会搞明白的，希望那时候来得及。

也许能更快些，如果有人能帮助他做研究的话。

哈利在潜意识层面知道——不对，他必须停止“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而是就是知道——哈利明确地、自觉地知道，他之所以在考量未来，主要是为了干扰自己不去想赫敏·格兰杰马上就要到来这件事。赫敏今天早早醒来，圣芒戈医院盖了个一切健康状态良好的戳，她就会跟着弗立维教授用飞路网回到霍格沃茨。那时她会告诉弗立维教授，她需要马上跟哈利·波特谈话。哈利今早在拉文克劳宿舍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然后他看到了未来的自己留的字条说这件事，于是他使用时间转换器回到黎明的时刻，等待赫敏·格兰杰到来。

她不会真的生我的气的。

……

说真的。赫敏不是那样的人。也许在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她是，但是她现在有足够的自我意识了，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

你什么意思啊，“……”？喂，内心的声音啊，你要是有什么话想说的话，就直说啊！我们正在试图对咱们的思维过程更加自觉呢，记得吧？

天空整个变成了蓝灰色，黎明即将变成日出，这时哈利才听见通向他的新办公室的梯子上传来脚步声。哈利赶快站起来，开始掸他的袍子；然后他意识到了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停下来这紧张的动作。他刚刚战胜了伏地魔，天杀的，他不应该紧张成这样。

小女巫的脑袋和栗色的卷发出现在出口处，她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后攀得更高，似乎是从梯子上跑上来的，好像是走在一条普通的人行道上，只不过是竖着的。哈利如果眨个眼就会错过了，她的一只鞋触了一下梯子顶端，然后就动作轻盈地跳上了屋顶露台。

赫敏。哈利的嘴唇默念着这个名字，但是没有出声。

哈利原本想好了要说句什么的，但是现在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们站在屋顶上，大概过去了十五秒左右，赫敏·格兰杰开口了。她现在身上穿的是蓝色镶边的校服了，还有蓝铜色相间的条纹领带，代表她所属的学院。

“哈利，”赫敏·格兰杰说，她的声音无比熟悉，差点让哈利落泪。“在我问你所有那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对你说非常感谢你做的，呃，你做的无论什么事。我是说真的。谢谢你。”

“赫敏，”哈利说，吞咽了一下。他原来准备的开场白“能否允许我拥抱你一下”现在完全说不出来。“欢迎回来。稍等一下，我布置几个隐私结界。”哈利从袍中取出老魔杖，从袋子里拿出一本书，翻开到有书签那一页，然后小心地念道“人形显身。”还有其他两个他刚刚学会的保安咒语，哈利拿着老魔杖才勉强施展得出来。这不算很安全，但是比起光依靠维克多教授安全一点儿。

“你拿着邓布利多的魔杖。”赫敏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黎明空气中听起来像雪崩一样响。“而且你能用它来施展四年级的咒语？”

哈利点了点头，心里暗暗记下以后要当心让谁看见他这样做。“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赫敏轻盈地过来，她的动作有一种奇异的流畅，比以前要优雅。她的举止似乎散发出一种纯洁超凡的气质，让哈利想起赫敏躺在伏地魔的祭坛上沉睡的时候看起来多么平静安详——

突如其来的顿悟像一吨砖头那样砸中了哈利，或者至少一公斤的砖头。

哈利拥抱着赫敏，感受着她是多么充满生气。他想哭，但是忍住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仅是她的气场在影响他。

赫敏环绕着他的手臂十分轻柔，用的是极其轻微的力度，就好像她分外小心，以免像折断一根用过的牙签那样把他的身体给掰成两半了。

“那么，”哈利放开她之后，赫敏说。她年幼的脸庞看起来非常严肃，但同时纯真无辜。“我没有告诉傲罗们你在那里，也没说是奇洛教授而不是神秘人杀了那些食死徒。弗立维教授只让他们给我一滴吐真剂，所以我不用说。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最后记得的事情就是巨怪。”

“啊，”哈利说。不知怎么的他发现自己盯着赫敏的鼻子，而不是她的眼睛。“你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确切来说？”

“嗯，”赫敏·格兰杰沉思地说，“我被一个巨怪给吃了，老实说我比较不想重复这个经验，然后乓的一声巨响，我的腿就回来了，我躺在一个墓地

正中的石头祭坛上,周围是一片我从来没见过的月光下的黑暗森林,有什么人的两只断手掐住我的喉咙。你看,波特先生,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又诡异又黑暗又可怕的状况中,我可不会再犯特蕾西那次一样的错误了。我马上就知道是你搞出来的。”

哈利点点头。“想得很对。”

“我叫了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回答。”赫敏说,“我坐了起来,一只断手从我身上滑了下去,留下点点残余的血肉,不过我没有尖叫,哪怕是我不下环视看到那些头和身子,明白那股味道是什么时候都没有。”赫敏停顿了一下,再次深呼吸,“我看见那些骷髅面具,意识到那些死人都是食死徒。我马上就知道防御课教授和你去过那里,把他们全杀了,但是我没注意到奇洛教授的遗体也在那里。哪怕我看到弗立维教授检查他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是他。他在去世之后看起来……很不一样。”赫敏的声音变得更安静。她看起来不知怎么的很谦卑,这样子哈利从前好像没见过。“他们说,大卫·门罗牺牲了自己,把我带了回来,就像你妈妈为了你牺牲了自己那样,于是黑魔王一碰到我就爆炸了。我相当肯定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但是……我曾经对我们的防御术教授有一些非常恶劣的想法,我真的不该有那些想法。”

“呃。”哈利说。

赫敏肃穆地点了点头,双手扣在胸前,仿佛在忏悔一样。“我知道你人太好了,不会对我说那些你现在有权利说的话,所以我要替你说了,哈利。你对奇洛教授的判断一直是对的,是我错了。你告诉过我。大卫·门罗有一点黑暗,而且非常斯莱斯特林,我以为这就等同于邪恶,这个想法是极为幼稚的。”

“啊……”哈利说。这话很难说出口。“实际上,虽然世界上别的人都不知道这部分,连女校长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你对于他是邪恶的这件事上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的正确,而且我将来会记得,虽然‘黑暗’跟‘邪恶’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有很强的统计关联性。”

“哦。”赫敏说,再次沉默下来。

“你不想说‘我早告诉过你了’吗？”哈利问。他脑子里模拟版的赫敏正在大叫：**我早告诉过你了！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波特先生？我早说了吧？奇洛教授是邪恶邪恶邪恶滴，我说过啦，可你根本就不听！**

现实版的赫敏只是摇了摇头。“我知道你很在乎他，”她声音轻柔地说，“既然我原来是正确的……我知道奇洛教授原来是邪恶的这件事大概给了你很大的伤害，现在对你说‘我早说了吧’不是个好时机。我是说，我在几个月之前考虑到这部分的时候，就是这样决定的。”

谢谢你，格兰杰小姐。不过，哈利很高兴她至少说了这些，不然感觉就不像赫敏了。

“那么，波特先生，”赫敏·格兰杰说，用手指轻敲着她袍子上大概是大腿的位置。“医护女巫抽了我的血样之后，马上就不疼了，后来我把胳膊上的那点血擦掉之后，没找到针孔在哪里。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我床头的铁柱给弄弯了，而且，虽然我还没有机会测试，我觉得我应该能跑得非常快。我的手指甲是闪耀着珍珠光芒的白色，但我不记得有涂过指甲油。我的牙也一样，我毕竟是两个牙医的女儿，这状况让我挺紧张。所以，不是说我不感激，可是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呃，”哈利说，“而且，我猜你也想知道你为什么散发出一股纯真无辜的气质来？”

“我什么？”

“那部分不是我的主意。真的。”哈利的声音小小的，“求你不要杀了我。”

赫敏·格兰杰把手举到脸前，有点儿对眼地瞪着她的手指。“哈利，你难道是说……我是说，我散发出纯真气质还有又快又优雅还有我的牙都是珍珠白的……我的手指甲是空角做的吗？”

“空角？”

“独角兽的角的学名，波特先生。”赫敏·格兰杰似乎在试图咬她的手指甲，

看来没什么效果。“那么,我猜若是你把一个女孩起死回生她就会变成,达芙妮是怎么说的,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了?”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哈利说,虽然非常接近,近得挺吓人。

赫敏把手指从嘴里抽出来,对着它皱眉头:“我咬也咬不动。波特先生,你考虑过吗,我现在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可能剪指甲了?”

“韦斯莱双胞胎有一柄魔法剑,应该能行,”哈利主动提供这个情报。

“我认为,”赫敏·格兰杰坚定地说,“我很想知道这幕后的整个来龙去脉,波特先生。因为,根据我对你和奇洛教授的认识,这后头肯定有什么密谋计划。”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吐了出来。“对不起,那是……机密。你要是学习大脑封闭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是……你愿意吗?”

“我想不想学大脑封闭术?”赫敏说,看起来有点吃惊。“那至少是六年级的内容,不是吗?”

“我学了,”哈利说,“我开始的时候占了些特殊的便宜,不过我不认为长远来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说,我敢肯定,如果你努力学习的话就能学会微积分,不管麻瓜一般是在什么年纪去学的。问题是,呃,”哈利需要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问题是,你是不是还想去……那种事情。”

赫敏转过身,望着东方天色渐亮的地方。“你是说,”她轻声说,“因为去做英雄,我经历了这样的一次惨死,还想不想继续了。”

哈利点了点头,然后说“是的”,因为赫敏没有转身看他,尽管话像是卡在他喉咙里。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赫敏说,“实际上,那是一次格外血腥而且痛苦的死亡。”

“我,呃,我确实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万一你还想做英雄的话做准备。有一些机会瞬息即逝,我来不及跟你商量,我不能让你看见我,因为我预见他

们回头会给你喝吐真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把我做的大部分事情撤掉，剩下的那些你置之不理就好。”

赫敏点了点头，思绪似乎飘得很远。“比如说，让大家都以为我……哈利，我实际上对神秘人做了什么吗？”

“没有，那全都是我干的，但是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要知道，一九八一年那个万圣节夜大难不死的男孩号称打败了伏地魔，那其实是邓布利多的胜利，他让所有人都以为是我。所以现在我打败了黑魔王一次，为此被记功一次。我想，一切总会收支平衡的。”

赫敏继续眺望东方。“我对此还是不太舒服，”过了一会儿她说，“大家都以为我战胜了黑魔王伏地魔，而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做……哦，你经历的也是这个，不是吗？”

“是啊。对不起，把这强加给你。我当时……嗯，我想，我是在试图在人们的头脑里塑造出你的另一个形象。那时就那么一个机会，而且情况非常**急迫**，而且……我事后才意识到我可能不该那么做的，但是已经太晚了。”哈利清了清嗓子，“不过，呃，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做点什么来配得上人们对‘死而复生的女孩’的评价的话，呃。我可能有个关于你能做的事情的主意。很快就可以做，如果你愿意的话。”

赫敏·格兰杰在看着他。

“但是你可以不做的！”哈利赶紧说。“你可以把这整桩事情无视掉，就做拉文克劳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你更愿意这样的话。”

“你在试图对我用逆反心理吗，波特先生？”

“不是！真的不是！”哈利深吸了一口气，“我在**努力**不替你决定你的人生。我觉得我看到了，就在昨天，我觉得我看到了你可能会有的未来——但是我随即想起过去的这一年我是如何犯傻的。我想起了邓布利多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意识到我确实没有立场说什么。你可以用你的人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必须是你自己的选择。也许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不再**想当

英雄了，也许你想做一个伟大的魔法研究者，因为赫敏·格兰杰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人，无论你的指甲变成了什么质地的。或者你可以去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学院，不再上霍格沃茨。我不会跟你撒谎说我会喜欢那样，但是这真的是你的决定。”哈利转身面对地平线，挥手一大圈，好像代表霍格沃茨之外那个广阔的世界。“从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你可以用你的人生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想做一个六十岁的男性人鱼族大富翁，我能办得到。我是说真的。”

赫敏缓缓地点了点头：“我很好奇你究竟怎么能做到，但是我想要的不是别人为我做什么事情。”

哈利叹了口气。“我理解。呃……”哈利犹豫了一下，“我想……如果知道这一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别人替我安排好的，主要是邓布利多，不过也有奇洛教授。也许，争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能力也是你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的东西。”

“啊呀，这听起来很睿智嘛，”赫敏说。“就好像我父母出钱让我上大学，好让我有一天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奇洛教授把我起死回生变成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然后你告诉大家我做掉了黑魔王伏地魔跟那完全一样，可不是么。”

“我真的很抱歉，”哈利说，“我知道当初应该换一种做法，但是我没有什么时间计划而且我当时很累脑子不太清楚——”

“我很感激，哈利，”赫敏说，现在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了。“你过于责备自己了。我跟你讲几句嘲讽的话时你可别太当真。我不想变成那种女孩子，起死回生了，然后整天抱怨她获得的是哪种超能力，还有她的空壳指甲的珍珠白色泽不对。”赫敏转过身，再次眺望东方。“可是，波特先生……如果我真的决定一次惨死不足以让我重新掂量我的人生选择的话……我不是说我决定了，只是这样假设……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会竭尽全力支持你的人生抉择，”哈利坚定地说，“无论它们是什么。”

“我猜，你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任务了。一个安全可爱、绝对不可能让我再次受伤的任务。”

哈利揉了揉眼睛，感觉内心很疲倦。就好像他能在头脑里听见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声音。原谅我，赫敏·格兰杰……“对不起，赫敏。如果你走那条路的话我就必须要邓布利多你了，不告诉你一些事情。操控你，尽管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有一件事你现在可能就能做，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件配得上人们对‘死而复生的女孩’的评价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也许你拥有某种宿命……但是说到底这只是个猜测，我知道的事情比邓布利多要少得多。你愿意拿你刚刚重获的生命去冒险吗？”

赫敏转身看着她，双眼因惊讶而睁大：“冒生命危险？”

哈利没有点头，因为那样一来就是纯粹的谎言了。“你愿意冒这个险吗？”取而代之地，哈利这样问。“我觉得你可能注定会完成的那个任务——而且，不，我不知道任何具体的预言，这只是个猜测——涉及字面意义上的降入地狱那种事情。”

“我以为……”赫敏说，她听起来很不确定，“我以为，这件事之后，你和麦格教授绝对不会……你知道的……让我做任何有丝毫危险的事情了，再也不会了。”

哈利没有开口，对于在虚假情况下获得了友情加分这件事感到很愧疚。实际上，赫敏对他的估测极度准确，如果不是赫敏有个魂器的话，哪怕金星表面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他也不会这么干。

“从零到一百的尺度，我们讨论的这个‘字面意义上地降入地狱’到底地狱到什么程度啊？”赫敏问，这个女孩子现在看起来有一点担忧。

哈利回想起阿兹卡班，在脑子里调整了一下他的衡量尺度。“我猜大概有八十七吧？”

“这听起来像是我应该等我大几岁之后再去做的事情，哈利。做一个英雄和做一个彻底的疯子之间是有区别的。”

哈利摇了摇头。“我不认为危险性会改变多少，”哈利说，没有提到具体来说有多危险，“而且这是越早解决越好的那种事情，如果横竖要做的话。”

“而我的父母没有发言权，”赫敏说，“有吗？”

哈利耸了耸肩膀。“你我都知道他们会如何投票，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来。呃，我让他们先别告诉格兰杰医生夫妇你活着的事情。他们在你任务结束归来的时候会知道，如果你决定接受这个任务的话⁴。这似乎……不那么考验你父母的神经，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惊喜，不用再额外担心，呃，那些东西。”

“啊呀，你这样做很体贴啊，”赫敏说，“很高兴你这样维护他们的感情。这件事我可以先考虑上几分钟吗？”

哈利向他放在自己坐垫对面的垫子比了个手势，赫敏动作如行云流水般地过去，坐下，越过城堡屋顶的边缘往下看，仍然满满的宁静光辉。他们必须想个什么法子解决这个，也许花钱叫什么人发明压制纯真无辜气场的魔药。

“我需要在不知道这是什么任务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吗？”赫敏问。

“天啊，当然不是，”哈利说，回想起他自己前往阿兹卡班之前的那场对话，跟目前很相像。“这种事情，如果你选择去做的话，你就得自主地做出选择。我是说，这是任务要求中的必要条件。如果你说你还想继续做英雄，我稍后会告诉你任务的情况——在那之前你要有点时间吃东西跟别人说说话并且恢复一下什么的——然后你再决定这是不是你想去做的事情。然后，在你动身之前，我们要测试一下死而复生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获得什么能力，让你能释放出普通巫师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咒语。”

赫敏点了点头，然后又沉默了。

赫敏再度开口的时候，天色又亮了几分。

“我害怕，”赫敏说，声音轻如耳语，“不是害怕再次死亡，或者说不是怕那个。我害怕我会做得不够好。我有个机会能击败一头巨怪，可是我没有，只是死掉了——”

“那是一头被伏地魔武器化的巨怪，另外他破坏了你的魔法物品，你要

4 如果你决定接受这个任务的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名《谍中谍》）梗，剧中的招牌台词。

知道这一点。”

“我死了。而你则用了什么方法杀了那头巨怪，我想我记得那一部分，那对你来说甚至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赫敏没有落泪，她的面颊上没有泪水的光芒，她只是眺望着渐渐发亮的天空，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然后你让我起死回生，成了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这件事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害怕我永远都做不到，无论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

“这个处境就是你的旅途开始的地方，我想——”哈利顿了顿。“对不起，我不应该试图影响你的决定。”

“不，”赫敏轻声说，仍然凝视着下面的山丘。她提高了声音，“不，哈利，我想听你说。”

“好的。呃。我想这里是你的起点。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它们把你放在了我九月时所处的起点上，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个神童，然后我发现有新的东西，更高的标准要我去企及，如果你不是拿自己来比较我和我的，”从汤姆·里德尔那里拷贝来的成年人思维回路，“我的黑暗面……那么你就是拉文克劳里最耀眼的明星，组织她自己的团体来对抗学校中的恶霸，还在伏地魔的攻击下保留了她的神智，而且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才只有十二岁。我查过了，你的成绩比邓布利多在他一年级时拿到的成绩还要好。”除去防御课的分数不算，因为那是伏地魔在做伏地魔惯做的事情。“现在你有些力量，还有与事实尚不相符的名望，而世界即将给你一些困难的任务。一切在这里开始，就像我当时的开始那样。别低估你自己。”然后哈利紧紧地闭上嘴，因为他在劝说赫敏做这件事，这样是不对的。幸亏，他在说出来‘如果有这么多优势你还做不了英雄的话那你以为谁能做到啊’这部分之前就把嘴巴闭上了。

“说起来，”赫敏对地平线说，仍然没有看向哈利，“我跟奇洛教授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对话，关于做英雄的。当然了，他执的是反方的论点。但是除此之外，不知为什么，感觉很像跟他的那次辩论。”

哈利继续紧紧地闭着嘴。让别人做他们自己的决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可以做出错误的选择，但这仍然是必须的。

赫敏开口时非常慎重，天空正在变亮，使得她黑色校服袍子上的蓝色镶边看起来更加明亮；西方天空的星辰都已消失。“奇洛教授告诉我，他说他曾经做过一名英雄。但是人们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所以他放弃了，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奇洛教授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实际上我当时的原话是‘那也太差劲了！’，奇洛教授说不错，也许他是个很糟糕的人，但是那些根本没有试着去做英雄的人又怎么算呢？他们是不是比他更糟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是说，不是说只有格兰芬多风格的英雄才是好人——不过我觉得在奇洛教授看来只有具备巨大野心的人才有资格呼吸，而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停止做英雄，像他一样转头就走，好像也是错的。所以我只是傻傻地站在那儿。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当时应该怎样回答他。”

哈利控制着他的呼吸。

赫敏从她的垫子上站起身来，转身面对哈利：“我不要再做女英雄了，”赫敏·格兰杰说，她身后是正在变亮的东方天空，“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盲从那条思路。世上的有些人只是在尽力做事，无论他们能做的是做什么。还有些人连他们能做的事都不去做，而且，没错，那些人确实是不对的。我永远都不会再试图成为英雄了。我会尽量不用英雄的思路去思考。但是，凡我能做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或者，至少差不太多，我是说，毕竟我只是凡人。”哈利从来没有搞明白过蒙娜·丽莎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是如果他能将赫敏此时既无奈又欣喜的笑容拍下来的话，他直觉感到他可以盯着看上几个小时也无法理解，而邓布利多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读透了。“我偏不接受教训。我就是要那么蠢。我会继续尽力做我能做的大多数事情，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事情——哦，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哪怕那意味着我要再次拿性命去冒险。只要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而不是，你知道，在犯傻。这就是我的答案。”赫敏深深呼吸，神情坚定。“那么，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吗？”

哈利的喉咙被堵住了。他把手伸进袋子里，比划出‘斗篷’的字样来，

因为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将如同一团烟雾般的隐身衣抽了出来，最后一次交给赫敏。哈利艰难地开口，“这是真正的隐身衣，”哈利利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出自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的死亡圣器，在他的后代、波特家族中代代相传，现在传给你——”

“哈利！”赫敏说。她的双手快速护住胸口，好像防备着这件礼物会攻击她一样，“你不必这样做！”

“我真的**必须**这样做。我离开了允许我做英雄的那条路，我不能再去冒险了，永远不能。而你……可以。”哈利举起没有拿着隐身衣的那只手，擦了擦眼睛，“我觉得这是为你造出来的。为了你将来会成为的那个人。”一件用来与死亡对抗的武器，对抗它将人笼罩在绝望中的阴影，对抗它吸食人类对未来的希冀；你会跟这一切战斗，而且我猜，不仅仅是对抗它们作为摄魂怪的形态……“我并非借出，而是给予我的隐形衣，于赫敏·简·格兰杰。请永远好好保护她。”

慢慢地，赫敏伸出手，接过了隐身衣，看上去也是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的样子。“谢谢你，”她轻声说，“我想……虽然我不再想当故事里的英雄了……我还是觉得，你一开始就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是我的神秘老巫师。”

“而我觉得，”哈利说，他的喉咙里有好大的硬块，“哪怕你现在拒绝这种思路了，我觉得你一直是，从故事的最开始时就是，命中注定的英雄。”赫敏·格兰杰必须变成什么样的人，她长大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的成人，才能穿越时光之门的狭窄钥匙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知道，就像我无法想象未来的自己。但是她接下来要走的几步路比我的要明晰……

哈利放开了隐身衣，从他的手中交到她的手中。

“它会唱歌，”赫敏说，“它在对我唱歌，”她伸手擦了自己的眼睛。“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这样做了，哈利。”

哈利的另一只手从袋子里出来，手中握着一一条长长的金链，一头挂着个

封闭的金色外壳。“而这是你私人的时间机器。”

一阵停顿，在此期间，地球这颗行星在它的轨道里继续向前转了一些。

“什么？”赫敏说。

“他们管这叫时间转换器。霍格沃茨有一些库存，会发给某些学生，我在学年刚开始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来治疗我的睡眠不规则症。它能让使用者的时光倒流，按小时回流，最多六个小时，我用它每天多出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还有从魔药课中消失什么的。别担心，一个时间转换器不能改变历史或者造出悖论来摧毁宇宙的。”

“你在学业上能跟不上我，是因为你用一个时间机器每天多学习六个小时。”出于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原因，赫敏·格兰杰似乎不太能接受这个概念。

哈利把脸挤成一个困惑的表情：“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赫敏伸出手接过了金色项链，“我想按照巫师的标准来说没什么。”她说，不知为什么她的声音带点锋芒。她将链子调整在自己颈上，把小沙漏放进衣服里。“我确实对于跟上你这回事感觉好多了，为此谢谢你。”

哈利清了清嗓子。“另外，由于伏地魔把门罗家族灭了门，然后据大家所知，你杀了伏地魔，为他们复了仇，所以我让阿米莉亚·博恩斯加速让剩下的威森加摩成员通过了一项法案，现在格兰杰家族是英国的名门贵族了。”

“请再说一遍？”赫敏说。

“这样你就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唯一继承人，这意味着你只要通过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就算法律上的成年人了，我安排了我们俩在这个暑假的末尾参加考试，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先预习了。我是说，如果你同意的话。”

赫敏·格兰杰正在发出某种尖锐的声响，如果不是一个有机生物发出来的话，这种声响一般会让人以为是发动机故障了。“我有两个月的时间来预习我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

“赫敏，这个考试被设置为能让大多数十五岁的学生通过。普通的十五岁学生。如果我们学了正确的咒语，有将将三年级的魔力就够及格了，我们只需要这样就可以拿到成人身份。不过你要设法让自己接受‘及格’的成绩，而不是你平时的‘优秀’。”

赫敏·格兰杰发出的那种尖锐噪音又拔高了几个音调。

“这是你的魔杖，还给你，”哈利从袋里拿出来，“还有你的莫克袋。我确认了他们把你死的时候在里面的东西全都放回去了。”这个袋子是从他一个普通的袍子口袋里取出来的，因为他很不愿将一个扩展空间的袋子放进另一个扩展空间的袋子里头，尽管按理说这件事只要两个袋子的质量都是按照安全标准生产出来的话就没问题。

赫敏接过她的魔杖，然后接过她的袋子，尽管她的手指有点发抖，这动作看起来还是很流畅优美。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事……你对波特家族发下的誓言只说你会效忠‘直至你死亡的那一日，’所以你现在完全解脱了。还有你死了之后不久我设法让马尔福家族公开宣称你在德拉科被谋杀未逐的事情中是完全无辜的。”

“啊，再次谢谢你，哈利，”赫敏·格兰杰说，“你这样做真是贴心，我想，他们也是。”她在不停地用手指梳理她的栗色卷发，仿佛只要把头发弄出条理来就能让理智重新回归她的人生似的。

“最后，但不是最无足轻重的，我让妖精们在古灵阁为格兰杰家族开设了一个金库，”哈利说，“我没有往里头存钱，因为这件事是可以等到我先征求你的同意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到处去挑战某种特定恶行的超级英雄的话，最好能让众人都认为你是上流社会的成员，而且，呃，我觉得最好也让他们都知道，你雇得起律师。你想要多少金子我就可以往你的金库里放多少金子，因为自伏地魔杀死了尼古拉斯·勒梅之后，魔法石就到了我的手里。”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晕倒，”赫敏用尖尖的声音说，“但是我晕不了，因为我有超能力，说起来我为什么会有超能力来着？”

“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的大脑封闭术课程会在这周三开始，由贝斯特先生指导，他可以每天给你上一堂课。在那之前，我觉得你的超能力的真正来源最好不要因为一个摄神取念师看了你的眼睛就泄露出去。我是说，这显然有一个正常的魔法性解释，不是什么超超自然的东西，但是人们习惯于崇拜他们自己的无知，而且，呃，我觉得‘死而复生的女孩’如果保持一些神秘感的话会更有效。什么时候你能挡住贝斯特先生并且能抵抗吐真剂了，我就告诉你整件事的幕后真相，我发誓，包括那些你永远不能告诉其他人的秘密。”

“听起来好棒啊，”赫敏说。“我非常期待。”

“不过你得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发誓你不会做任何可能毁灭世界的事情，我才能把故事中比较危险的部分告诉你。我是说，我是字面意义上的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自己也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这样可以吗？”

“行呀，”赫敏说，“为什么会不可以呢？我无论如何都是不想摧毁这个世界。”

“你需要坐下吗？”哈利问，他对于赫敏正在微微摇晃的样子感到担忧，好像她在和句子的拍子一样。

赫敏·格兰杰做了几次深呼吸，“不用，我好得不能再好了，”她说，“还有什么别的事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就这些了。我说完了，至少就目前来说。”哈利停顿了一下，“我确实理解你想自己做事情，而不是让别人把事情都替你做了。问题是……你要成为一个比以前更正式的英雄，我唯一理智的选择，是尽可能地多给你一些优势——”

“这个我很理解，”赫敏说，“我以前不明白的，但是现在我真的在战斗中输掉过，并且死过了，现在我非常明白。”一阵微风吹过赫敏的栗色头发，她的袍子飘动，使晨光中的她看起来更加安详宁静了。赫敏举起一只手，小心地攥成拳头，“如果我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要好好地做。我们需要测量我一拳能打出多大力道，能跳多高，还要想个安全的办法，测试一下我的手指甲能不能像真正的独角兽那样杀死伏地魔，还有我应该训练自己的速度好躲开危险

的咒语……还有，听起来你有法子让我接受傲罗培训，比如让教过苏珊·博恩斯的那个人来教我。”赫敏现在又在微笑了，她眼中有一种奇怪的闪光，会让邓布利多困惑好久也看不懂，而哈利立刻就能理解，虽然那伴随着一丝忧虑。

“哦，对了！我还想随身携带麻瓜武器，也许隐藏起来，谁都不知道我带着它们。我跟巨怪作战的时候想过要是**有**燃烧手榴弹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来不及变形出来，尽管我那时已经不在乎违反变形术守则了。”

“我有种感觉，”哈利说，尽量模仿麦格教授的苏格兰口音，“我应该干涉一下这件事。”

“哦，已经太晚太晚**太晚**了，波特先生。对了，你能给我搞来一个火箭筒吗？我是说用来发射火箭的那个东西，不是口香糖。我敢打赌，一个小女孩用**那种**东西绝对是出乎敌方预料的，尤其是如果她全身散发着纯真无辜气质的话。”

“好了，”哈利镇定地说，“**现在**你开始吓到我了。”

正在尝试踏着左脚平衡的赫敏停了下来，她正向一边伸出手臂，右腿抬向另一个方向，就像芭蕾舞演员那样。“我吓到你了吗？我正在想，没有什么是我能做到而一组魔法局特攻部队做不到的。他们有交通扫帚，还有重击咒语，比我能使出的力道大得多。”她优雅地将腿放了下来，“我是说，现在我可以尝试一些事情而不用担心谁在看着我了，我开始觉得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拥有超能力。但是我还是看不出来我怎么能赢得一场弗立维教授赢不了的战斗，除非一个黑巫师被我攻其不备。”

你能冒别人所不能冒的风险，然后带着被杀时得到的知识再次进攻。你可以拿新咒语做实验，比一般的人大胆得多，别人那样做实验的话就死定了。但是哈利现在不能说这一切，所以他只是说：“我想你可以多想想未来，而不光是你现在这个时候能做什么。”

赫敏高高地跃入空中，脚踝互相碰撞了三次，然后用脚尖着陆，姿势完美。“可是你说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马上就去做，还是你那只是在考验我？”

“那一部分是个特例，”哈利说，感觉清晨的凉意。他越来越不期待告诉超级赫敏，她的大冒险将会涉及她去面对她最糟糕的噩梦，而且她所有新发掘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中都没有用。

赫敏点了点头，看向东方。她立刻回到屋顶边缘坐下，双脚悬在屋檐下。哈利过去在她的身边坐下，离屋檐更远一点的地方盘腿坐下。

在远方，一抹明亮的红色正在霍格沃茨东边的山丘上兴起。

看着那一丝日出不知怎么的让哈利感觉好些了。只要太阳还在天上，世间的事情在某种层次上就不算太糟，比方说，他还没有把太阳摧毁掉。

“那么，”赫敏说，她的声音升高了一点。“说到未来，哈利。我在圣芒戈医院等着的时候有时间去想很多东西，而且……也许我这样很傻气，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仍然想知道答案。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最后一件事情吗？我是说，之前？”

“什么？”哈利茫然地问。

“哦……”赫敏说，“那对你来说是两个月之前的事了……看来你是不记得了。”

然后哈利想起来了。

“别慌！”赫敏说，因为哈利的喉头发出了一种好像窒息的咯咯声。“我保证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再次哭着跑掉然后被一头巨怪给吃掉的！我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不到两天之前的事情，但是在死过一次之后，我觉得很多以前让我很纠结的事跟这次经历一比就不算什么了！”

“噢，”哈利说，他自己的声调也拔高了，“这是个重大创伤的好用途，是吧？”

“只不过，你看，我**还是**在想这件事，哈利，因为对我来说距离我们的上次对话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而我们当时没谈完，我承认这全是我的错，因为我情绪失控并且被巨怪给吃了，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想着我必须得让你

放心，不是说你每次对一个女孩子说错了话就会发生这种事。”赫敏微微地左右摇晃着，“但是，嗯，哪怕是绝大多数恋爱中的人也不会做出你为我做的事情的百分之一。所以，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先生，如果不是爱情的话，我想知道我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你一直没说。”

“这是个好问题，”哈利说，压下他正在上升的恐慌。“我可以想一会儿吗？”

一点点地，那个光芒耀眼的圆圈更多的部分从山丘后面升了上来。

“赫敏，”太阳升到一半的时候，哈利说，“你有没有想出一些假设来解释我神秘的黑暗面？”

“只有最明显的那个，”赫敏说，腿在屋檐下头轻轻踢着，“我想也许神秘人在你旁边死掉的时候，他释放了那种能凝聚成鬼魂的魔法，然后有一部分印在了你的脑子里而不是地板上。但是我总觉得这不太对，好像只是一个巧妙的解释但不是真相，而且如果神秘人那天晚上其实没死的话这个解释就更不合理了。”

“差得不多，”哈利说，“我们就以这为假设吧。”他脑子里的理性主义者正在回顾过去，再次以手扶额，问自己怎么就没有去想这样的解释。那并不是真相，但是是合情合理的，而哈利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具体的因果模型，只是隐约猜到有某种联系。

赫敏点点头。“你大概已经知道这一点，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想说一遍：哈利，你不是伏地魔。”

“我知道。那就是你对我的意义。”哈利吸了一口气，要说出口来还是很痛苦。“伏地魔……他不是快乐的人。我不知道他一生中是否有哪怕一天快乐的日子。”他从未能施展出守护神咒。“那是他的思维模式没能控制我的原因之一，我的黑暗面感觉不像一个我愿意多呆的地方，它没有被积极反应给强化。跟你做朋友意味着我的人生可以不用走伏地魔的道路。而我在上霍格沃茨之前挺孤独的，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所以……嗯，没错。我

可能比一般的同龄男孩更加急切地想复活你，不过我坚持认为我的决定是十分常规的道德判断，而如果别人没那么关切他们的朋友的话，那是他们有问题，不是我。”

“这样。”赫敏轻声说。她犹豫了一下，“哈利，请不要误会我这句话，但是我不是百分之百地觉得这没问题。这是一个我从未选择承担的巨大责任，而且我觉得你把它全部压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健康的。”

哈利点了点头，“我知道，但是我想说明的不止这些。有一个预言说我会击败伏地魔——”

“一个预言？有一个关于你的预言？你是说真的吗，哈利？”

“是啊，我知道。无论如何，有一部分是这么说的：‘黑魔王将他标记为己之同等，然他将拥有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你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嗯……”赫敏说。她思索地用手指敲打屋顶的石块。“你的神秘黑暗面是神秘人在你身上留下、与他同等的标记。他所不知道的力量……是科学方法，对吧？”

哈利摇了摇头，“我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是麻瓜科学，或者理性之道。但是……”哈利呼出一口长气。太阳现在从山上完全升起来了。这话说出口很尴尬，但是他横竖要说。“斯内普教授，最开始是他听到了预言——没错，这也是发生过的事情——斯内普教授说他不觉得那只是科学，说‘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必须是什么对伏地魔来说更加陌生的东西。哪怕我是按照理性方式思考的，嗯，后来我知道了伏地魔其实是，”为什么，奇洛教授，为什么，这个念头仍然像刀子一样扎着哈利的心，“他其实也是有能力去学习理性之道的，只要他去读我读过的那些科学文献。但是，也许，只除了最后一样东西……”哈利吸了一口气，“到了最后，在我跟伏地魔最终对决的时候，他威胁要把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们，都扔进阿兹卡班。除非我能想出些有意思的秘密告诉他，每个秘密能救一个人。但是我知道我想不出足够的秘密来拯救所有人。就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我完全没办法救所有人的那个时候……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也许是我生平第一次，我开始思考。我想得比伏地魔更快，虽然他年纪

比我大也比我聪明，因为……因为我有一个思考的理由。伏地魔有强烈的动力想要永生，他非常不想死掉，但那不是一个积极的愿望，那是恐惧，伏地魔因为他的恐惧而犯下错误。我想我所拥有而伏地魔所未知的力量……就是我有值得守护的东西。”

“哦，哈利，”赫敏温柔地说。她犹豫了一下。“那么，我对你来说是那样吗？你要守护的东西？”

“不是，我是说，我之所以要告诉你这一切，是因为伏地魔没有威胁要把你扔进阿兹卡班。哪怕他统治世界了，你也不会有事。他已经向我做了牢靠的保证，不会伤害你，因为，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当我面临灭顶危机的时候，当我深入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伏地魔所不知道的力量力量的时候，我那样做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人，只除了你之外。”

赫敏思索着这话，脸上慢慢地绽开一个笑容：“啊，哈利，”她说，“这是我听过的最不浪漫的话。”

“不用客气。”

“不，说真的，这确实有所帮助。”赫敏说。“我是说，这样一来整件事就不那么像个痴迷的跟踪狂了。”

“是啊，没错吧？”

他们两个一起志同道合地点了点头，两人现在看上去都放松多了，一起看着日出。

“我想过，”哈利说，他自己的声音也轻柔起来，“原来的那个哈利·波特，如果伏地魔没有攻击我父母的话、我本来有可能成为的那个人。”如果汤姆·里德尔没有试图把自己拷贝到我身上的话。“我想，另外那个哈利·波特大概没那么聪明，虽然他的母亲是麻瓜出身，他多半也不会去学麻瓜科学。但是那个哈利·波特会有……热情的能力，从詹姆和莉莉·波特那里继承来的，他会关爱别人，试图去救他的朋友们，我知道那会是真的，因为那是伏地魔从未做过的事情，你要知道……”哈利的眼睛涌上泪水，“所以那一定是，留下

的一小片残迹。”

日头现在远离地平线了，金色的光芒照射着他们俩人，在屋顶露台的另一面抛下长长的影子。

“我觉得你现在的样子挺好的，”赫敏说。“我是说，那一个哈利·波特也许是个不错的男孩，不过听上去他得全靠我来动脑子。”

“按照遗传来说，另版哈利应该会被分进格兰芬多，就像他的父母那样，而你们两个就不会成为朋友了。不过詹姆·波特和莉莉·伊万斯是他们那一代的男学生主席和女学生主席，所以他不至于那么差劲的。”

“我完全想象得出来，”赫敏说，“哈利·詹姆·波特，被分入格兰芬多学院，踌躇满志的魁地奇选手——”

“不。绝不。”

“后世记得他是因为他是赫敏·简·格兰杰的搭档，格兰杰把波特先生派出去替她惹麻烦，自己则坐在图书馆里，凭读书和使用她惊人的记忆力解开谜题。”

“你真的很享受这个平行宇宙，是吧。”

“也许他会跟罗恩·韦斯莱——格兰芬多里最聪明的男孩——成为一对最铁的哥们儿，他们会在防御课上在我的军队里并肩作战，然后帮助彼此写作业——”

“好了，够了，我开始觉得这让人毛骨悚然了。”

“对不起，”赫敏说，然而她还在对自己微笑着，看起来沉浸在某种自个儿的幻想中。

“接受你的致歉，”哈利不咸不淡地说。

太阳又在空中升高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赫敏开口了：“你觉得我们以后会爱上彼此吗？”

“我跟你一样，也不知道，赫敏。但是为什么要绕到那个上头去呢？说真的，为什么总是要绕到那个上头去呢？也许等我们再大一些的时候会恋爱，也许我们不会。也许我们会一直相爱，也许我们不会。”哈利微微侧了侧头，太阳在他脸颊上很热，而他却没有涂防晒霜⁵。“无论将来怎样，我们都不应该把我们的生活强行压进某种模子里去。我想，当人们强迫自己的人生去符合这类套路的时候，就会变得不快乐。”

“不去强行符合套路？”赫敏说。她的眼睛流露出调皮的神色。“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在用更麻烦的话来说‘不要规则’，我想，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比这个学年初时看起来要合理得多了。如果我要做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并且拥有我自己的时间机器的话，我想我干脆放弃规则好了。”

“我不是说规则总是坏的，尤其是当它们实际上适合人的时候，而不是人们盲目地去遵从规则，像魁地奇那样。不过，决定拒绝遵从‘英雄’的套路、而是去做你能做到的事情的人，难道不是你吗？”

“我想是的。”赫敏再次扭头，向下看着霍格沃茨下面的大地，因为太阳现在太亮了，不能直视——不过，哈利想，现在赫敏的视网膜会随时恢复了，只有她能够安全地直面太阳。“你说过，哈利，你认为我一直是命中注定的英雄。我想过了，而我怀疑你彻底错了。如果那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事情一开始就会容易得多。光是去做你能做到的事情——你必须努力去实现它，你必须选择它，一次又一次。”

“那可能跟你做一个被命运选中的英雄并没有冲突，”哈利说，想起兼容派的自由意志理论，还有那些为了实现它们所以他不能去听的预言。“但是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那些。”

“你必须选择它，”赫敏重复道。她用手把自己撑起来，然后向后退到屋顶上，动作流畅地站了起来。“就像我选择这样做一样。”

5 《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要涂防晒霜）》是一首关于如何自由生活的流行歌曲：Everybody's Free (to Wear Sunscreen)。

“不许亲！”哈利说，急忙爬起来准备躲开；不过他马上意识到“死而复生的女孩”要比他快很多很多。

“我不会再试图亲你了，波特先生。除非你要我这样做，如果你某一天会的话。但是有好多好多温暖窝心的感觉在我里头涨着，我觉得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会炸掉的，而且我现在意识到，如果女孩子除了亲吻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对男孩子表达感激的话，那是不健康的。”赫敏取出她的魔杖，横着呈给他，位置跟她用来在威森加摩面前对波特家族宣誓效忠时一模一样。

“天杀的，不行，”哈利说，“你知不知道上一次你是怎样才从那个誓言中解脱出来——”

“别草率地下结论，你这家伙。我不是要再次对你的家族宣誓效忠。要想当我的神秘小巫师的话，你就得开始相信我的脑瓜是清楚的。现在，请举起你的魔杖。”

哈利慢慢地抽出老魔杖，跟赫敏的十又四分之三英寸葡萄藤木交叉，强行把最后一丝担心她做错选择的忧虑压下去。“你可不可以至少不要说什么‘直到死亡把我收走’之类的话，因为我没有提到过，我现在有魔法石了？还有，也不要提‘世界与其魔法的终结’什么的？因为我现在比以前对这些词句紧张得多了。”

在一块覆满方形石质砖瓦的屋顶上，明亮耀眼的晨光照射在两个不再完全是孩子的孩子身上，两人都身着蓝色镶边的黑袍，面对面，中间是交叉的魔杖。一个在蓬乱的栗色卷发下面有一双棕色的眼睛，满身散发着力与美，不完全是出于魔法；另一个有绿色的眼睛，戴着眼镜，凌乱的黑色头发下面有一道最近变得红肿的伤疤。下方是一座在地面无法看见的石塔，向下延伸到霍格沃茨古堡宽阔的地基上。更远的下方可见绿色的山丘，还有湖泊。远处，巨大的黑红相间的火车车厢与车头从这里看上去非常小，这列火车既不纯为麻瓜也不完全是魔法。天空几乎没什么云彩，只有几抹淡淡的橙白色反映着阳光。一股微风夹带着清晨的脆爽凉意和湿意而来，但是巨大的金色火球现在高高悬挂在地平线上方，它的白炽将其所触及的一切变得温暖。

“好吧，也许这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英雄对她的神秘巫师说。她知道，她还不知道整个故事，但是她所知道的几个真相的片段像阳光一样在她体内照耀，温暖着她的内在，一如阳光温暖着她的面颊。“现在，我要选择这个。”

以我的生命和魔法
我发誓给予哈利·波特我的友谊
会帮助他，信任他
会与他并肩作战，还有，嗯，支持他
有时会去他无法去的地方
直至死亡真的把我收走，我是说，如果有这一天的话
而如果世界或者它的魔法终结了，我们会一起想办法

这是《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的结局。

我自己不会写续集；我写出了我所想写的东西，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兴高采烈地允许你在这个宇宙里继续写下去。

请上 hpmor.com 登记通知电邮名单，以便在单独的尾声发布时（至少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出现），还有我可能会写、也可能不会写的其他片外花絮，还有在我动笔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时接到通知。

既然这本书已经完成，我或许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内发布一些我的想法，而且对某些提问给出官方看法，地址是 hpmor.com/notes

在地球的某些地方，结束派对已经开始了，近期有新的城市地点公布。请查阅作者笔记网页以查找你的城市里有没有举办派对，如果没有的话，你总可以去试一下任何当地的圆周率日庆祝活动。⁶

⁶ 原文结束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即国际圆周率日

我很高兴为你们写了这部书，
而且很荣幸你们读了它。
你们中有很多人表示你们是我的朋友，
这个认知在我体内温暖地发光。
我祝福你们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呼神护卫!

完结后作者访谈记录¹

EY：那么，有什么问题吗？有给听众准备麦克风吗？

屏幕外的某人：我们没给听众准备麦克风啊，有吗？

另外一个人：我们有这个毛茸茸的麦克风，哦等下，不这个没连上。当我没说。

EY：好嘛。过来，到麦克风这边来。

穿着“伯克利实验室”衫的某个男的：那么，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代表理性之道 reddit 社区² 问的。你说你不会故意误导读者，但是……这人什么表情啊……（笑声）你说你不会故意误导读者，但是他在看魁地奇比赛的时候，想着他可以带谁一起，他盯着塞德里克·迪戈里，然后他就一脸，“这人带着会有用诶！”，可是他一直没出场。为什么塞德里克·迪戈里不在？

EY：真正的塞德里克·迪戈里活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笑声）也活在镜子里。（笑声）还有哈利的眼镜里。（笑声）还有，呃，我是说，这里的想法是，你会看着这段然后想，“嘿，他要带塞德里克·迪戈里当援军，然后他就要挂了！对不对？”然后呢，莱斯特·莱斯特兰奇出现了，本来应该是个笑点之类的。我觉得我不擅长搞笑。（笑声）

打扮成女巫的某个男的：奇洛对莽撞麻瓜科学家的态度，跟你对除你之外的人工智能研究员的态度有关系对不对？（笑声）

EY：这不公平吧。地球表面上有安全意识的 AI 研究员至少有一打啊。（笑声）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受尊重的。（笑声）话又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版脑子灵光的伏地魔，好像在到处杀麻瓜出身的巫师，而且对麻瓜相当地怀恨在心……就像是，为什么会有人到处杀麻瓜出生的巫师呢？我是说，这种情

1 这段作者问答记录是从 3/14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庆祝理性之道完结聚会时的录像摘录下来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8Mcsde5xc> (27:17 - 49:00)

2 理性之道 reddit 社区：类似于国内贴吧一样的地方，链接：<https://www.reddit.com/r/HPMOR/>

况下有不_{不止一个}合理化的借口，但最明显的一个是你反对他们在核武器方面的所作所为。从汤姆·里德尔的视角来看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我确实有努力避免不看场合地提及我整天都在念叨的事，而且有句话说得好，“所谓狂教徒，就是那些既不能改变想法，又不肯转换话题的人。”然后我就想，好嘛，既然我不打算改变我的想法，那至少得争取能够转换话题吧。（笑声）就像是，到了故事的最后，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任何小心翼翼的理性人在面对全球性灾难时都会有的共识，然后发现自己作为理性主义者实在是烂到家了，必须重新再来，这一次要真正努力。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故事之外的故事，但除了“棋盘上只有一个王”，和“我需要提升我的游戏级别，否则就会输掉”之外，可能还要加上，像有些人提出的，关于连续推断意志之镜的小谈话。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得说，我对待这个故事的态度更偏向于趋同进化³，而不是什么寓言故事，或者借奇洛教授之口表达一些我的观点。他一般都不是……（笑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笑声）我是说，你知道……我该怎么说呢。有些政治立场偏右的人偶尔会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就像奇洛教授那样思考和行动。他们是字面意义上拥护神秘人的共和党派的人。情况就是这样。下一个问题！……没问题了，好嘛。（笑声）我看没人还有问题了；哦，给你。

扭扭捏捏的某个人：最终考试那章你不是让所有人都头脑风暴怎么解决哈利的困境吗。除了你书里写的那个方法，你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解决方案吗？

EY：那么，我尽量不要把答案剧透给还没看到那一章的人，尽管你们横竖会被剧透个体无完肤，这其实是根本没法避免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最漂亮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哈利预先决心变形出某个东西，能制造出从魁地奇观众席上都能看见的巨大爆炸，但那个时候魁地奇观众席上并没有看见爆炸，所以必须有援军通过时间转换器过来，从而保证了最简单的时间线并非是他没有拿到时间转换器的时间线。这样自洽的事件集合就保证了会发生什么事，让他无法将爆炸继续下去。至于我呢，你们要知道，我觉得我可能会判定这个方

3 趋同进化：在演化生物学中，特指两种不具亲缘关系的动物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因相似的需要进而发展出相同功能器官的现象。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趋同演化>

法不能用，因为牢不可破誓言会禁止哈利这么做，因为这可能，实际上，算是试图摧毁这条时间线，或者筛选它，因此算是试图毁灭世界，或者说算是冒着毁灭世界的风险，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个点子太漂亮了！（笑声）我就盯着电脑屏幕，“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群人那么天才！”“你不是经常说这种话啊。”布蕾妮说。“我也不是经常看着上百人的集体智慧想出一些比我想到的任何解决方案都要好的方法啊！”我对她说。

然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有趣的横向思维解决方案是对奇洛教授的身体说“起！”，或者把奇洛教授的身体用变形出来的纳米碳管和衬垫拉过来，然后说“起！”然后骑着他的飞天扫帚骨头跑路。（笑声）这个肯定会收录进“Omake 文档 #5：集体智慧”！下一个问题！

穿得一身黑的家伙：在镜子那一章，有一个剧情是邓布利多说了句“我从一开始就在镜子这边，一直都在。”之类的话。据我所知这句话一直没解释。我在想你能不能澄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EY：这个是在引用同人小说“第七魂器”，那篇虽然写得要早一点，但却偷走了HPMOR的很多点子……（笑声）出这事的时候我狠狠拍了一下额头。那篇文里有一句是“可能阿不思·邓布利多真的一直都在镜子里。”之类的标志性台词。我觉得邓布利多只是用了镜子的一个高级功能，一种能按照位置所产生的效果，陷阱可以随时触发，无论汤姆·里德尔什么时候出现在镜前都会被困住。下一个！

某个黑人：那么，穆迪和其他人是怎么拿回邓布利多在连续推断意志之镜里扔掉的东西呢？

EY：邓布利多把这些东西扔出了镜子的范围，因此镜子里邓布利多的分身版本被封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与之相对的真实世界，没有被封印。所以无论邓布利多那个时候在哪里，很可能是在调查尼可·勒梅房子的时候，他突然就消失了，然后梅林的传承和老魔杖就这样掉在了他之前所在之处的地板上。

某个亚洲人：在“值得守护之物，西弗勒斯·斯内普”里，你说他笑了，我很好奇西弗勒斯·斯内普的笑声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笑声）

某听众：表演一下！

EY：嘿嘿嘿。（笑声）

听众里的某个女孩子：再来一次，大家一起来！

听众们：嘿嘿嘿。（笑声）

穿蓝衬衫的家伙：我很好奇你把西里斯重新塑造回坏人，然后把彼得又塑造回好人的动机，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动机是什么？

EY：角色之内还是之外？

穿蓝衬衫的家伙：呃，都说吧。（笑声）

EY：好吧，呃，从角色上讲的话，彼得如果他说的话可以变得相当迷人，而西里斯还是个少年。还是说你是想问转换阵营⁴那部分？

穿蓝衬衫的家伙：对，换阵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EY：关于换阵营呢，我判定他们的阵营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我是这么看的——西里斯·布莱克那一票事就是个谜题。原作的谜底作为儿童读物来说很合适，而且这里我要再声明一次，这种情节需要用到的技巧其实比写给成年人看的书所需要的技巧要求要高，但是在文中环境下不合理。所以我就看着谜题，然后想，好吧，这个谜题真正的谜底会是什么呢？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这件事必须发生。哈利·波特有太多太多同人小说了。一年前就已经超过五十万篇了。而“理性之道”与其说是建立在原作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哈利波特同人小说宇宙之上。其中有很多很多同人都是某个人穿越回七年前改写历史，他们知道斑斑其实是彼得·佩蒂格鲁，然后他们就把斑斑弄晕，然后交给邓布利多，首席傲罗，魔法局局长，让他们检查老鼠，然后揭穿彼得·佩蒂格鲁。每次我读到这一幕——这种情节我看了至少有十二次——从来都没有一次是像现实生活中一样，那就是只老鼠，是你疯了。（笑声）而这就种下了一个想法，“好吧，我们这一手来明的，这种疯到家的阴谋论是假的，但其中真

⁴ 龙与地下城（DND）术语。在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道德倾向，比如从守序邪恶转换到绝对善良之类的。详见：[http://www.dandwiki.com/wiki/Let's_all_Change_Alignment_\(3.5e_Variant_Rule\)](http://www.dandwiki.com/wiki/Let's_all_Change_Alignment_(3.5e_Variant_Rule))

相依然有一丝阴谋在里面。”于是呢，我就在介绍西里斯·布莱克那一堆破事的同一章里又让赫敏偶然提起了在赫奇帕奇里有一个易容马格斯的事，然后在第二十八章的回复里，恰恰就有那么一个人，根据同一章提到了易容马格斯这个线索写道，“啊哈！我来给你讲彼得·佩蒂格鲁的故事，他就是一个不幸的易容马格斯。”（笑声）看吧！你们本来能解开这个谜题的，你们本来可以解开的，但是你们没解开！有人解开了，你们没解开。下一个问题！

穿白衣服的家伙：首先，（拿出魔杖）阿瓦达索命。你觉得自己的安全保障如何啊？（笑声）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下次你需要一大群非常聪明的人努力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写进小说里给他们看？

EY：嗯，当然了，我一直在体内维持着守护神咒。（感动的声音/笑声）而且如果守护神咒不行的话，我其实还有一个护身符，可以弹射我的紧急小猫咪肉盾。（笑声）然后没错，我在考虑下一步有可能去做的更高级、更有意思的大型工程之一就是：“被精确束缚的灯神及其行为”。主题是有那么一群人能够召唤灯神，或者使用灯神的能力。你可以用灯神语和他们协商，但他们总会用最糟糕的方式诠释你的愿望，或者你也可以给予他们精确的数学指令，而他们显然能以无穷的计算力来执行命令，显然这会很快毁灭世界，让我们的主人公陷入轮回，一遍又一遍地试着重新设定外部条件，让世界不要在几个月内又终结了，好让他们有机会完成一些研究，同时还要想出该怎么命令灯神。而且，你们要知道，我觉得吧，要是有人能给出与人类价值观一致的高级代理的定义，并且在不限复杂度情况下可计算的话，那故事就结束了，故事角色们就胜利了，很有可能我还能设法给这个人搞到一大笔奖金，世界也更安全了，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我的下一部小说计划，探索有复杂度限制（笑声）且与人类价值观一致的高级代理。

打紫色领带的家伙：魔法的源头是什么？

EY：好嘛，所以，理性之道在文字上造成了一些误解。我在文中全力暗示揭露魔法本质以及其所有附加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不会在哈利在霍格沃茨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完成。（笑声）你要知道，就算有人帮你，对于这种工程来说，耗时35年已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了。而要是非常困难的事，

比如人工智能，你可能得需要不止两个才行。（笑声）至少如果你想要与人类有相同价值观的友善版本的话。总而言之，我说到哪了？

嗯，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谜团背后的真相相吻合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类原则在理性之道的文学理论中无处不在：发生的事和你已经看到的事是彼此吻合的。但是关于魔法呢，其初始材料并没有设计得像硬科幻小说那样。魔法，一开始作为一种现象被我们观测到，并没有被设计成可以解开的谜题。文中角色确实想到了一些实验，而我，作为宇宙这个角色，也在思考其中的答案。如果他们达到了某一个点，只剩下一个解释，那么魔法就会有规则，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以让我满意的方式得到答案，而不是忽然就，“啊哈！我明白了！那我就揭开这个你们完全猜不到的答案吧！”

现在我可以猜测一下了。我甚至试着写了一点哈利找到了邓布利多留下的书信的情节——邓布利多写了一些他自己的推测，但是最后一章找不到地方放。但是也许晚一点我能……最后的编辑老实说是有点草率，凌晨三点，困得要死。但是如果等到第二次编辑之类的时候，我就能把这段插进去。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邓布利多思索着。他基本上只是在总结他读过其他人著作中的精华部分。也就是说，似乎不存在魔法的宇宙有多么广袤。邓布利多亲历过二战，他知道麻瓜有望远镜。他和麻瓜科学家聊过一点，那些麻瓜科学家看上去非常自信，他们所有可见的宇宙看上去都不存在魔法。然后邓布利多就想，为什么会有一小块魔法的部分，还有一块大得多的凡尘的部分，或者说，大得多的麻瓜部分呢？在邓布利多看来，正如某位魔法哲学家所写的那样，如果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话，现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是由凡尘开始，而魔法起源于凡尘？还是由魔法开始，后受到限制成为凡尘？只凭凡尘显然不可能造成魔法的诞生，然而魔法却能受到压制，从而成为凡尘，于是，另一位魔法哲学家写道，由此推论宇宙是由魔法开始，凡尘的部分是受到了限制。而邓布利多自己则推测——在持有梅林的传承那么久之后——正如梅林禁令限制了拥有强大魔法的人的数量，也许平凡的尘世本身，就是在试图为濒临崩溃的亚特兰蒂斯，或者是为亚特兰蒂斯之前文明的某个部分带来秩序。也许像梅林禁令这种事曾发生过一次又一次。人们想要将法则强加在现实之上，但法则本身有漏洞，然后对于这些漏洞的利用愈演愈烈，直到这股力量形成毁灭世界的威胁，而最擅长利

用这股力量的人就会再度努力加强限制。

我还想评论的是，尽管邓布利多不可能知道，而我觉得哈利可能也还不知道，因为他还不懂染色体互换，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的并不是巫师基因，而是麻瓜基因，而麻瓜基因有时候会被宇宙射线击中失灵，从而产生非麻瓜等位基因，那么在巫师群体中，麻瓜出生巫师用于压制巫师基因的等位基因会通过染色体互换修复，因此造成两个巫师生出哑炮来。进一步来讲，对那些有麻瓜出生祖先的巫师们来说，他们生出哑炮的频率会变高。我在想卢修斯在德拉科和他讲哈利的基因理论时有没有告诉他这一点。无论如何，我的个人推断就说到这里吧。这些话没有写在正文里，在正文中出现之前这都还不算事实。“神的想法”，不是“神的谕示”⁵。但这就是我对魔法起源和“巫师基因”本质的个人推断了。（掌声）

⁵ 神的谕示 (Word of God)：这里的神喻指小说作者，通常指作者剧透笔下小说的剧情或设定。这里作者是想说这个设定目前还只是一个想法，并不是小说中的正式设定。

题外话

说明

这是一个未完成版块，放置了所有放在正文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的过长注释，原著梗，前后伏笔，相关彩蛋以及八卦。所有内容均为译撰，与正文剧情无关。在未来版本的电子书中这个版块可能会有更多更新。

请浏览 hpmor.lofter.com 获得最新信息。

第一百零五章：真相，第二部分

关于哈利和汤姆·里德尔之间的关系，一些伏笔：

在第七章，哈利说：“卢修斯那样看你的时候，我差点以为他要把——把你钉上十字架呢。”说到一半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据作者透露，哈利原本想说的是“钻心剜骨”，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忆，于是改口说发音有些接近的“钉上十字架。”另外注意到哈利每次想到食死徒的时候都是在想他们的首名，这同样来源于伏地魔的记忆。

在第三十八章，《唱唱反调》曾宣言哈利已经六十五岁了。此时文中时间为 1991 年，而伏地魔出生于 1926 年，正好六十五岁。

在第四十六章，奇洛在敷衍邓布利多如何向神秘局解释被哈利消灭的摄魂怪去了哪里时曾说道“跟他们说被我吃了”。考虑到摄魂怪在这本书中代表死亡（Death），吃掉摄魂怪的人也可以被形容为食死徒（Death Eater）。

同样在第四十六章，奇洛曾要求哈利设想几个隐藏摄魂怪地点。奇洛对哈利设想评论的原文是"sounds like something of a riddle."这句话一语双关，可以解释为“听来像个谜语”，也可以理解为“听起来像一个姓里德尔的人会

说的话。”

在第一百零三章，And the Dark Lord shall mark him as his equal 同样是一语双关，可以理解为“黑魔王将会把他标记为已之同等”也可以理解为“黑魔王会给他批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分数”。

第一百零九章：镜像

关于连续推断意志，更详细的介绍：

连贯推断意志（coherent extrapolated volition）是原文作者在研究如何建立友好人工智能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学术概念。简单地说，我们需要让人工智能执行我们想要（want）它做的事，而不是我们告诉（told）它要做的事。

连续推断意志参考自：http://wiki.lesswrong.com/wiki/Coherent_Extrapolated_Volition

中文相关文章可参看：<http://www.huxiu.com/article/110803/1.html?f=wangzhan>

第一百一十三章：最终考试

关于不祥先生，一些伏笔：

“不祥”是一般人对西里斯·布莱克所变身的大黑狗的称呼。

关于最终考试，一些八卦：

作者 EY 在发起这个挑战后 24 小时之内收到了百万词以上的评论，于是作者的最终考试就变成了“怎样在剩下的 36 小时把评论看完”；挑战结束后

作者承认评论里有很多“自己没想到的好主意”，读者社区则欣慰地感慨“很高兴看到就算是作者也不比几千人更有想象力”。

作者崩溃贴：https://www.reddit.com/r/HPMOR/comments/2xnyi0/113_help_my_evil_plan_has_worked_all_too_well/

社区计划讨论贴：https://www.reddit.com/r/HPMOR/comments/2xkbb8/spoilers_113_unified_solutions_thread/

第一百二十章：值得守护之物，邓布利多

关于西里斯与彼得，一些彩蛋：

在第三十八章中，《唱唱反调》曾高调宣言彼得和西里斯是同一个人。

关于《唱唱反调》，译者的个人猜测：

考虑到人类永生，以及哈利在八十七章曾说过“目前的婚姻制度需要改革”，卢娜可能真是预言家，而《唱唱反调》的最后一条订婚新闻可能也会成真。